

國學基本叢書
行水金鑑

一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6 1441B

國學基本叢書

行 水 金 鑑

(一)

傅澤洪輯錄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序

四瀆古運河也。沿江達淮。亂河浮濟。禹貢具載之矣。而今之運河。則自元明始。然元創之而不用。明用之以轉運。荆揚徐兗豫諸州數十百萬之糧。貢於京師。迄於今三百餘年。守之如故。不猶之乎古之江淮河濟哉。然是運河也。亦未始不以四瀆之通塞爲利害。蓋江出泯山。淮出桐柏。河出崑崙墟。濟出王屋。若不辨析其源流。而治之得其法。安能蕩滌垢濁。通百川。赴卑注海。帖然無事哉。然則四瀆治。運河亦治。相因之勢也。夫治之亦甚難矣。黃水湍悍。爲中州病。淮水停蓄。爲高堰危。黃強淮弱。爲清口梗。山左泉源涸。水匱竭。濟汶諸水俱不足以濟運。而運河淺阻。治之誠難。惟江漢朝宗。猶存禹迹矣。夫禹之治水。疏淪決排。以去民之患。而今也。無日不以壘隄爲事。亦無日不以提決爲虞。迨一旦有事。耗官家百萬金錢。若填巨海。而治之仍不得其法。今日決於此。明日復決於彼。且今年決。明年又決。勞民傷財。無已時。何哉。隄日高。河身日因之。以俱高。疏淪決排之不講也。僕本固陋。謬爲水官。嘗寒暑風雨於泥淖舂鍤間者二十餘年。但因人成事。無所建立。深自愧悔。用是積數年心力。目眇手披。漁經獵史。遠稽勝國之實錄。近述世祖聖祖兩朝之訓旨。參以衆說。附之管窺。纂緝成書。凡四瀆運河興廢之由。及疏築塞防一切事宜之得失。緩急。犁然悉備。匪曰學前人之故步。卽能萬無一失也。夫運道有迹之可尋。

而通變則本乎時勢。黃淮當因地制宜。而修防則不離夫古法。神而明之。存乎其人。吾願司水政者。三復斯編。雍正三年冬十月朔。閩山傅澤洪題於淮揚官署之鑄錯草堂。

行水金鑑略例

江淮河濟爲四瀆。

見風俗通。

瀆者獨也。各獨出其所而入海。

見釋名。

自漢王莽末。濟水入河。元時河水入淮。

則三瀆并爲一瀆。以入海矣。而江則依然如故也。爰自禹貢以及史書。遐稽近考。四瀆分合之故。瞭如

指掌。

江入海在揚州。淮在徐州。河在兗州。濟在青州。今江淮之入海也。尙與禹貢同。而黃河旣亂。濟又奪淮。並在徐州入海矣。漢水以入江而入海。故不得以瀆名。而河濟猶稱爲瀆。若與字義不合。

中國川原以百數。莫著於四瀆。而河爲宗。

見前漢書。

河曰河宗。四瀆之所宗也。

見禮天子傳。

故先紀河。河奪淮。

同入於海。河強而淮弱。故淮次之。濟入河。與河相亂。不若淮之顯然流見也。故濟在江後。江固爲江。漢

亦爲江也。江漢體勢均敵。二水合流。所以如此其大。不以漢附江而泯其入海之實。故於漢於江並言

入海。而同爲瀆也。

見尙書纂言。

江爲南條水之宗。河爲北條水之宗。語云。日月經天。江河行地。其殆並行而

不相悖者乎。故不得以次言之。若今之運河。後之人矯揉造作而爲之。非若四瀆之發源注海也。故以

此終焉。

漕運自古有之。禹貢於各州下皆有達河之路。達於河。卽達於京師也。漢漕仰於山東。唐漕仰於江滙。

皆有運道。宋都汴梁轉運便易。元都北平。始終海運。至元中開會通河。歲運不過數十萬石。迨明永樂後。東南漕運至京。至於今不廢。是錄所述運河。昉於禹貢。迄於皇朝。其於古也不嫌其略。於今也務得其詳。

黃運兩河。自康熙二十三年以前。敝敗已極。是年冬。聖祖南巡。親臨河工。指授方略。首疏海口。以導黃注海。次關清口。閉六壩。築高堰。以障淮敵黃。改新舊中河。浚淮揚裏河。開人字。芒稻。涇澗等河。國計民生。均得利賴。諸凡河湖隄岸。閘壩。應修應築。睿慮周詳。盡善盡美。兩河底績。永慶安瀾。誠足上邁神禹。下垂萬禩者矣。謹自隨山刊木之年。迄於康熙六十年四月十七日上諭而止。始之以禹貢。終之以聖訓。上下千古。並傳不朽矣。

禹貢一篇。蓋言禹之治水。其本末先後之序。無不詳備。故古今言治水者。必以神禹爲宗。導水九條。皆治蹟也。茲不錄。其始終四水。而獨錄江淮河濟者。以濟運故耳。

水經所載之水。必表著其出某郡。過某縣。逕某山。某水注之。某水出焉。會某水。過某方。與某水合。入於某處。有源有委。脈絡井然。間有疎闕。酈道元又從而補注之。班氏地理志所不及也。故昔人謂此書爲禹貢之忠臣。班志之畏友。洵不誣矣。茲以水經亞於禹貢。酈注附焉。自周秦以至漢魏。參互考索。庶觀者有所依據云。

史記河渠書、漢書溝洫志、以及兩漢、魏、晉、六朝、南北史帝紀臣傳皆摘錄之。新舊唐書、五代史、並不志河渠。然紀傳所有，悉皆登載。宋史備矣。金、元亦稱詳贍。河渠志之外，如紀、傳、五行、百官諸志，擗拾靡遺。諸凡載籍中，有關河務者，亦悉登載。

明自洪武開國，至崇禎之末，河事頗多。今據實錄、會典、明史稿，以及直省通志、府州縣志、南河全考、北河續記、通漕類編等書，旁及傳記碑版、稗官小說，猶恐未盡搜羅，竊滋愧矣。

禹貢導水皆入河海。孟子言疏、濬、決、排、注、江、注海。又曰：禹掘地而注之海。又曰：水由地中行。江、淮、河、漢是也。朱子言禹治水，乃是自下而上了，又自上而下。又曰：禹治水先就土低處用工。又曰：禹只是先從低處下手。若下面之水盡殺，則上面之水漸淺，方可下手。我聖祖治河，先拆攔黃壩，疏通海口，然後從上面施功。上諭有云：黃河底高灣多，以至各處受險。又云：朕欲將黃河各險工頂溜灣處開直，使水直行刷沙。若黃河刷深一尺，則各河水少一尺，深一丈，則各水淺一丈。如此刷去，則水由地中行，各壩亦可不用。不但運河無漫溢之虞，而下河淹沒之患，自可永除矣。煌煌天語，直接列聖心傳，大知獨斷，功垂萬世。治河者惟奉之以爲金鑑而已。

勝國治河名臣，若宋尙書陳平、江其精神專注，多在運河。若劉莊、襄潘宮保、萬少司馬，兩河俱有成績。莊襄之論，莫不切於水，詳於治，大略於河原，其端焉。於淮達其委焉。於治河察其趨焉。於防河審其向

焉。於諸泉輯其出焉。於諸河理其入焉。於諸湖權其蓄焉。於諸閘酌其積焉。其歷久可行者。尤善於六柳之法焉。潘宮保以爲通漕於河。則治河卽以治漕。會河於漕。則治漕卽以治河。合河淮而同入於海。則治河淮卽以治海。凡四任總河。惟以築隄束水。借水攻沙。爲萬全第一義。萬少司馬嘗言。胸有全河。而後可治河。如頭年下埽。爲次年之防。一年積料。爲兩年之用。以舟牽舟。以運濟運。以少淺治多淺。以下水束上水。三閘四隄。五夫八埽。十五治水之器。諸法俱堪不朽。迨我皇朝。唯靳文襄。張文端二公之行水也。可謂不媿前人矣。文襄經理河工。八疏。言言碩畫。文端甫下車。首陳三事。切中肯綮。聖祖皆從之。河乃大治。然二公之功。獨於中河最鉅。張清恪公在濟寧。最有功於閘河。其啓閉之法。精密無比。劉莊襄有問水集。潘宮保有河防一覽。萬少司馬有治水筌蹄。文襄文端皆有治河書。清恪有居濟一得。茲錄登載。頗詳。

河工告成之後。二十餘年。安瀾無事。壬寅間。覃懷黃沁。水不順軌。屢築屢決。迨我皇上。龍飛御極之歲。河伯效靈。功成彈指。然猶彌厯聖懷。勤求善後。特遣大臣。總理一方。開封沿河。又設上下兩丞。分疆贊治。一應工程。俱動正項錢糧。不勞民力。中州八郡之羣黎百姓。無不感頌皇仁。諸凡事宜。當撫拾檔案。另爲一集。用昭近績云。

貢賦出於農田。江浙五府輸將。何啻半天下。其間太湖吞納百川。震澤在在汪洋。受水之利。亦未嘗不

受水之害。若江、漢、鄱陽、洞庭、隄防應修。應築。急宜講求。此皆東南水利。至於西北。河渠溝洫。廢弛已久。史漢所紀。西門豹、史起、鄭國、兒寬、白公、李冰之徒。競言水利者。如朔方、西河、河西、酒泉。皆引河及川谷。以溉田。而關中輔渠。靈軹。引諸水。汝南、九江。引淮。東海。引鉅定。太山下。引汶水。蜀鑿離嶺。皆溉田。無算。何不尋求其故蹟。仿而行之。俾轉運之繁苦。不獨累在東南。此亦萬萬年之計也。編集水利約若干卷。容當續刻。庶爲水政之完書。

行水金鑑總目

卷首

河水圖

併說附古今
黃河通塞圖

淮水圖

併說附高
家堰圖

漢江二水圖

併說附西漢水圖
洞庭鄱陽二湖圖

濟水圖

併說附五
水濟運圖

運河圖

併說附太湖圖清江浦
圖衛河圖禹王臺圖

卷數

河水

第一卷至第六十卷

淮水

第六十一卷至第七十卷

漢水江水

第七十一卷至第八十卷

濟水

第八十一卷至第八十五卷

運河水

第八十六卷至第一百五十五卷

兩河總說 第一百五十六卷至第一百六十三卷

官司 第一百六十四卷至第一百六十九卷

夫役 第一百七十卷至第一百七十三卷

河道錢糧 隄河彙考

第一百七十四卷

閘壩涵洞彙考 漕規 漕運

第一百七十五卷

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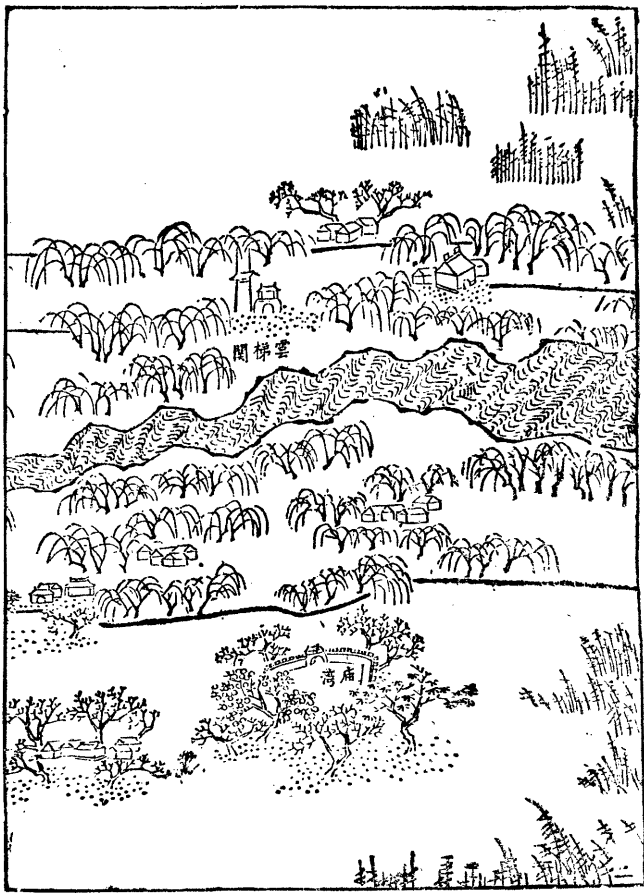
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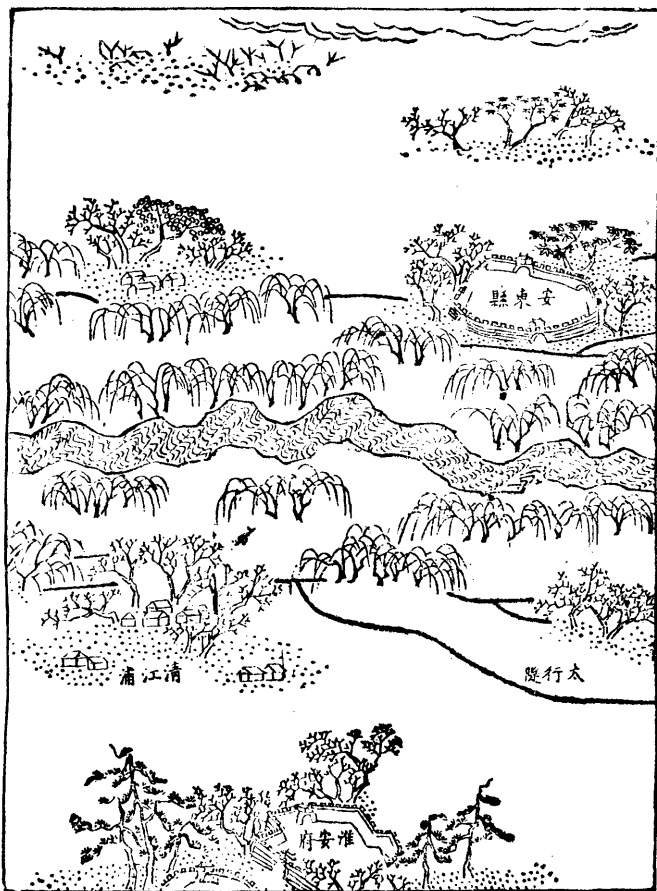
圖

行
水
金
鑑
黃
河
圖

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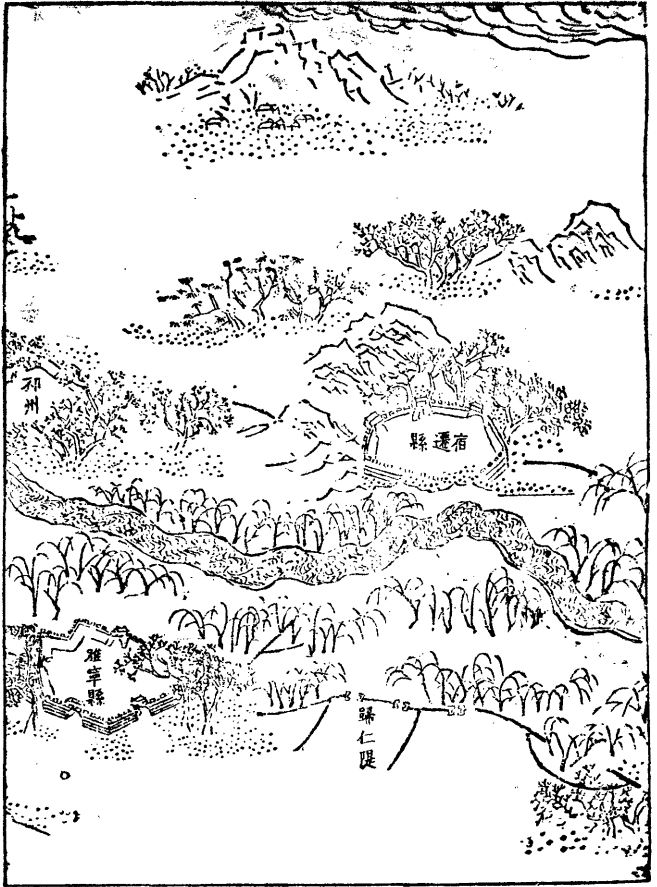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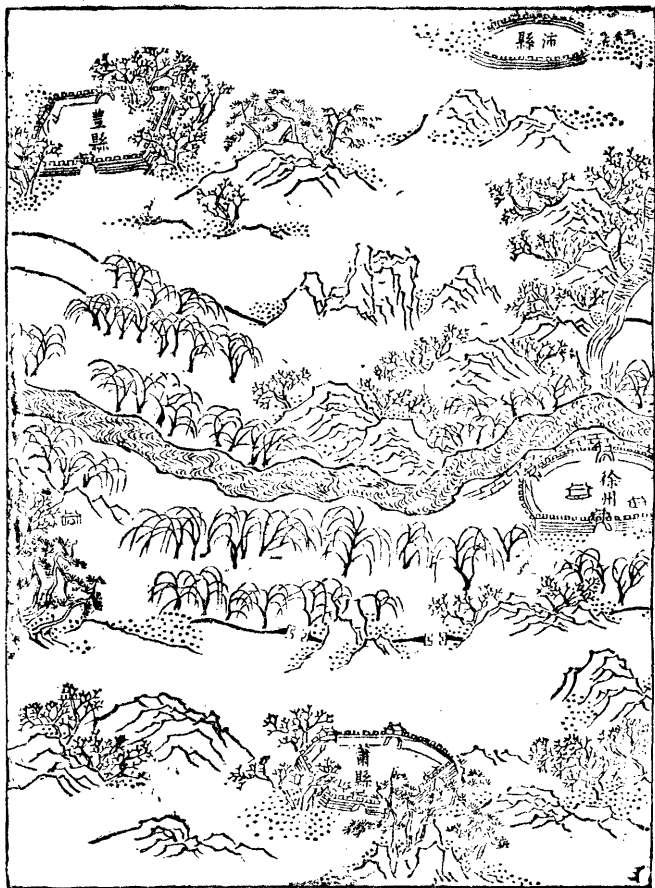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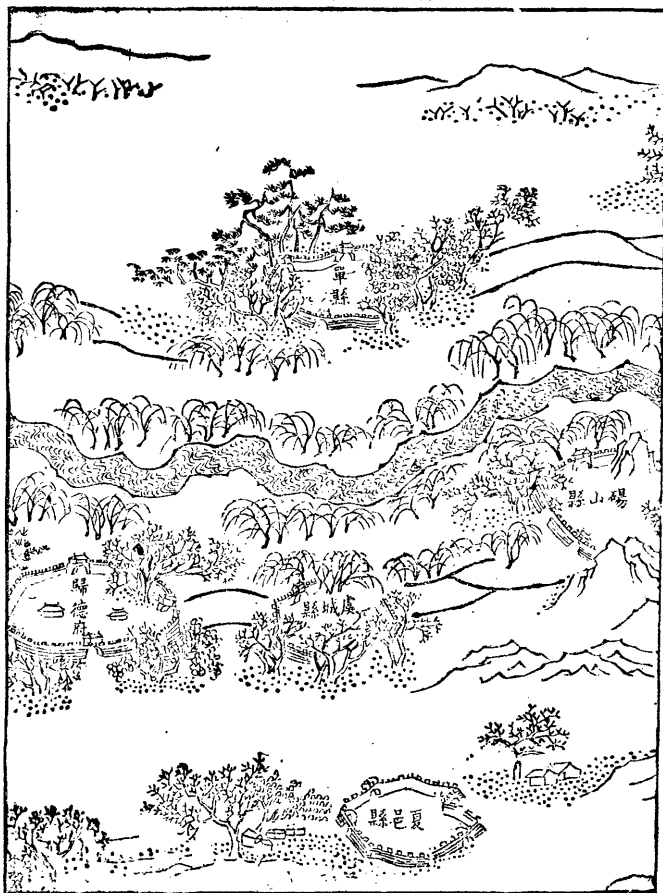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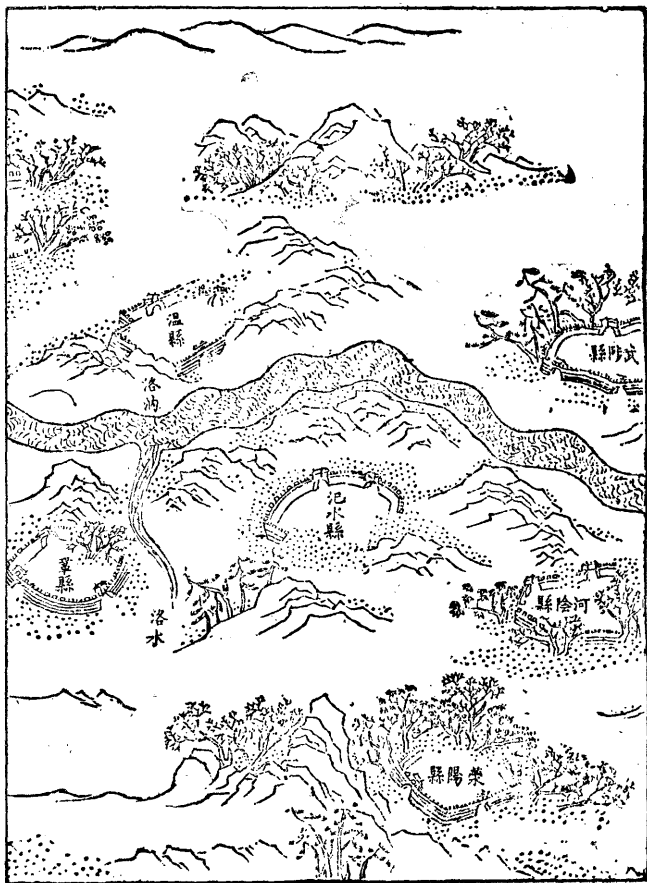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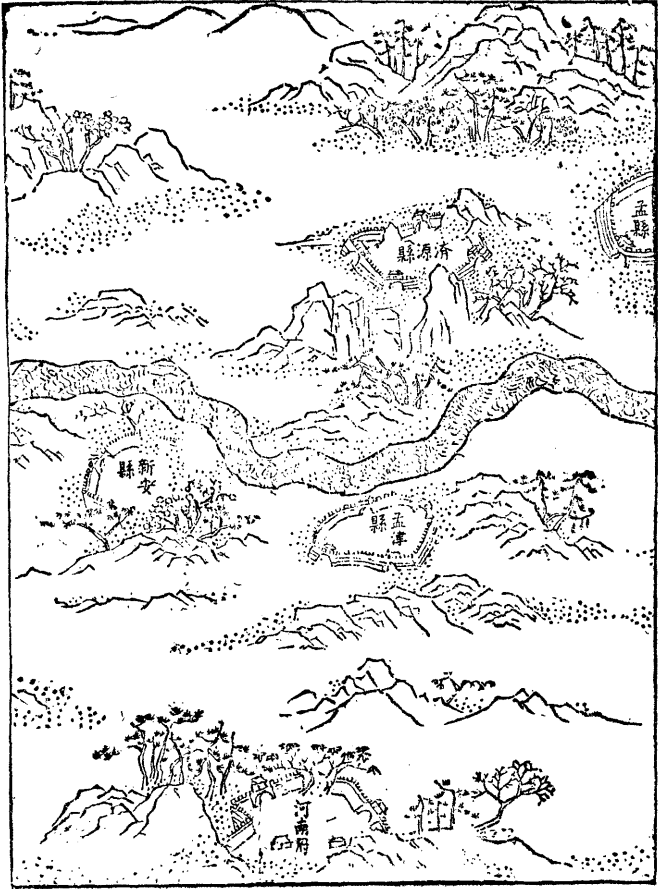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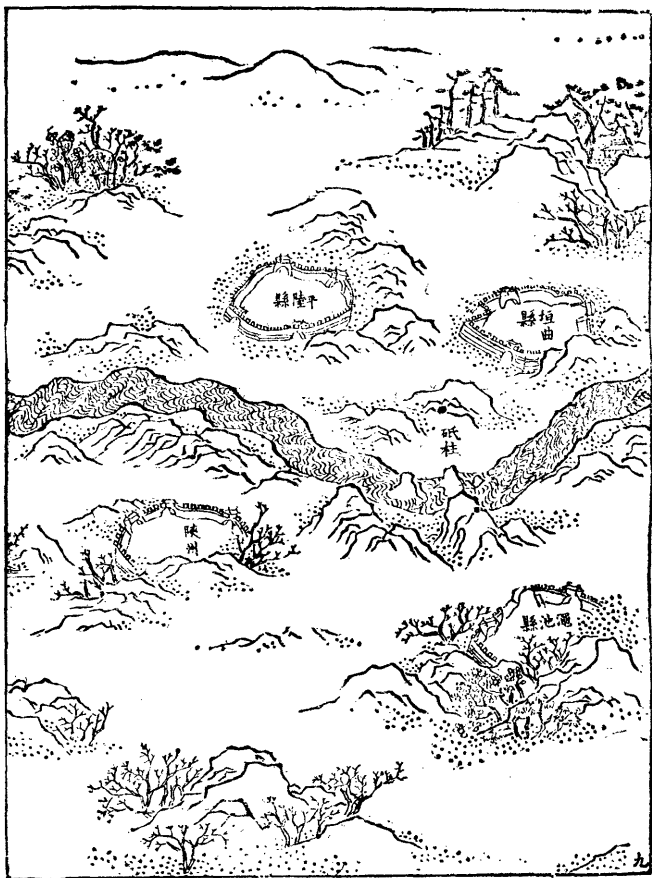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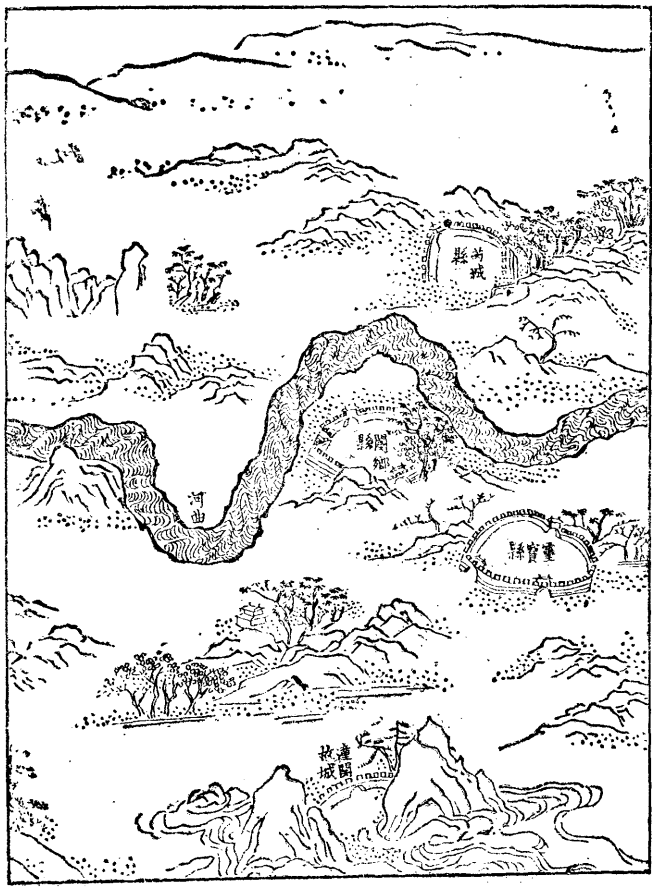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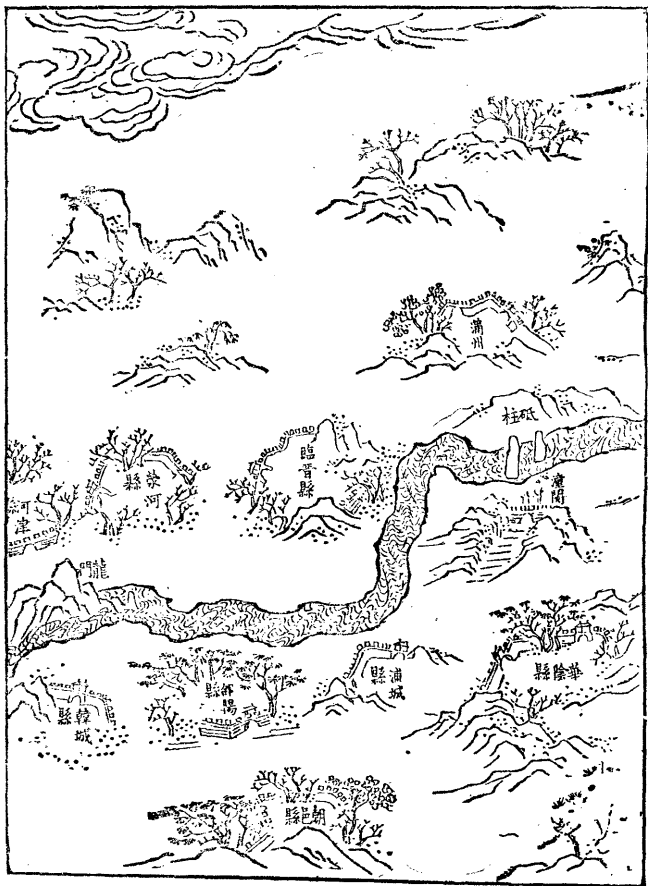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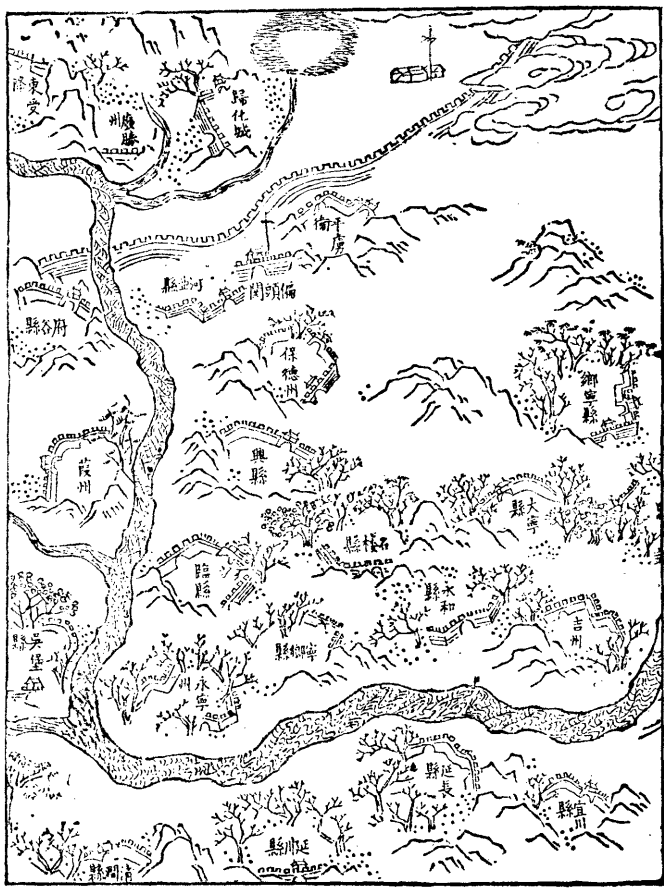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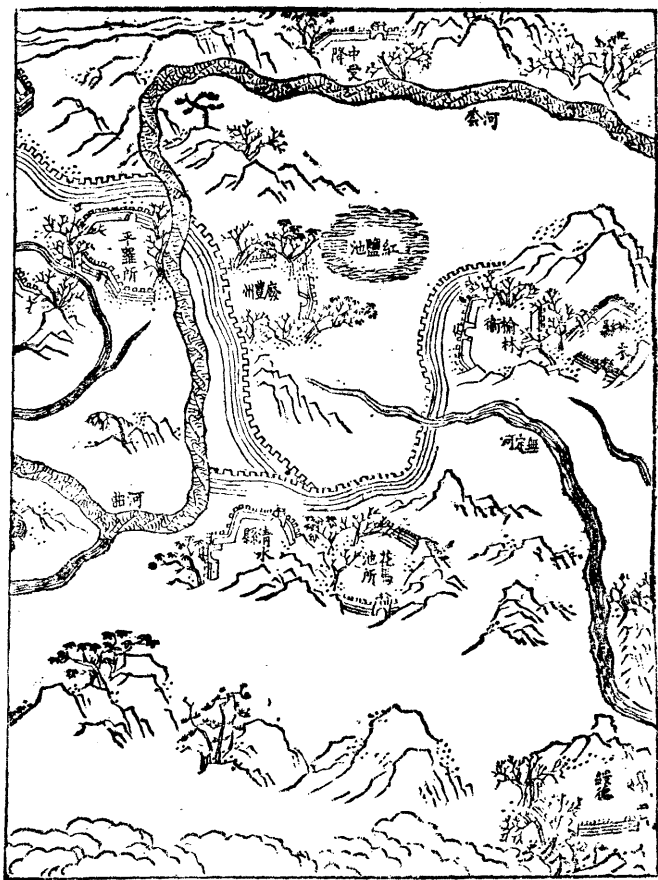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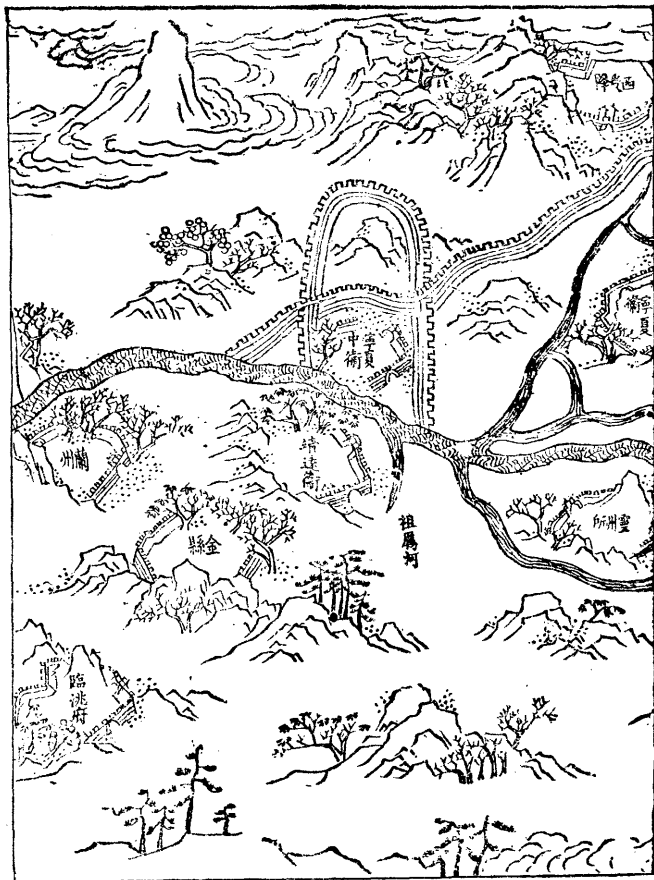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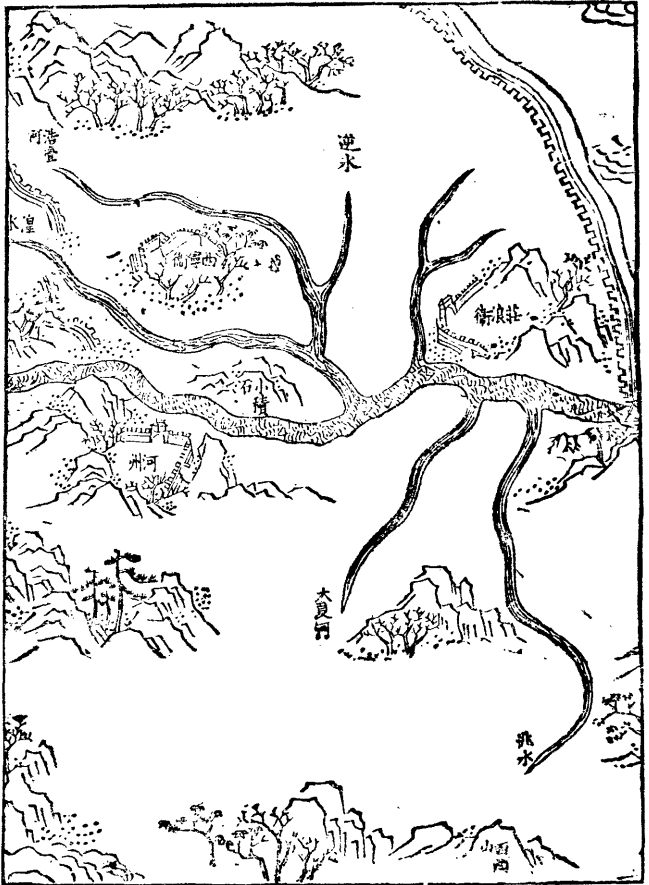
行水金鑑 黃河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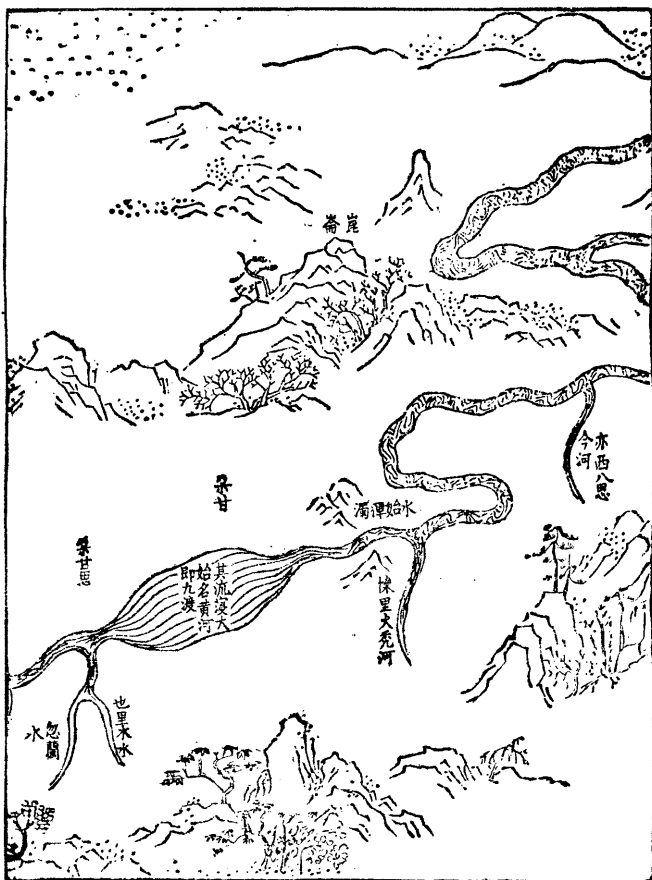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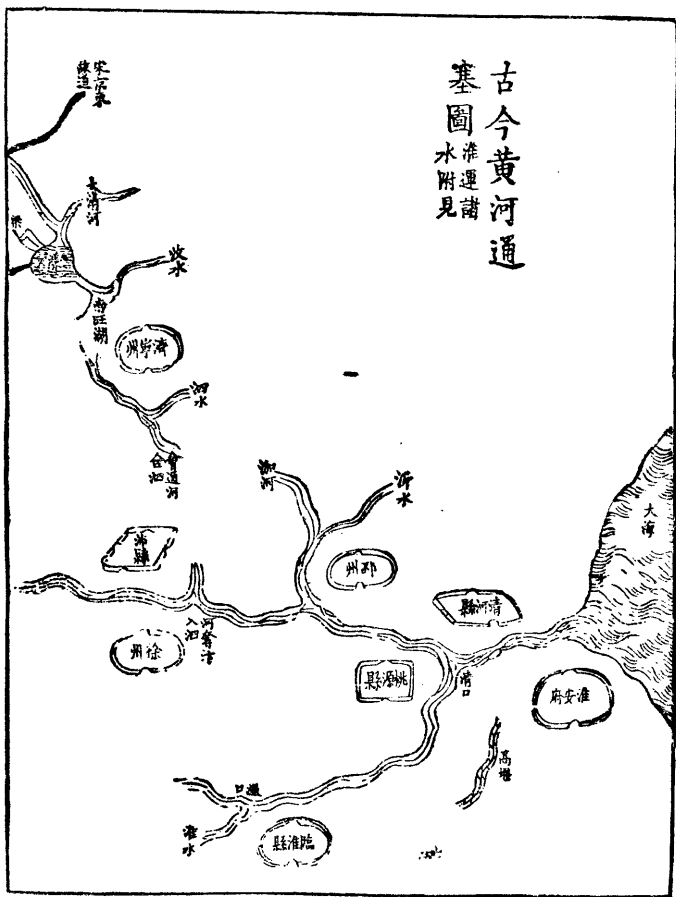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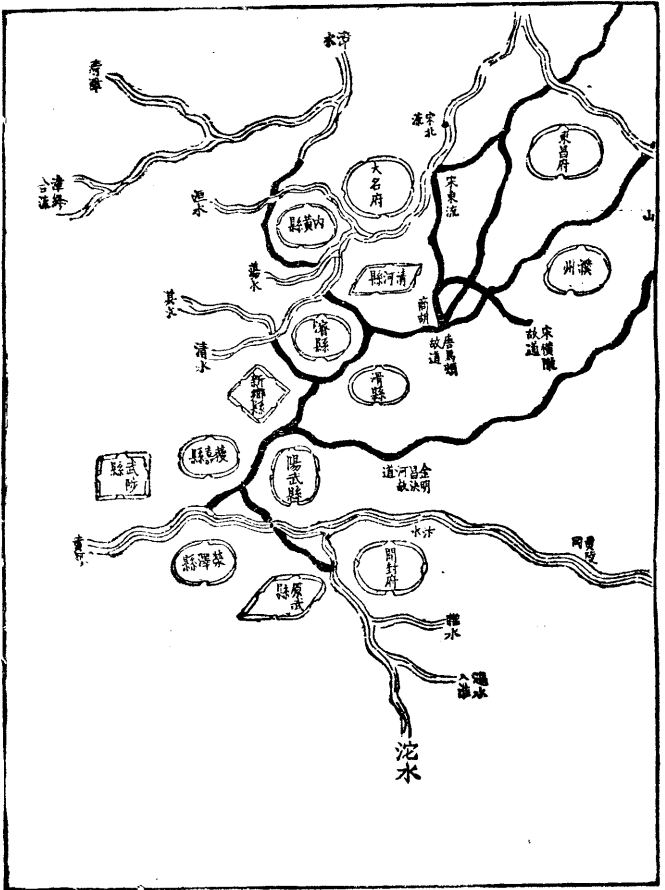




治黃河無他法。逢灣取直。聖訓煌煌。然疏濬亦不可少。禹疏九河。蓋疏其下流之淤塞而已。下流淤。則上流必決。故在宋則有疏濬黃河司官。明天順初。令河道三年一挑浚。嘉靖中。奏准凡臨河州縣各造上中下三等船。并置鐵扒尖鋤。疏濬淤淺。又奏准野雞岡孫繼口等處。各置船器具於河水未發之前。督率挑濬。載在史冊會典。自隆萬間。創以隄束水。以水攻沙之說。而黃河遂不言疏濬矣。先皇帝上諭。黃河自決處以下。分沙壅河。河水陡漲。則隄岸之危。非此卽彼。朕知之最爲明切。大哉王言。如綸如綍。司河者亟當加之意焉。

古今黃河通
塞圖
淮運諸
水附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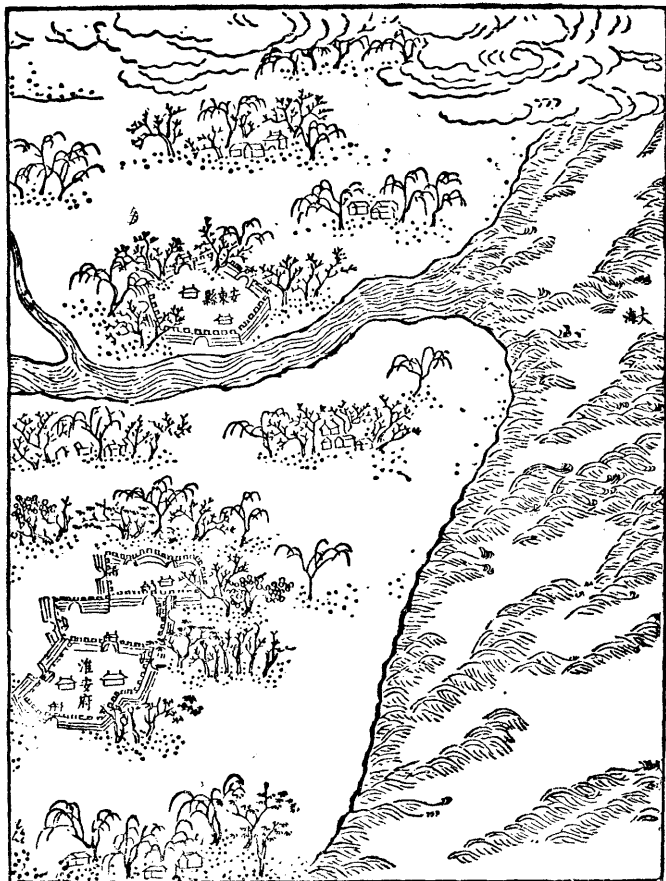


周定王五年。禹河初徙。王莽始建國三年。河再徙千乘入海。歷唐至宋景祐元年。決橫隴。慶歷八年。復決商胡。合永濟渠。注乾寧軍入海。是爲北流。嘉祐五年。北流復決爲二股。河自魏恩東至德滄入海。是爲東流。元符二年。東流塞。金明昌五年。河決陽武。東注梁山灤。分兩派。一由北清河入海。一由南清河奪淮。而汲胙之流塞。元至元中。河徙陽武。南奪澗入淮。而新鄉之流塞。泰定元年。改從汴渠至徐城。東北合泗入淮。卽今通行之河也。元時新鄉雖塞。尙由獲嘉。明天順六年。自武陟東徙原武。而獲嘉之流塞。宏治以前。北流猶未塞也。自築斷黃陵岡。而北流遂永塞矣。

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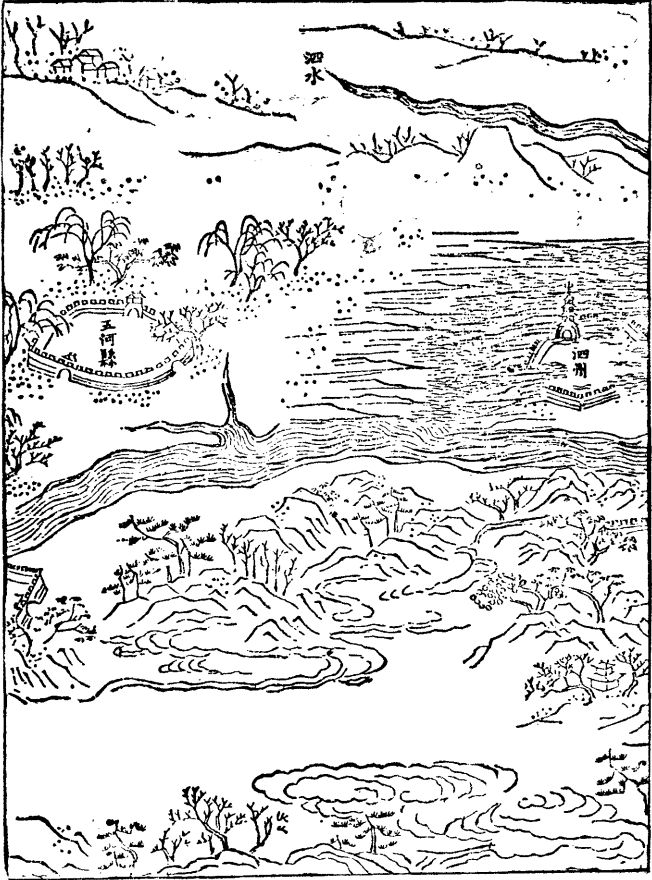
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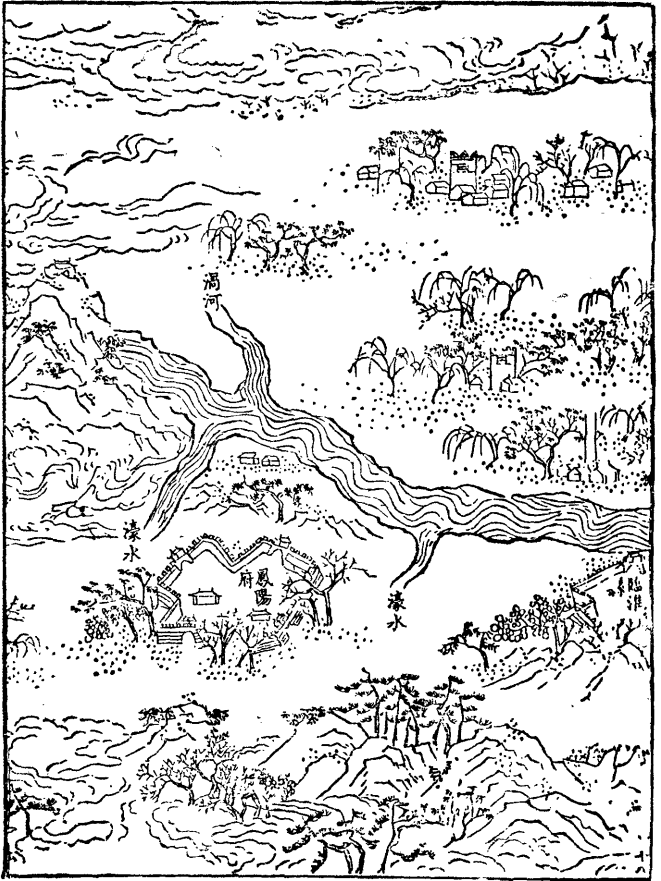
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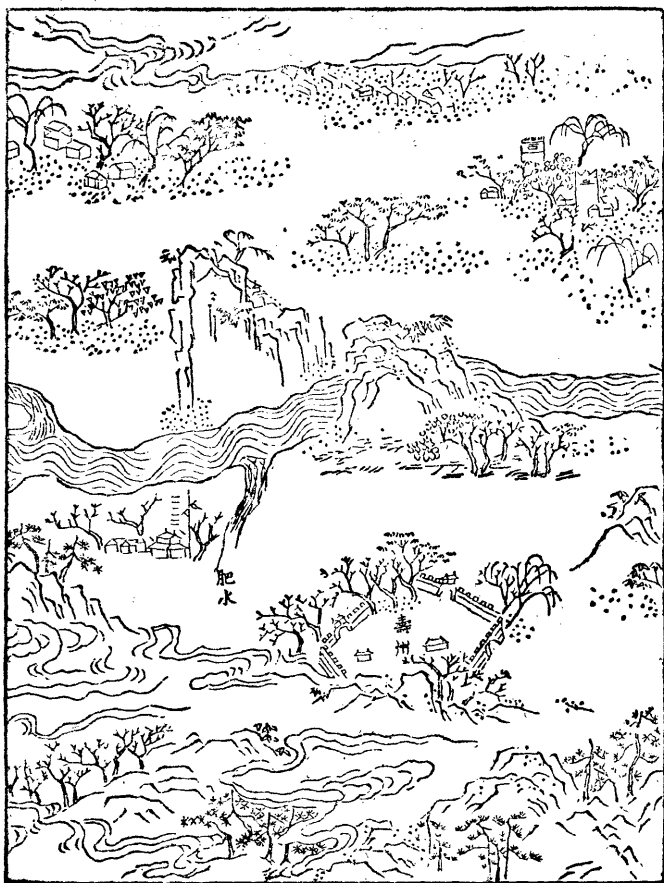
行水金鑑 淮水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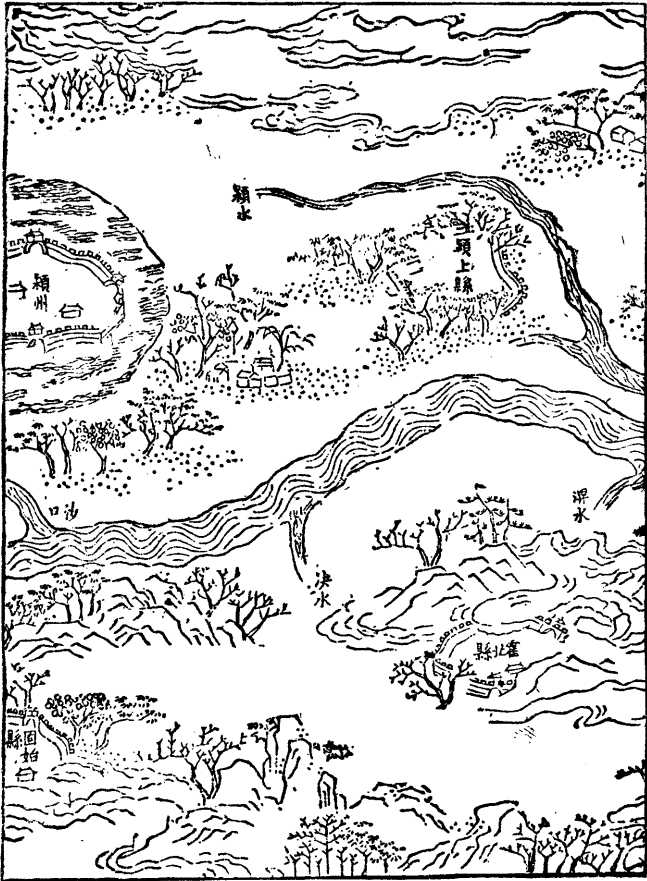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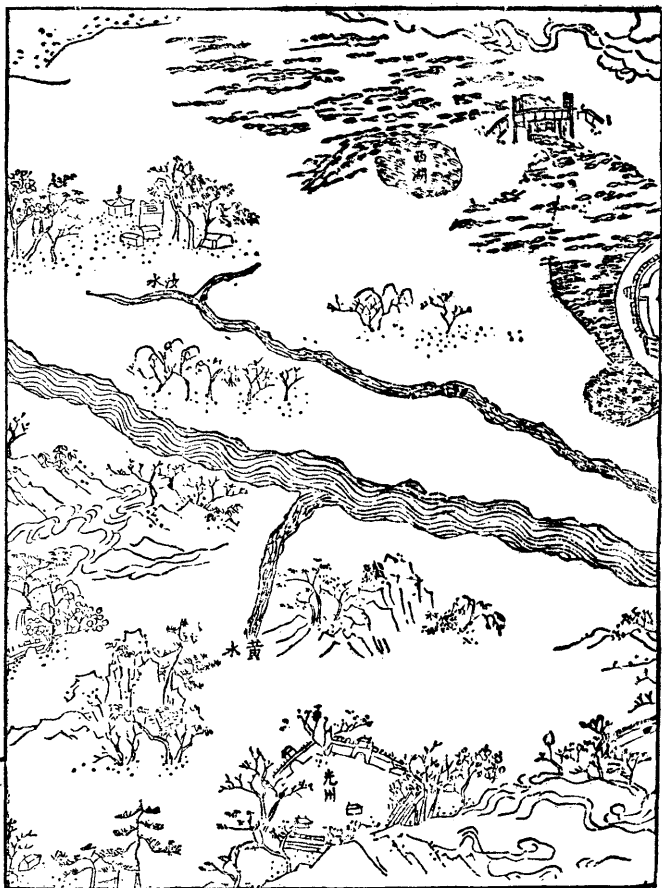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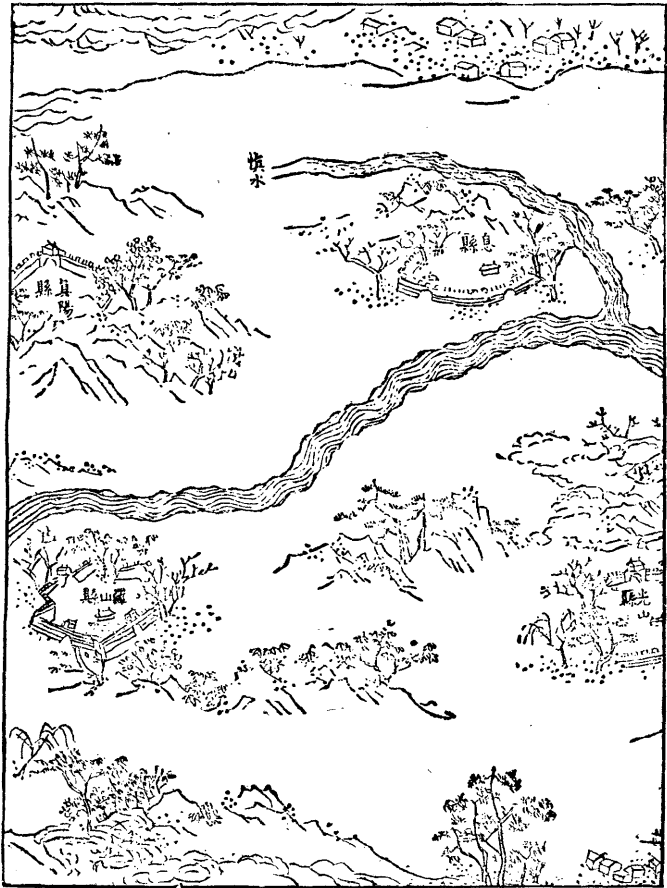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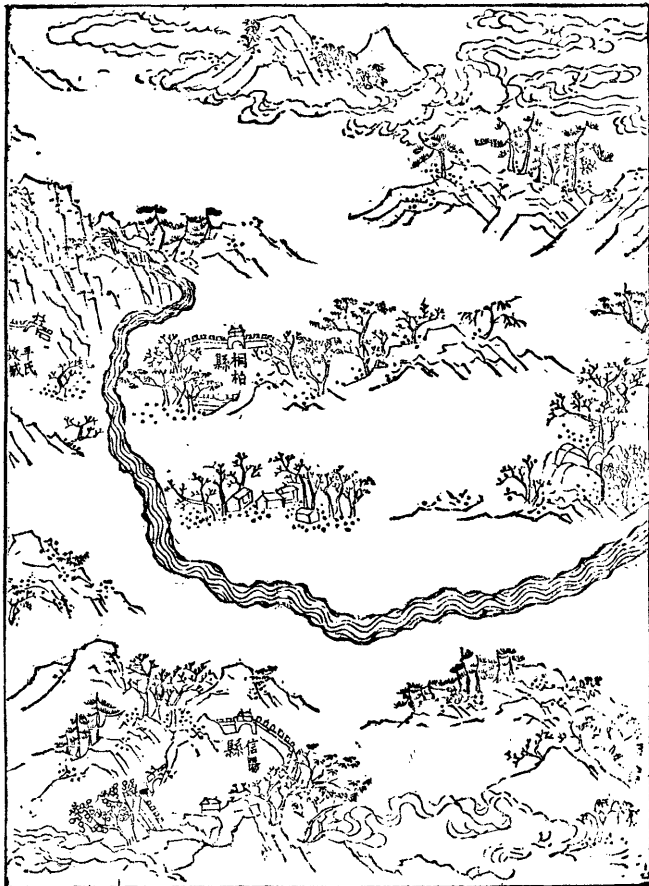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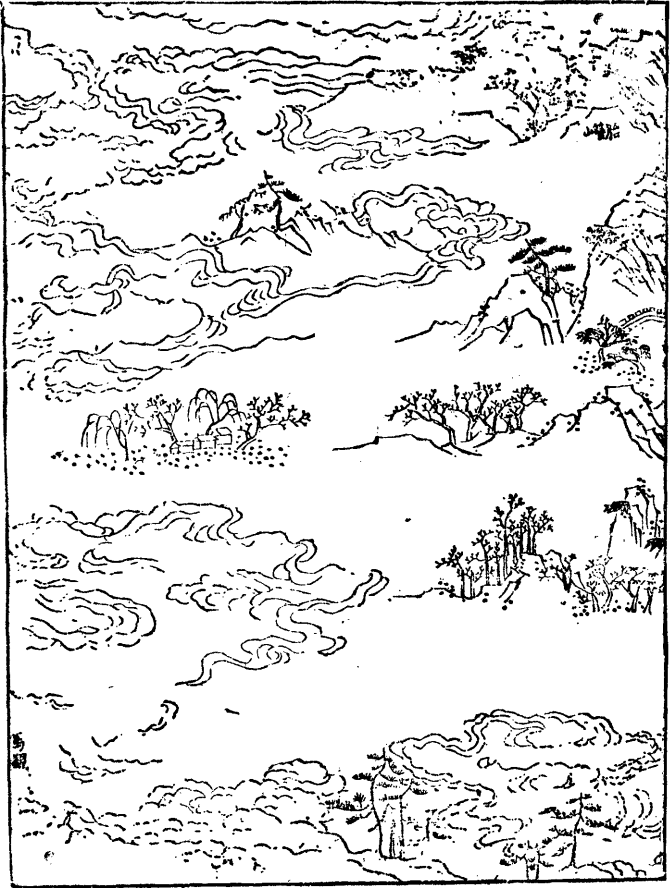
行水金鑑 淮水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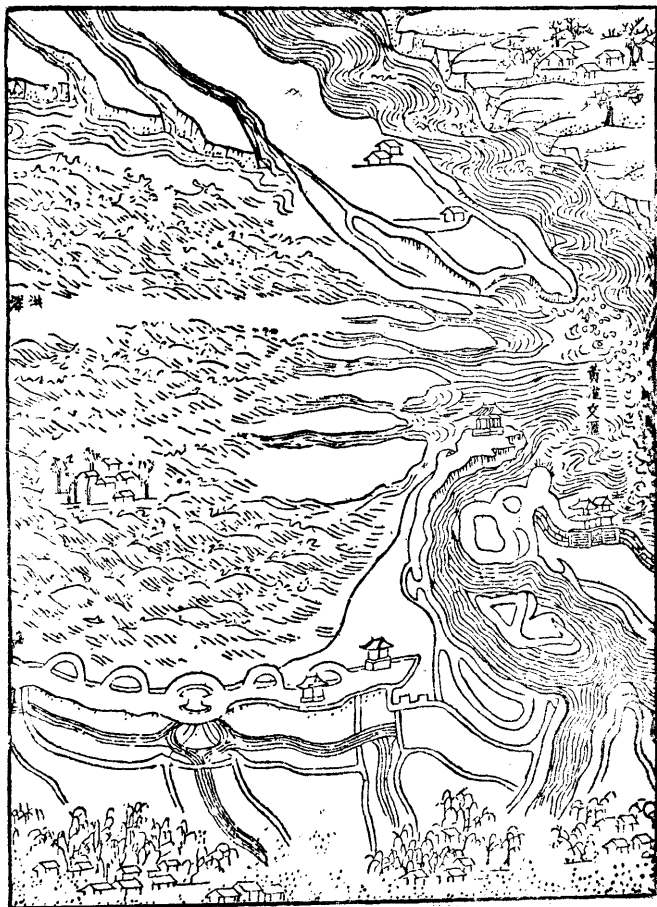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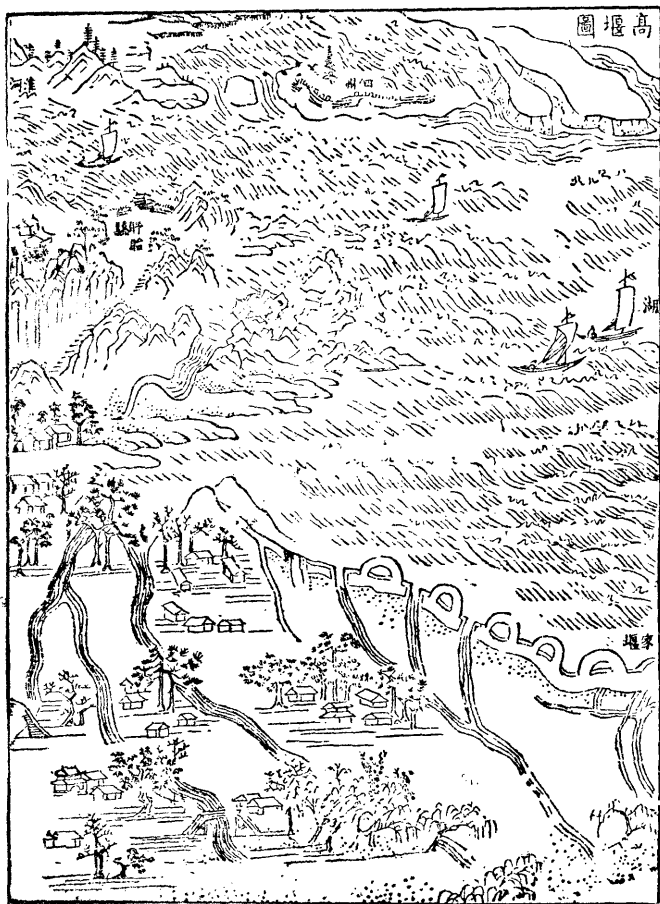
行水金鑑 淮水圖





淮水會七十二道山河。瀦於洪澤。加築高堰以障之。又堅閉六壩。導淮出清口。以刷黃沙。以濟運道。誠當今之至計也。但高堰愈加愈高。淮揚兩郡終有後虞。所以先皇帝勤勤懇懇。有保固高家堰第一要緊。又有高家堰堤作何保守堅固。更有何修治善策之上諭也。司河者。所當思患而豫防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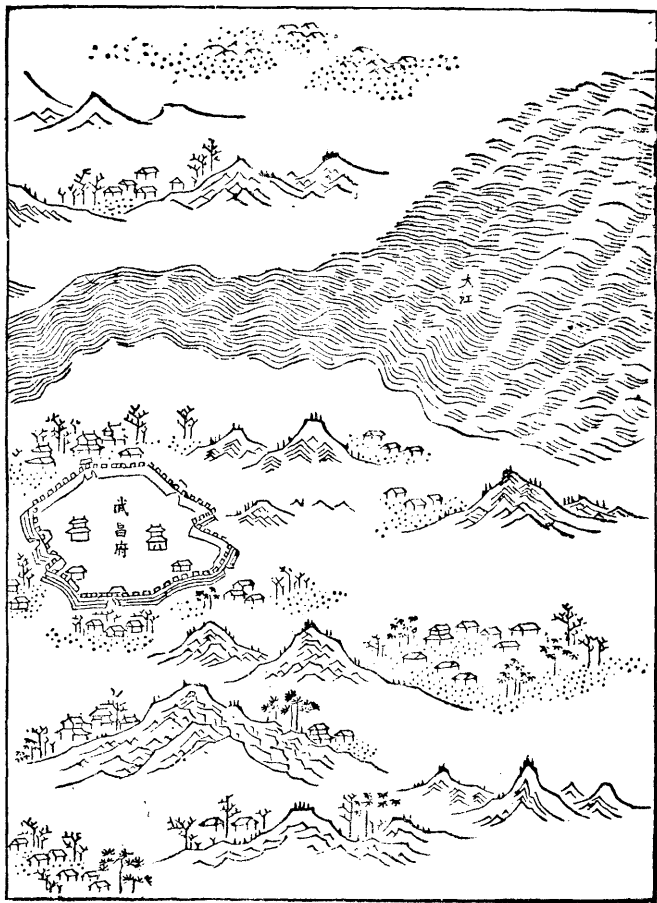
淮之所受山源之水。汝潁淝渦濠池爲大。而僅僅於數十丈之清口出水。蓋用以刷黃。不得不築高堰。蓄湖水以助其出口之力。然堰日高。湖日漲。水漲隄危。防守爲難。則高堰之爲利害亦大矣哉。

漢水江水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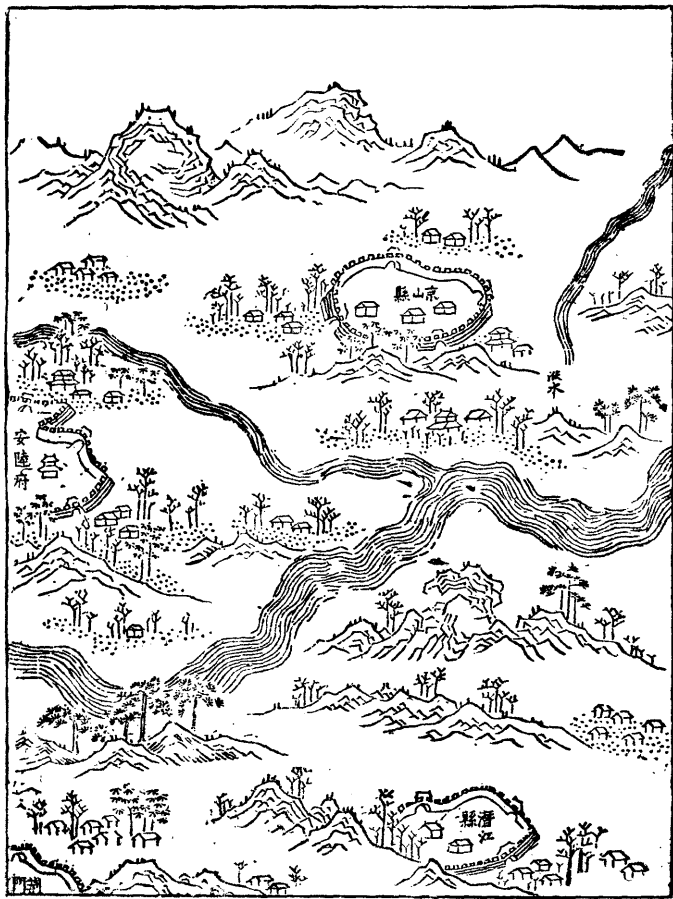
行水金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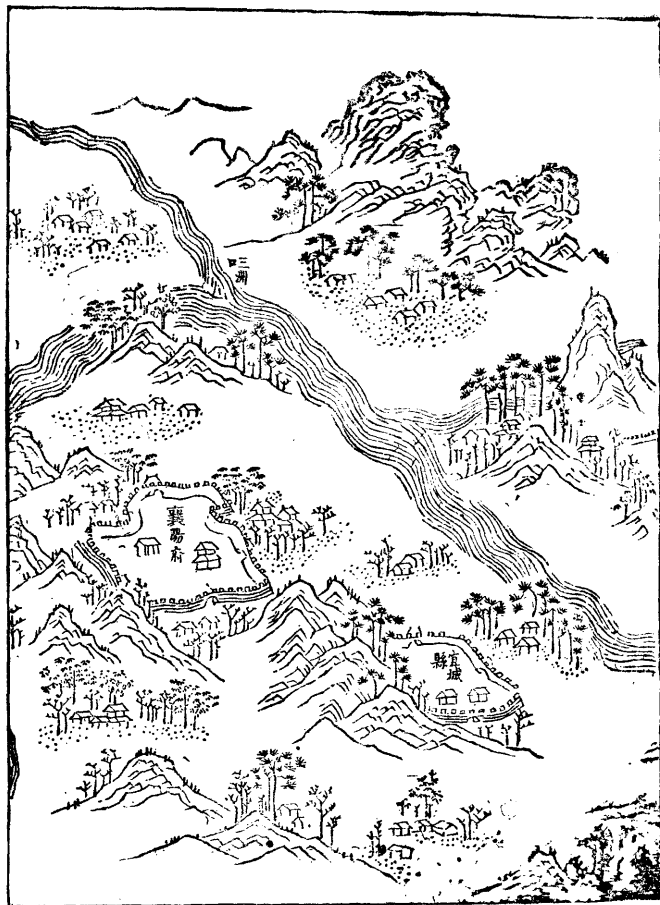
漢水江水圖

四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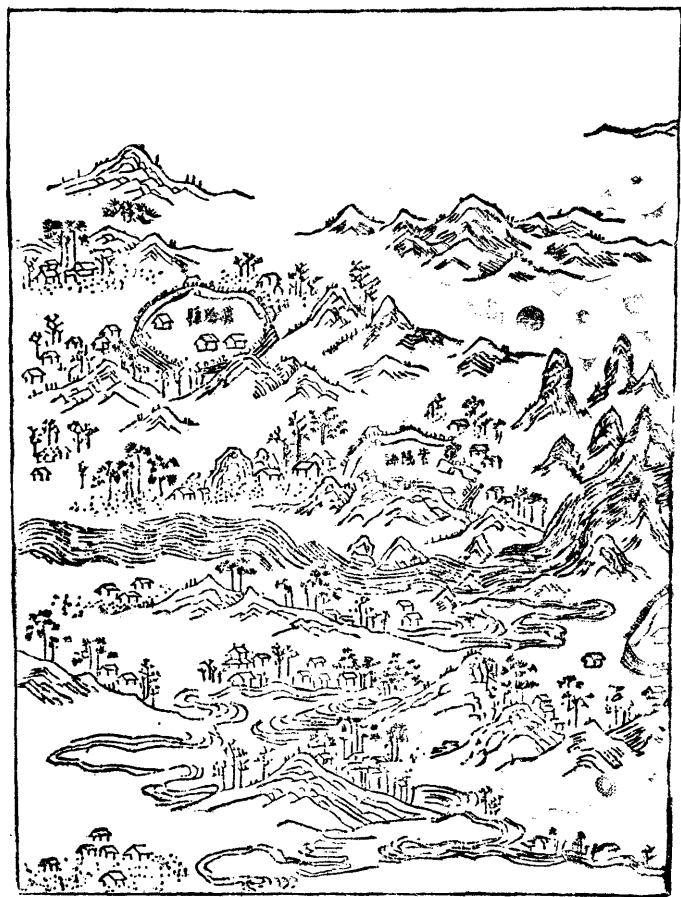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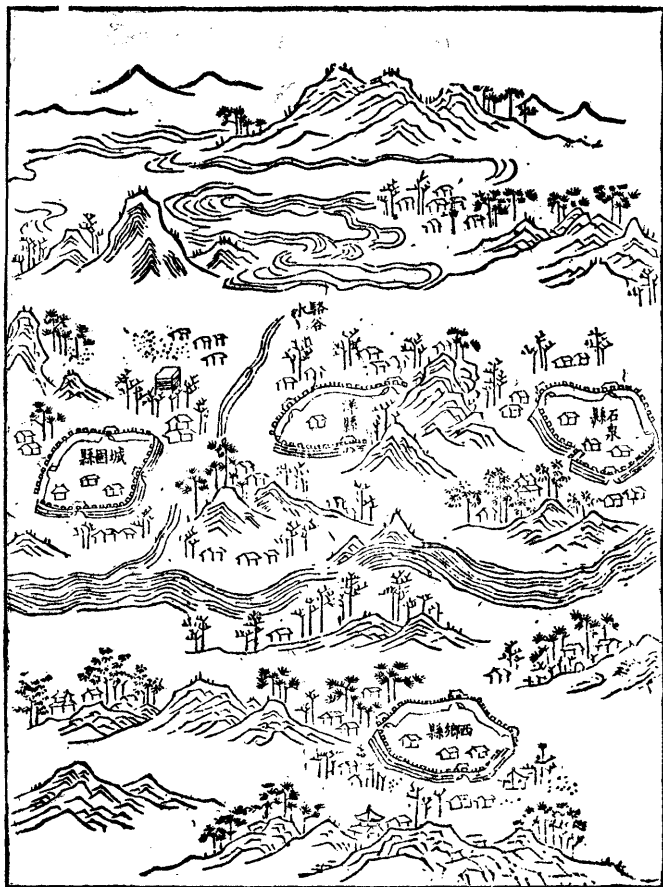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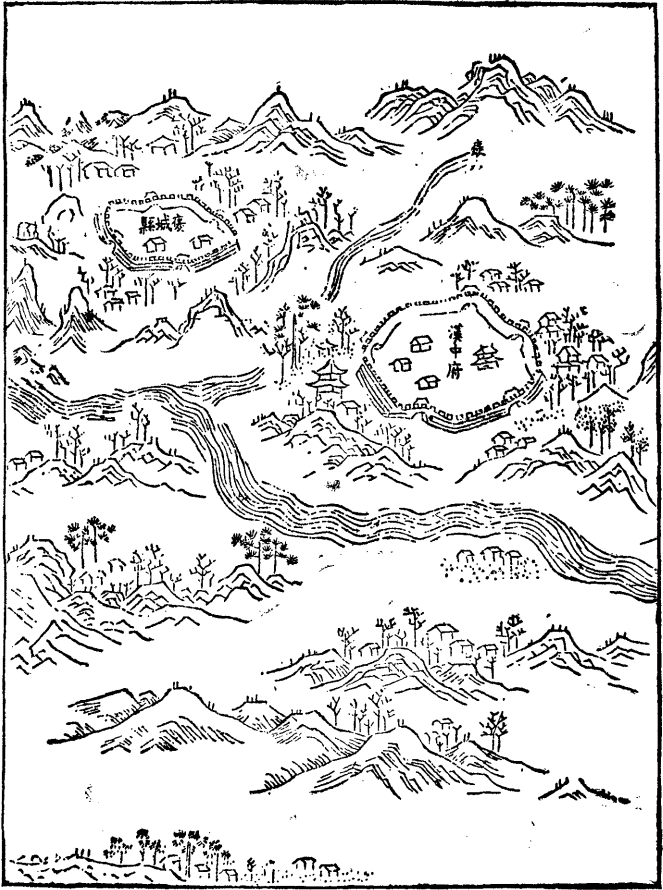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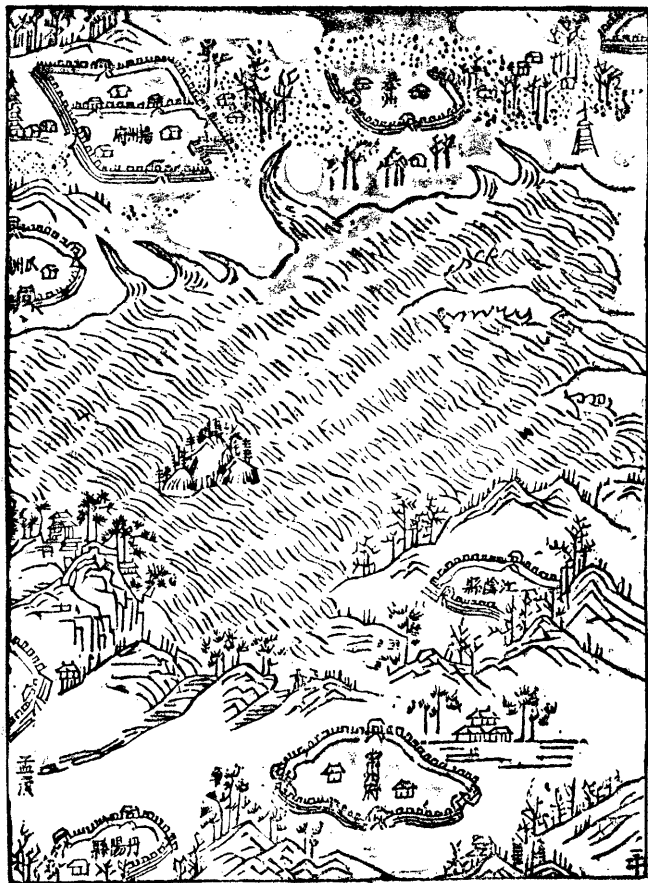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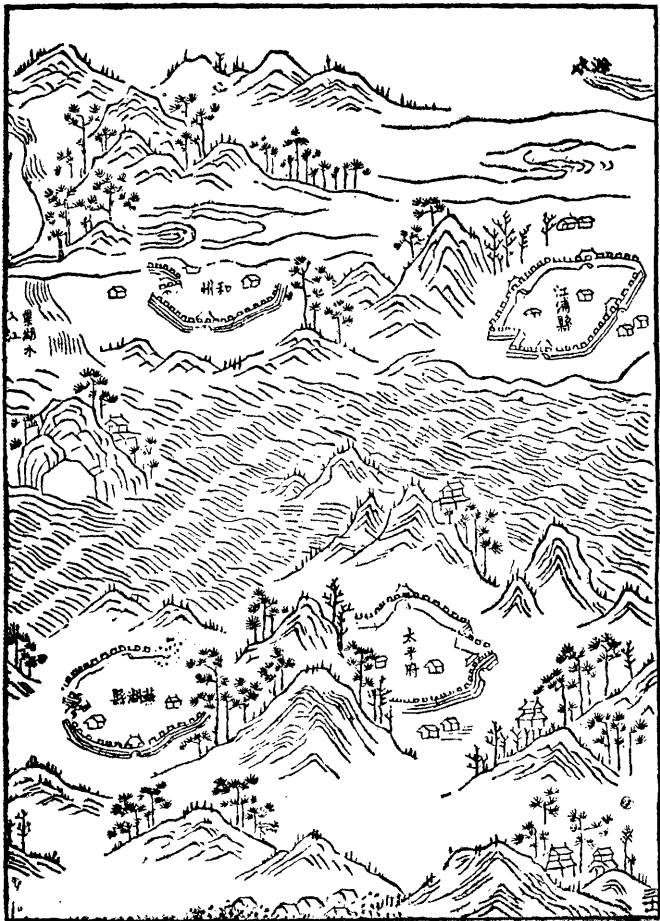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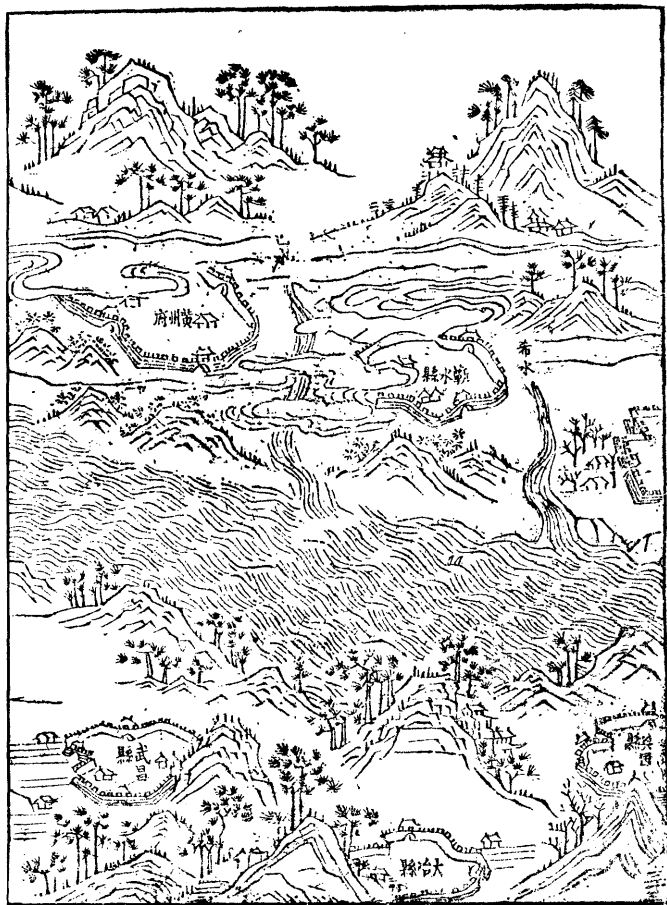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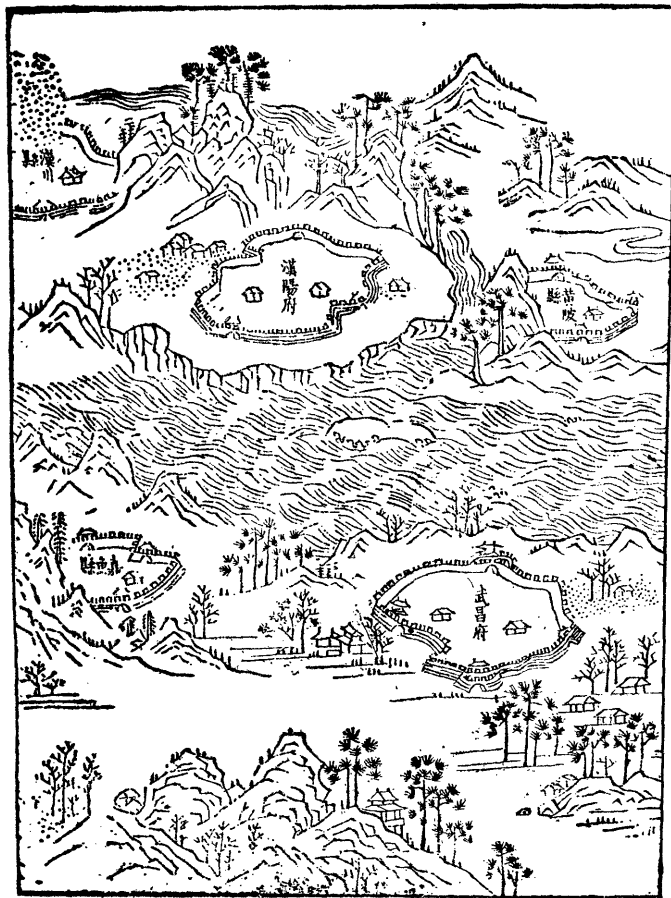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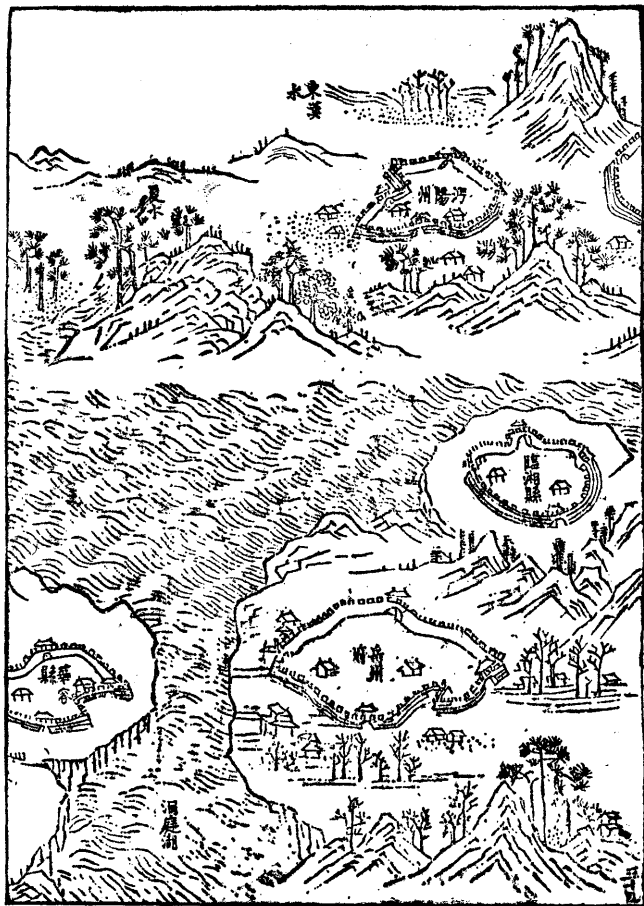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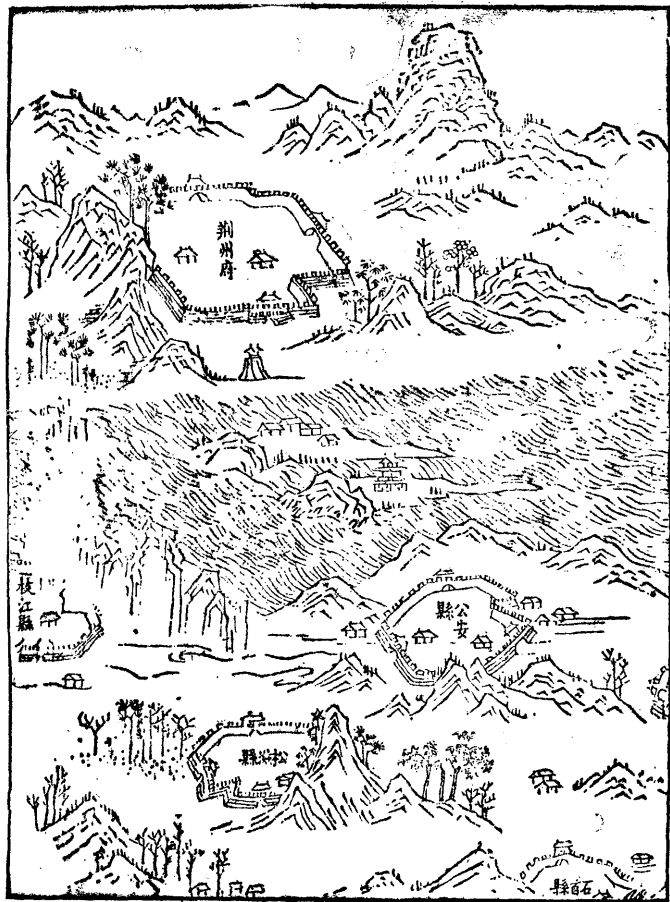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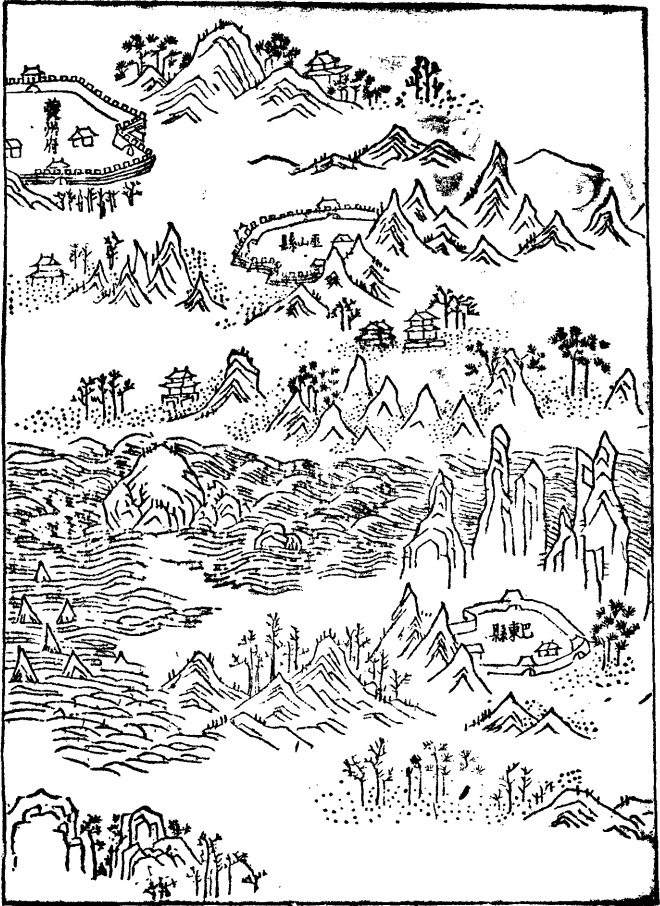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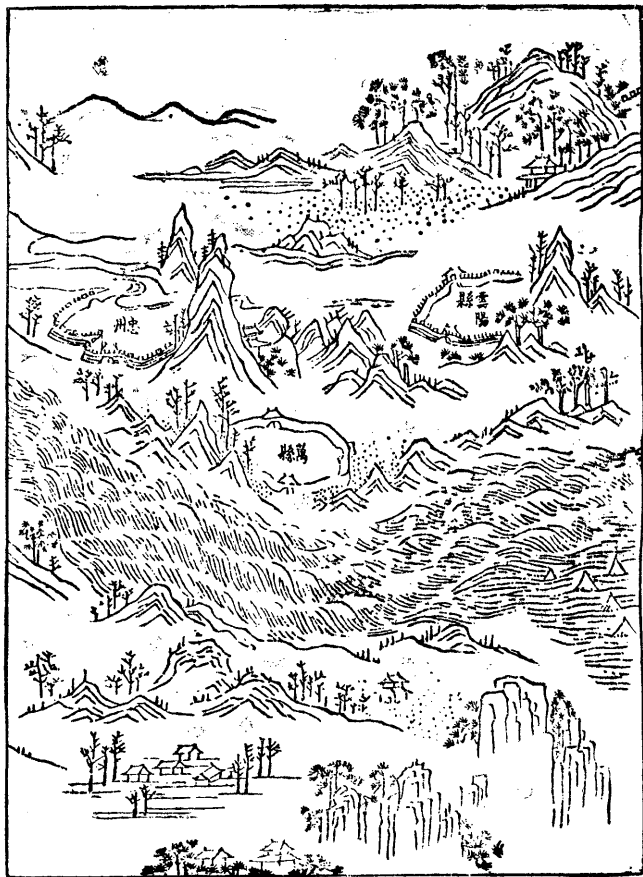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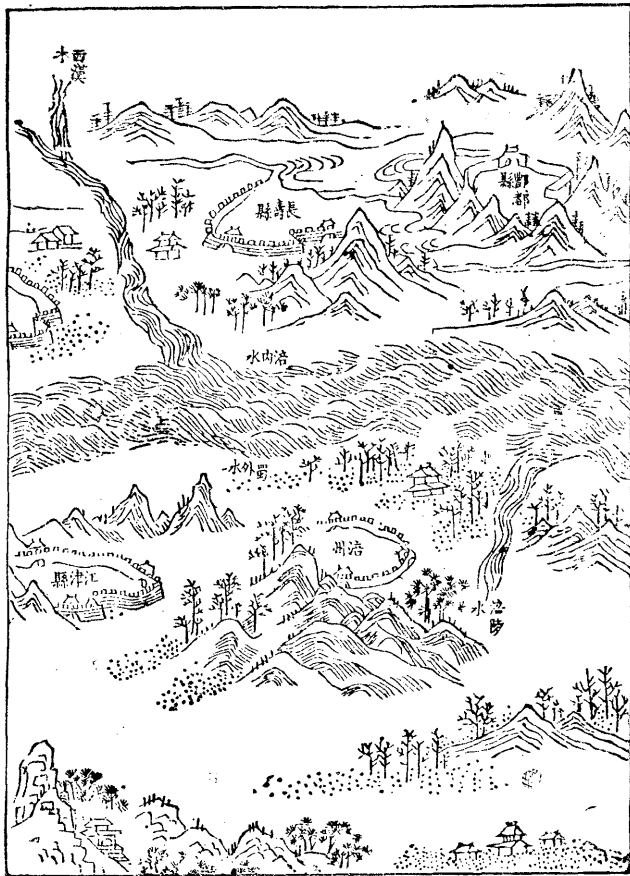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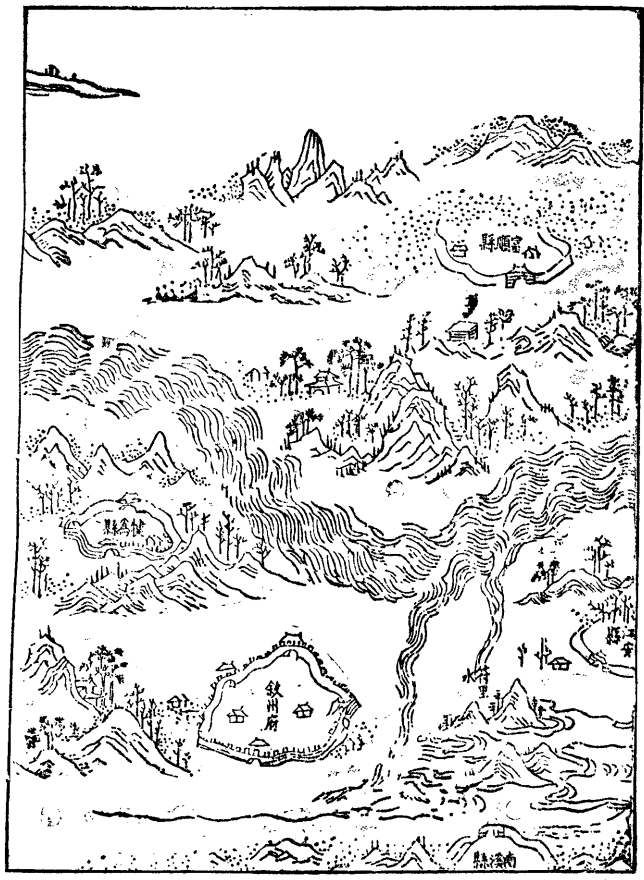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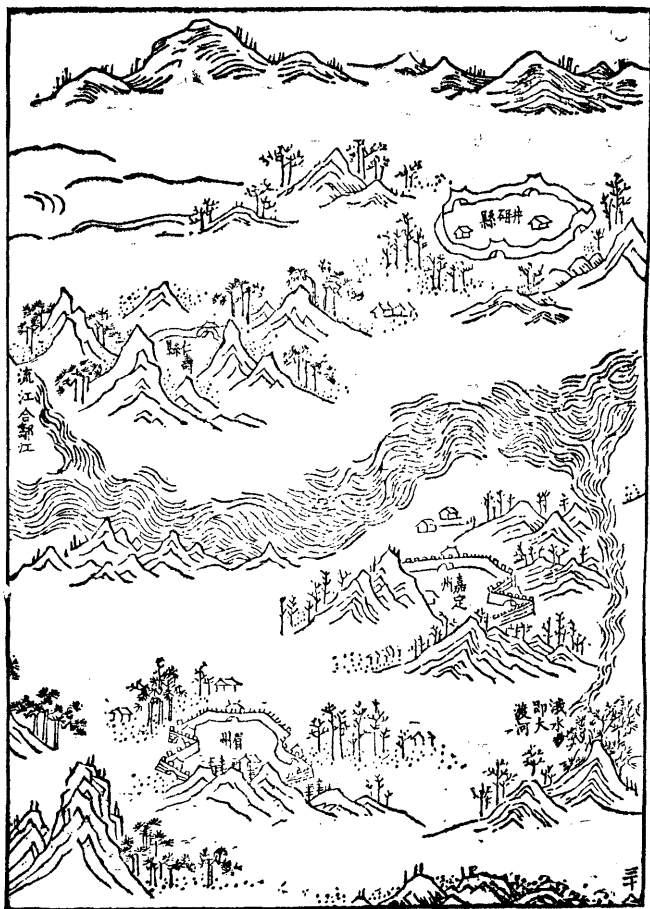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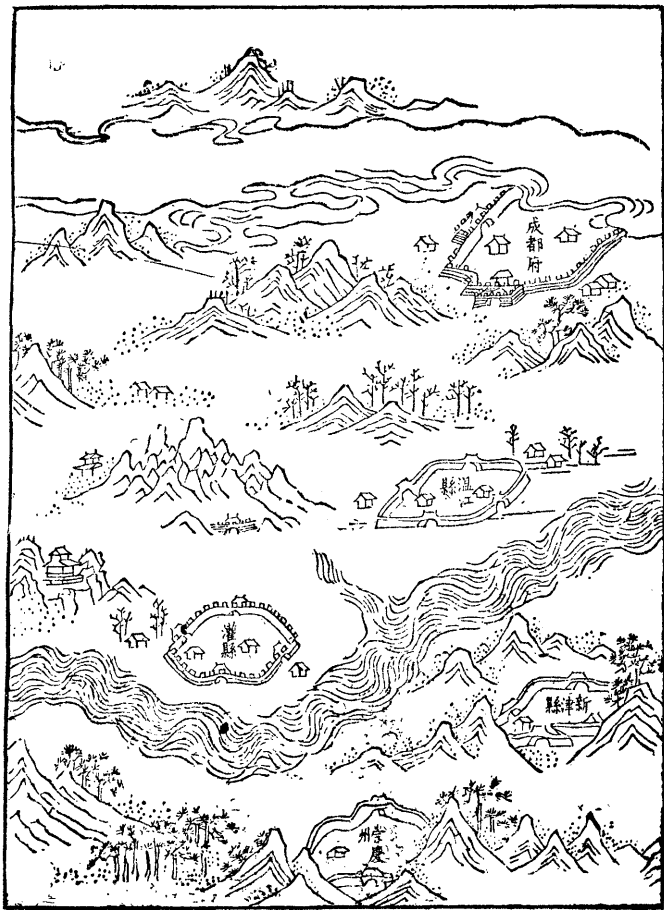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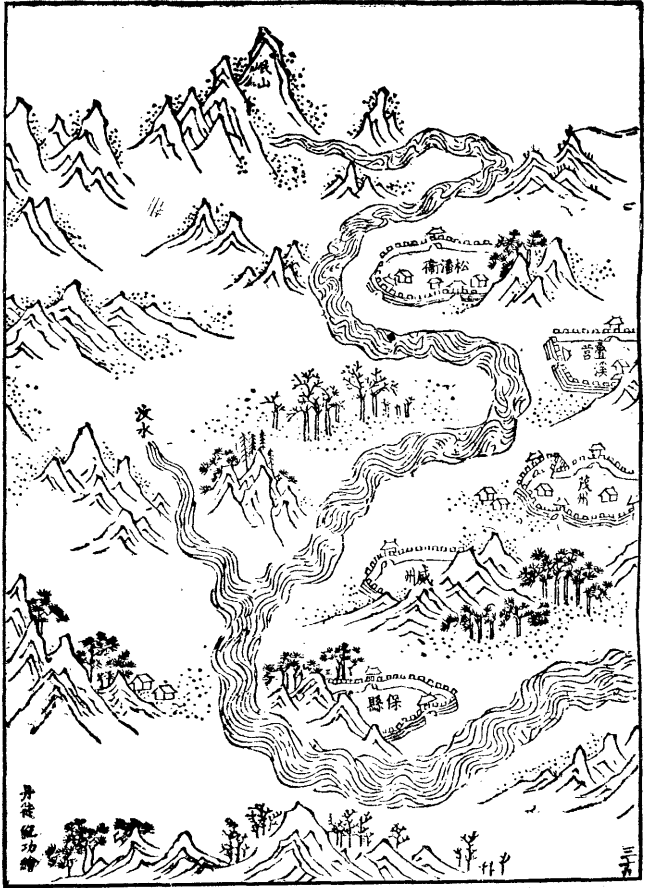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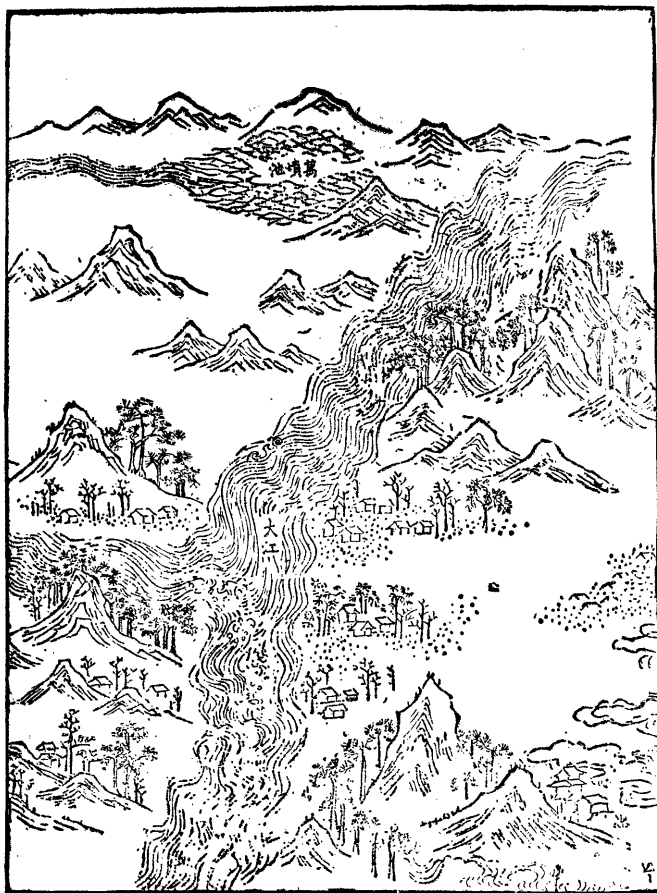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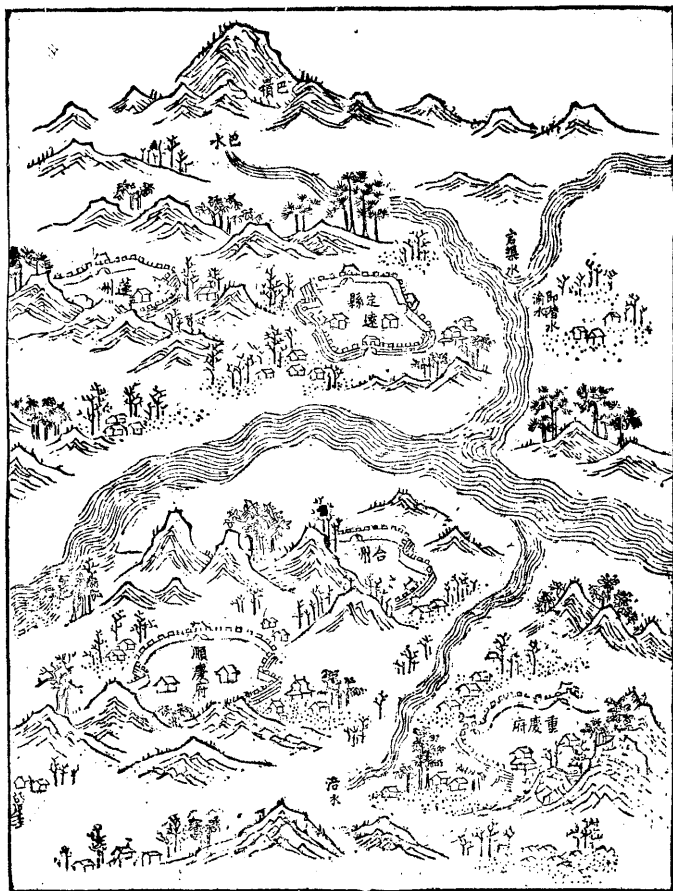
行水金鑑 漢水江圖



東西兩漢俱出西縣嶓冢而禹貢但言東漢不及西漢蓋漢陽之西縣漢縣也漢川之西縣隋縣也不知西縣有二因誤指漾水爲一說經者至此淆亂極矣匪特兩漢卽三江亦千古長夜鄭康成言左合漢爲北江右會彭蠡爲南江岷江居其中則爲中江故書稱東爲中江者明岷江至彭蠡與南北合始得稱中此說最合經意並明著之以爲江漢二川另開生面

行水金鑑 漢水江水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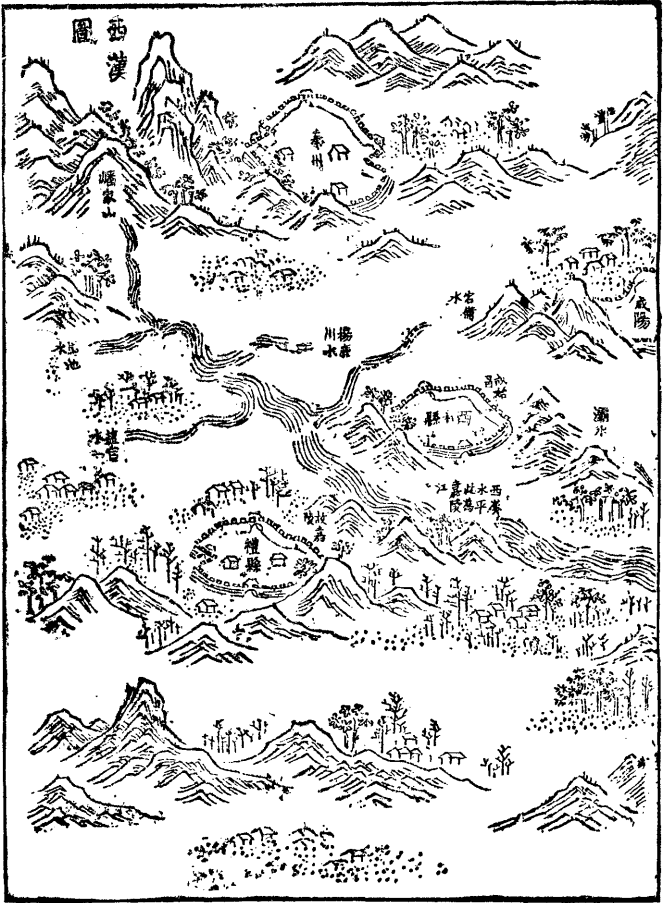


行水金鑑 漢水江水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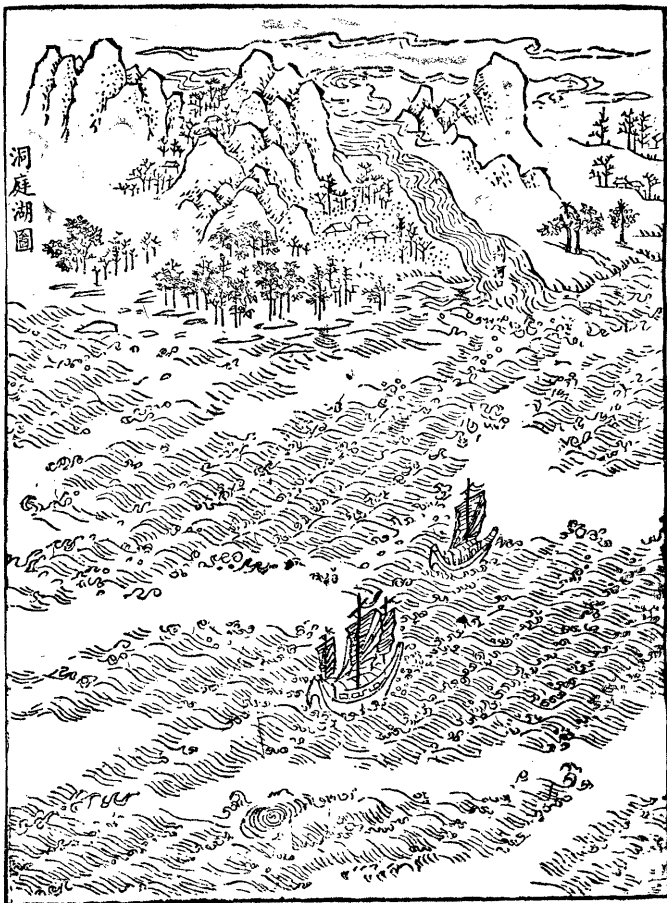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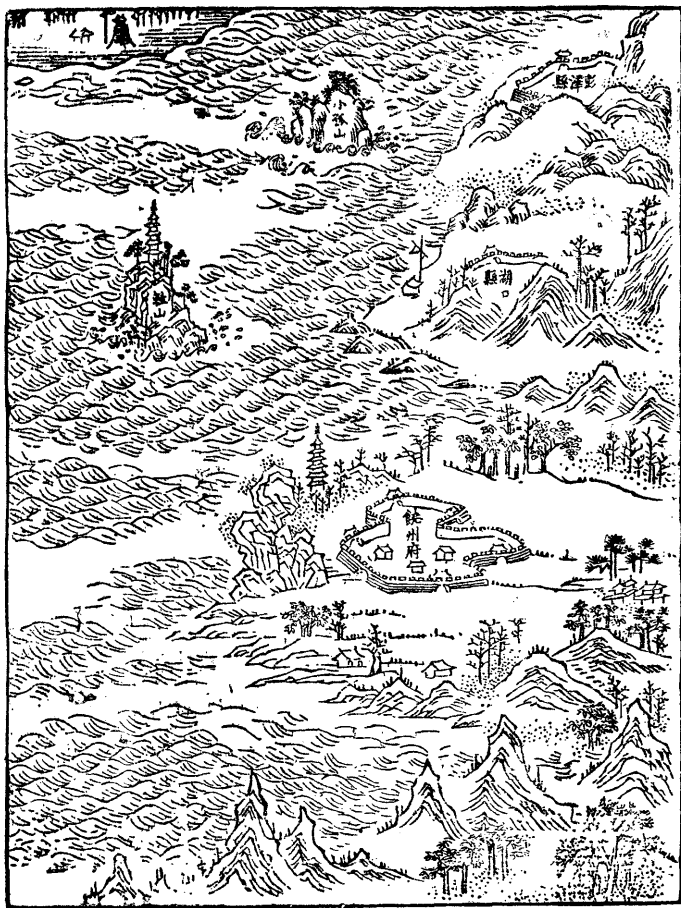
行水金鑑 漢水江水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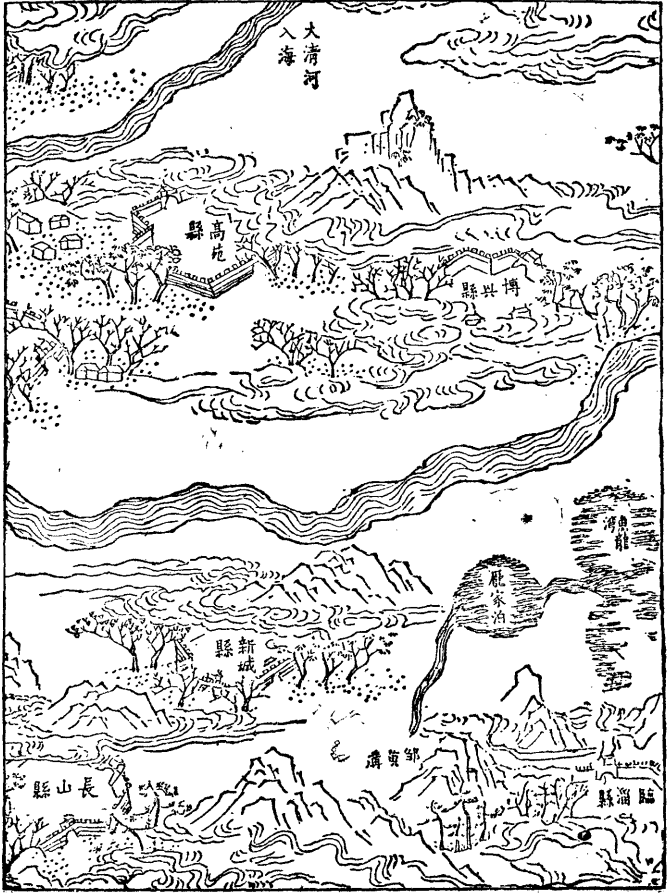
禹貢雖不言西漢然必另列爲圖。則兩漢所歷之地。各自了然。洞庭湖在湖廣。相傳爲神仙洞府之庭。卽九江也。禹貢九江孔殷。謂沅漸元辰。紜酉澧資湘九水會合。故名鄱陽湖在江西。水連南康饒州九江三府。禹貢東匯澤爲彭蠡。卽此二湖。雖各自爲瀾漫數十里之大川。而總之皆江漢之所瀦也。故並附圖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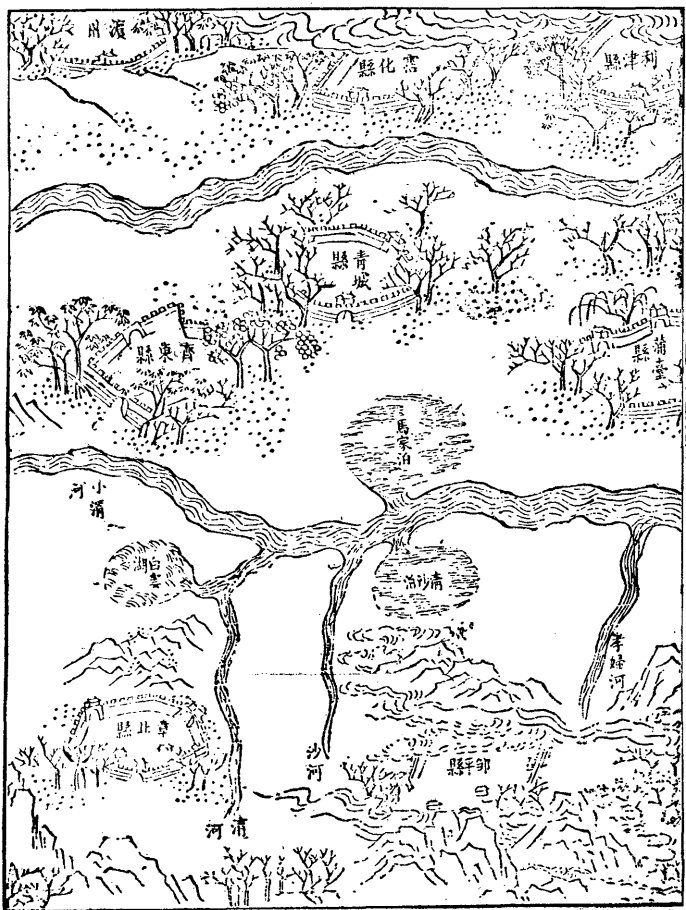
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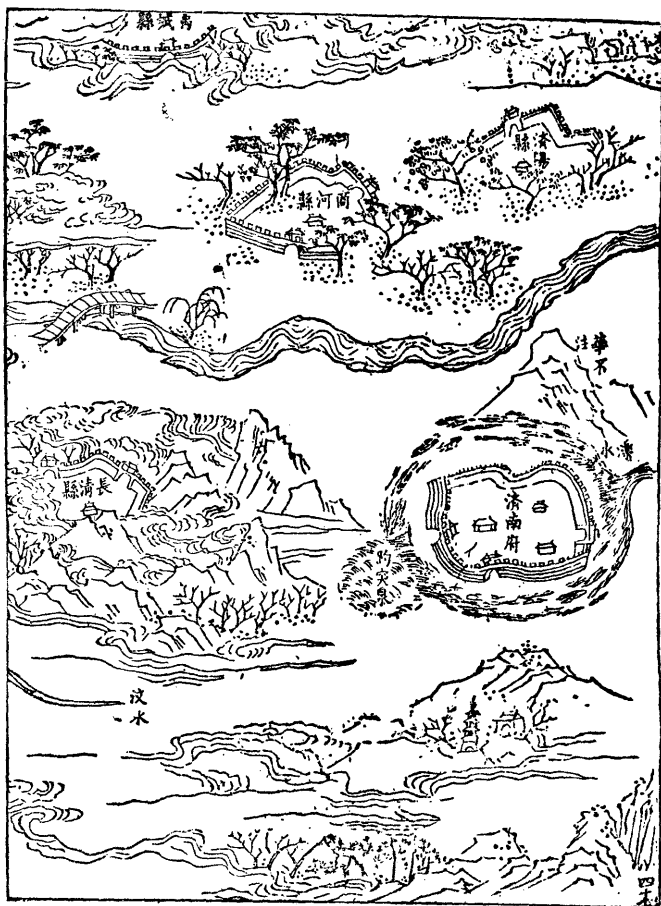
水

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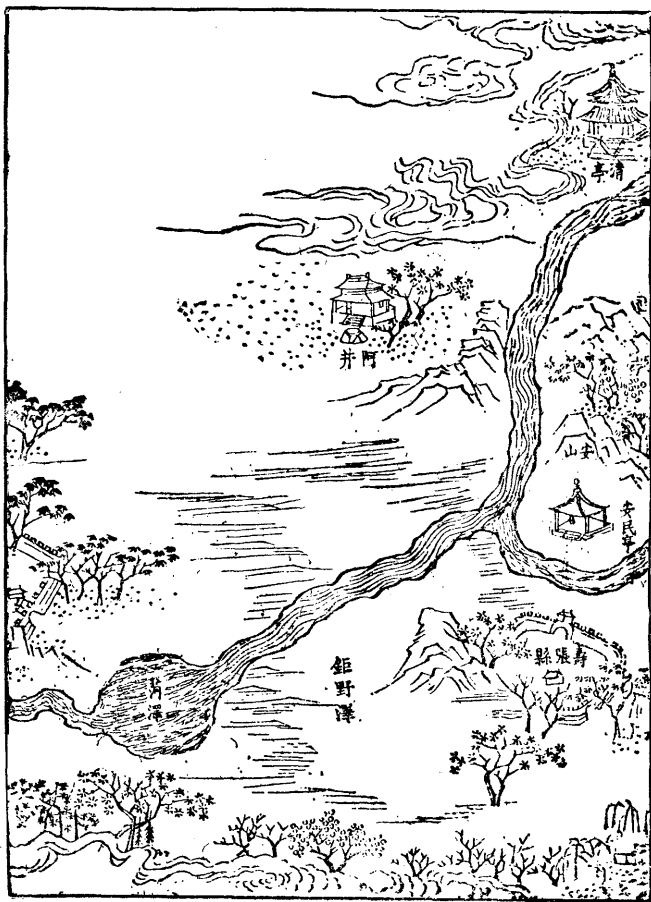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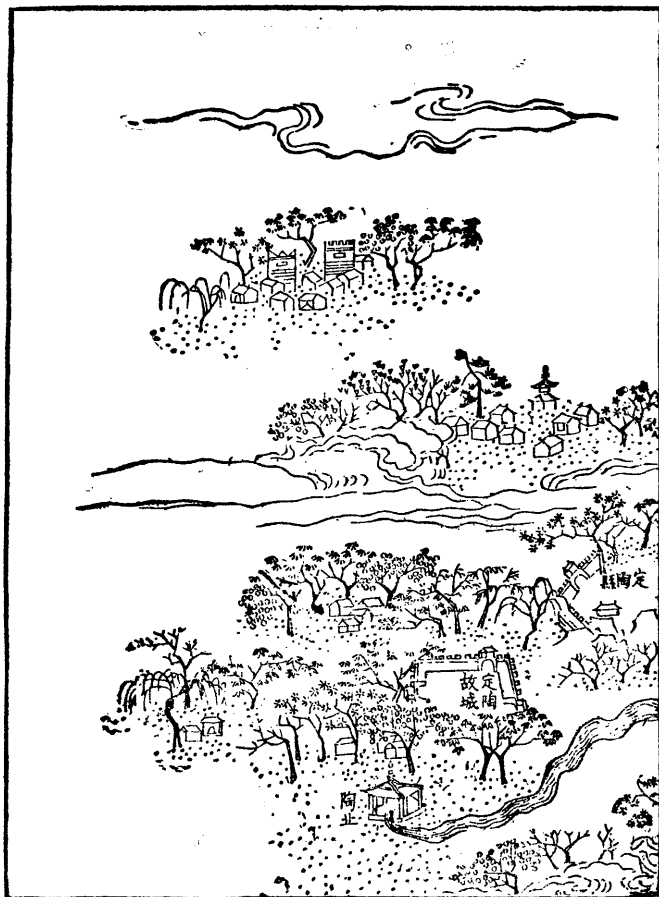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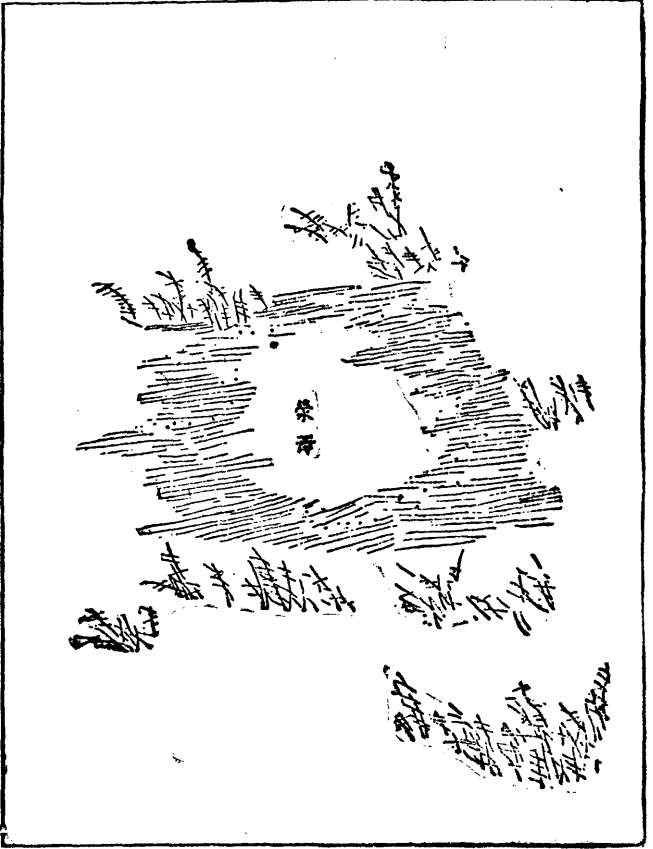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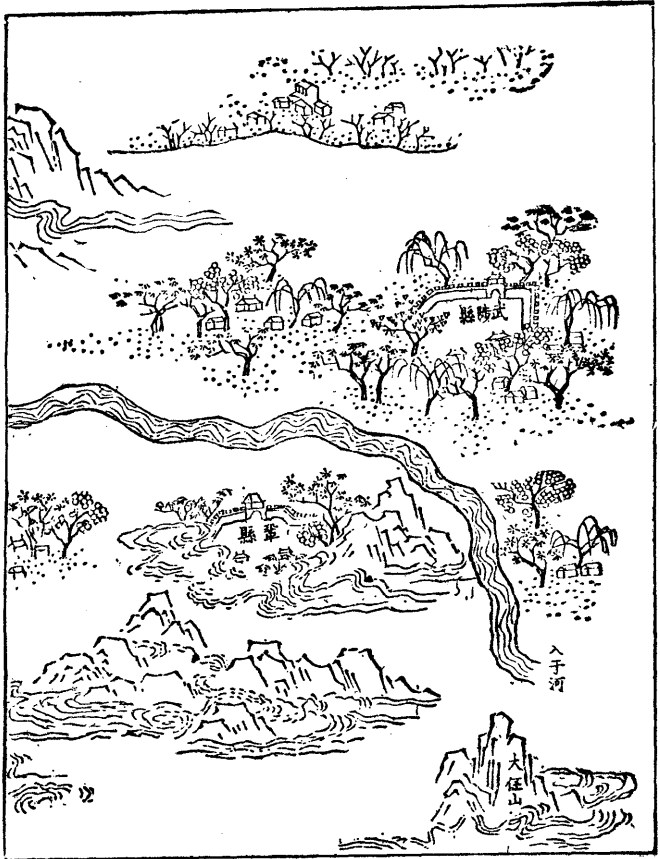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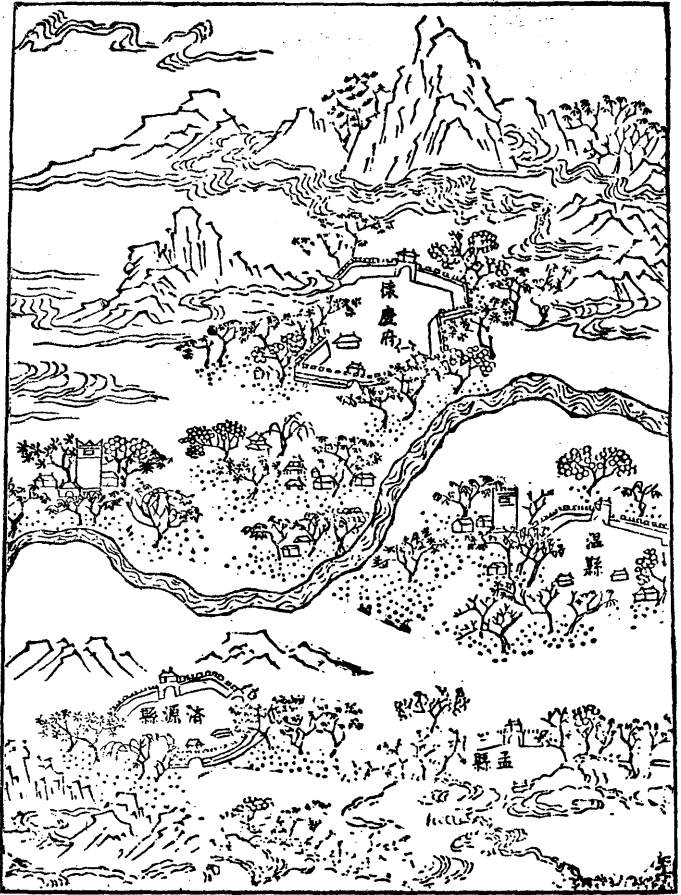




行水金鑑 濟水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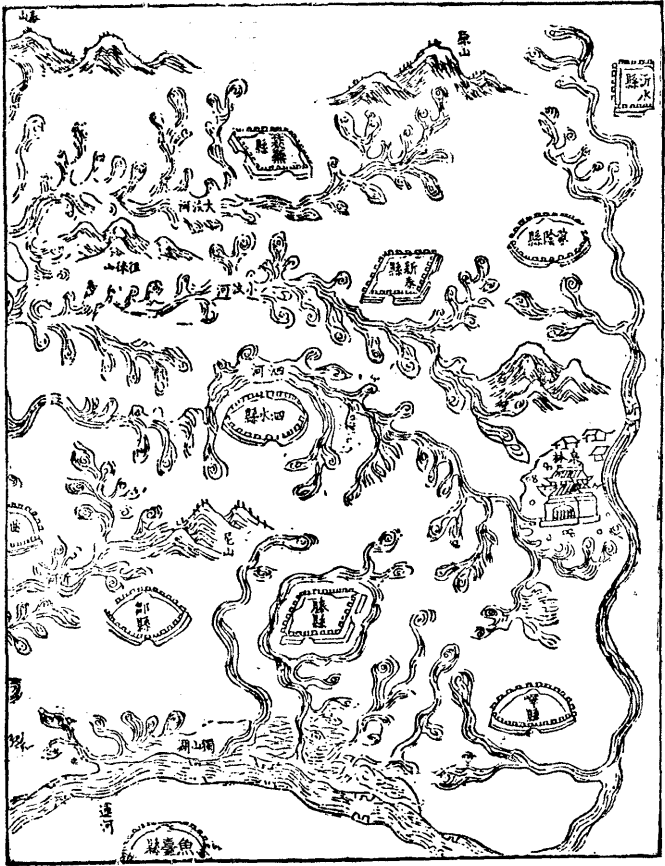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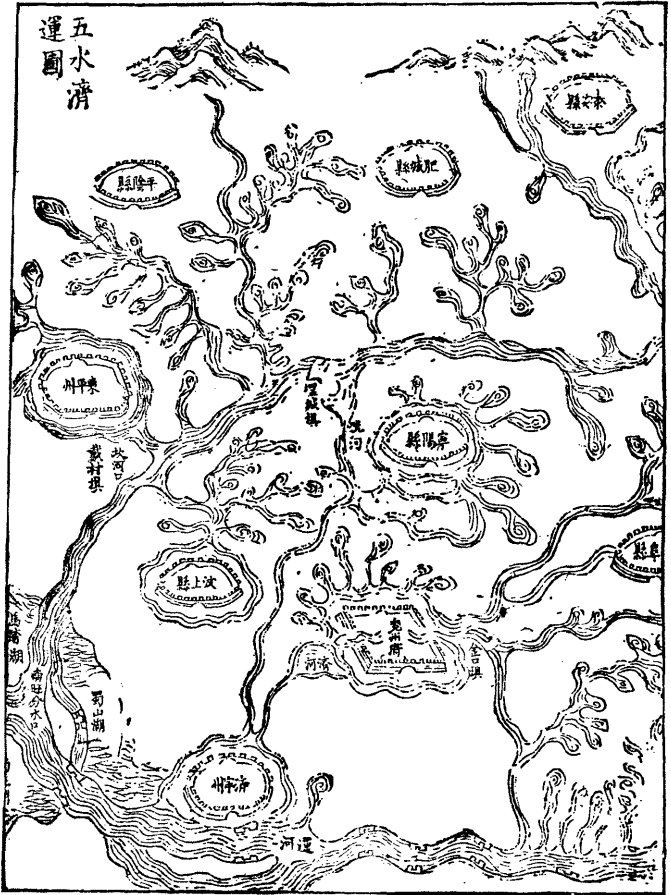






濟水三伏三見之說。由來舊矣。沈存中言。歷下凡發地。皆是流水。世傳濟水經過其下。東阿之井。乃濟水所爲。蔡氏引以證濟之伏見。今濟南兗州二府一十六州縣。共二百四十有八泉。分爲五派。瀦之水。匱以之濟運。自明初至今。興廢不一。恭憶先皇帝上諭。山東運河全賴衆泉流蓄。微山諸湖。以爲漕運。地方官相度泉源。蓄積湖水。俾漕運無悞。正易易耳。然則治山東運河。莫先於治濟。治濟非難事。唯有設官司。專主泉政。恢復水匱。斯闢河運道。自不虞其淺阻矣。





五水者何。汶也。泗也。沂也。洸也。濟也。汶水由南旺入漕。爲分水口。而諸泉之由汶濟運者。凡百四十有。四。泗水合洸水過孔林。至兗州府金口閘。沂水零水入之。而諸泉之由泗濟運者。凡六十有四。由沂濟運者。凡二十有七。若濟寧之托基浣筆諸泉。自入運者。不與焉。洸水者。汶之支流也。至濟寧會泗沂合流。同入天井閘。而諸泉之由洸濟運者。惟寧陽之西柳蛇眼等九泉。濟水伏見不常。自有會通河而濟。遂不可問矣。今兗州府之府河。俗謂之濟河。而諸泉之由濟濟運者。北則有汶。上西北灤洸蒲灣諸水。南則有滋陽闕黨諸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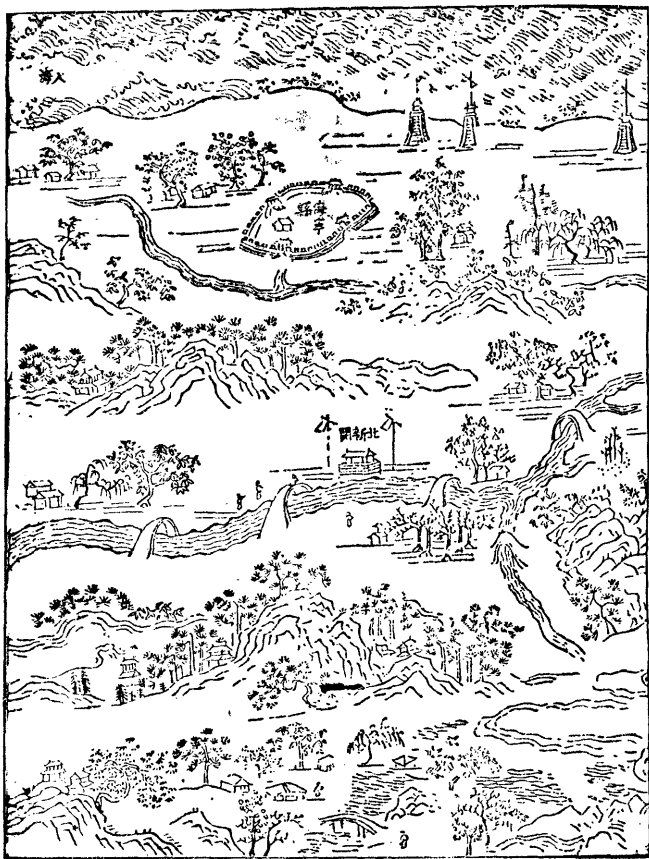
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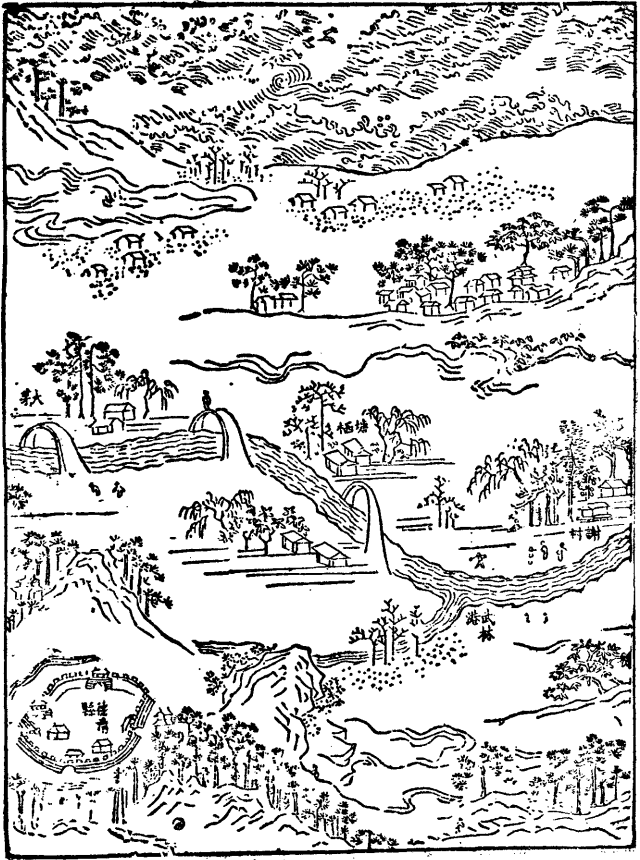
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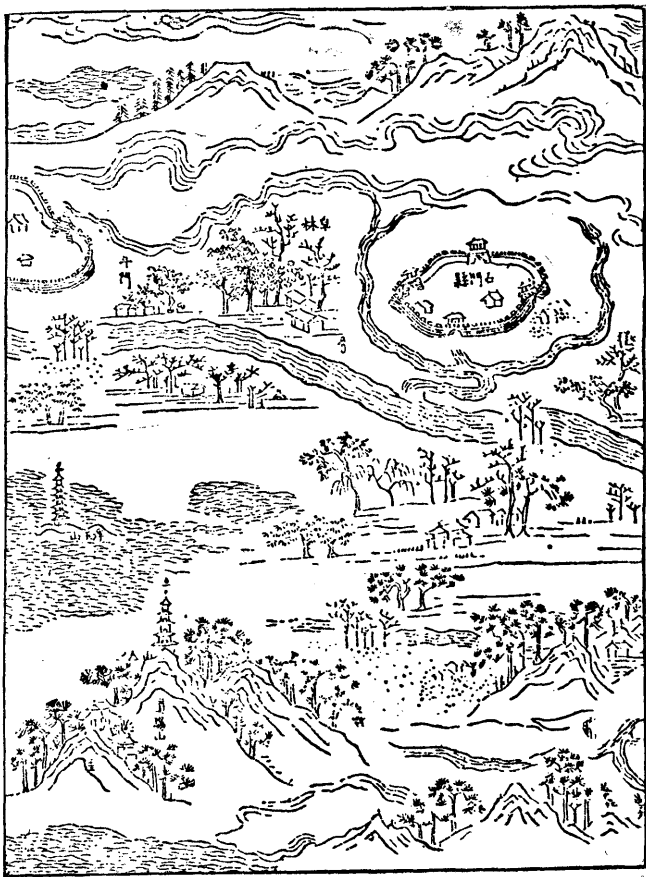
圖



行水金鑑 漢水江水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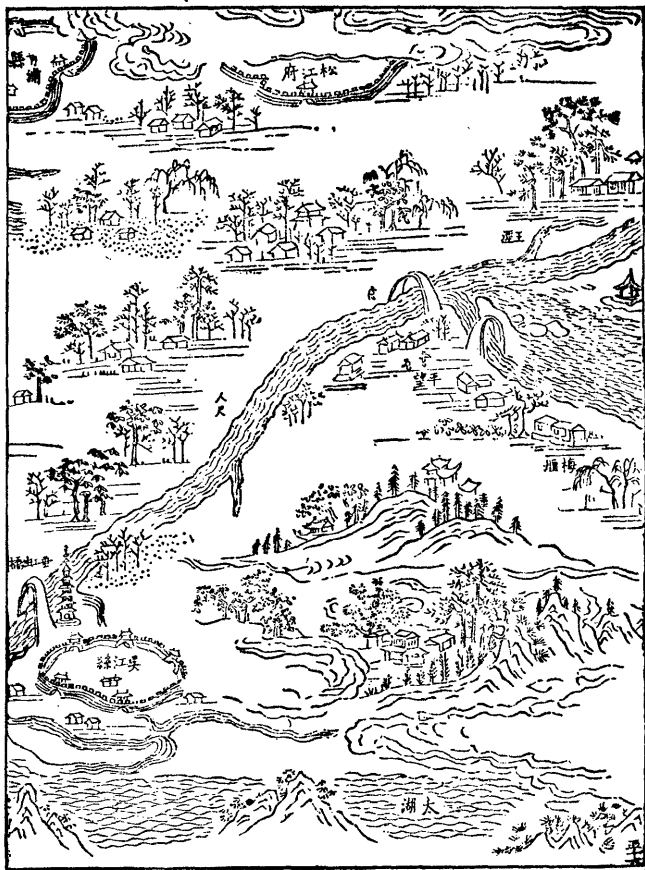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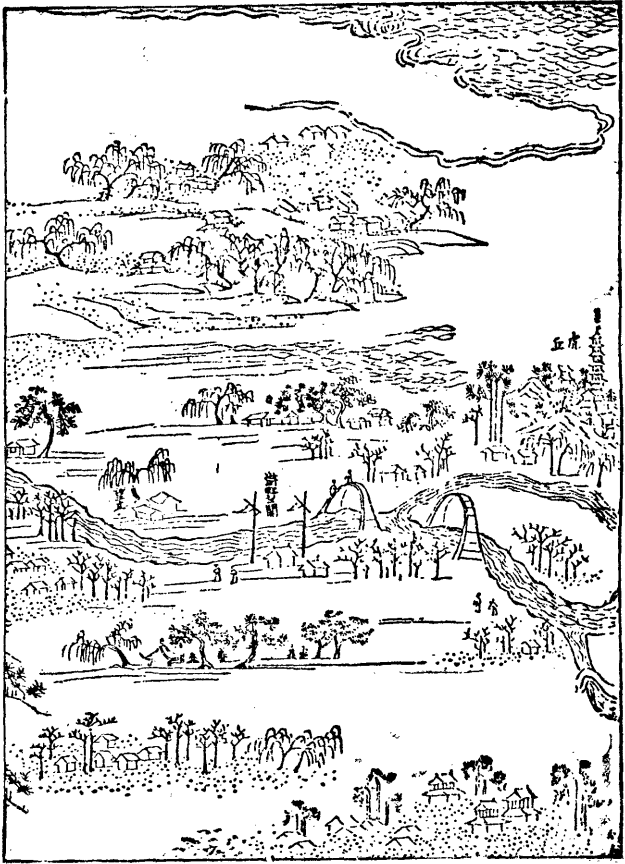


行水金鑑 漢水江水圖





行水金鑑 漢水江水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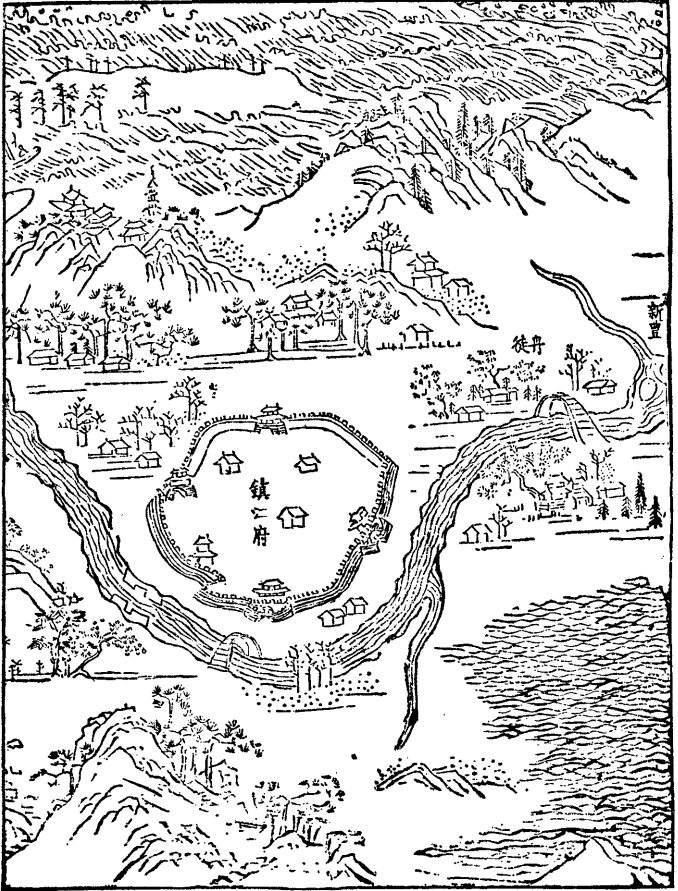






湖鏡

行
水
金
鑑
漢
水
江
水
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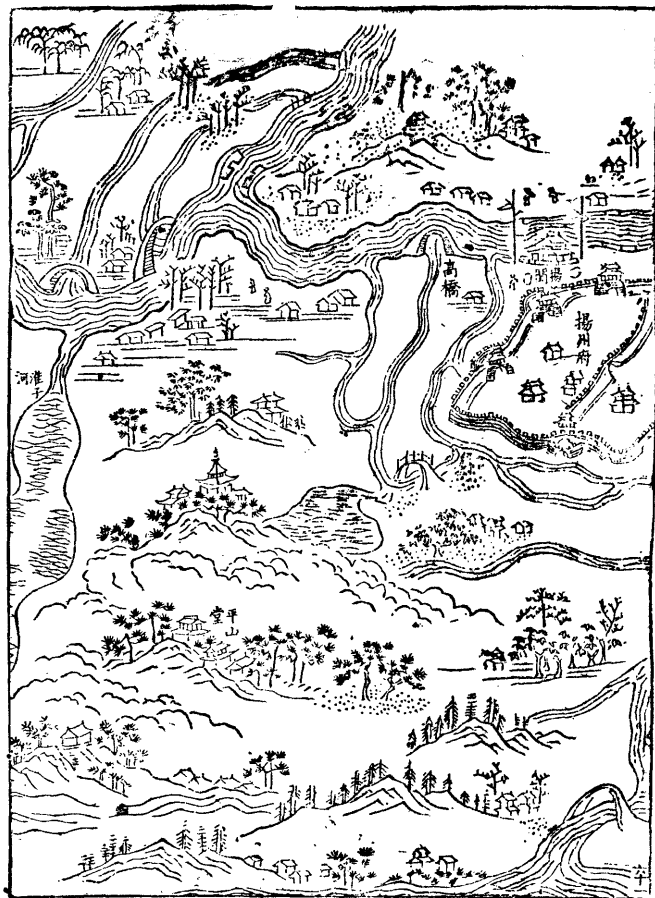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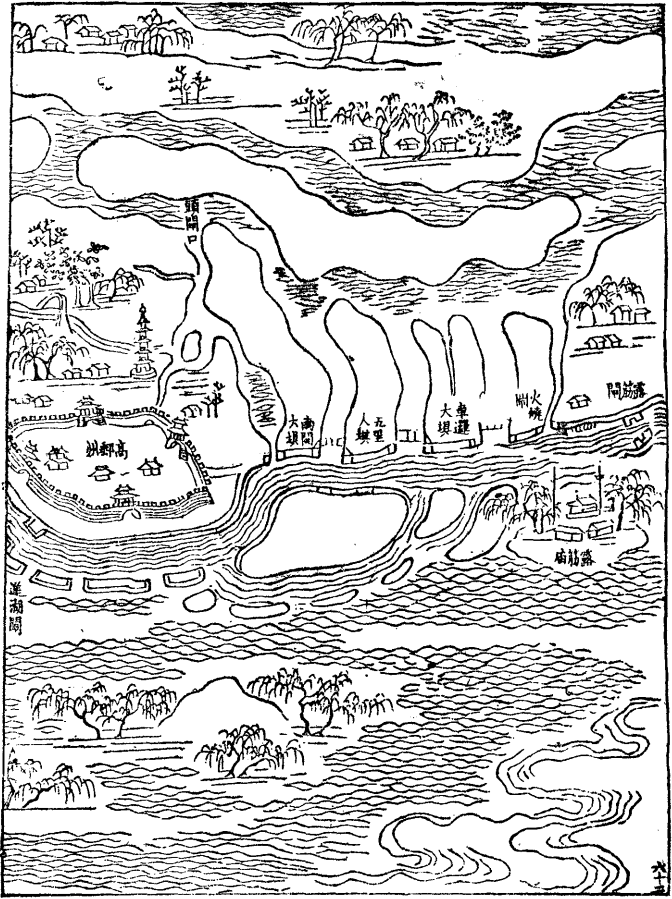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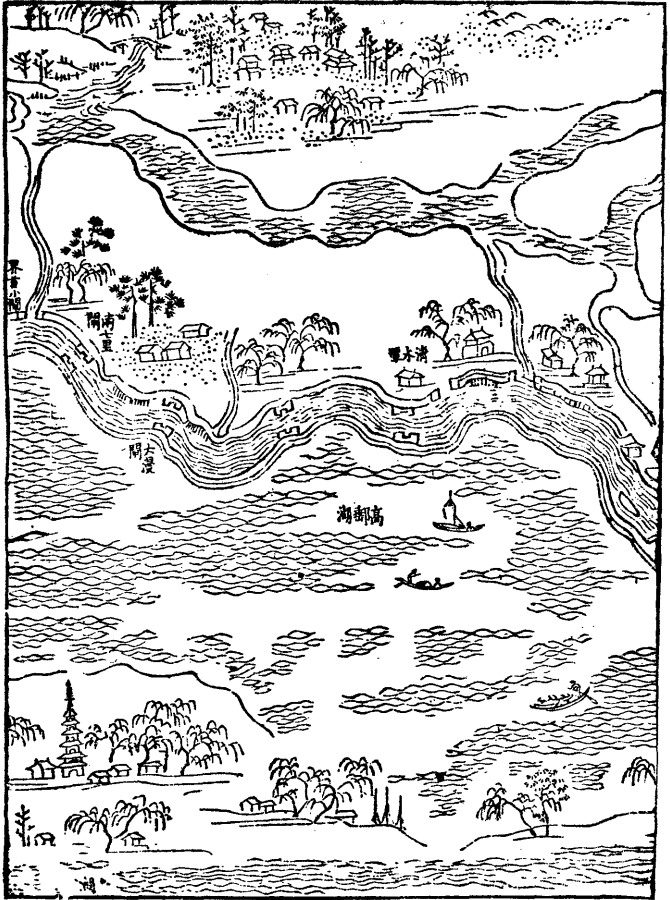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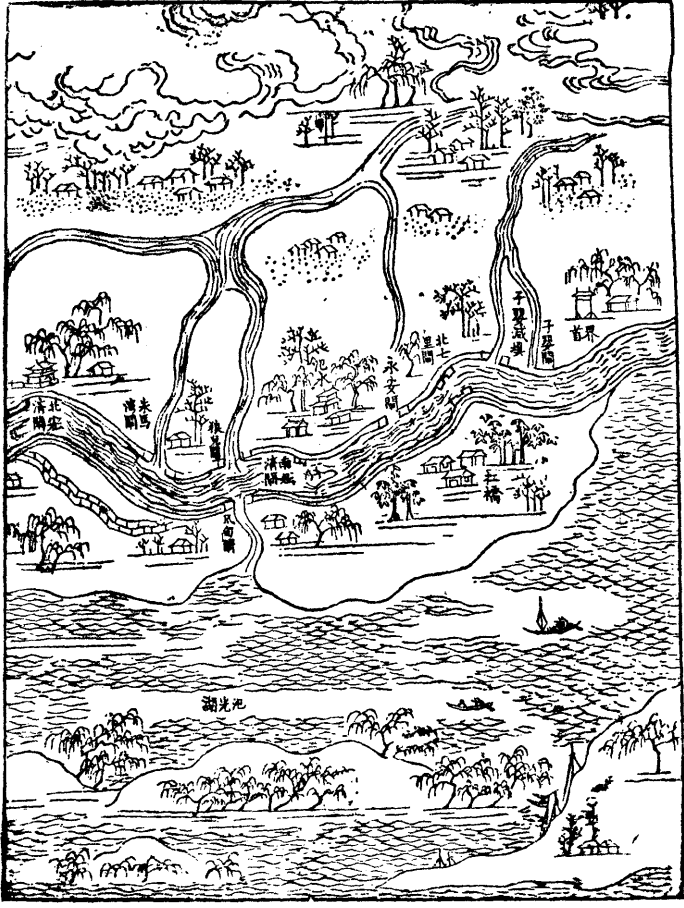
行水金鑑 漢水江水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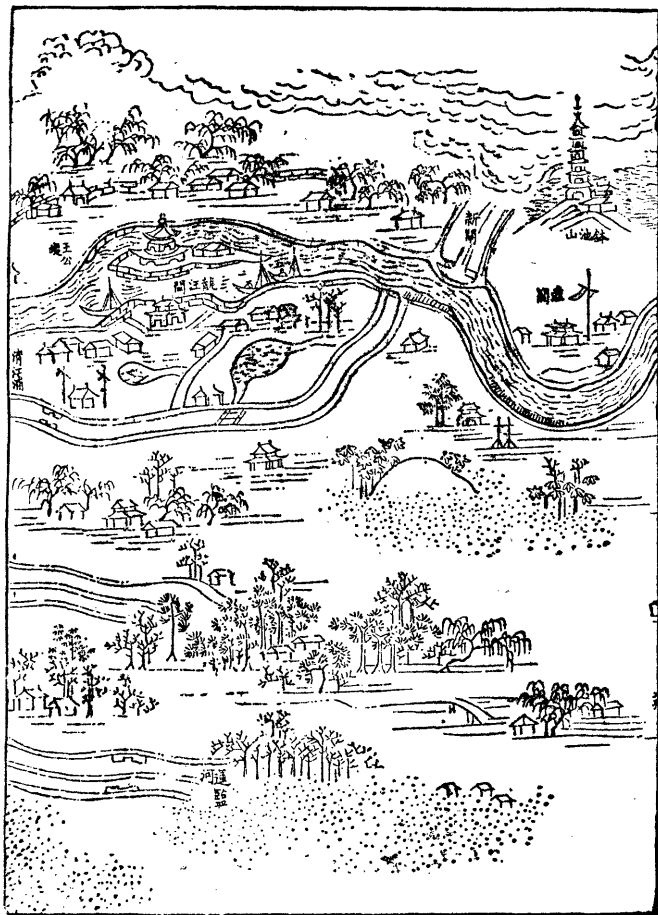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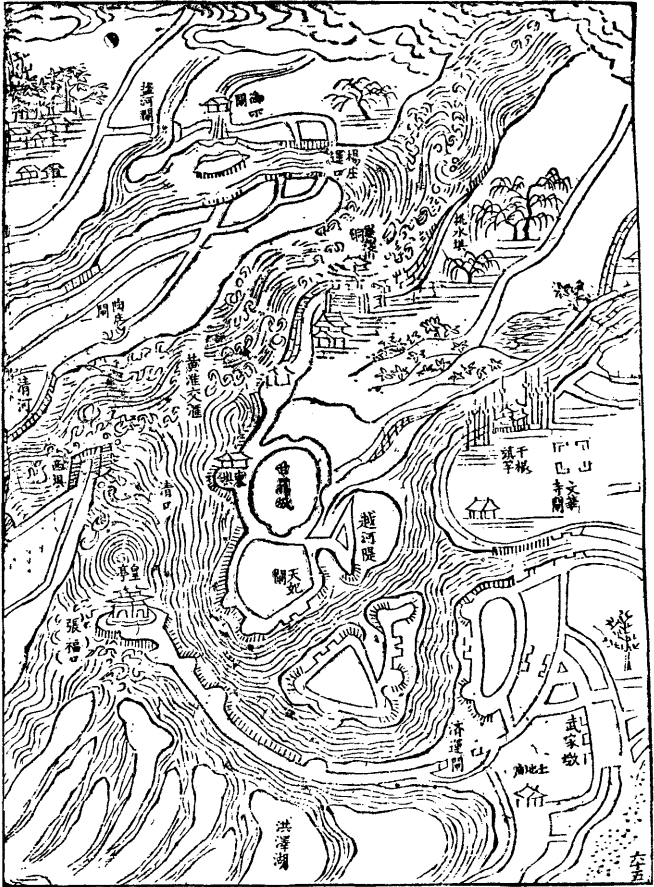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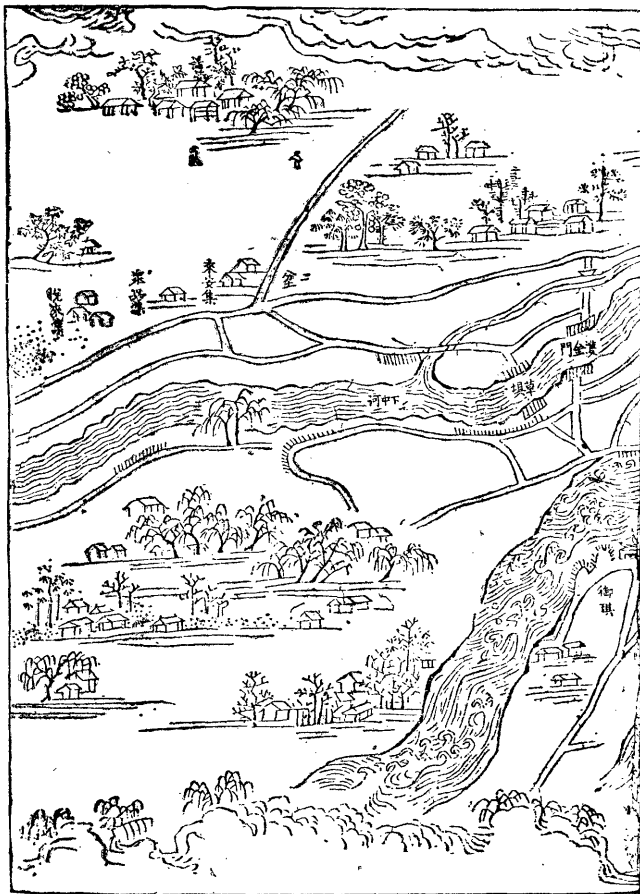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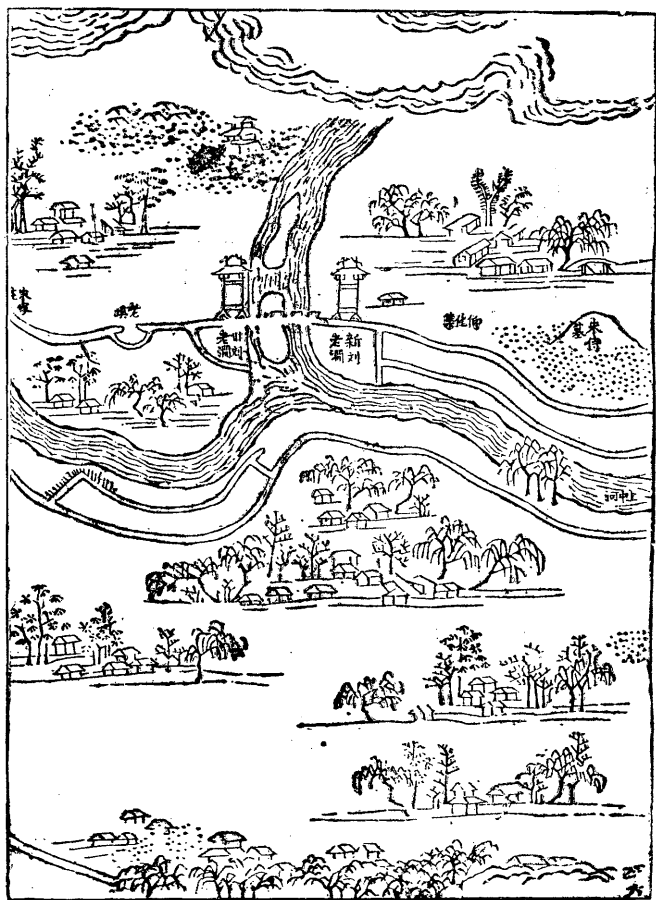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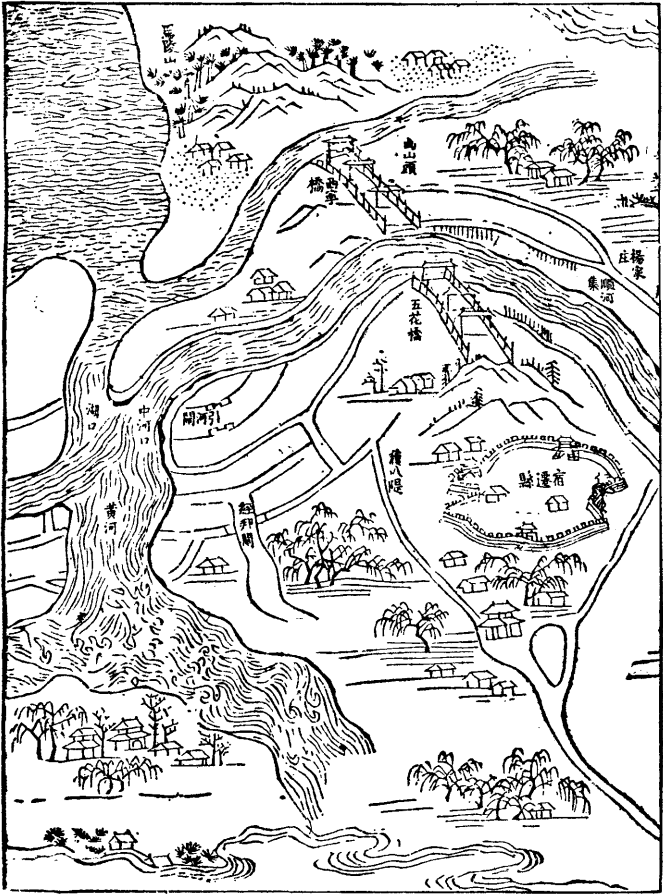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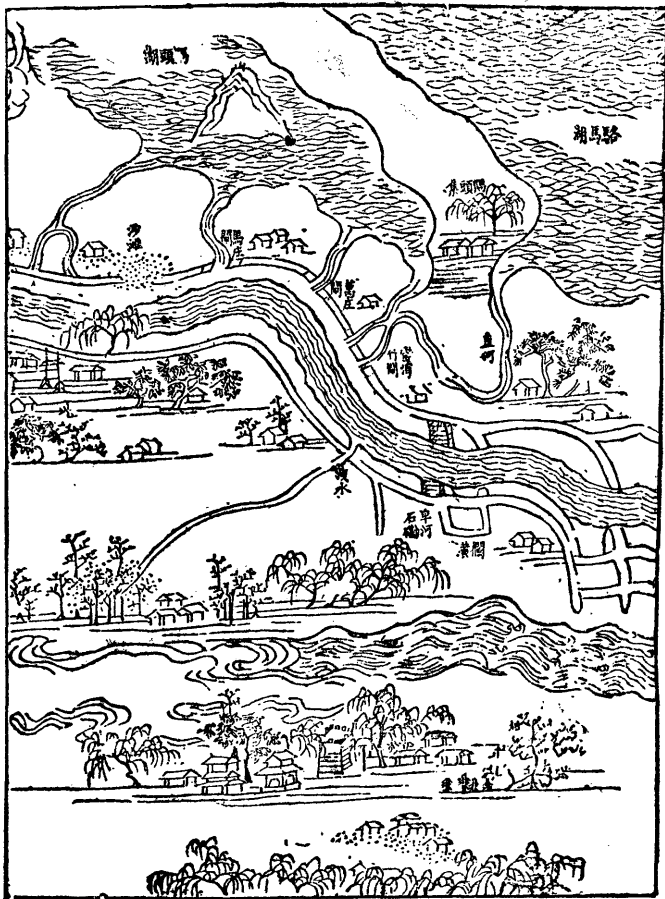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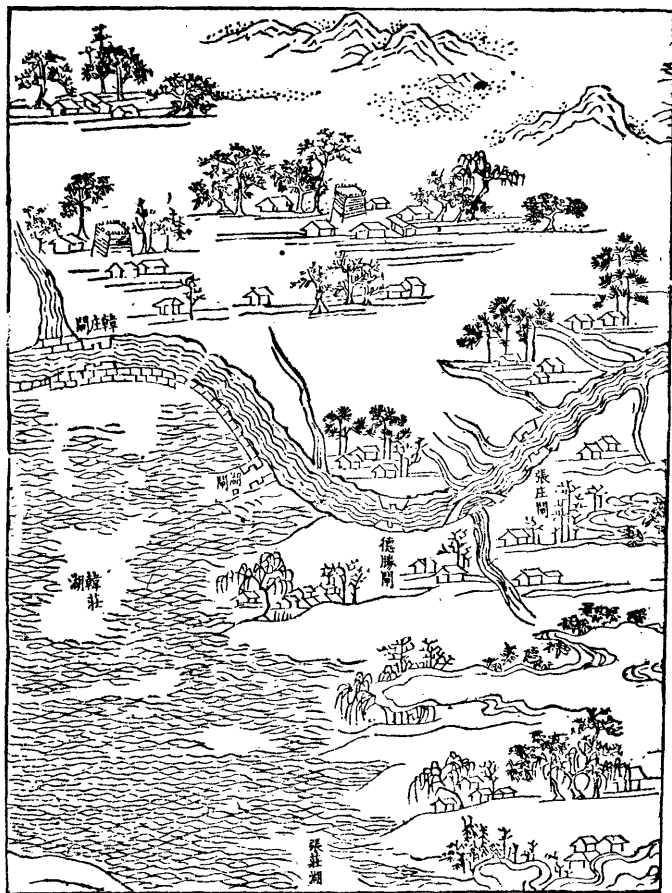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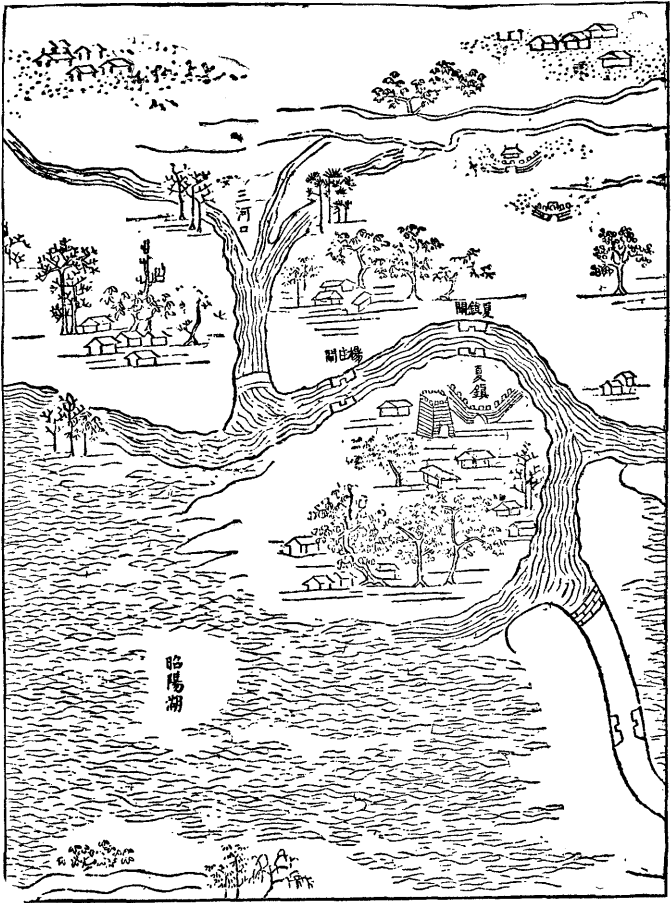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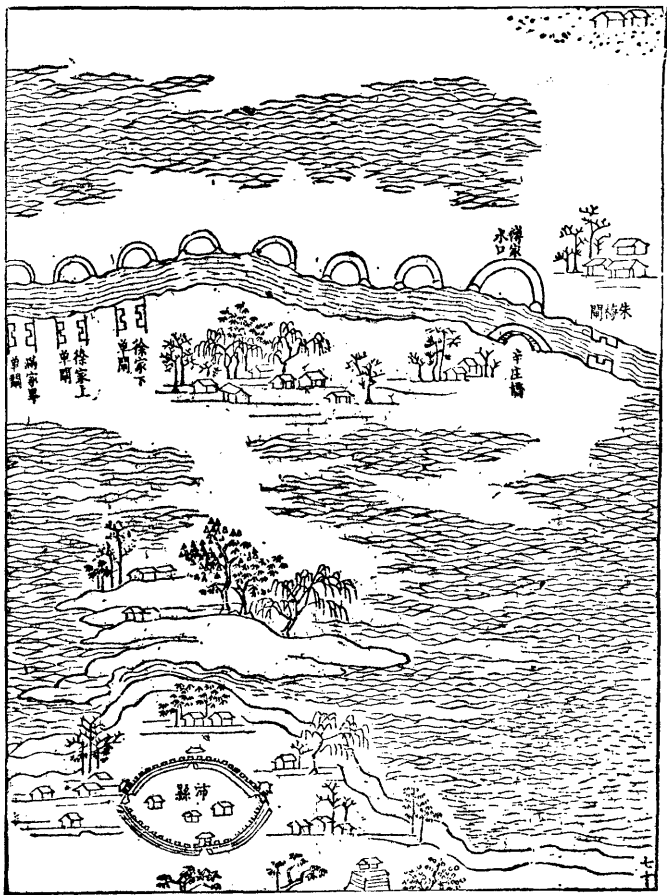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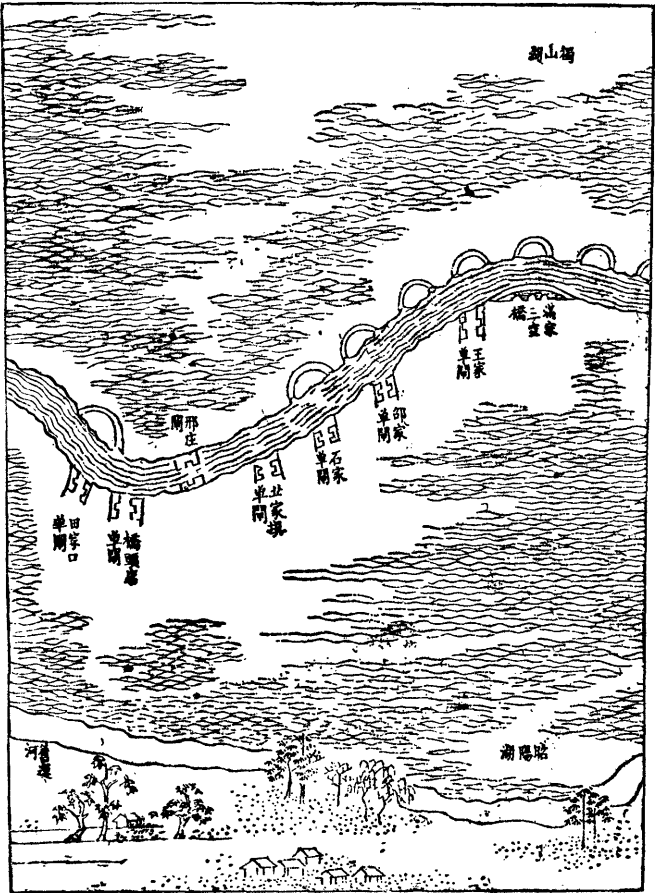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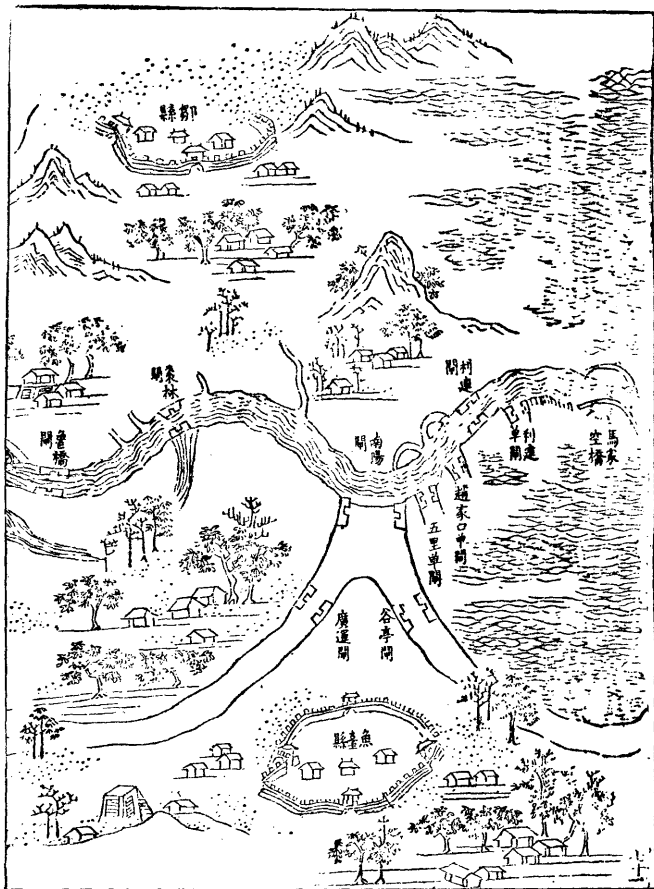




行水金鑑 漢水江水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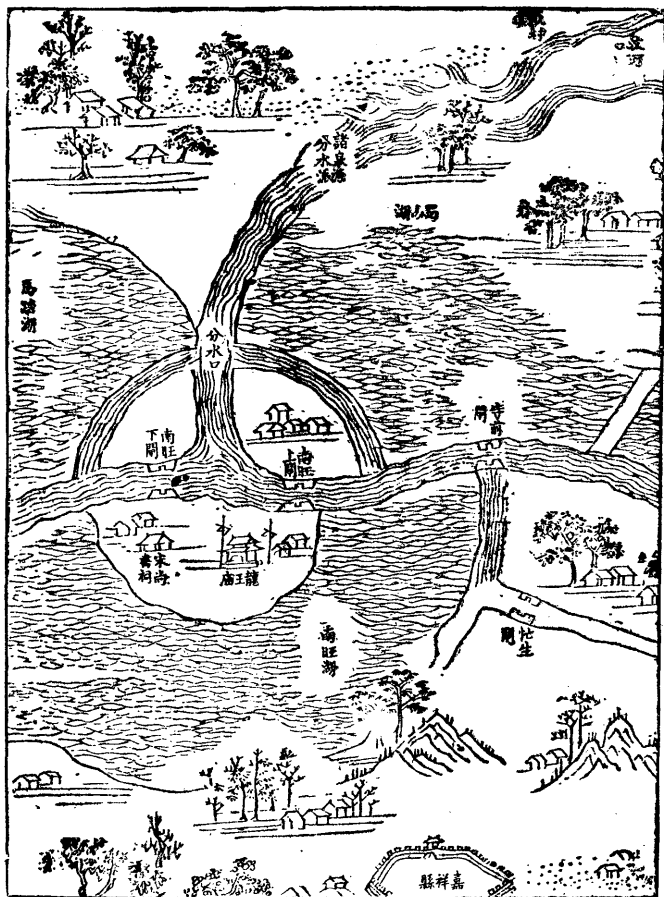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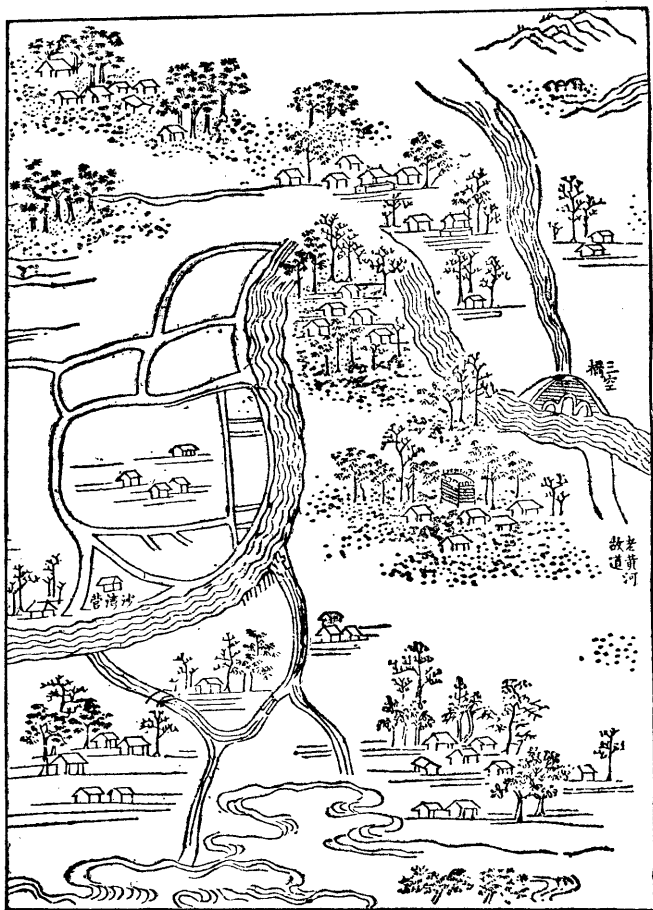








行水金鑑 漢水江水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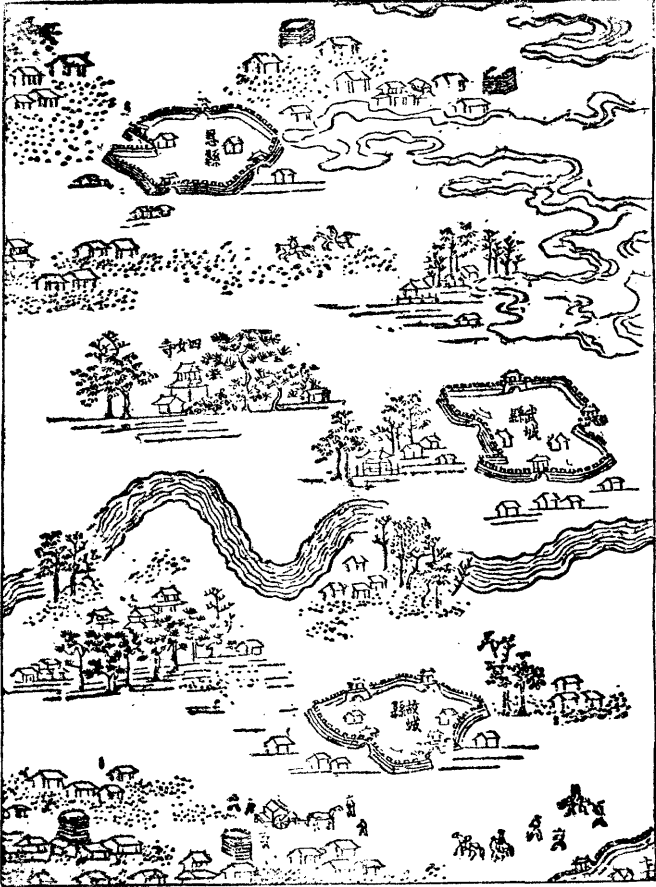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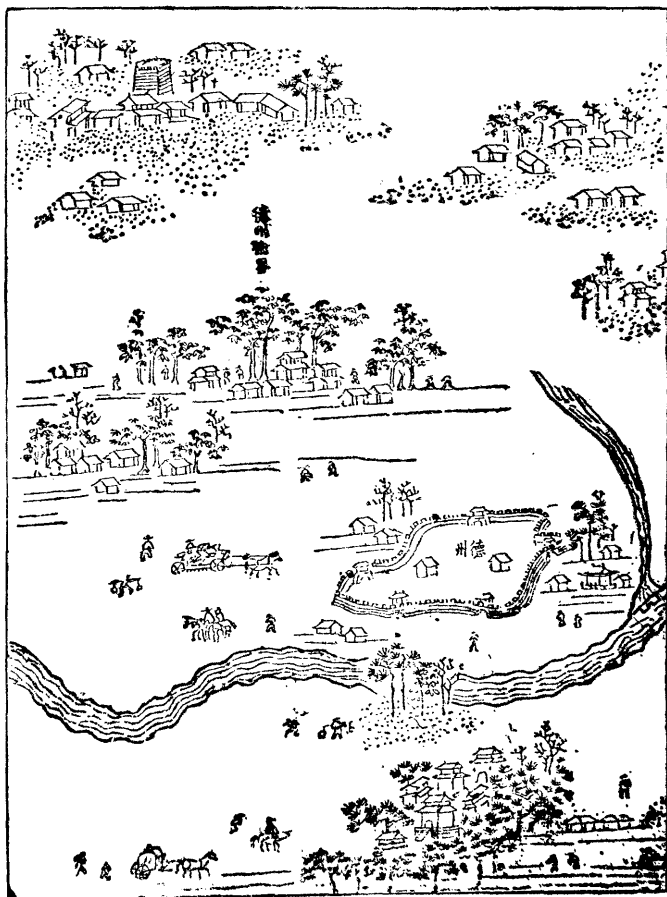
行水金鑑 漢水江水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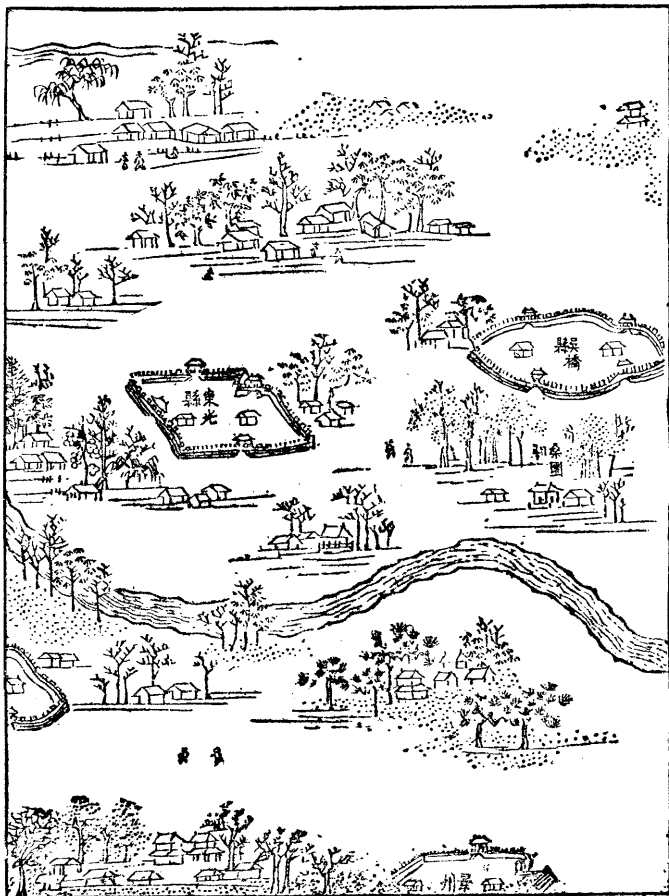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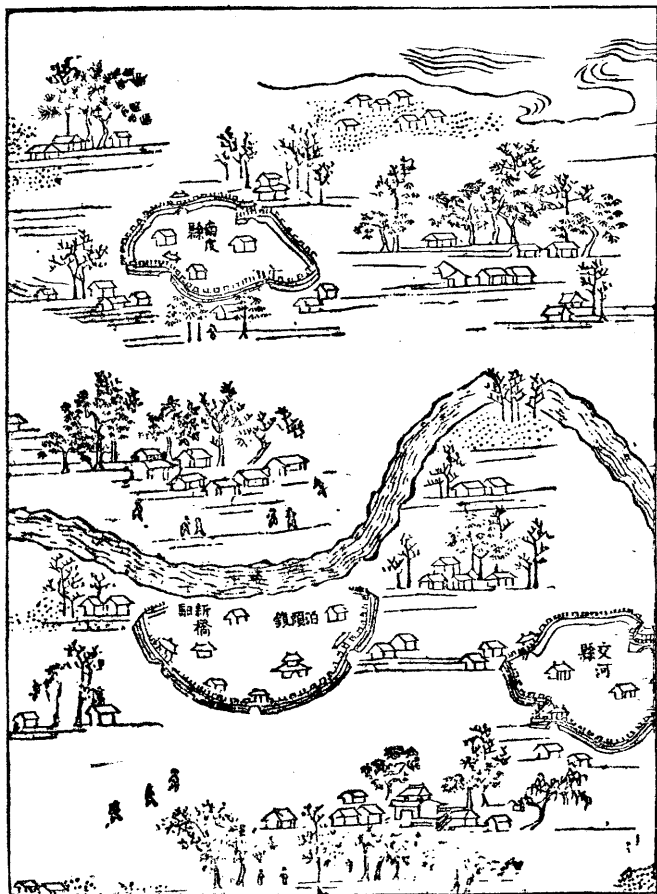
行水金鑑 漢水江水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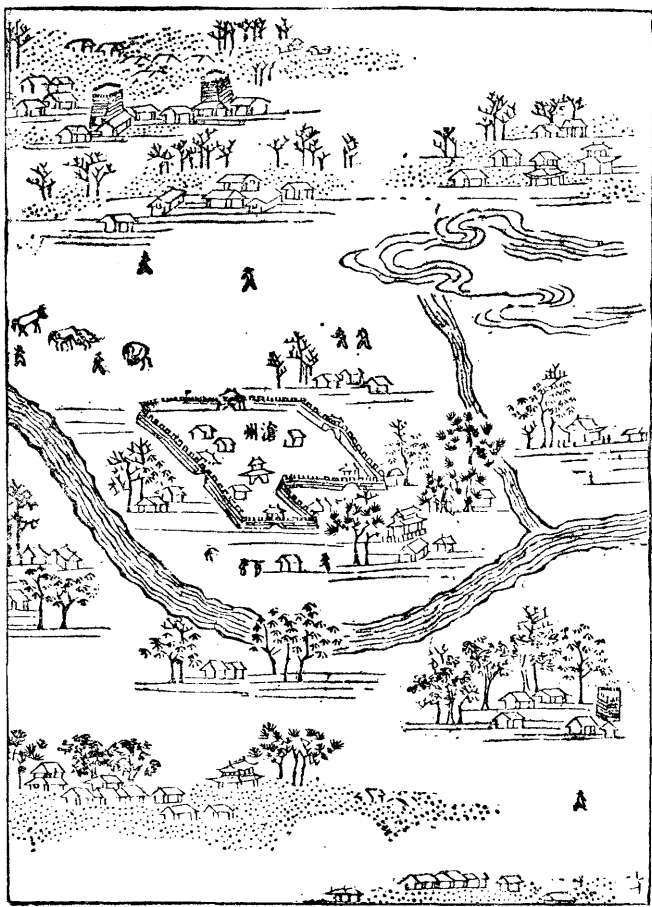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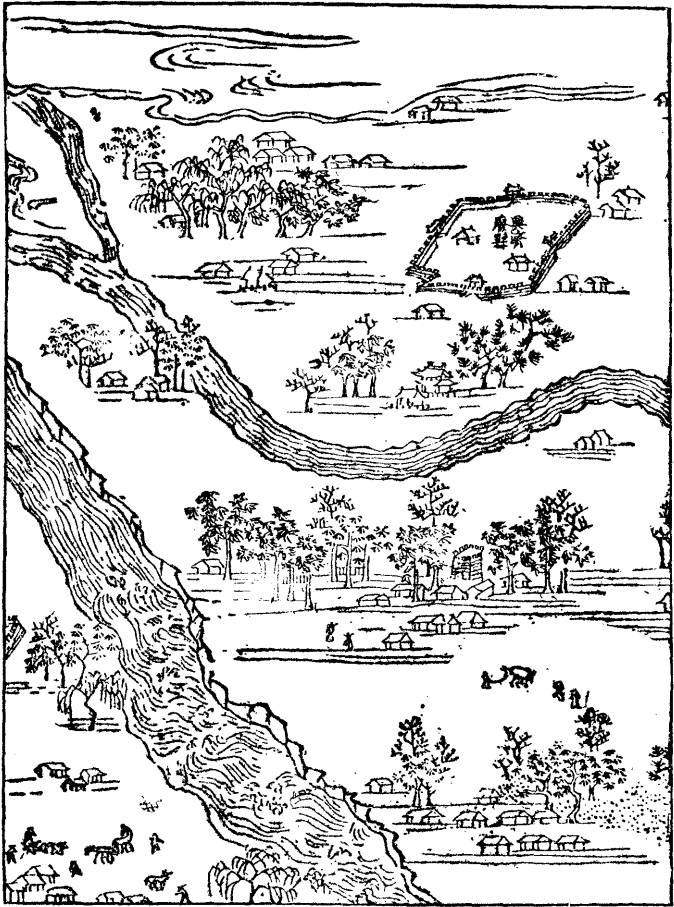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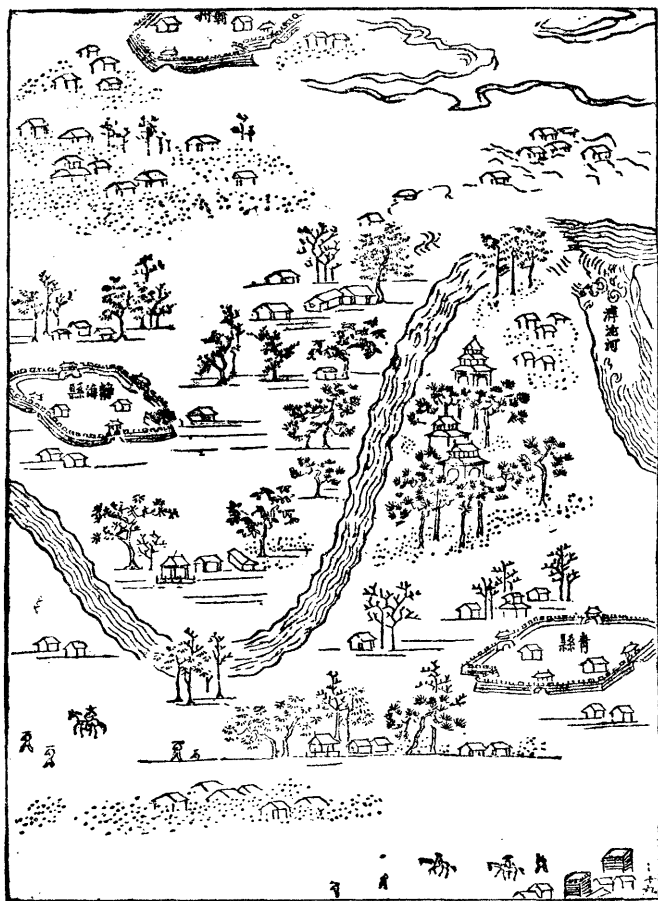
行水金鑑 漢水江水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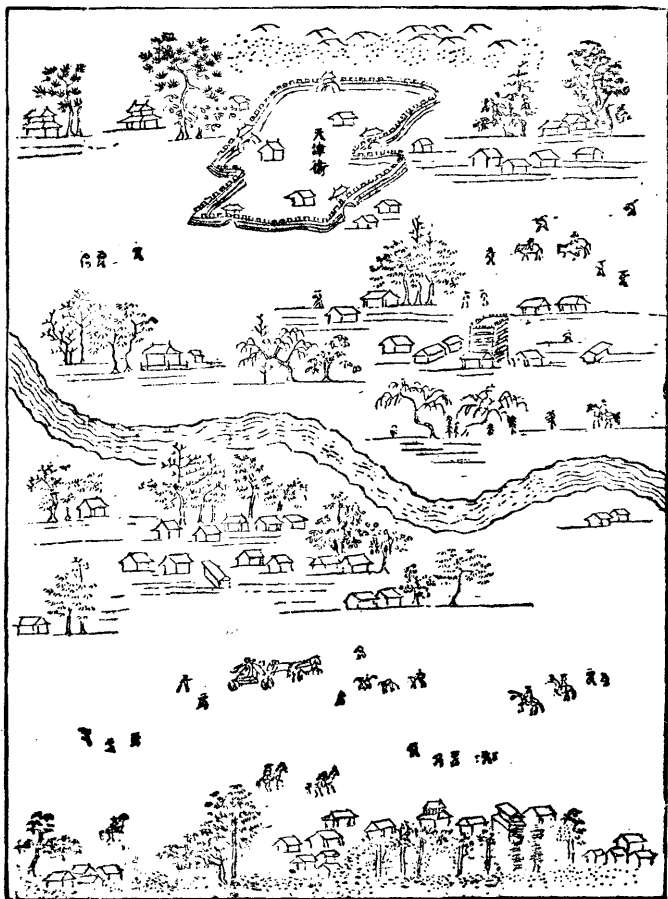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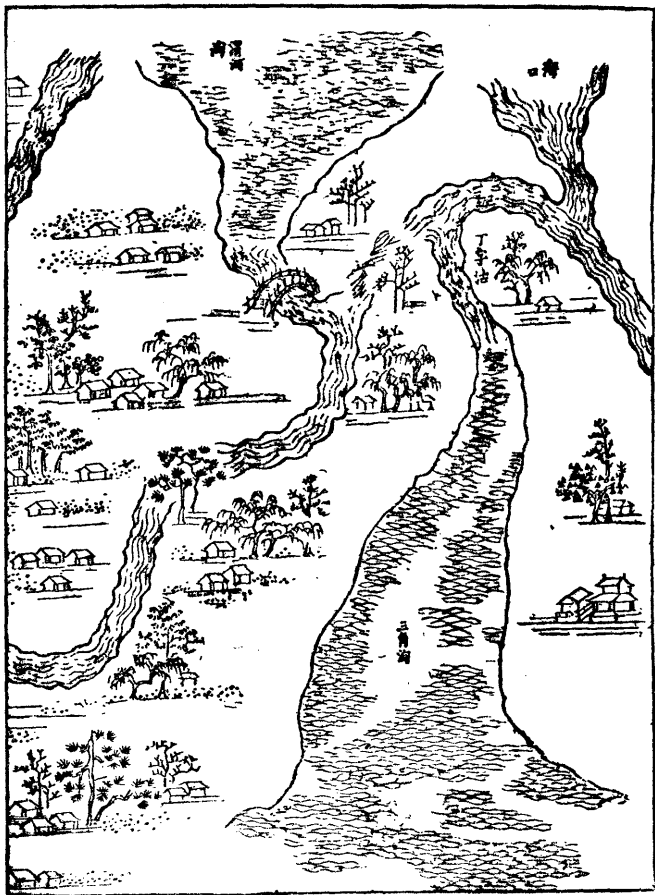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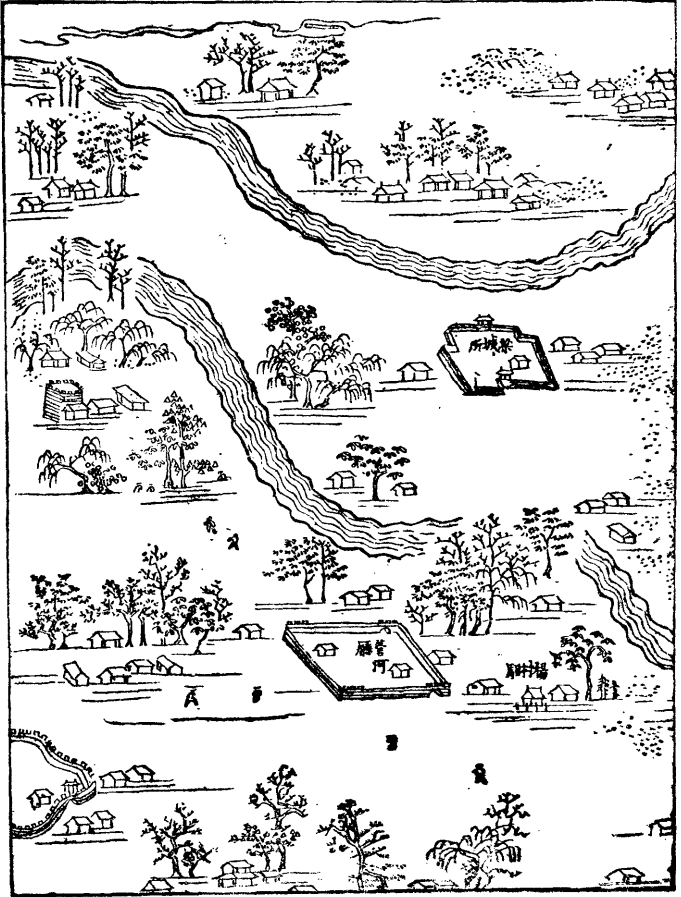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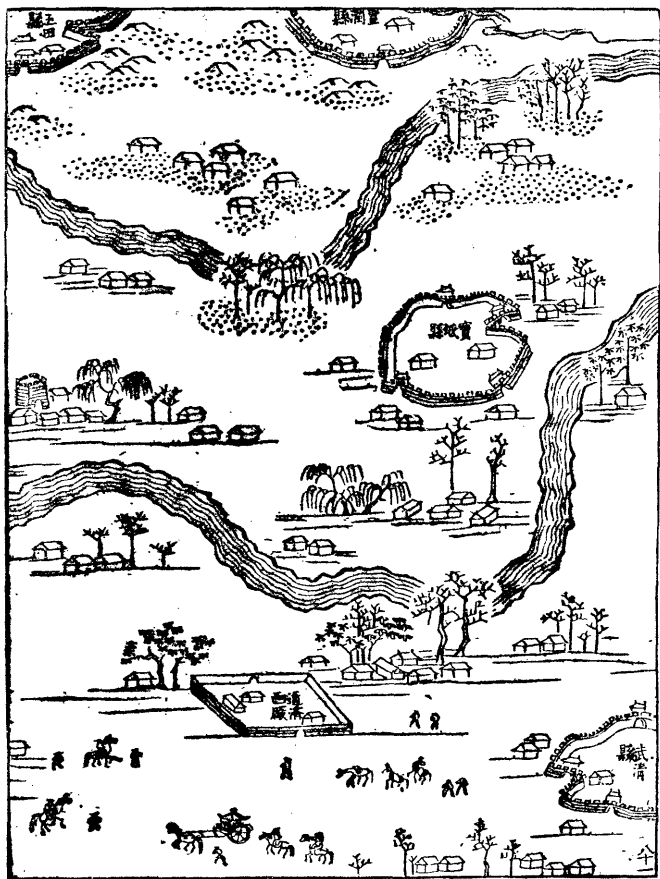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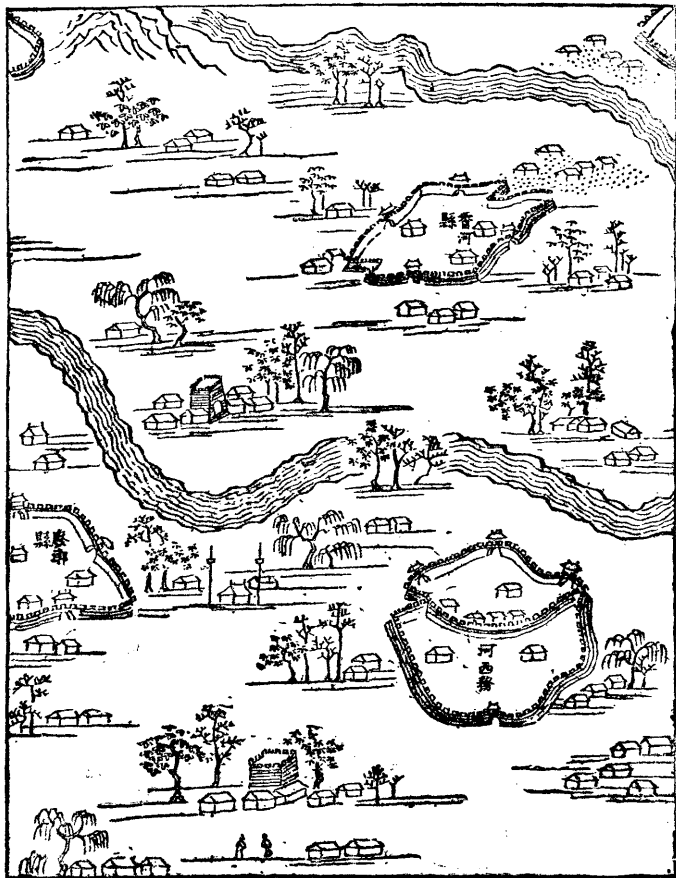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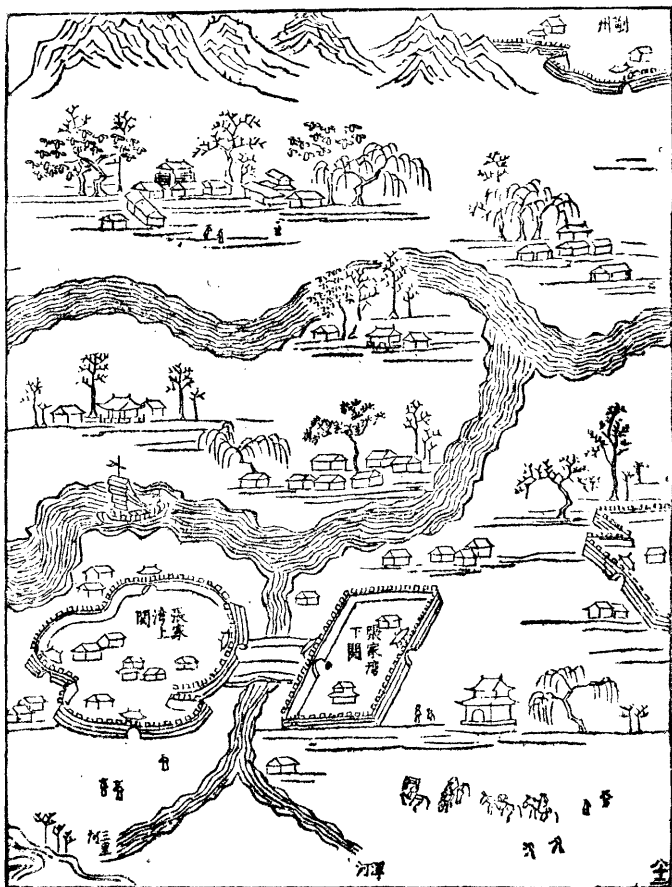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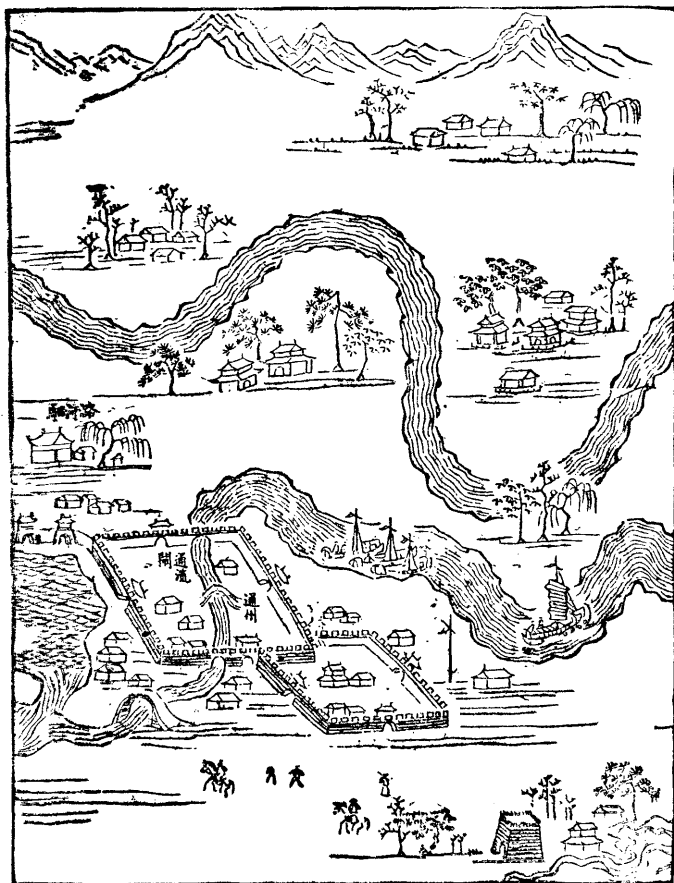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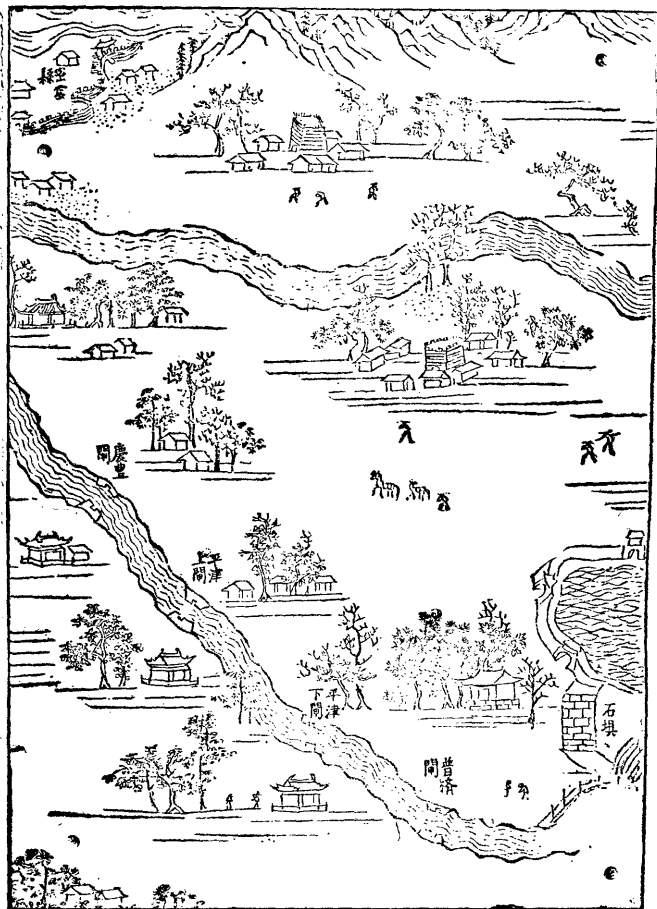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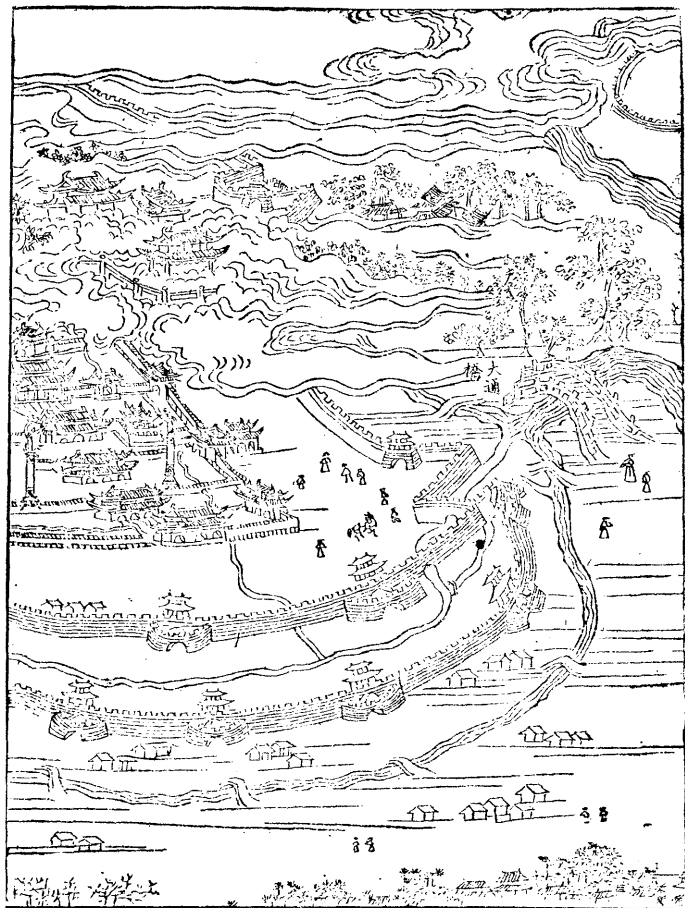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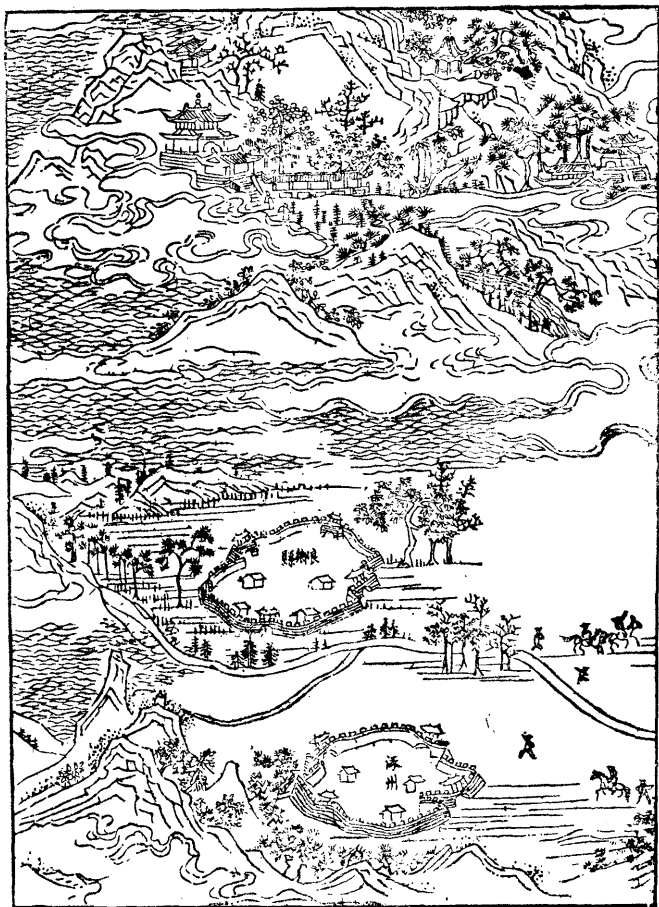






竹水金鑑 漢水江水圖





行水金鑑 漢水江水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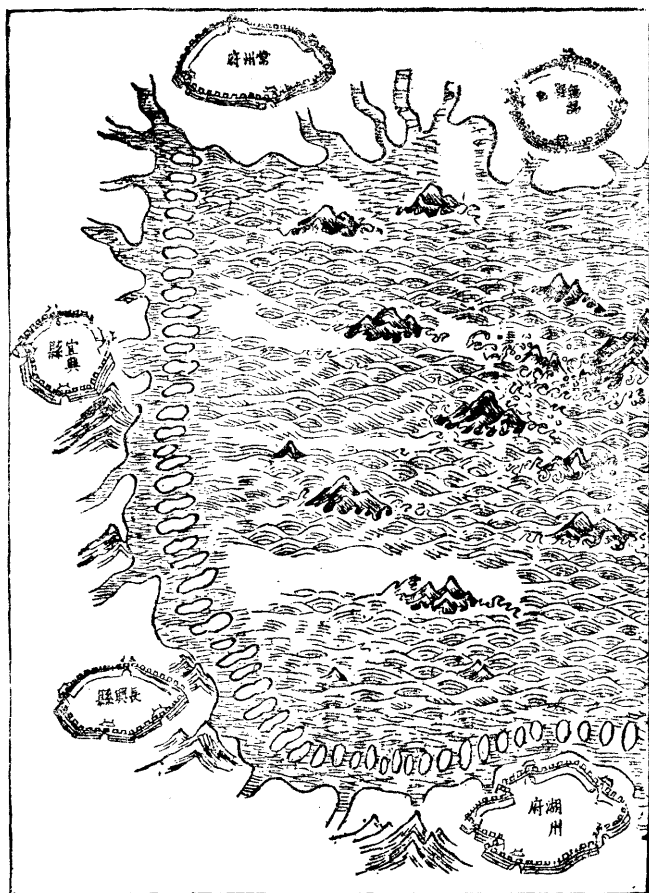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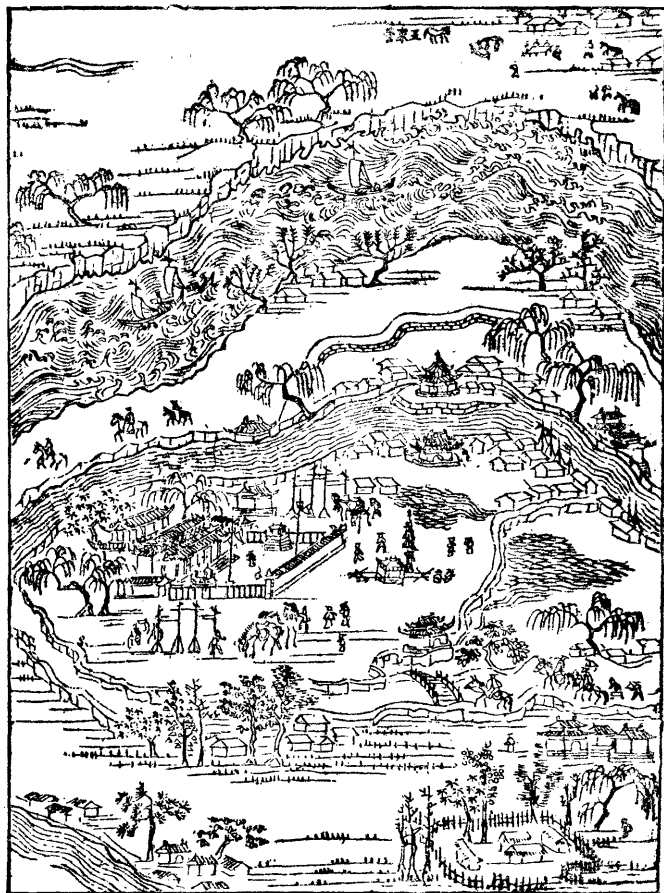
孟子言禹之行水也。行其所無事也。行其所無事。則不與水爭。獨黃運兩河不然。而運河尤甚。吳楚王貫浮江漢。自瓜儀逆流而上。渡淮黃入中河運口。繇中河至山東閘河。卽元之會通河也。明初宋尙書用白老人計。於南旺分水。四分南流。六分北流。皆以智力導引之。然猶慮其淺澀。舟不負重。特設水匱引泉源。分年挑濬。以濟水之不足。於是南接淮泗。北通白衛。俾糧艘銜尾。依期抵通。今水匱召佃居多。泉源大半淤塞。撈淺夫役盡皆裁去。運道每每淺阻。山東猶循故事。三年一大挑。而淮南運河則自靳文襄而後。三十餘年。不言疏濬矣。淮黃水漲。惟以築堤爲事。蓋黃河挾沙而行。流緩沙停。自淮至江。河身日漸淤高。堤在城堞。民廬之上。伏讀先皇帝上諭。有謂治河專以築堤。終屬無益。故居今日而言。江南運河之急先務。唯有遵循文襄公濬船之法。置備器具。分地更番。以濬深河身。使水由地中行而已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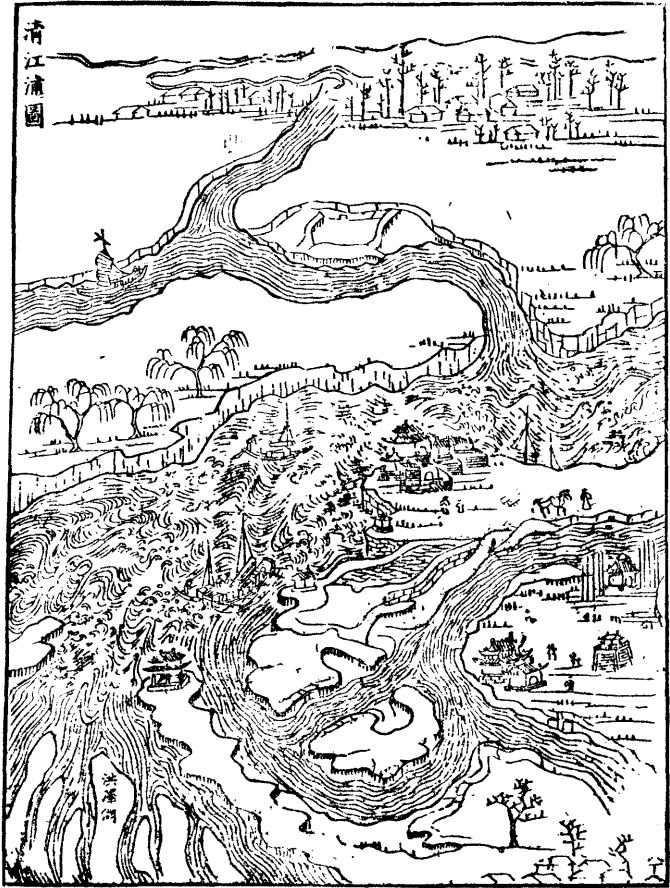
太湖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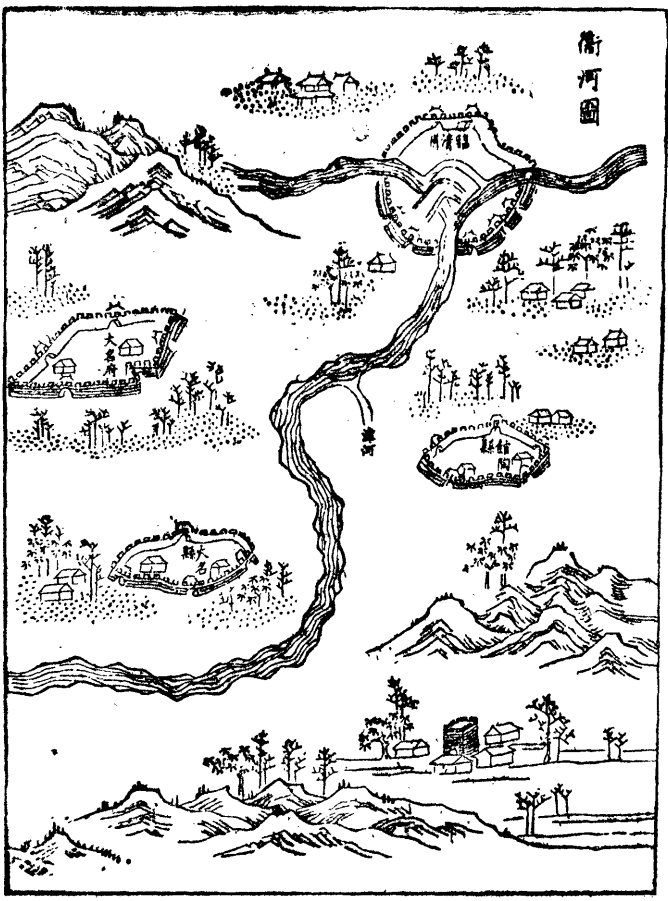
行水金鑑 漢水江水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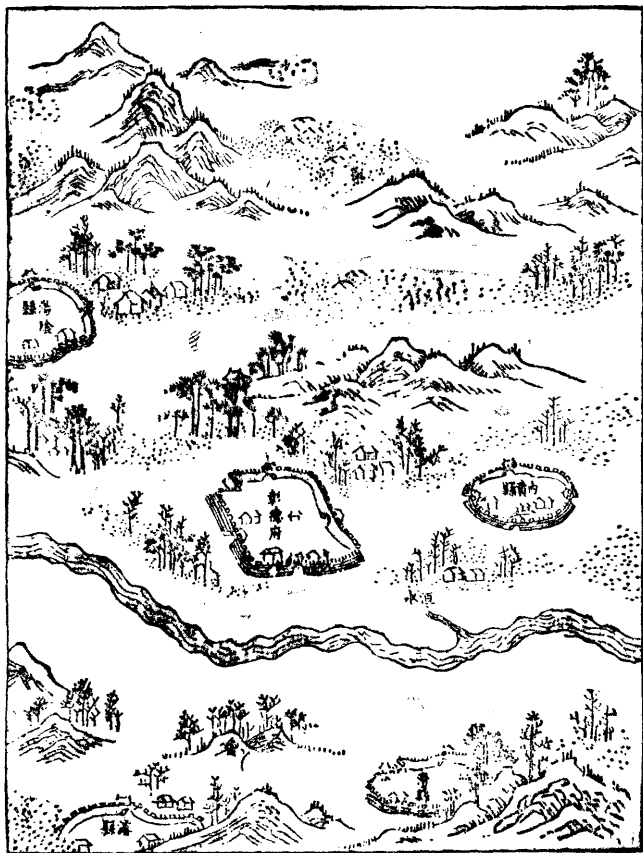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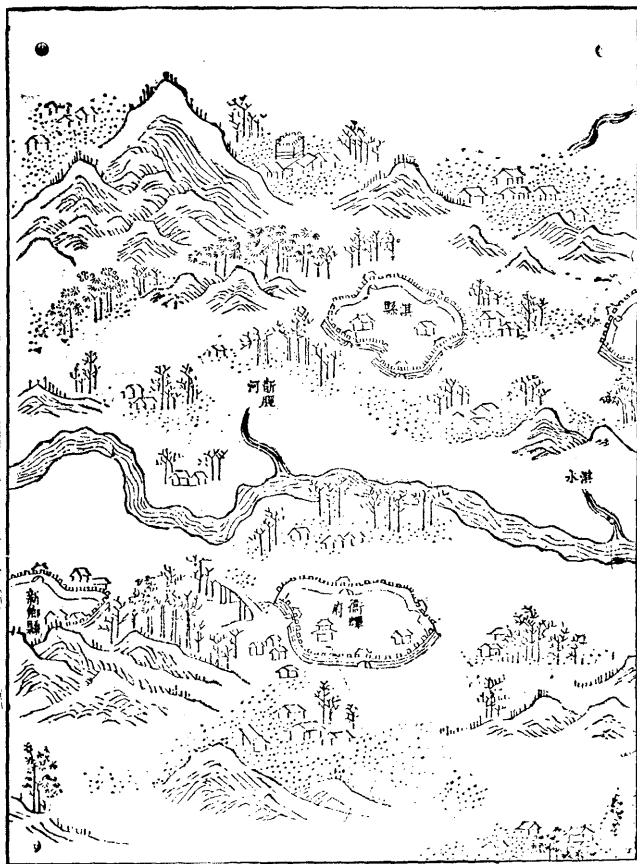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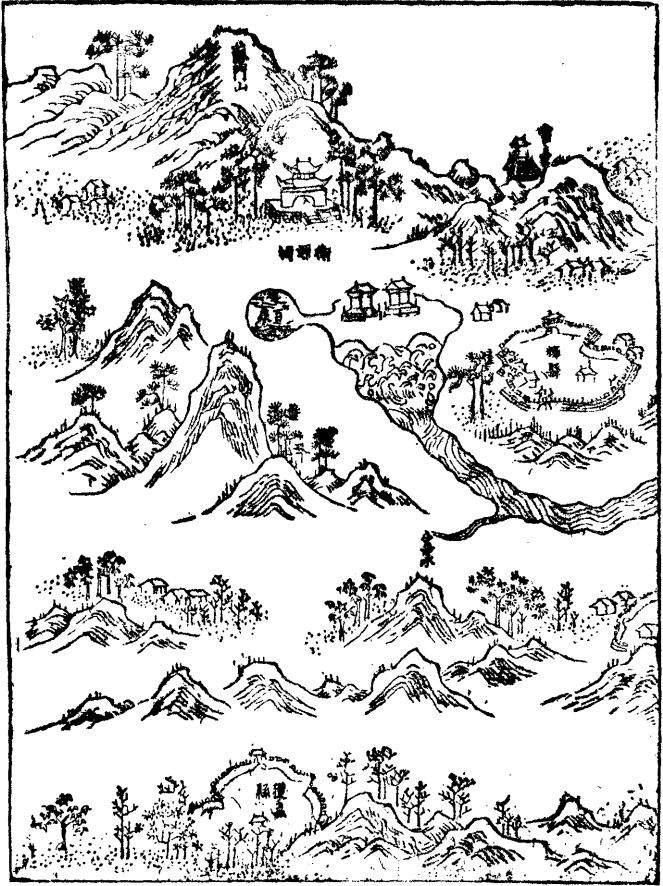


衛河圖













太湖吐吸江海。包絡蘇常湖三州。運河每與湖之消長爲利害。若依古制。沿湖隄各置閘版。以時啓閉。備水旱。官主其事。爲利更溥。不則頗爲三州之害。清江浦。明平江伯陳瑄所鑿。爲運道鎖鑰。總河及道廳諸行署皆在焉。衛河自發源至汶河會流處。約計千里。諸水注之。所歷州縣。皆有工程。自臨清板閘以北。藉以濟運。禹王臺爲減中河水勢而設。里俗傳會神禹治水時。鑿山引沫水。復建此臺。以爲扼塞。沂邳邳宿諸州縣並賴之。亦要害也。各自爲圖。以殿諸運河之後。

行水金鑑卷第一

中憲大夫分巡淮揚等處地方兼理漕務海防河道鹽法
屯田事務江南提刑按察使司副使加十一級傅澤洪錄

河水

導河積石至於龍門。禹貢

釋水云。河千里。一曲一直。則河從積石北行。又東乃南行。至於龍門。漢書西域傳云。河有兩源。一出蔥

嶺。一出于闐。于闐在南山下。其河北流與蔥嶺河合。東注蒲昌海。蒲昌海一名鹽澤。又云。于闐之西。水

東。水東流。注鹽澤。河源出焉。去玉門陽關三百餘里。廣袤三百里。其水停居。冬夏不增減。皆以為潛行地下。南出

於積石為中國河。孔穎達尚書疏。

漢孔氏曰。施功發於積石。或鑿山。或穿地。或通流。此說不然。使自積石而下。龍門而上。果有鑿山穿地

之迹。則經無緣略而不載也。林之奇尚書全解。

禹不言河源。惟記積石。吾第論其所記。不必求其所不言也。龍門而上。積石而下。地高而水不為患。禹

功所不加。故不言也。傅寅禹貢集解。

導者。循行之謂。先儒皆以為施功。故其說多誤。洪水為帝都切近之災。龍門未關。而先從事於積石。舍

近圖遠無是理也。漢志金城郡河關縣下云：積石山在西南羌中。河水行塞外，東北入塞內。漢河關縣在

塞外。

西域傳云：鹽澤水潛行地下，南出於積石，為中國河。後漢縣屬隴西郡。志云：積石山在西南河

水出此。禹貢之積石也。段熲傳：自張掖追西羌，且鬪且行，四十餘日，至河首積石山，出塞二千餘里。唐書侯君集等追吐谷渾王伏允至星宿川，又達柏海，北望積石山，觀河源之所出，是皆河關縣西南羌

中之積石。自隋大業二年，平吐谷渾於赤水城，置河源郡，以境有積石山名。唐儀鳳二年，改置河源軍。

在鄯州西百二十里。鄯州即西平郡治湟水。縣，今為西寧衛治。又於澆河故城置積石軍，在廓州西南百五十里。廓州治化城縣，其故城

在今西寧衛南百八十里。元和志云：積石軍西臨大澗，北據黃河，即隋澆河郡所治。而積石之名，遂移於塞內。杜氏通典云：積石山在今西平郡龍支

縣南，即禹貢導河積石。蔡傳承其誤曰：地志積石在金城郡河關縣西南羌中，今鄯州龍支縣界也。閻

百詩為之辯曰：漢河關縣，宣帝神爵二年置。後梁呂光龍飛二年，克河關，凡四百五十七年為郡縣。後

沒入吐谷渾，遂不復。況積石又在其西南羌中乎？當在漢西海郡之外，是真當日大禹導河處。龍支縣

近在今西寧衛東南八十里。本漢金城允吾音鉛縣地。後漢為龍耆音支城。元和志：積石山在龍支縣

西九十八里，南與河州枹罕音爭縣分界。枹罕今臨洮府之河州。積石山在州西北七十里。積石關則

又在西北百二十里。所謂兩山如削，河流經其中，是較禹所導之積石河隔千有餘里。豈在其縣界者

乎？縣界之積石乃小積石山，即酈注之唐述山耳。大小積石之名，莫明辨於唐人。魏王泰曰：大積石山

在吐谷渾界。小積石山在枹罕縣西北。張守節曰：河自鹽澤潛行入吐谷渾界。大積石山又東北流至小積石山。李吉甫曰：河出積石山西南羌中。今人目彼爲大積石。此爲小積石。然則蔡傳當云何。曰：引地志下當云：今鄯州西南塞外山也。漢在羌中。唐在吐谷渾界。今河州枹罕縣。鄯州龍支縣界。有積石山。雖河所經。非禹所導者。按吐谷渾本遼東鮮卑種也。東晉初。徙居枹罕。宋景平中。其子孫有阿豺者。升西疆四十五里。據有甘松之南。洮水之西南。極於白蘭。其地東西三千里。南北千餘里。党項羌在北。析支之地。漢時燒當羌亦嘗居之。白蘭者。羌之別種也。其地皆與吐谷渾接。吐谷渾在河湟之間。即先零燒當諸羌故地。積石在其西南。南枕賜支河曲。禹導河自此始。渭按應劭云：析支東去河關千餘里。河首積石。南枕析支。則縣距此山亦千餘里。可知矣。自東晉後。縣爲吐谷渾所據。遂以枹罕爲華戎之界。故唐初太子賢注後漢書。誤認龍支之積石。爲禹貢之積石。後漢桓帝紀。延熹二年。燒當等八種羌叛。寇隴右。護羌校尉段熲追擊於羅亭。破之。注云：東觀記曰：追到積石山。即興羅亭相近。今鄯州。三年。燒當羌叛。段熲追擊於積石。大破之。注云：積石山在今鄯州龍支縣南。即禹貢導河積石是也。而中葉已知其非。獨杜佑不審耳。宋咸平四年。眞宗指甘沙伊涼等州圖。謂輔臣曰：此圖載黃河所出之山。乃在積石外。與禹貢所述異。蓋亦以龍支之積石爲禹迹也。蔡氏承誤以釋經。學者宗之。故元都實窮河源。仍以廓州西南之積石州爲積石。州即唐積石軍。而至正中。修宋史河渠志。亦云：黃河自貴德西寧之境。至積石。經河州。昔郭景純注山海經曰：名實相亂。莫矯其失。習非勝是。終古不悟。此之謂矣。漢志馮翊夏陽縣下云：禹貢龍門山在北。劉昭注補郡國志云：太史公曰：遷生龍門。韋昭謂在縣北也。水經注引魏土地記曰：梁山北有龍門山。後魏志夏陽縣有龍門山。隋改縣曰韓城。今

西西安府韓城縣也。

故括地志云龍門山在韓城縣北五十里。此河西之山東與壺口隔水相望。通典云同州韓

城絳州龍門二縣有龍門山即禹所鑿是河東亦有龍門山矣。然經所謂龍門在雍域不在冀域。孔疏

謂積石在龍支。又據釋水之文。故云至龍門三千餘里。然其實不止於此。約計有四千三百餘里。若禹

貢之積石更在龍支縣西南塞外一千二百餘里。則自積石至於龍門當有五千五百餘里也。龍門以

下記河行方向甚詳。而其上絕不言方向。蔡傳云荒遠其所略也。今按龍門以上禹功所不加。故數千

里之河總括為一句。河自積石東北流。至寧夏折而北。至廢豐州折而東。至東受降城折而南。方向不

一。難於屬辭。故略之。非為荒遠也。河自積石至於龍門。所行皆雍州之域。不可謂荒遠。宋人見朔方西

涼不入其版圖。遂以荒遠目之。胡渭禹貢

雜指。

河水東入塞。過敦煌酒泉張掖郡南。水經

河自蒲昌有隱淪之證。重源出於積石之山。山海經曰積石之山。其下有石門。河水冒以西南流。是山

也。萬物莫不有焉。禹貢所謂導河自積石也。山在西羌中。司馬彪曰西羌者自析支以西。濱於河首。左

右居也。河水屈而東北流。徑於析支之地。是為河曲矣。應劭曰禹貢析支屬雍州。在河關之西。東去河

關千餘里。羌人所居。謂之河曲羌也。東北逕歷敦煌酒泉張掖南。地理風俗記曰敦煌酒泉其水甘若

酒味故也。張掖言張國臂掖。以威羌狄。酈注 敦煌今肅州西八百里。廢沙州。酒泉今肅州。張掖今甘肅州。

又東自河曲。逕西海郡南。水經

漢平帝時。王莽秉政。欲耀威德。以服遠方。諷羌獻西海之地。置西南郡。築五縣。周海亭燧相望。莽篡政

紛亂。郡亦棄廢。

酈注 漢志 金城臨羌縣西北塞外。有僊海鹽池。古音西與僊同。僊海即西海也。一名卑禾羌海。允谷鹽池是也。郡治龍夷城在臨羌新縣西三百十里。元和志云鄯州西至西海三百七十里。龍夷城即今西

北三百五十里威戎城也。今爲西寧衛西塞外地。臨羌故城在衛西二百八十里浩亶河南。見錐指。後倣此。

又東逕允川而歷大榆小榆谷北。水經

羌迷唐鍾存所居也。永元五年。貫友代聶尙爲護羌校尉。攻迷唐。斬獲八百餘級。收其熟麥數萬斛。於逢留河上築城。以盛麥。其作大船於河峽。作橋渡兵。迷唐遂遠依河曲。永元八年。迷唐復與鍾存東寇而還。十年。謁者王信耿譚西擊迷唐。降之。詔聽還大小榆谷。迷唐種人以漢造河橋。兵來無時。故地不可居。復叛居河曲。與羌爲讐。種人與官兵擊之。允川去迷唐數十里。營止。遣輕兵挑戰。因引還。迷唐追之至營。因戰。迷唐敗走。於是西海及大小榆。無復聚落。險糜相曹鳳上言。建武以來。西戎數犯法。常從燒當種起。所以然者。以其居大小榆谷。土地肥美。又近塞內。與諸種相傍。南得鍾存。以廣其衆。北阻大河。因以爲固。又有西海魚鹽之利。緣山濱水。以廣田畜。故能強大。常雄諸種。今黨援壞沮。親屬離叛。其餘勝兵。不過數百。宜及此時。建復西海郡縣。規固二榆。廣設屯田。隔塞羌胡交關之路。殖穀富邊。省輸轉之役。上拜鳳爲金城西部都尉。遂開田二十七部。夾河與建威相首尾。後羌反。遂罷。

酈注 允川在西寧衛西南塞外。

大小榆谷即唐之九曲也。東去積石軍三百里。水甘草良。宜畜牧。睿宗時。楊矩為鄯州都督。奏請黃河九曲之地。以為金城公主湯沐之所。吐蕃既得。頓兵畜牧。又與唐境接近。自是復叛。至天寶中。哥舒翰為隴右節度使。復收九曲。置澆河。洮陽二郡。高適作九曲詞以美其功。

又東過隴西河關縣北。洮水從東南來。流注之。水經隴西今臨洮府。河關縣在今河州西。

河水又逕沙州北。段國曰澆河。段國沙州記云。洮水與墊江水俱出壘臺山。而此注澆水。知洮字乃傳寫之誤耳。西南一百七十里。有黃沙。沙南北

一百二十里。東西七十里。都不生草木。周迴數百里。沙州於是取號焉。地理志曰。漢宣帝神爵二年。置

河關縣。蓋取河之關塞也。酈注

又東北流入西平。經誤作卑。郡界左合二川。南流入河。又東北濟川水注之。水經

水西南出濫瀆。東北流入大谷。謂之大谷水。北逕澆河城西南。北流注於河。酈注後漢建安中。析金城郡臨羌等縣置西平郡。治西都縣。

後魏置鄯州。隋改縣曰湟水。其故城即今西寧衛治。元和志云。湟水縣本漢破羌縣地。

東又逕澆河故城北。水經

有二城。東西南角。東北去西平二百二十里。酈注南涼禿髮烏孤以河南地為澆河郡。治此城。唐於此復置澆河郡。其東為積石軍。

又東逕石城南。左合北谷水。水經

昔段熲擊羌於石城。投河墜坑而死者八百餘人。即於此也。酈注後魏石城縣。廢帝改化隆。唐改化城。廓州治焉。元和志云。黃河在縣南八十里。

又東北逕黃河城南。水經

西北去西平二百一十七里。酈注 黃河廣遠二城俱在廓州境內。

又東北逕廣遠城北。又合烏頭川水。水經

水發遠川。引納支津。北逕城東。而北流注於河。酈注

又東逕邯川城南。水經

城之左右。歷谷有三水。導自北山。南逕邯亭。注於河。酈注 廢廓州城東南。有邯川城。禿髮儁檀所置邯川護軍也。

又東臨津谿水注之。水經

水自南山北逕臨津城西。而北流注於河。酈注

又東逕臨津城北。白土城南。水經

十三州志曰。左南津西六十里。白土城。城在大河之北。而為緣河濟渡之處。北魏涼州刺史郭淮破羌

遮塞。魏志作塞。於白土。即此處矣。酈注 臨津城在今河州西北一百二十里。隋曰臨津關。大業五年。自將伐吐谷渾。出臨津關。渡黃河。至西平。即此城也。白土城在今西寧衛南。

又東左會白土川水。水經

水出白土城西北下。東南流逕白土城北。又東南注於河。酈注

又東北會兩川。右合二水。水經

參差夾岸連壤。負險相望。河北有層山。山甚靈秀。山峯之上。立石數百丈。亭亭桀豎。競勢爭高。遠望巒

巖若攢圖之托霄上。其下層巖峭舉。壁岸無階。縣巖之中。多石室焉。室中若有積卷矣。而世士罕有津逮者。因謂之積書巖。巖堂之內。每時見神人往還矣。蓋鴻衣羽裳之士。練精餌食之夫耳。俗人不悟其仙者。乃謂之神鬼。彼羌目鬼曰唐述。復因名之唐述山。下崖有水。導自是山。谿水南注河。謂之唐述水。
翻注 西寧衛東南八十里。有龍支故城。本漢允吾縣地。後漢置龍耆城。和帝以曹鳳為金城西部都尉。屯龍耆是也。後魏於此置北金城縣。西魏改曰龍支。元和志。積石一名唐述山。今名小積石山。在鄯州龍支縣西九十八里。河州枹罕縣北七十里。黃河在龍支縣西南六十里。枹罕縣北五十里。

又東得野亭南。水經

又東北流得研川。謂之研川水。又東北注於河。謂之野城口。翻注

又東歷鳳林北。水經

鳳林山名。五巒俱峙。秦州記曰。枹罕原北名鳳林川。川中則黃河東流也。
翻注 鳳林在今河州北。隋志。枹罕縣有鳳林山。元和志云。在縣北三十里。

又東與灘水合。水經

水導源塞外羌中。又東北逕石門口。山高峻絕。對岸若門。疑即臯蘭山門也。漢武帝元狩三年。驃騎霍去病出隴西。至臯蘭。應謂是山之關塞也。又東逕白石縣故城南。又東逕白石山。又東逕枹罕縣故城南。又東北出峽。北流注於河。地理志曰。灘水出白石縣西塞外。東至枹罕入河。
翻注 元和志石門山在鳳林縣北二十八里。灘水西

去縣二百步。枹罕故城即今河州治。白石故城在州西。

又逕左南城南。水經

十三州志曰：石城西一百四十里，有左南城。酈注：左南城今在西寧衛東南。

又東逕赤岸北。水經

即河夾岸也。秦州記曰：枹罕有河夾岸，岸廣四十丈。義熙中，乞佛於此河上作飛橋，橋高五十丈。三年

乃就。酈注：河夾岸即今臨洮府河州西北赤岸成是。

又東洮水注之。水經

地理志曰：水出塞外羌中。沙州記曰：洮水與墊江水俱出嶺臺山，山南即墊江源，山東則洮水源也。嶺臺西傾之異名也。洮水東北流吐谷渾中，吐谷渾者，始是東燕慕容之枝庶，因氏其字，以為首類之種號也。洮水又東北流，逕曾城北，又東逕臨洮縣故城北，又西北逕降狄道故城，東有濫水，馬援為隴西太守，為狄道開渠引水，種秬稻，而郡中樂業，即此水也。濫水又西北流，逕注於洮水，洮水右合二水，右會大夏川水，水出西山，二源合舍而亂，又東逕大夏縣故城南，又東北出山，注於洮水，又北翼帶三水亂流，北入河。地理志曰：洮水北至枹罕，東入河是也。酈注：曾城即臨潭故城，在今洮州衛西南七十里。元和志云：城東北二面並枕洮水。臨洮縣故城，即今岷州衛治。降狄道故城，即今臨洮府西南狄道故城也。元和志：大夏縣西北至河州七十里。大夏川水經縣南，去縣十步。近志云：大夏河即灑水，謬也。

又東過金城允吾縣北。水經

金城郡治也。南有湟水。出塞外。東南流逕龍夷城。故西零之地也。又東南逕卑禾羌海。世謂之青海。東去西平二百五十里。湟水東流逕湟中城北。故小月氏之地也。又東逕臨羌縣故城北。又東逕臨羌縣故城南。又逕西平城北。又東逕樂都城南。東流又合來谷乞斤流二水。左會陽非流谿細谷三水。東逕破羌縣故城南。又東與閣門河合。即浩亶河也。又東逕允吾縣北。又東逕允街縣故城南。又東逕枝陽縣。逆水注之。逆水又東逕枝陽縣故城南。東南入於湟水。地理志曰。逆水允吾東至枝陽。入湟河。又東流注於金城河。即積石之黃河也。水名湟河。亦謂之樂都水。出青海東北亂山中。東南流至蘭州。西南入黃河。今蘭州本漢金城縣。允街枝陽今皆在蘭州境。

又東逕石城南。水經

謂之石城津。闕駟曰。在金城西北矣。又東南逕金城縣故城北。十三州志曰。大河在金城北門。東流有梁泉注之。酈注。石城在今蘭州西。金城縣故城。即今蘭州治。

又東過榆中縣北。水經

昔蒙恬為秦北逐戎人。開榆中之地。地理志曰。金城郡之屬縣也。酈注。榆中在今蘭州東北。

又東過天水北界。水經

苑川水出勇士縣之子城南山東北流歷此城川世謂之子城川又北逕牧師苑故漢牧苑之地也有東西二苑城相去七里西城即乞佛所都也又北入於河也如瀑布然土人沿山引水灌田甚廣衛西二百里有勇士縣故城

又北過武威媼圍縣東北水經

河水逕其界東北流縣西南有泉源東逕其縣南又東北入河黃河今寧夏中衛西南有溫圍水下流入度溫圍水胡三省曰漢武威郡有媼圍縣此水或因以名媼訛溫也又莊浪所本漢武威郡地宋元嘉十六年魏主肅議伐涼州李順等請自溫圍水以西至姑臧則此水當出媼圍縣界縣在河西莊浪之東南中衛之西南也

又東北過天水勇士縣北水經

地理志曰蒲福也屬國都尉治蒲福當作滿福前漢地志勇士縣注云屬國都尉治滿福水出縣山世謂之二十八渡水東北流谿澗

縈曲途出其中逕二十八渡行者勤於溯涉故因名焉北逕其縣而下注河灃注

又東北過安定北界麥田山河水東北流逕安定祖厲縣故城西北水經

漢武帝元鼎五年幸雍遂踰隴登空同西臨祖厲祖厲音嗟賴河而還即於此也又東北祖厲川水注之水

出祖厲南山北流逕祖厲縣而西北流注於河祖厲故城在今靖遠衛西南一百三十里

又東北逕麥田城西又北與麥田泉水合水經

水出城西北西南流注於河麥田城在今靖遠衛北

又東北逕麥田山西水經

在安定西北六百四十里酈注

又東北逕於黑城北又東北高平川水注之水經

即若水也水出高平大隴山若水谷建武八年世祖征隗囂漢從高平第一城若水谷入即是谷也東

北流逕高平縣故城東又北出秦長城又北逕廉城東又北逕三水縣西西南去安定郡三百四十里

高平川水又北入於河酈注元和志秦長城在高平縣北十里今平涼府莊浪縣西二十里有苦水川自靜寧州流入又北入鐘原縣界為高平川高平故城在今平涼府固原州西二里

又東北逕胸卷縣故城西水經

地理志曰河水別出為河溝東至富平北入河河水於此有上河之名也酈注胸卷音旬箇故城在今寧夏中衛東唐為靈州鳴沙縣地

又北過北地富平縣西水經

河側有兩山相對水出其間即上河峽世謂之為青山河水歷峽北注枝分東出酈注富平縣即今靈州西南一百四十里峽口山是

又北逕富平縣故城西水經

秦置北地都尉治縣城南酈注今靈州所西有富平縣故城

又北薄骨律鎮城水經

又北薄骨律鎮城水經

城在河渚上。赫連果城也。桑果餘林。仍列洲上。

鄠注 薄骨鎮城在今蘭州所境。唐朝方節度治所。元和志。靈州理迴樂縣本漢富平縣。縣枕黃河。後魏刁雍爲薄骨律鎮將。

上表請開富平西三十里艾山舊渠。通河水。溉公私田四萬餘頃。人大獲其利。又薄骨律渠在縣南六十里。溉田千餘頃。靈武縣東南至靈州十八里。黃河自迴樂縣界流入。漢渠在縣南五十里。從漢渠北流四十餘里。始爲千金大陂。其左右又有胡渠。御史百家等入渠。溉田五百餘頃。按五代唐長興中朔方帥張希崇亦引河渠。與屯田。以省漕運。民夷愛之。今靈州所境。田多沃饒。恆無嘆涸之患。賴黃河之灌溉也。

又逕典農城東。又逕北典農城東。水經 二城皆上河與農都尉馮參所治也。在今靈州所界。

又東北逕廉縣故城東。水經 廉縣。漢屬北地郡。其故城當在今靈州所西南。

又北與枝津合。水經

水受大河。東北逕富平城。所在分裂。以溉田圃。北流入河。今無水。鄠注

又東北逕渾懷鄣西。水經

地理志曰。渾懷都尉治塞外者也。太和初三齊平。徙歷下民居此。遂有歷地之名矣。鄠注 元和志。懷遠縣在靈州東北。隔河

一百二十里。廢靈武城在縣東北。隔河一百里。其城本蒙恬所築。古謂之渾懷鄣。

又東北歷石崖山西。水經

山石之上。自然有文。盡若戰馬之狀。亦謂之畫石山。鄠注 石崖山在今平羅所東。

又北過朔方臨戎縣西。又北逕臨戎縣故城西。水經

河水東北逕三封縣故城東。十三州志曰。在臨戎縣西一百三十里。臨戎縣舊朔方郡治。鄠注 三封屬朔方郡。其故

城在今榆林衛界。廢夏州西南。長澤縣北二十里。

又北有枝渠東出。謂之銅口。東逕沃野故城南。水經

枝渠東注以灌田。所謂智通在我矣。酈注元和志沃野故城在大德軍城北六十里。即後魏六鎮從西第一鎮也。刁雍上表云。臣鎮去沃野鎮八百里。道多深沙。輕車往來。猶以為難。

又北屈為南河出焉。又北迤西。溢於窳渾縣故城東。水經

西部都尉治。有道自縣西北出雞鹿塞。酈注漢甘露三年。董忠送韓邪單于出雞鹿塞。後漢永元初。竇憲出雞鹿塞伐匈奴是也。窳渾縣故城今在廢夏州西北。

又屈而東流為北河。水經漢元朔二年。衛青絕梓嶺。梁北河。杜佑曰。河經靈武郡西南。便北流。凡千餘里。過九原郡。乃東流。漢人謂之西河。自九原以東。漢人謂之北河。然北河之名。秦已有之。史記

惠文王後五年。游北河。昭襄王十八年。又之上郡北河是也。

東逕高闕南。水經

史記趙武靈王自代。並陰山下至高闕為塞。山下有長城。長城之際。連山刺天。其山中斷。兩岸雙闕。善

能雲氣。望若闕焉。節狀表目。故有高闕之名。自闕北出荒中。闕口有城。跨山結局。謂之高闕戍。上古迄

今。常置重捍。以防塞道。漢元朔四年。衛青將十萬人。敗右賢王於高闕。即此處也。又東逕臨河縣故城

北。酈注高闕在廢豐州城西黃河外。劉昫曰。高闕北距大磧口三百里。臨河故城在今榆林衛西北。

自臨河縣東逕陽山南。水經

漢書注。陽山在河北。指此山也。南屈逕河目縣。左北假。地名自高闕以東。夾山帶河。陽山以西。皆北假

也。史記秦使蒙恬將十萬人北擊胡。度河所。高闕據陽山北假中是也。北河又南合南河。上承西河。東

逕臨戎縣故城北。又東逕臨河縣南。又東逕廣牧縣故城北。流二百許里。東流入河。臨戎縣故城在今

陰山也。山在中國之極北。故名陰山。水北曰陽山。在河水之北。故亦謂之陽山。徐廣云。陰山在河南。陽山在河北。

非也。漢書侯應曰。北邊塞至遼東。外有陰山。東西千餘里。草木茂盛。多禽獸。本冒頓依阻其中。治作弓矢。求出

爲寇。是其苑囿也。孝武出師征伐。斥奪此地。攘之於塞北。建塞徼。起亭隧。築外城。列屯戍以守之。然後邊境得

用少安。計陰山綿亘千餘里。直抵遼東。非河南所能容。益信徐說之謬。括地志云。五原郡河目縣故城在北假中。北

假在河北。屬勝州銀城縣。漢書王莽傳云。五原北假。膏壤殖穀。臨戎縣見前。廣牧縣故城在榆林衛地界。

又東逕馬陰山西。水經

史記晉義曰。五原安陽縣北有馬陰山。酈注安陽縣在今山西蔚州界。

又東南逕朔方縣故城東北。水經

詩所謂城彼朔方也。漢元朔二年。大將軍衛青取河南地爲朔方郡。使校尉蘇建築朔方城。卽此。酈注

朔方郡治。元和志。什真故城在夏州朔方縣理北。卽漢朔方縣之故城。自漢至今。常爲關中根植。什真之號。蓋蕃語也。

自朔方東轉逕渠搜縣故城北。水經

地理志曰。朔方有渠搜縣。中部都尉治。又逕西安陽故城。又東逕田辟城南。酈注朔方中部都尉治。在廢

陽故城在廢豐州東北。漢志五原郡成宜縣下云。中部都尉治原亭。西部都尉治田辟。辟讀曰壁。原亭田辟。蓋皆縣界之地名。

又東逕成宜縣故城南。水經廢豐州界有成宜縣故城。

又東逕原亭城南。水經

十三州志曰。中部都尉治。屬注

行水金鑑卷第二

河水

河水又東逕宜梁縣故城南。水經

五原西南六十里。世謂之石崖城。酈注：廢豐州東。有宜梁縣故城。

又東逕穉陽城南。水經

東部都尉治。逕河陰縣故城北。又東逕九原縣故城南。秦始皇置九原郡治此。漢武帝元朔二年更名

五原也。西北接對一城。蓋五原縣之故城也。酈注：穉陽城即穉陽塞。在穉陽縣西北。後漢永元初。竇憲出雞鹿塞。鄧鴻出穉陽塞。即此城。河陰漢屬五原郡。元和志。敬本古

城在中受降城北四十里。鄭虔軍錄曰。時人以張仁愿河外築三城。自古未有。敬本城周一萬八百七十二步。壕塹深峻。亦古之堅守。賈耽古今述曰。以地理求之前代。九原郡城也。

又東過臨沃縣南。又東枝津出焉。又東流石門水南注之。水經

水出石門山。地理志曰。北出石門鄣。即此山也。自鄣東南流。逕臨沃城東。東南注於河。酈注：臨沃屬五原。當在穉陽縣西。

又東逕穉陽縣故城南。水經

地理志曰。自縣北出石門鄣。河水決其西南隅。又東南枝津注焉。水上承大河於臨沃縣。東流七十里。

北溉田南北二十里。注於河。酈注五原東部都尉治。在榆林衛廢勝州西南。漢志朔方縣北出石門郭。得光祿城。太初三年。光祿徐自爲出五原塞。築亭障。西北至盧胸山。謂之光祿塞。即此。按中受

降城本秦九原郡地。唐置天德軍。元和志云。武川城在軍北三百里。後魏六鎮從西第三鎮也。自北出石門障即光祿城。古入匈奴大路。

又東逕塞泉城南而東注。又東過雲中。楨陵縣南。又東過沙南縣北。從縣東屈南。過沙陵縣西。河水屈而流。白渠水注之。南入楨陵縣西北。水經

緣胡山。歷沙南縣東北。兩山二縣之間。南出。余以太和中。爲尙書郎。從高祖北巡。親所逕涉。縣在山南。

北去雲中城一百二十里。縣南六十許里。有東西大山。山西枕河。河水南流。脈水尋經。殊乖川去之次。

酈注塞泉城在今廢勝州界。楨陵即廢東勝州也。其故城在山西平慶衛西北。河東岸沙南故城在四岸沙陵。漢屬雲中郡。緣胡山在今平鹵衛西北。黃河西來。折而南流。處榆林塞外。唐爲勝州地。經文當云。又南逕雲中楨陵縣西。又南逕沙南縣東。則與酈元所見者符矣。

又南過赤城東。又南過定襄。桐過縣西。河水於二縣之間。濟有君子之名。水經

定襄郡。漢高六年置。桓帝十三年。西幸榆中。東行代地。洛陽大賈。齎金貨。隨帝後行。夜迷失道。往投津

長。曰。子封送之。渡河。賈人卒死。津長埋之。其子尋求父喪。發冢舉尸。資費一無所損。其子悉以金與之。

津長不受。事聞於帝。曰。君子也。即名其津爲君子濟。濟在雲中城西南二百餘里。酈注今山西平鹵衛西有君子濟。

又東南左合一水。水經

水出契吳東山。西逕故里南。而北俗謂之契吳亭。其水又西流。注於河。酈注

又南。樹頽水注之。水經

水出東山西南。流逕沃陽縣左。合中陵川亂流。西南與一水合。北俗謂之樹頽水。翻注沃陽。漢雁門西部都尉治。在今平鹵衛

南東

又南。太羅水注之。水經

水源上承樹頽河。南流西轉。逕武縣故城南。十三州志曰。武縣在善無西百五十里。北俗謂之太羅城

水。亦藉稱焉。又西南流注於河。翻注武縣故城。在今繁峙縣界。

又左得滿水口。水經

水出西河郡美稷縣東南流。羌人因水以氏之。漢冲帝時。羌滿狐奴歸化。蓋其渠帥也。又西流。歷於呂梁之山。而爲呂梁洪。其巖層岫衍。澗曲崖深。巨石崇竦。壁立千仞。河流激盪。濤湧波襄。雷潏雲洩。震天動地。昔呂梁未闢。河出孟門之上。蓋大禹所闢。以通河也。司馬彪曰。呂梁在離石縣西。今於縣西歷山尋河。乃無遏阻。至是乃爲河之巨嶮。卽呂梁矣。在離石北以東可二百餘里。翻注平鹵衛西有呂梁山。滿水口當在今太原府河曲縣

西北。天橋峽也。

又南過西河固陽縣東。水經

西河郡漢武帝元朔四年置。固水出上郡白土縣固谷。東逕其縣南。又東逕固陰縣北。東桑谷水注之。

園水又東逕園陰南東流注於河。酈注 今來脂縣西北有園陰故城。園陽當在其東北。園音銀。史記。晉文公攘戎翟。居於園洛之間。即此水。

又東端水入焉。水經

水西出號山。山海經曰。其山木多漆櫟。其草多芎藭。是多冷石。端水出焉。而東流注於河。酈注

又南諸次之水入焉。水經

水出上郡諸次山。山海經曰。諸次之山。諸次水出。是山多木無草。鳥獸莫居。是多衆蛇。其水東逕榆林

塞。世又謂之榆林山。即漢書所謂榆谿舊塞者也。自谿西去。悉榆林之藪矣。酈注 上郡即今陝西延安府綏德州。榆林塞在慶勝州南界。

又南湯水注之。水經

山海經曰。水出上申之山。上無草木。而多礪石。下多榛楛。湯水出焉。東流注於河。酈注

又南逕離石縣西。奢延水注之。水經

水西出奢延縣西南赤沙阜。東北流。又東黑水入焉。又東走馬水注之。水出西南長城北橋山。昔二世

賜蒙恬死於此山。上有黃帝冢。帝崩。唯弓劍存焉。故世稱黃帝仙矣。其水東流。昔段熲追羌出橋門。至

走馬水。聞羌在奢延澤。即此處也。門即橋山之長城門也。其水東北流入長城。又東北注奢延水。又東

入於河。酈注 離石縣今永寧州。奢延故城在廢夏州西南。

又南陵水注之。水經

水出陵川北谿。南逕其川。西轉入河。酈注

又南得離石水口。水經

離石北山南流。逕離石縣故城西。又南出西轉。逕隰城縣故城南。西流注於河。酈注 隰城縣故城在今孝義縣界。

又南過中陽縣西。水經

中陽縣故城在東。東翼汾水。隔越重山。不濱於河也。酈注 中陽縣即今孝義縣界。

又過土軍縣西。水經

吐京郡治故城。即土軍縣之故城也。胡漢譯言。皆譌偽變矣。酈注 今汾州府石樓縣有土軍縣故城。

又南合契水。水經

傍谿東入窮谷。其源也。酈注

又南得大蛇水。水經

發源谿首。西流入河。酈注

又南。又納辱水。水經

山海經曰。辱水出於烏山。其上多桑。其下多楮。陰多鐵。陽多玉。其水東流。注於河。俗謂之秀延水。酈注

又南。過上郡高奴縣東。水經

縣有涑水。肥可難。水上有肥。可接取用之。酈注 今延安府膚施縣北百里有金明城。卽漢高奴縣也。

又南蒲川石樓山。南逕蒲城東。水經

卽重耳所奔之處也。又南歷蒲子縣故城西。今大魏之汾州治。徐廣晉紀稱劉淵自離石南移蒲子者也。酈注 蒲子縣故城在今隰州。

又南過河東北屈縣西。水經

河西南逕北屈縣故城西十里。有風山。上有穴如輪。風氣蕭瑟。習常不止。山西四十里。河南孟門山。淮南子曰。龍門未闢。呂梁未鑿。河出孟門之上。大溢逆流。無有丘陵。高阜滅之。名曰洪水。大禹疏通。謂之孟門。孟門卽龍門之上口也。實謂黃河之巨阨。此石經始禹鑿。河中漱廣。夾岸崇深。傾崖返捍。巨石臨危。若墜復倚。古之人有言。水非石鑿。而能入石。信哉。其中水流交衝。素氣雲浮。往來遙觀者。常若霧露沾人。窺深悸魂。其水崩浪萬尋。縣流千丈。渾洪最怒。鼓若山騰。濬波頽疊。迄於下口。方知慎子下龍門。流浮竹。非駟馬之追也。又有燕完水注之。異源合舍。西流注河。酈注 今吉州北二十里。有北屈故縣。

又南得鯉魚。水經

歷澗東。入窮溪首。便其源也。爾雅曰。鱣鮪也。出鞏穴。三月。則上渡龍門。得渡爲龍矣。否則點額而還。非夫往還之會。何能便有茲稱乎。酈注

又南羊求水入焉。水經

東出羊求川。西逕北屈縣故城南。城卽夷吾所奔邑也。酈注

又南爲採桑津。水經

春秋僖公八年。晉里克敗狄於採桑是也。酈注

又南過皮氏縣西。水經

赤水出西北罷谷川東。謂之赤石川。東入於河。酈注今平陽府河津縣西有皮氏故城。

又南合蒲水。水經

西則兩源並發。俱導一山。出西河陰山縣。又東北與北溪會。同爲一川。東北注河。酈注陰山縣今平陽府界。

又南逕丹水西南。水經

丹陽山東北逕冶東。俗謂之丹陽城。城之左右。猶有遺銅矣。其水東北會白水口。水出丹山東。而西北

注之丹水。又東東北入河。酈注

又南黑水注之。水經

西出丹山東。而東北入於河。酈注

又南至崕谷傍。水經

東北窮澗水源所導也。西南流注於河。翻注

又南洛水自獵山枝分東派。東南注於河。水經

昔魏文侯築館洛陰。指謂是水也。皮氏縣故城在龍門東南。不得延逕皮氏。方屈龍門也。翻注

以今輿地言之。河自大積石山東北流。逕陝西西寧衛西南塞外。至河州西七十里入塞。衛在行都司東南七百餘里。

黃河西自塞外流入。經衛之東南。與河州分水。州在臨洮府西一百八十里。西至生番界七十里。有小積石山。兩崖如削。河流其中。西南去大積石山千餘里。又東北逕州北合灘水。又東北

合洮水。二水已見。又東北逕蘭州西南。湟水合浩疊水。自西來注之。州在臨洮府北二十里。黃河去州二里。關駟所謂金城河也。湟水自州西一百八十里入河。唐書吐蕃傳。湟水出蒙谷。抵龍泉與河合。河之上流由洪濟梁西南行二千里。世舉謂西戎地曰河湟。又東北逕州北。夾河有灘。宜播五穀。又東北逕金縣

北。縣在蘭州東九十里。又東北逕靖遠衛北。舊名靖遠。屬陝西都司。本漢鶻陰縣地。後漢建初中。趙冲追擊叛羌於鶻陰河。即此。衛北有章精山。黃河自金縣亂山中來。至衛西南

百里。烏蘭關。漢祖厲縣地也。唐置烏蘭縣屬會州。有黃河堰。刺史安敬忠所築。以捍河流。又東北逕寧夏中衛南。衛屬陝西都司。黃河去衛十五里。地勢有鳴沙城。西枕黃河。人馬行經此沙。隨路有聲。故號鳴沙。又東北逕靈州所北。所在寧夏衛南少西九十里。本漢靈州富平二縣地。舊志云。北流。亦謂折而北逕寧夏衛東南。衛屬陝西都司。宋為懷遠鎮。乾興二年。李德明城此為興州以居。景祐中。元

衛界三百五十里。黃河去衛四十里。元和志。保靜縣西南至靈州六十里。本漢富平縣地。賀蘭山在縣西五十三里。東望雲山。形勢相接。迤邐向北。經靈武縣。又西北逕保靜縣西。又北逕定遠城西。又東北抵河。其抵河之處。亦名乞伏山。在黃河西。從首至尾有像月形。南北約長五百餘里。真邊城之巨防。山之東。河之西。有平田數千頃。可引水灌溉。如盡收地利。足以贍給軍儲也。顧景范云。自寧夏以上。民多穿渠溉田。而寧夏之利尤博。蓋上流勢少緩。無溢決之患。且泥沙未甚。故引河為宜也。又北逕平羅所東。舊名平慶。在寧夏衛東北一百二十里。河去所十五里。賀蘭山在所西六十里。鎮遠關在所北六十里。又北逕榆

里。舊名平慶。在寧夏衛東北一百二十里。河去所十五里。賀蘭山在所西六十里。鎮遠關在所北六十里。

里。舊名平慶。在寧夏衛東北一百二十里。河去所十五里。賀蘭山在所西六十里。鎮遠關在所北六十里。

里。舊名平慶。在寧夏衛東北一百二十里。河去所十五里。賀蘭山在所西六十里。鎮遠關在所北六十里。

里。舊名平慶。在寧夏衛東北一百二十里。河去所十五里。賀蘭山在所西六十里。鎮遠關在所北六十里。

里。舊名平慶。在寧夏衛東北一百二十里。河去所十五里。賀蘭山在所西六十里。鎮遠關在所北六十里。

林衛西出塞 逕廢豐州西

年。置榆林衛治焉。北至邊牆十里。其外皆戰國時雲中九原地也。黃河自靈州所橫城。堡西折而北。逕寧夏平羅入衛界。廢豐州城在衛西北塞外七百里。本漢朔方郡之廣牧縣。後魏為懷朔鎮。隋始置豐州治九原縣。明初廢。杜佑曰。豐州西至黃河百三十里。北至黃河四十里。東北至黃河八十里。折而東。

逕三受降城南

元和志。三受降城。景雲三年。朔方總管張仁愿置。先是朔方軍北與突厥以河為界。河北岸。有施婆葛。仁愿奏請。乘虛奪取漠南之地。於河北築三受降城。首尾相應。絕其南寇之路。從之。六旬而三城俱就。以拂雲祠為中城。與東西兩城相去各四百餘里。遙相應接。北拓三百餘里於牛頭卒那山。北置烽墩一千八百所。自是突厥不得度山放牧。朔方無復寇掠。減鎮兵數萬人。顧景范云。中城在廢夏州北八百里。西城在廢豐州北八十里。東城在廢勝州東北二百里。今按東城本漢定襄郡之盛樂縣。後魏管郡此。唐置振武軍。元和六年。以韓重華為振武營田和

羅水陸運使。重華請募人為十五屯。屯置百三十人。而種百頃。令各就高為堡。東起振武。轉而西過雲中界。極於中受降城。出入河山之際。六百餘里。屯堡相望。寇來不能為暴。人得肆耕其中。少可以罷漕輸之費。朝廷從其議。秋果倍收。歲省度支錢千三百萬。折而南逕廢勝州東入塞。其東岸則平鹵衛。廢勝州城在榆林衛東北四百五十里。治見韓愈送重華歸所治序。

榆林縣。元和志云。北近榆林。即漢之榆林塞。雲中故城在縣東北四十里。東受降城在縣東北八里。榆林關在縣東三十里。東北臨河。自夏州朔方縣流入。又經河濱縣東十五步。闊一里。不通船楫。即河濱關渡處。名君子津。杜佑曰。勝州東至黃河四十里。北至黃河五里。西北至黃河二十里。平鹵衛在山西大同府西少南二百四十里。明置。本漢雁門郡之武州縣。隋唐以後為朔州地。元和志。黃河在朔州都陽縣西三百里。遼自河西移置勝州於此。曰東勝州。其故城在今衛西北。元志云。唐徙東受降城於綏遠烽南。即今州治也。明洪武初。改建左右二衛。兵民皆耕牧河套中。寇益稀少。二十六年。城東勝。永樂初。移就延綏。其地遂墟。今按自廢豐州西。至廢勝州東。黃河三面圍繞之地。周數千里。謂之河套。周曰朔方。秦曰新秦。漢為朔方郡地。隋唐為豐勝二州地。明為榆林衛北境。自國初舍受降而衛東勝。已失二面之險。其後又撤東勝以就延綏。則外險盡失。寇來莫禦。天順六年。元孽毛里孩阿羅山李羅出三部。始入居河套。屢為邊患。隆慶中。吉能以俺答內附。亦來款塞。因而羈縻之。本朝屬理藩院。榆林新志曰。河套之地。南抵邊牆。北濱黃河。遠者八九百里。六七百里。近者亦一二百里。唯黃甫川之南。焦家坪及娘娘灘羊圍渡口為最近云。

又南逕府谷縣東。其東岸則河曲縣保德州。

府谷在陝西葭州東少北三百四十里。黃河南流逕黃甫川東九里。十八里。黃河在縣西北。府志云。自縣東北故東勝州境。轉而西南流入十里。至縣西北平泉村。復轉西流九十里。至天橋峽。又南流入保德州界。偏頭關在縣東北一百十里。東接鴉角山。西逼黃河。其地東仰西伏。因名偏頭。保德在

行 水 金 鑑 卷二

二五

府西北五百里。黃河在州西北一百一十里。遼西逕神木縣南。又南逕葭州東。其東岸則興縣。葭州在延安府東北一百二十里。黃河去縣西北五十里。興縣在太原府崞州西一百五十里。黃河在縣西五十里。元和志。嵐州合河縣黃河在縣西二里。按今興縣西北五十里。有合河故城。舊志云。山西自河曲至蒲津千五百里。俱鄰陝西。河最狹。而於神木渡河為尤易。

又南逕吳堡縣東。又南逕綏德州東。其東岸則臨縣。永寧州寧鄉縣。吳堡在葭州南八十里。黃河去縣一里。州一百二十里。無定河在州城東。即古奢延水。以潰沙急流。深淺不定。故名。臨縣在延安府東北三百六十里。黃河去縣西八十里。永寧州在府西少北一百二十里。寧鄉在州西南五十里。黃河並在其西。元和志。石州平夷縣黃河西去縣一百四十五里。定胡縣黃河去縣西二百步。按平夷故城即今寧鄉縣治。定胡當在永寧州界。永寧本石州。明隆慶三年。更名。又南逕清澗縣東。又南逕延川縣東。又南逕

延長縣東。其東岸則石樓縣。永和縣。大寧縣。清澗在延安府東北二百三十五里。黃河去縣百里。延川在府東北縣三十五里。元和志。延州延水縣黃河在縣東八里。門山縣黃河在縣東三十五里。延長在府東少南百五十里。黃河去門山故城在府東南一百八十里。石樓在汾州府西少南二百六十里。黃河在縣西九十里。永和在山西平陽府隰川西九十里。黃河在縣西六十里。大寧在州西南九十五里。黃河在縣西六十八里。孟門山在縣西南八十里。與吉州分山。又南逕宜川縣東。其東岸則吉州鄉寧縣。府東南二百

八十里。黃河去縣八十里。元和志。丹州汾川縣西南至州七十里。黃河在縣北七里。河岸頓狹。狀似槽形。鄉人呼為石槽。蓋禹治水。鑿石導河之處。石槽長千步。闊三十步。懸水奔流。驚轟魚鼈。所不能游。汾川故城在今宜川縣東七十里。孟門山在縣東南二十里。黃河西岸。山勢綿延。與吉州孟門山參差相接。即文成故縣西南三十六里。河中之石槽也。吉州在平陽府西二百四十里。黃河在州西六十里。壺口山在州西南七十里。鄉寧在州東南南三十六里。黃河在縣

西七十。又南至韓城縣東北。龍門山在焉。其東岸則河津縣。韓城在西安府同州東北二百里。黃河去縣十五里。龍門山在縣北五十里。河津在平陽府蒲州

東北二百里。黃河在縣西。元和志云。去縣二十五里。即龍門口。三秦記曰。河津一名龍門。水陸不通。魚鼈之屬莫能上。江海大魚集龍門下數千。不得上。上則為龍。故曰曝鱉龍門。此導河積石至於

龍門之所經也。禹貢錙指。遼史。龍門山石壁對峙。高數百尺。望之若門。徵外諸河及沙漠濠水皆於此趨海。雨則弗成。今名。俄頃水踰千仞。晴則清淺可涉。寰宇記。龍門山北有河口。略似龍門而不能通。相傳鯨所鑿。續用

錯開河。

南至於華陰。禹貢

河自龍門南流。至華山北而東行。孔氏傳。

河自積石東北流。至龍門。則折而南流。至於華陰。則折而東流。龍門之南。華陰之南北。卽所謂龍門西河是也。華陰者。華山之北。此山跨梁豫二州之間。其北抵西河。南則曰華陰也。而說者乃謂河之折而東流。其兩河之旁。有二華。故張平子西京賦曰。綴以二華。巨靈夙最。高掌遠蹠。以流河曲。厥迹猶存。其意蓋謂河流至於此。華山橫其前。巨靈擘石分爲二華。使河流出於其間。此蓋好事者爲之也。據經但言南至於華陰。則是河之所經。惟在華山之北而已。安得出於二華之間乎。巨靈之說。怪妄甚矣。孔子之所不語者。爲此也夫。尙書全解。

易氏曰。河至龍門縣。又南流二百里。至陝州。陝州之西北。對河爲華州。華陰縣本漢舊縣。屬京兆尹。太華山在縣南八里。河經太華之北。故曰華陰。地接潼關。故桃林塞。河在關內。衝激關山。故名潼關。王天與尙書纂傳。

龍門縣。今之河津也。北三十里。有瓜谷山堰。貞觀十年築。東南二十三里。有十石壩渠。二十三年。縣令長孫恕鑿。溉田良沃。畝收十石。西二十一里。有馬鞍塢渠。亦恕所鑿。有龍門倉。開元二年置。所以貯渠田入。轉般至京。以省關東之漕者也。此卽漢時河東太守番係之策。史記河渠書所謂河移徙渠。不利

田者不能償種。而唐人當日行之竟獲利。是以知天下無難舉之功。存乎其人而已。謂後人之事。必不能過前人。不亦誣乎。顧炎武日知錄。

河水自皮氏縣西。又南出龍門口。汾水從東來注之。水經

昔者大禹導河積石。疏決梁山。謂斯處也。即經所謂龍門矣。魏土地記曰。梁山北有龍門山。大禹所鑿。通孟津河口。廣八十步。巖際鑿迹。遺功尙存。酈注 汾水篇。汾水出太原汾陽縣北。管涔山東南。過晉陽縣東。晉水從縣東南流注之。又南。洞渦水從東來注之。又南過大

陵縣東。又南過平陶縣東。文水從西來。流注之。又南過寇爵津。又南入河東界。又南過永安縣西。又南過楊縣東。西南過高梁邑西。又南過平陽縣東。又南過臨汾縣東。又屈從縣南西流。又西過長修縣南。又西過皮氏縣南。又西至汾陰縣北。西注於河。

又南右合暘谷水。又南逕梁山原東。水經

水自谿東南流。逕夏陽縣西北。東南注於河。又南自原山東南出。至河。晉之望也。在馮翊夏陽縣之西。臨於河上。山崩壅河三日不流。晉侯以此問伯宗。卽是處也。春秋穀梁傳曰。成公五年。梁山崩。遏河水三日不流。召伯尊。遇輦者不避。使車右鞭之。輦者曰。所以鞭我者。其取道遠矣。伯尊因問之。輦者曰。君親縞素。率羣臣哭之。斯流矣。如其言而河流。酈注 夏陽縣卽今韓城縣地。

又南峒谷水注之。水經

水出梁山東南。注於河。昔韓信之襲魏王豹也。以木罌自此渡。酈注

又南。右合陶渠水。水經

水出西北梁山東南流。又南逕高門南。又東南逕華池南。池在夏陽城西北四里許。高門東去華池三里。又東南逕司馬子長墓。太史公自敘曰：遷生於龍門，是其墳墟所在矣。昔魏文侯與吳起浮河而下，美河山之固，卽於此也。酈注

又西。徐水注之。水經

水出西北梁山東南流。逕子夏陵北。東入河。酈注

又南。逕子夏石室。水經

東南北有二石室。臨側河崖。卽子夏廟室也。酈注 今西安府郃陽縣東有子夏石室。

又南。過汾陰縣西。水經

河水東際汾陰。魏土地記曰：河東郡北八十里。有汾陰城。北去汾水三里。城西北隅曰睢丘。上有后土祠。封禪書曰：元鼎四年。始立后土祠於汾陰睢丘是也。又有萬歲宮。神爵元年。幸萬歲宮。東濟大河。而神魚舞水矣。昔趙簡子沈纒。激於此。曰：吾好聲色。而是子致之。吾好士。六年。不進一人。是過而黜吾善。君子以爲能譴矣。酈注 今平陽府榮河縣北有汾陰故城。

又逕郃陽城東。水經

故有莘邑。爲太姒之國。詩云。在郃之陽。城北有北漢水。城南又有漢水東流。東注於河者。卽郃水也。又南。漢水入焉。水出汾陰縣南四十里。西去河三里。平地開源。潰泉上湧。大幾如輪。深則不測。俗呼之爲漢魁。古人壅其流。以爲陂水種稻。與郃陽漢水夾河中渚上。又有一漢水。皆相潛通。爾雅異出同流。爲漢水。其水西南流。歷蒲坂西。流注於河。酈注。今西安府郃陽縣東四十里。有郃陽故城。

又南逕陶城西。水經

舜陶河濱。皇甫士安以爲定陶也。然陶城在蒲坂城。北城卽舜所都。南去歷山不遠。或耕或陶。所在則可。何必定陶。方得爲陶也。孟津有陶河之稱。蓋從此始之。南對蒲津關。酈注。元和志。陶城在臨晉縣北四十里。卽今平陽府之臨晉縣也。

又南過蒲阪縣西。水經

地理志。縣故蒲也。秦始皇東巡。見有長阪。故加阪也。皇甫謐曰。舜所都也。酈注。今蒲州東。南有蒲阪故城。

又南逕雷首山西。水經

山臨大河。北去蒲阪三十里。尙書所謂壺口雷首者。俗亦謂之堯山。山上有故城。又曰堯城。闕駟曰。蒲阪。堯都。事有似而非。非而似。千載眇藐。非所詳耳。酈注

又南涑水注之。水經

水出河北縣雷首山。縣北與蒲阪分。山有夷齊廟。山南有古冢。陵柏蔚然。攢茂丘阜。俗謂之夷齊墓。其

水亦曰雷水也。西南流。涑水。又西南流。注於河。春秋左傳謂之涑川者也。灇注。涑水篇。涑水出河東聞喜縣東山黍葭谷。又西過周陽邑南。又西南過其縣南。又西南過安邑縣西。又南過解縣東。又西南注於張陽池。注云。涑水又西南逕張陽城東。又西南屬於陂。陂分爲二。東陂世謂之晉興澤。西陂卽張澤也。西北去蒲阪一十五里。

又南至華陰潼關。渭水從西來注之。歷船司空與渭水會。水經

漢書地理志曰。舊京兆郡之屬縣也。左丘明國語云。華岳本一山。當河。河水過而曲行。河神巨靈。手盪脚踢。開而爲兩。今掌足之跡仍存。華巖河在關內。南流潼激關山。因謂之潼關。灌水注之。水出松果之

上。北流經通谷。世亦謂之通谷水。東北注於河。述征記所謂潼谷水者也。灇注。元和志云。關西一里有潼水。因以名關。渭水篇。渭水出

隴西首陽縣渭谷亭南鳥鼠山。又北過襄武縣北。又東過獬道縣南。又東過冀縣北。又東過上邽縣。又東過陳倉縣西。又東逕武功縣北。又東。芒水從南來流注之。渭水又東過槐里縣南。又東。潏水從南來注之。渭水又東北逕黃山宮南。就水注之。渭水又東合田谿水。渭水。又東逕槐里縣故城南。又東合甘水。又東。豐水從南來注之。渭水又東北與鎬水合。渭水又東北逕渭城南。而沉水注之。又東過長安縣北。渭水又東與沉水枝津合。渭水又逕長安城北。又東過鄭縣北。又東過華陰縣北。又東過霸陵縣北。霸水從縣西北流注之。東入於河。注云。春秋之渭納也。水會卽船司空所在矣。地理志。渭水東至船司空入河。今華陰縣東北五十里。有船司空故城。

黃河自鹽澤西來。暨達潼關。其面勢所向。凡四大折。或與北狄分境。或當北狄來路。其初一折。由積石而逕湟中。則鄯蘭也。是一折也。及至靈州西南。遂轉北而行。凡千餘里。比河西岸卽爲涼肅甘沙四郡。是又一折也。迨其北流千里而遙。至九原豐州。則又轉而東流。故豐州北面。正拄大河。是又一折也。豐州之東。爲榆林北境。固抵大河。而河從此州之東。又轉而南。故勝州北東兩面。皆抵大河也。自此而往。直至潼關。皆是河南矣。此又一折也。程大昌北邊備對。

以今輿地言之。河自韓城縣龍門山南流。與汾水合。縣志云。河自龍門而南。距郃陽不百里。河壩多客土。遇潦輒潰。又南逕郃陽縣東。

其東岸則滎河縣臨晉縣。郃陽在陝西同州東北一百十里。黃河去縣四十里。滎河在山西蒲州東北一百二十里。黃河舊在縣西五里。明時漸徙而東。正德二年。遂至城下。今去縣僅七十步。臨晉在州東北

七十里。黃河在縣西三十里。又南逕朝邑縣東。又南至華陰縣東北。與渭水合。其東岸則蒲州。朝邑在同州東三十里。有

臨晉關。華陰在華州東七十里。黃河去縣九十里。蒲州在平陽府西南。四百五十里。黃河舊在州西蒲津門外。明萬曆八年。河決。東齧城闔。蝨石岸以障之。今漸徙而西。去城十餘里有蒲津關。與臨晉關夾河相對。又南逕

雷首山西。至潼關衛北。衛在陝西都司東。明析華陰地置。西至華陰縣界一里。黃河在衛北一里。潼關故城在衛東南四里。左傳所謂桃林之塞。元和志云。自靈寶縣以西。至潼關。皆是。折而

東。是為河曲。春秋文公十二年。秦晉戰於河曲。卽此地。此河水南至華陰之所經。雍州文所稱龍門西河者也。禹貢錐指。

行水金鑑卷第三

河水

東至於底柱。禹貢按底。史記作砥。

底柱山名在西虢之界。孔氏傳西虢今河南府之陝州底柱在州東四十里黃河中。

河自南行至華陰自華陰東行至底柱則東字連華陰而言。禹貢集解。

河水自華陰潼關又東北玉澗水注之。水經

河水自潼關東北流水側有黃卷阪傍絕澗涉此阪以升潼關所謂沂黃卷以濟潼關矣。歷北出東崐。

通謂之函谷關關之直北隔河有層阜巍然獨秀孤峙河陽世謂之風陵戴延之所謂風埽者也。九城志云

女媧墓在今潼關口河灘上屹然介河有木數株雖暴漲不漂沒也。實字記云河東縣三里風陵是女媧之墓。南則河濱玉澗水南出玉溪北流逕皇天原西有漢

武帝思子臺又北逕闕鄉城西北流注於河。關注函谷關在今河南靈寶縣南十一里黃卷潘岳西征賦作黃卷。

又東逕闕鄉城南東與全鳩澗水合。水經

水出南山北逕皇天原東述征記曰全節地名。圖經云全節即漢書全鳩里戾太子死處。其西名桃原古之桃林晉太康地記

曰桃林在闕鄉南谷中其水入河北注於河河北蓋謂河北縣也。關注全節在今河南南陽府闕鄉縣東十里鳩澗西。

又東過河北縣南。水經

縣與湖縣分河。蓼水出襄山蓼谷西南流於河。酈注 河北今山西平陽府芮城縣。湖縣今河南南陽府閩鄉縣。

又東永樂澗水注之。水經

水北出薄山。南流逕河北縣故城西。又南入於河。封禪書稱華山以西名山七。薄山其一焉。酈注 今芮城縣北有河

北故城。薄山在今縣北一十五里。

河水自河北城南東逕芮城。水經

二城之中有段干木冢。魏文侯過其門。式其廬。所謂德尊萬古。芳越來今矣。酈注

又會槃澗。水經

水出湖縣夸父山。北逕漢武帝思子宮歸來望子臺東。又北流入於河。酈注 湖縣故城在今閩鄉縣東四十里。

又東逕湖縣故城北。水經

湖水出桃林塞之夸父山。廣員三百仞。武王伐紂。天下既定。王及岳濱放馬華陽。散牛桃林。卽此處也。

山海經曰。夸父之山。其北有林焉。名曰桃林。其中多馬。湖水出焉。北流注於河。酈注

又東合柏谷水。水經

水出安農縣兩石堤山。北流入於河。酈注

又東。右合門水。水經

門水卽洛水之支流也。東北歷陽華山。山海經所謂陽華之山。門水出焉者也。又北逕宏農縣故城東。城卽故函谷關校尉舊治。終軍棄繻於此。又東得七里澗。澗在陝縣七里。故名。又東合譙水。二源雙導。同注於壑。而西北流注於河。酈注 元和志 曹陽墟 俗名七里澗 在陝縣西南七里 黃河自靈寶界流入 後漢 獻帝東歸至陝 議者欲天子浮河東下 太尉楊彪曰 從此以東有三十六灘 非萬乘所 當從也 乃止。

又東過陝縣北。又西逕陝縣故城南。水經

河北對茅城津。河南卽陝城。昔周召分伯。以此城爲東西之別。戴延之云。城南倚山原。北臨黃河。縣水百餘仞。臨之者咸悚惕焉。西北帶河水。湧起方數十丈。斯水之所以濤波者。蓋史記所云。魏文侯二十六年。虢山崩。壅河所致耳。酈注 今陝州治 卽陝縣故城 古焦國也 茅津亦謂之大陽津 與虢山俱在州西北三里。

又東過大陽縣南。又東逕大陽縣故城南。水經

地理志曰。北虢也。應劭記。城南大河之陽也。酈注 今平陸縣東 北有大陽縣故城。

又東。沙澗水注之。水經

北出虞山東南。逕傅巖。孔安國傳。傅說隱於虞虢之間。卽此處。巖東北十餘里。卽巔軫坂。春秋左傳所謂入自巔軫者也。有東西絕澗。左右幽空。窮深地壑中。則築以成道。指南北之路。謂之爲軫橋也。傅說

備隱止息於此。高宗求夢得之是矣。又東南左右合積石土柱二溪。並北發大陽之山。南流入於河。是山也。亦通謂之爲薄山矣。酈注

又東過砥柱間。水經

砥柱山名也。山在虢城東北。大陽城東也。酈注元和志。砥柱山俗名三門山。在硤石縣東北五十里。黃河中。硤石本陝縣地。

河之右。則嶠水注之。水經

出河南盤嶠山。歷澗水。東北流。與石嶠水合。水出石嶠山。山有二陵。南陵。夏后臯之墓也。北陵。文王所避風雨矣。又北。左右合西水亂流。注於河。酈注

又東。千嶠之水注焉。水經

水南導於千嶠之山。北流注於河。河水翼岸夾山。巍峯岐舉。羣山疊秀。重嶺干霄。康成按地說。河水東流。貫砥柱。觸闕流。今世所謂砥柱者。蓋乃闕流也。砥柱當在西河。未詳也。余按鄭說非是。西河當無山以礙之。自砥柱以下。五戶已上。其間一百三十里。河水竦石架出。勢連襄陸。蓋亦禹鑿以通河。疑此闕流也。其山雖關。尚梗湍流。激石雲洄。環波怒溢。合有一十九灘。水流迅急。勢同三峽。破害舟船。自古所患。五戶灘名也。酈注嶠在今河南府永寧縣北六十里。元和志。自東嶠至西嶠長三十五里。在秦關之東。漢關之西。嶠與穀同。今河南府陝州東一百六十里。有五戶灘在河中爲湍激之處。自此而東。河流稍爲寬衍。河自西華陰。遂折而東流。以至砥柱。亦謂之三門山。山在虢城東北。大陽城東也。案道元謂砥柱是禹

之所鑿。其說是也。至謂破山以通河。此則過論。河之至底柱。蓋舊有可通之道。禹嫌其狹。於是疏而廣之。故有三門。非是先鑿底柱山以爲三門。然後導河而過之也。漢鴻嘉中。楊焉上言。底柱狹隘。可鑿廣之。夫禹之治水。未嘗不爲萬世之慮。使底柱尙有可鑿之理。則禹鑿之矣。禹所不能鑿而焉欲鑿之。何其不思之甚也。蓋河自龍門至於華陰。東折以及底柱。夾於兩山之間。其勢最爲狹隘。故古語云。龍門之下。河流駛於竹箭。惟其爲高山所束。其勢不得盤還。則其漂悍湍激。覆溺舟船。是乃萬世之患也。豈人力之所能勝哉。酈元謂水流峻急。勢同三峽。破壞舟船。自古所患。此說是也。頃歲建劍大興役功。鑿治衆灘。其費不貲。某嘗詢於舟人云。灘患不減於昔日。以是知天地山川之險。蓋有出於勢之自然者。未易以人力爭也。底柱舟船之患。雖禹無如之何。而況於楊焉輩乎。尙書全解。

河不能決於底柱之上者。河由兩山中行也。出底柱則平原廣野。又并受關東諸山之水。水流益多。水勢益大。地形益卑。水勢益急。虞夏以前。皆都在底柱之上。商初都亳。亦在諸山中。書所謂適於山。降凶德是也。以後就水利。反受其害。以故殷數遷都。至周之衰。井田漸廢。侯國爭水利者。築堤以包沃饒之利。避水患者。亦築堤以鄰國爲壑。隄日多。水日東。日失其性而致怒。決溢之害不小。然決而南。奪淮而行。害郡邑爲少。決而北。則無復九河故道。原野被害遠矣。鄭曉古音。

以今輿地言之。河自潼關衛北折而東。逕閩鄉縣北。又東逕靈寶縣北。其北岸則芮城縣。閩鄉在河南陝州西少北一百

三十里。黃河南去縣七里。靈寶在州西六十里。黃河南去縣十里。芮城在山西解州西南七十里。黃河在縣南二十里。芮伯萬之故臺也。蓋芮城與閩鄉分河。二縣俱在河之北岸。又東逕陝州北。其北岸

則平陸縣。又東過底柱。陝州在河南府西三百里。平陸在解州東南九十里。底柱山在黃河中。西去陝州四十里。西

鑿。其最北有兩柱相對。距崖而立。即所謂三門也。次於其南。有孤峯揭起。峯頂平闊。夏禹之廟在焉。西有孤石數

丈。圓如削成。復次其南。有三峯。東曰金門。中曰三堆。西曰天柱。河水從黃老神前東流。湍激鑿於巖石。折流而南。

湫於三門。苞於崩山。乃分為四流。滌於三峯之下。抵於曲隈。會流東注。加以兩崖夾水。盤紆激射。天下罕比。

都穆曰。底柱在陝州東五十里。黃河之中。循河至三門集津。三門者。中曰神門。南曰鬼門。北曰人門。水行其間。聲激

如雷。而鬼門尤為陰惡。舟筏一入。鮮有得脫。三門之廣。約二十丈。其東百五十步。即底柱。崇約三丈。周數丈。蔡氏書傳以三門為底柱。州志亦謂底柱即三門山。皆未嘗親履其地。故譌觀若此。按此說與趙賦小異。要之諸峯在嘗

時總為一巨石。禹析之以通河。三門亦底柱也。後人強生分別耳。此河水東至底柱之所經也。禹貢維

又東至於孟津。禹貢

孟津在洛北。都道所湊。古今以為津。孔氏傳。今河南懷慶府孟縣西南三十里。即孟津。非河南府之孟津縣也。

孟地名。津是渡處。在洛陽城北。孔氏疏。

林少穎云。河自華陰至於底柱。夾兩山之間。其流皆湍悍。至於孟津。然後其勢稍緩。可以橫舟而渡也。

渭按大陽縣南有茅津。秦穆公封殺尸。自此濟河。不待至河陽始可渡。林說非是。大河津濟處甚多。唯

孟津以都道所湊。四通五達之衢。故其名古今特著。禹貢維

河水。自底柱山東。五戶灘。又東過平陰縣北。又東至鄧。清水從西北來注之。水經。今孟津縣。有平陰故城。

清水出清廉山之西嶺。東南流。逕垣縣故城北。又東南逕陽壺城東。即垣縣之壺丘亭。又東南流。注於

河。酈注今垣曲縣西四十里。有垣縣故城。

又東與教水合。水經

出垣縣北教山南。逕平山。其水南流。歷鼓鍾上峽。懸洪五丈。飛流注壑。夾岸深高。壁立直上。經崖秀舉。百有餘丈。峯次青松。巖懸赭石。於中歷落。有翠柏生焉。丹青綺分。望若圖繡矣。山海經曰。教山。教水出焉。又南流注於河。是水冬乾夏流。實唯乾河也。今世人猶謂之爲乾澗矣。酈注

又與畛水合。水經

水出新安縣青要山。北流入於河。酈注

又東合庸庸之水。水經

水出河南垣縣宜蘇山。北流分爲三水。一水北入河。一水又東北流注於河。酈注

又東逕平陰縣北。水經

地理風俗記曰。河南平陰縣。故晉陰地。陰戎之所居。又曰。在平城之南。故曰平陰。三老董公說高祖處。魏文帝改曰河陰。酈注

西會濊水。水經

水出垣縣王屋西山濊谿。歷軹關。南逕苗亭。西亭東流注於河。酈注今濟源縣西有濊水。

又東過平陰縣北。澁水從北來注之。水經澁水篇云澁水出河內軹縣西北山東南流當平陰縣之東北南入於河今濟源縣西南有澁水。

又東逕河陽縣故城南。水經

春秋經書天王狩於河陽。酈注今懷慶府孟縣西南三十里有河陽故城相傳潘安仁種花滿縣今其地皆斥鹵矣。

又逕臨平亭北。水經

帝王世紀曰光武葬臨平亭南西望平陰者也。酈注後漢明帝紀原陵注云臨平亭南去洛陽十五里。

又東逕洛陽縣北。水經

河之南岸有一碑北面題云洛陽北界。酈注洛陽故城漢河南郡治在今洛陽縣東北二十里。

又東逕平縣故城北。水經

俗謂之小平也。河北側岸有二城相對置北中郎府河水南對首陽山春秋所謂首戴也。夷齊之歌所矣。上有夷齊之廟。河南有鉤陳壘。世傳武王伐紂八百諸侯所會處。河水至斯有盟津之目。論衡曰武王伐紂與八百諸侯咸同此盟。故孟津亦曰盟津。尚書所謂東至於孟津者也。又曰富平津。晉陽秋曰杜預造橋於富平津。所謂造舟為梁也。又謂之陶河。魏尚書僕射杜畿以帝將幸許試樓船覆於陶河。謂此也。酈注漢河南郡有平縣即今孟津縣西北小平城也。杜佑曰在鞏縣西北有津曰小平津。

以今輿地言之。河水自陝州又東逕澠池縣北。其北岸則垣曲縣。澠池在河南河南府西少北一百六十里。垣曲在山西絳州西南二百十里。黃河在縣南。

五里·輿瀾
池分水·又東逕新安縣北·又東逕洛陽縣北·又東逕孟津縣北·新安在河南府西北七十里·黃河去縣七十里·洛陽、河南府治·黃河去縣二十里·

繞北邙山之麓·孟津縣在府東北五十里·黃河去縣五里·有陶渚·其西有峽石馬渚高渚委粟津·皆在大河中·其北岸則濟源

縣·孟縣·濟源在懷慶府西七十里·黃河在縣南七十里·與新安洛陽分水·孟縣在府南少西五十五里·黃河在縣南二十

吃立水濱·中潭表裏二城·南北相望·黃河兩派·貫於三城之間·每秋泛溢·南北二城·皆有滿足之患·而中潭屹然如故·此河水又東至孟津之所經也·自古論河患

者皆云孟津而下·地平土疏·移徙不常·失禹故道·然吾觀孟津以上·亦不能無患·自杜預建浮梁之後·

更三百餘年·不聞爲水所毀·至唐貞觀十一年·河溢壞中潭城·始見於史·逮宋而其患彌甚·史不絕書

嘉祐八年·大水·馮襄中潭之城遂廢·推原其故·蓋隋唐以來·底柱闕流之害·倍於曩時·延及孟津·河身

亦淺·水暴至·不能容故也·宋世北河淤澱·水不通行·今南岸灘渚更多·非止一中潭矣·潘季馴兩河經略疏曰·黃河經行之地·唯河南之土最鬆·禹導河入海·一經河南·其水未必如今之濁·今去禹導河之時·復三千餘年·流日久·土日

鬆·土愈鬆·水愈濁·故平時之水·以斗計之·沙居其六·一入伏秋·則居其八矣·以二升之水·載八分之沙·非極

湍急·即至停滯·故水分則流緩·流緩則沙停·勢所必至也·其所以不至遠汎濫者·徒以夾河之山脈未盡·地高土堅耳·然上流之怒不

泄·則害必鍾於下流·漢明帝詔曰·左隄彊·則右隄傷·左右皆彊·則下方傷·孟津之隄·所謂左右皆彊·則

下方傷者也·至滎陽則左隄彊·而右隄傷矣·治河者·從使洛汭以東·永無溢決·其可置孟津底柱於度

外乎·禹貢維指·

東過洛汭·至於大伾·禹貢

洛汭洛入河處。至於大伾北行。

孔氏傳水經洛水篇云。洛水出京兆上洛縣譙山。又東。戶水注之。又東得乳水。又東會於龍餘之水。又東門水出焉。又東逕熊耳山北。東北過盧氏縣。南逕

陽渠關北。又東逕盧氏縣故城南。東與高門水合。又東。松楊谿水注之。又東。庫谷水注之。又東北過蠡城邑之南。又東過陽市邑南。又東北過於父邑之南。又東渠谷。上下疑闕。又東北過宜陽縣南。又東逕宜陽縣故城南。又東北

出散關南。又東。枝瀆左出焉。又東北過河南縣南。又東過洛陽縣南。伊水從西來注之。又東過偃師縣南。又北。陽渠水注之。又東逕警城北。又東。羅水注之。又東北過鞏縣東。又北入於河。又東北流入於河。

大伾漢書音義以為今黎陽縣山臨河是。

孔氏疏今大名府濬縣東北。有黎陽故城。大伾山在縣東南二里。

洛既北入河。河之南。洛之北。其兩間為汭。汭之為言。在洛水之內也。渭水入河之間。亦名渭汭。正其義

也。程大昌書譜。

自華山東行為嵩山。伊洛瀍澗合為一川。北流入於河。是為山川一都會。周人卜洛。蓋自古以為令居

矣。導河南至華陰。折而東行。至大伾。折而北行。所謂千里而一曲也。黃度尚書說。

黎陽山一名黎山。晉灼曰。黎山在其南。河水經其東。其山上碑云。縣取山之名。取水在其陽以為名也。

劉楨黎陽山賦曰。南蔭黃河。左覆金城。青壇承祀。高碑頌靈。隋志。黎陽縣有大伾山。括地志云。大伾山

今名黎陽東山。又名青壇山。山在衛州黎陽縣南七里。顧炎武肇域記云。爾雅。山一成曰伾。孔安國曰。

山再成曰伾。今觀山形。當以安國為是。山上有青壇。漢光武平王郎還。至黎陽。築壇祭告天地百神。劉

楨賦所謂青壇承祀。高碑頌靈者也。禹貢維指。

河水自平縣故城北。又東過鞏縣北。水經

河水於此有五社津。縣北有山臨城，謂之崑嶺丘。其下有穴，謂之鞏穴。直穴有渚，謂之鮪渚。呂氏春秋稱武王伐紂，至鮪水，紂使膠鬲候周師，卽是社津。崑嶺丘在縣西北三十里。

洛水從縣西北流注之。水經

洛水於鞏縣而東，洛汭北對琅邪渚，入於河，謂之洛口。自縣西來而北流注洛，清濁異流，鱖焉殊別。注

又東過成臯縣北，濟水從北來注之。水經

河水自洛口又東，左逕平臯縣南，又東逕懷縣南，濟水故道之所入，與成臯分河水。酈注平臯縣在今懷慶府溫縣東，懷縣

故城在今懷慶府武陟縣西南。

又逕黃馬坂北。水經

謂之黃馬關。酈注今開封府汜水縣西十五里，有黃馬關。

又東逕旋門坂北。水經

今成臯西大坂，昇陟此坂，東趣成臯。曹大家東征賦曰：望河洛之交流，看成臯之旋門者也。酈注今開封府汜水縣

西南十里，有旋門坂。

東逕成臯大伾山下。水經

成臯縣故城。縈帶亓臯。絕岸峻。周高四十許丈。城張翕嶮崎而不平。春秋傳曰。制巖邑也。虢叔死焉。卽東虢也。魯襄公二年。晉成公與諸侯會於咸。遂城虎牢。秦以爲關。酈注 大伾山在汜水縣西一里。有大潤九曲。一名九曲山。上有成臯舊城。呂布嘗據此山之東。盡於玉門山爲汜水入河處。西去洛口裁四十里。非禹貢之大伾山也。

南對玉門。水經

昔漢祖與滕公潛出濟於是處也。門東對臨河。酈注

又東合汜水。水經

水南出浮戲山。世謂之方山。北逕虎牢城東。又北流注於河。酈注 方山在汜水縣南四十里。

又東逕板城北。水經

有津謂之板城渚口。酈注 汜水縣東北二十里。卽板城渚。隋大業初。開通濟渠。自板渚引河。歷滎陽。入汴。

又東過滎陽縣。漭蕩渠出焉。水經

漢平帝世。河汴決壞。未及得修。永平十二年。議治汴渠。詔王景與將作謁者王昊共築堤。修塌。起自滎

陽。東至千乘海口。千有餘里。陽嘉中。又自汴口以東。緣河積石爲堰。通古淮口。咸曰金堤。建寧中。又增

修石門。以遏淮口。水盛則通注。津耗則輟流。酈注 古滎陽今爲滎澤河陰二縣地。漭蕩渠首受河處。卽今河陰縣西二十里之石門渠是也。河渠書言滎陽下。引河東南爲鴻溝。

亦卽其處。班志河南滎陽縣下云。有浪蕩渠首受汴。汴卽河也。漢人謂濟水截河而南。故曰首受汴。京相璠所謂出河之濟。宋張洎云。卽鴻溝也。漭蕩渠東南流爲滎瀆。濟水爲官渡水。爲陰溝。汴水浚儀渠。其在大梁城南者爲鴻溝。鴻溝

南流兼沙水之目。沙水枝津又爲睢水渦水。名稱不一。要皆河陰石門河水爲之。委別而源同也。志家不曉。繫鴻溝於今滎陽縣。漢京縣地。繫蕩蕩於滎澤縣。繫石門渠於河陰縣。似各爲一水。原委不相貫者。而又以河陰石門與滎口石門混爲一處。故詳辨之。若隋楊引板溝口水入汴。則在汜水縣東北二十里。漢成臯縣地。其非古滎陽引河處亦明矣。又按今河陰縣西有石門渠。滎濱受河之處。卽禹貢導滎水之道。亦曰滎口。蘇代曰。決滎口。魏無大梁。信陵君亦云。決滎澤而水大梁。其後秦王賁果斷故渠。引水東南灌大梁。亦兼郟之稱。晉楚之戰。楚軍於郟卽此水也。建寧中。於放城西北。壘石爲門。以遏凌儀渠口。水門廣十餘丈。西去河三里。水盛則通。水耗輟流。卽臚注所云是也。魏黃初中。河濟泛溢。鄧艾議開石門以通之。晉武帝時。復壞。傅祗爲滎陽太守。造沉菜堰。於是兗豫無水患。桓溫伐燕。欲開石門以通水運而不能。旣而燕率騎屯石門。斷溫糧道。劉裕伐秦。遣水軍出石門。自汴入河。乃於北十里更鑿故渠通之。周齊之間。名汴口堰。隋使梁睿增築漢古堰。遏河入汴。自是又名梁公堰。又開通濟渠。自板渚引河歷滎澤入汴。唐河南尹李傑奏浚梁公堰以通漕。公私便利。未幾。洛陽人劉宗器請塞汜水舊汴河。於梁公堰置斗門通淮。後周浚汴口。導河達於淮江。舟楫始通。復命王朴如河陰按行河堤。立斗門於汴口。旣又令韓令坤導汴入蔡。以通陳穎之漕。胡三省曰。自漢築滎陽石門。而濟與河合流入海。不入滎澤。

又東北逕卷之扈亭北。水經

左傳。文公七年。晉趙盾與諸侯盟於扈。竹書紀年。晉出公二十二年。河絕於扈。卽於是也。臚注。杜預云。扈。鄭地。在滎陽卷縣西北。今原武縣西北有扈亭。

又東逕八激堤北。水經

漢永初七年。令謁者太山于岑於石門東。積石八所。皆如小山。以捍衝波。謂之八激堤。臚注。

又東逕卷縣北。水經

晉楚之戰。晉軍爭濟舟中之指可掬。楚莊祀河告成而還。卽是處。臚注。卷縣故城在原武縣西北七里。城東有濟隧。濟水上承河水於卷縣北河。南與

出河之濟會。

又東北逕赤岸固北而東北注之。又東北過武德縣東。沁水從之。

水經 武德縣故城在今懷慶府武陟縣。沁水篇云。沁水出上黨潁縣謁辰山東南。流逕武

德縣南。又東南至滎陽縣北。東入於河。

東至酸棗縣西。濮水東出焉。水經

漢孝文時。河決酸棗。東潰金堤。大發卒塞之。故班固曰。文堙棗野。武作瓠歌。謂斷此口也。今無水。

酈注

棗故城在今開封府延津縣北十五里。濟水注云。濮水受河於酸棗縣。漢世塞之。即此。

河水又東北。通謂之延津。水經

是處有靈昌津。昔澹臺子羽齎千金之璧渡河。陽侯波起。兩蛟挾舟。子羽曰。吾可以義求。不可以威劫。

操劍斬蛟。蛟死波休。乃投璧於河。三投而輒躍出。乃毀璧而去。示無恚意。趙建武中。造浮橋於津上。採

石爲中濟。石無大小。下輒流去。用功百萬。經年不就。石虎親閱作工。沉璧於河。明日璧流渚上。波蕩上

岸。遂斬匠而還。酈注 元和志云。滑州靈昌縣有延津。即靈昌津。在縣東北二十二里。今滑縣西南有靈昌廢縣。津在白馬津之西南。

又東逕燕縣故城北。濟水自北來注之。水經

河水於是有棘津之名。亦謂之津濟。故南津也。春秋僖公二十一年。晉將伐曹。曹在縣東。假道於衛。衛

人不許。還自南河。即此濟也。酈注 今昨城縣東。有東燕故城。

又東淇水入焉。又東逕遮害亭南。水經

漢書溝洫志曰。在淇水口東十八里。有金堤。自淇口東。地稍下。堤稍高。至遮害亭四五丈。又有宿胥口。

舊河水北入也。酈注。水經。淇水出河內隆慮縣西大號山。注云。淇水南歷枋堰。舊淇水南。東流逕黎陽縣界。南入河。淇水口亦名清河口。以淇清二水合流入河。故互受其名也。宿胥口在今大名府濬縣西南。遮害亭東。

以今輿地言之。河水自孟津縣北。又東逕鞏縣北。洛水入焉。其北岸則溫縣濟水入焉。鞏縣在河南府東。少北一百三十里。

黃河南去縣十里。洛水舊於此入河。今又東過汜水縣至滿家溝入河。溫縣在懷慶府東南五十里。黃河在縣南。新志云。河舊離城二十里。今漸徙而北。逼近城隈矣。濟水古於武陟縣東入河。後徙流。逕溫縣。南至平臯入河。今故道盡

陷河。又東逕汜水縣北。又東逕滎陽縣北。其北岸則武陟縣沁水入焉。沁水在開封府鄭州西一百一十里。黃河南去縣二十五里。武陟在懷慶

府東一百里。黃河在縣南十五里。沁水在縣東一里入河。名南賈口。又東逕河陰縣北。又東逕滎澤縣北。其北岸則獲嘉縣。河陰在鄭州西北五十里。獲嘉在衛

輝府西南九十里。又東逕原武縣北。原武在開封府西一百二十里。又東逕陽武縣北。陽武在府西北九十里。又東逕延津縣北。又

東逕胙城縣北。其北岸則新鄉汲縣。延津在府西北九十里。胙城在衛輝府東南三十五里。新鄉在府西南五十里。汲縣衛輝府治。黃河在縣東南十七里。又東北至濬

縣西南。古宿胥口。大伾山在其東北。其南岸則滑縣。濬縣在大名府西南一百八十里。滑縣在府西南二百里。黃河在縣東南。滑縣西北。自金明昌中。河離汲縣。而

濬滑之流遂絕。此河水東過洛汭。至於大伾之所經也。凡二水並行。一盛則一微。自然之勢也。宋元祐初

蘇轍上疏有云。黃河之性急。則通流。緩則淤澱。既無東西皆急之勢。安有兩河並行之理。此格言也。蓋

上流宜合而不宜分。合則流急而沙去。分則流緩而沙停矣。周之衰也。王政不修。水官失職。諸侯各擅

其山川。以爲己利。於是有滎陽下引河爲鴻溝者。自是以後。日漸穿通。枝津交絡。宋鄭陳蔡曹衛之郊。

無所不達。至定王五年。河遂南徙。無他。河水之入鴻溝者多。則經流遲貯。不能衝刷泥沙故也。宿礮之塞。實鴻溝致之。不然。禹功歷千餘歲而不敝。何獨至春秋一旦變遷也哉。河自孟津以下。出險就平。兼會濟沁伊洛。漸有奔放之勢。然南岸鞏至滎澤。山脈不斷。瀕河地形高印。河不能決而南。故廣武以東無河患。禹但豬滎播而其事畢矣。自鴻溝既開。不惟害及禹河。而豫之東境亦被其災。漢平帝世。河侵汴渠。歲月逾甚。滎澤塞爲平地。陶丘不辨壤墳。後雖修治。而決溢時有。邊韶滎口石門碑云。一有決溢。彌原淹野。蟻孔之潰。害起不測。此鴻溝之遺患也。故黃文叔曰。蕩蕩出河。斷非禹迹。後世之人。妄鑿河爲瀆。或不順地防。或附屬不理。孫故其勢易決。蓋非獨蕩蕩也。其下濮水通河而酸棗決。瓠水通河而瓠子決。汴渠亦屢決。至王景治汴。鑿山開澗。十里置門。使水更相回注。紊亂渠脈。而禹迹益壞矣。且所謂通淮泗者。以舟楫之利也。苟已通矣。而何更用通蕩蕩哉。其曰禹塞淫水而鑿之者。春秋戰國之世。商榷功利。而忽遠圖。並植私徇欲。而不顧大經。策謀之士。託其名於禹。而世不察也。河渠書云。滎陽下引河東南爲鴻溝。以通宋鄭陳蔡曹衛與濟汝淮泗會。其在春秋戰國之際。明矣。偉哉此論。善發禹貢之蘊。并可以證徐州達於河之誤。昔漢武帝云。河乃大禹之所導也。聖人作事爲萬世功。通於神明。恐難改更。唯英主能爲是言。周衰列國之君。不明斯義。苟欲便轉輸。資灌溉。則妄引河流貫注境內。狃於一時之小利。而不顧萬世之大害。穿渠之禍。甚於曲防。眞夏王之罪人也。

禹貢維指。

行水金鑑卷第四

河水

北過降水。至於大陸。禹貢釋文降如字。

降水。漢書地理志。水經皆從洛。漢孔氏但以爲水名。不著所在。唐孔氏以爲在信都。鄭氏謂洛讀爲降。而酈道元曰。案地理志。降水發源屯流。下亂章津。是乃與章得通稱。故水流間關。所在著曰。信都復見絳名。而東入於海。尋其川殊無他瀆。而衡漳舊道。遂與屯相亂。乃書有過絳之說。河過絳當應此矣。下至大陸。不異經說。自寧迄於鉅鹿。出於東北。皆爲大陸語之纏絡。厥勢眇矣。酈氏此言。較諸說差爲可信。今姑從之。尙書全解。漢鉅鹿縣。唐爲平鄉鉅鹿二縣。屬邢州。今屬順德府。鉅鹿故城。即今平鄉縣治也。後山叢談云。某官社子民言。大陸今黎陽是也。自此而西北。降水疑卽安陽河是也。大陸、邢州鉅鹿泊也。

按宋張洎云。降水卽濁漳也。字或作絳。地理志上黨屯留縣下云。桑欽言絳水出西南。東入海。酈道元引此文。作入漳。云絳水發源屯留。下亂漳津。與漳俱得通稱也。水經所敘漳水自平恩以下。皆禹之故道。河自斥漳。又東北逕平恩曲周。以至鉅鹿。其西畔爲大陸。正義云。地理志。降水在信都縣。案漢書以襄國爲信都。在大陸之西。或降水發源在此。下尾至今之信都。故得先過降水。乃至大陸。鄭以降讀爲下。江反聲轉爲共。河內共縣。淇水出焉。東至魏郡黎陽縣入河。此近降水。周時國於此。地者惡言降。故

謂之共。此鄭胸臆不可從也。渭按襄國今爲邢臺縣界。屬順德府。絕無降源。孔說非是。酈注濁漳引鄭氏

尙書注言降水字不當作絳是也。而讀降爲郟降於齊師之降。以淇水爲降水。共城爲降城。則謬。又曰

今河所從去大陸遠矣。館陶北屯氏河其故道與酈以爲近是。今考地理志館陶縣下云。河水別出爲

屯氏河東北至章武入海。今館陶臨清清平高唐。並屬山東東昌府。景州南皮滄州鹽山。並屬直隸河間府。界中並有古

屯氏河。則屯河行清河之東。大河故瀆之西。其爲禹河故道理或有之。然鄴縣故大河在東北入海。地

志有明文。禹河旣自宿胥口北行至鄴。豈復東行至館陶而與屯氏相接哉。其非禹迹亦明矣。冀州

有三大陸。一在鉅鹿郡北。班固繫諸禹貢。又名鉅鹿澤。呂氏春秋云。趙有鉅鹿。又名廣河澤。爾雅。晉有

大鹿。孫炎云。今鉅鹿縣廣河澤是也。此真禹貢之大陸也。一在河內修武縣。古寧邑。秦置修武縣。其故

城在今獲嘉縣西北。左傳定公元年。魏獻子田於大陸。還卒於寧。杜預云。大陸疑卽吳澤陂。近寧是也。

一在太原鄆縣。今爲介休縣地。班固云。九澤在縣北。是爲昭餘。祁。并州藪。酈道元云。呂氏春秋謂之大

陸是也。斯二者皆非禹貢之大陸也。今按呂覽九藪旣云晉之大陸。又云趙之鉅鹿。如謂大鹿卽鉅鹿。

則一澤不應兩見。故道元以鄆澤當之。蓋晉爲唐叔始封大陸。宜在其境內。而鉅鹿當戰國時。實爲趙

地。故分爲二澤也。要之廣平曰陸。是處有之。其大者則謂之大陸。猶之高平曰原。亦是處有之。其大者

則謂之太原耳。然晉之大陸在漢大陵縣界。陸恐是陵字之誤。蔡傳引程氏曰。大陸云者。四無山阜。

曠然平地。杜佑、李吉甫以爲邢、趙、深三州之地者，得之。今按漢志鉅鹿縣，禹貢大陸澤在北，一而已。而

唐人所言不一。通典有二：趙州昭慶縣，隋爲大陸縣，有大陸澤。昭慶本漢廣阿縣，隋曰大陸。唐曰昭慶。宋更名隆平。今在真定府趙州東南一百里。縣

志云：大陸澤在縣東北三十里杜家莊。深州陸澤縣有禹貢大陸澤。陸澤本漢下博縣，其故城在今深州南。唐先天二年，分下博及饒陽鹿城地，置陸澤縣爲深州治。今在真定府東二百里。

是也。元和志有四：邢州鉅鹿縣大陸澤，一名鉅鹿澤，在縣西北，東西二十里，南北三十里。葭蘆菱蓮魚

蟹之類，充牣其中。澤畔又有鹹泉，煮而成鹽，百姓資之。鉅鹿本漢南繡縣，亦兼得鉅鹿縣地。在今順德府東北一百二十里。漢路溫舒，鉅鹿東里人，取澤中蒲，截

以牒編用寫書。即此澤也。趙州昭慶縣廣阿澤，在縣東二十五里，即大陸別名。深州鹿城縣大陸澤，在縣南十里。

鹿城本漢鄆縣，今爲束鹿縣。在保定府祁州南一百三十五里。又陸澤縣南三里，即大陸之澤，是也。故程泰之謂以邢、趙、深三州之地爲

大陸，自杜李始，竊謂唐鉅鹿縣東境亦漢鉅鹿縣地。澤在西北，接昭慶界，蓋一澤跨二縣之境，即班固

所云，在鉅鹿縣北。孫炎所云，今鉅鹿縣廣河澤者也。而志家唯以平鄉爲古鉅鹿，求此澤而不得，遂言

今盡爲丘隴，豈知元和志獨詳於鉅鹿，原不在平鄉界邪？宋河渠志云，大觀元年，河決陷鉅鹿縣，遷縣

於高地，又以隆平下濕亦遷之，則二縣地勢最卑，澤在其間，明矣。通典：昭慶陸澤縣有澤，而鉅鹿鹿城無之，可見四澤實止二澤。唐人亦

似知漳水即禹河，故以南宮所出之洺瀆爲北過洺水，以深州之大陸澤爲至於大陸，意謂如此，則大

陸在過降之後，與經適合，故不主鉅鹿而取陸澤。然枯洺乃漢時漳水之徙流，實非禹迹，即以爲禹迹

此亦是河別爲降，不可謂之過也。大陸在邢、趙二州界，而深不與焉。傅同叔云，凡廣河澤以東，其地平

廣。縣延千里。皆謂之大陸。是瀛滄亦大陸矣。河自大陸又北。始播爲九河。誠如傳言。則許商所謂九河。自鬲以北。至徒駭間。相去二百餘里者。將何所容其地邪。程氏禹貢論曰。古洛瀆自唐貝州經城北。入南宮。貫穿信都。大抵北向而入故河。於信都之北爲合。北過降水之文。又曰大陸。地志謂在鉅鹿縣。其地遠在枯洛上流。不與經應。當以深之陸澤爲大陸。則古河之行。冀者可用枯洛。以應北過降水之文。其逕深而入滄者。可以謂之至於大陸也。今按程氏所稱。故河卽禹河也。據水經濁漳注云。絳瀆北逕信都城東。東連廣川縣之張甲故瀆。河水注云。張甲故瀆東北至修縣。東會清河。淇水注云。清河自修縣南。又東北過東光縣西。又東北左與張甲屯絳故瀆合。又東北右會大河故瀆。然則信都之北。爲絳瀆所入者。乃張甲河。非漳水也。安得謂入故河乎。絳瀆合張甲。又東北至修縣。合清河。又東北至東光。合大河故瀆。卽王莽河。又東北至阜城。合漳水。漳水卽禹河故道。漢志所云。東北至阜城。入大河者也。絳瀆至此始入。故河非信都界。深州在阜城西北。縱移大陸於此。亦枯洛之上流。河之所行。仍先大陸而後降水。不與經相應。況大陸在鉅鹿。班固孫炎俱有明文。其可以意爲遷就邪。禹貢鑑指。

濁漳水出上黨長子縣西發鳩山。水經

出鹿谷與發鳩連麓。而在南。淮南子謂之發苞山。故異名互見也。左則陽泉水注之。右則散蓋水入焉。

三源同出一山。但以南北爲別耳。翻注。元和志。發鳩山在縣西南六十五里。長子縣今屬山西潞安府。翻注散蓋水。今縣志作傘蓋。

東過其縣南。水經

又東逕長子縣故城南。春秋襄公十八年。晉人執衛行人石買於長子。卽是縣也。秦置上黨郡治此。其

水東北流。入漳水。漳水東會於梁水。梁水出南梁山。北流至長子縣故城南。北入漳水。酈注。故城在今縣西。

屈從縣東北流注。水經注上下疑有闕。當云。屈從縣東北流。陶水注之。

陶水南出南陶。北流至長子城東。西轉逕其城北。東注於漳水。酈注

又東過壺關縣北。水經

漳水東逕屯留縣南。又屈逕其城東。東北流。有絳水注之。絳水西出穀遠縣東。發鳩之谷。謂之絳水。西

出穀遠縣爲濫水。東逕屯留縣故城南。東北流入於漳。故桑欽云。絳水逕屯留西南。東入漳。漳水又東。

陳水注之。水出西發鳩山。又東逕屯留縣故城北。又東流注於漳。漳水逕壺關縣故城西。又屈逕其城

北。有壺口關。故曰壺關矣。漳水歷鹿臺山與鞮水合。又東北逕襄垣縣故城南。酈注。壺關屯留並屬今潞安府。發鳩谷一名盤秀嶺。

又名方山。鹿瀆山。盤石山。後魏地形志。藍水出寄氏縣盤秀嶺南。北流入濁漳。元和志。絳水出屯留縣西南。方山

去縣八十四里。寰宇記引冀州圖。謂之鹿瀆山。屯留新志。盤秀山在縣西南九十里。一名盤石山。按漢志。上黨有穀

遠縣。在今屯留縣界。寄氏故城在縣西南七十里。藍水卽濫水。絳水之上源也。或分藍絳爲二水。謂藍出其陽。絳出

其陰。非是。地形志。屯留縣絳水自寄氏界來入濁漳。因名交漳。壺口關今在黎城縣東北太行山。元和志。鹿臺山在

襄垣縣南二十里。濁漳水在縣南二十

一里。襄垣縣故城在今壺關縣北。

又東北過潞縣北。水經

關駟曰。有潞水為冀州浸。即漳水也。故世人亦謂濁漳為潞水矣。漳水又東北。歷望夫山。涅水又東南流。注於漳水。漳水又東。逕碭陽城北。倉石水入焉。水出林慮縣之倉石谿。又北。合白水谿。谿水出壺關縣東白木川。又東。逕林慮縣之石門谷。又注於蒼谿水。蒼谿水又北。逕碭陽城東。而北流。注於漳水。漳水又東。逕葛公亭北而東去矣。翻注。今潞安府潞城縣西有潞縣故城。望夫山在今黎城縣東北。元和志。清漳水在倉石水在林縣西北四十里。碭陽城在林縣北八十里。

又東過武安縣。水經

漳水逕於縣東。清水自涉縣東南來。流注之。世謂之交漳口也。翻注。元和志。清漳水亦名涉河。在涉縣南一里。今河南彰德府武安縣有武安故城。今涉縣亦屬彰德。西北有故城焉。

又東出山過鄴縣西。水經

漳水又東。逕三戶峽。為三戶津。在鄴西四十里。又東。逕武城南。又東北。逕西門豹祠前。昔魏文侯以西門豹為鄴令。引漳以溉鄴。民賴其用。其後魏襄王以史起為鄴令。又堰漳水以灌鄴田。咸成沃壤。百姓歌之。又北。逕祭陌西。又東。逕梁期城南。又逕平陽城北。翻注。故鄴城在今彰德府臨漳縣西可四十里。西接林縣界。有太行、林慮、倚陽、天平諸山。漳水之所經也。三戶津在故鄴城西四十里。祭陌即西門豹沉巫處。田融以為紫陌。在故鄴城西北五里。梁期城在故鄴城北五十里。括地志云。臨漳縣西二十五里。有平陽故城。

又東過列人縣南。水經

漳水又東。右逕斥丘縣北。卽裴縣故城南。又東北逕列人縣故城南。右合白渠故瀆。白渠水出魏郡武安縣欽口山。東南流逕邯鄲縣南。又東逕肥鄉縣故城北。渠道交徑。互相纏縷。與白渠同歸。逕列人。右會漳津。今無水。地理志曰。白渠東至列人入漳是也。酈注。列人縣故城在今直隸廣平府肥鄉縣北。元和志成里。斥丘裴縣並在東昌府丘縣。肥鄉故城在今縣西二十二里。魏分邯鄲縣地置。

又東北過斥漳縣南。水經

應劭曰。其國斥鹵。故曰斥漳。魏太祖鑿渠引漳水。東入清洹。以通河漕。名曰利漕渠。漳津故瀆水舊斷。谿東北出。涓流瀦注而已。尙書所謂覃懷底績。至於衡漳者也。又東北逕平恩縣故城西。酈注。今廣平府曲周縣東。

有斥漳故城。元和志。漳水在曲周縣西二十九里。平恩故城在今山東東昌府丘縣西。舊在曲周縣東南五十里。金省入曲周。丘縣志云。漳水今唯經曲周。不入縣界。

以今輿地言之。屯留。壺關。襄垣。潞城。黎城。並屬山西潞安府。林縣。陟縣。臨漳。並屬河南彰德府。成安。肥鄉。曲周。並屬直隸廣平府。界

中。皆禹貢降水之所經也。漢志雜探古記。故漳絳二水並存。實一川也。漳絳本入河。及河徙後。漳絳

循河故道而下。故酈元云。水流閒關。所在著目。信都復見絳名。而東入於海也。然漢志信都之絳水則

又有別志云。故漳河在北。東入海。禹貢絳水亦入海。蓋縣北故漳。卽禹河故道。而絳水出其南。則漳水

之徙流。酈元所謂絳瀆者也。濁漳注。漳水自南宮縣故城西。又北。絳瀆出焉。今無水。故瀆東南逕九門

城南。又東南逕南宮城北。又東南逕繚城縣故城北。左逕安城南。故信都之安城鄉也。又東北逕辟陽

亭。又北逕信都城東。散入澤渚。西至於信都城。東連於廣川縣之張甲故瀆。同歸於海。故地理志曰。禹貢絳水在信都東入於海也。蓋漢時信都之漳水。徙其縣南。故地志以此爲絳水。而目縣北之瀆曰故漳河。其後漳又復北道。故水經敘漳水仍自信都縣西。東北過下博縣。而酈道元云。絳瀆今無水。唐人遂謂之枯涿。通典云。清河郡經城縣界。有枯涿渠。北入信都郡界是也。此渠乃漳水一時之徙流。漢志以爲禹貢之絳水大謬。而杜佑據以分冀兗之界。自後說經者動稱枯涿。以證導河之所過。皆班固禹貢二字誤之也。禹貢錐指。南宮縣故城在今真定府南宮縣西北。元和志。絳水故瀆在南宮縣東南六里。河水注云。在今真定府冀州東南。辟陽亭。在今冀州東南二十五里。信都城即今冀州治。廣川故城在今真定府藁強縣東南三十里。河水注云。張甲河右瀆自廣川縣東北逕其故城西。又東北至修縣。東會清河入漳。修與蓆同音條。淇水注云。清河東逕修縣南。又東北左與張甲也。絳故瀆合。又東北逕東光。會大河故瀆。又東北逕南皮浮陽。漳沱別瀆注焉。濁漳注云。漳水會漳沱別瀆。又東北入清河。又東北逕章武平舒入海。此即信都絳水入海之道也。

又東北過曲周縣東。又東北過鉅鹿縣東。水經

衡漳故瀆東北逕南曲縣故城西。應劭曰。平恩縣北四十里有南曲亭。故縣也。又逕曲周縣故城東。又北逕巨橋邸閣西。昔武王伐紂。發巨橋之粟。服虔曰。巨橋倉名。鉅鹿水之大橋也。衡水又北逕鉅鹿縣故城東。漳水又歷經縣故城西。有薄落津。衡漳又逕沙丘臺東。紂所成也。在鉅鹿故城東北七十里。又逕銅馬祠東。漢光武廟。廟側有碑述河內修武縣張導字景明。以建和三年爲鉅鹿太守。漳津汎濫。土不稼穡。導披按地圖。與丞彭參掾馬道嵩等。原其逆順。揆其表裏。修防挑通。以正水路。功績有成。民用

嘉賴題曰。漳河神壇碑。而俗老耆儒。猶謁斯廟爲銅馬劉神寺。是碑頃因震裂。餘半不可復識矣。又經

南宮縣故城西。今漳水既斷。絳水非復纏絡矣。又北。絳瀆出焉。今無水。酈注。南曲縣故城在今東昌府丘縣西北。曲周縣故城在今縣東北。漳

水故瀆在縣東。志云漳水舊自縣東北入威縣。其後自魏縣東出。經流遂爲枯瀆。鉅鹿順德府治。其故城即今平鄉縣。魏收志云。平鄉縣治鉅鹿城是也。史記項羽救鉅鹿。軍漳南。括地志云。今俗名柳河。在平鄉縣南。元和志云。濁漳水在

縣西南十里。明成化十八年。漳河東決入順德府廣宗縣界。是爲新漳。而舊漳遂涸。經縣故城在今廣宗縣東二十里。本後漢經縣地。後魏析置二縣。此爲西經。漳水自平鄉流入縣界。即古薄落津。戰國策趙武靈王曰。吾國東有河薄落

之水。後漢初平四年。袁紹擊公孫瓚於薄落津。郡國志云。經縣西有漳水津名薄落津也。通典平鄉縣有沙丘臺。今在廣宗縣界。廣宗唐平鄉地。太平寰宇記銅馬祠在鉅鹿縣北七里。漳水舊在縣東。唐鉅鹿縣故城在縣南。宋北流決入漳水。

大觀元年。邢州言河決。陷鉅鹿縣。詔遷縣於高地。即今治。其後河復南出。漳亦隨之。故道多塞。

禹河自汲縣東北流入黎陽縣界。至大伾山西南折而北。爲宿胥口。蘇代曰。決宿胥之口。魏無虛。頓丘

虛在朝歌界。今潯縣西南有古朝歌城。本殷虛。頓丘在黎陽界。今潯縣西有頓丘故城。本衛邑。時河已徙而東。宿胥口塞。故秦欲決之。以

灌二邑。水經河水注云。自淇口東至遮害亭。亭在潯縣西南五十里。又有宿胥口。舊河水北入也。淇水注云。淇水東

流逕枋城南。在今潯縣西南。即淇門渡也。古合宿胥故瀆。瀆受河於頓丘縣遮害亭。東黎山西。句北會淇水處。立石

堰。遏水令更東北注。魏武開白溝。因宿胥故瀆而加其功。故蘇代曰。決宿胥之口。魏無虛。頓丘。即指是

瀆也。淇水又東北逕雍榆城南。在潯縣西南。又東北逕同山東。在潯縣西南四十五里。又北逕其城東。東北逕帝嚳冢西。

元和志。帝嚳陵在澶州頓丘縣北三十里。又北逕白祠山東。歷廣陽里。逕顓頊冢西。元和志。顓頊陵在頓丘縣西北三十五里。又北逕頓丘縣故城西。

在潯縣。又東北逕枉人山東。牽城西。湯陰縣志云。枉人山在縣東南二十五里。與潯縣接界。又東北逕石柱岡。枉人山北。連跨巨岡。石柱之類也。又東

過內黃縣南爲白溝也。卽漢志清河。

今按宋李垂上導河形勢書請自汲郡東推禹故道出大伾上陽三山之間復西河故瀆卽酈元所謂

宿胥故瀆也。濬縣舊志故瀆在縣西十里亦曰西河蓋禹迹漢時則流經縣東又縣北四十里有大齊

村相傳亦黃河故道也。然淇水自東過內黃縣南爲白溝而向北之河道不可得聞據本注云內黃縣

故城右對黃澤卽賈讓所見內黃界中有澤方數十里環之有隄者也內黃故城在今縣西北澤大方

數十里當接安陽縣界疑此地亦禹河之所經河徙乃鍾爲黃澤耳昔殷王河亶甲居相其子祖乙圮

焉而又遷。書序仲丁遷於囂河亶甲居相祖乙圮於耿傳云相地名通典相州治安陽縣殷王河亶甲

居相卽其地元和志相州內黃縣東南十三里有故殷城河亶甲居相築此則禹河出內黃安陽之間

明矣自此而北則爲鄴東之故大河洹水注云洹水出山逕鄴縣南殷墟北竹書紀年曰盤庚卽位自

奄遷於此遂曰殷也據書序盤庚所遷之殷在河南與竹書異孔穎達云盤庚後王或有從河南亳地

遷於洹水之南者非盤庚也今按楚語白公子張曰昔殷武丁能聳其德至於神明以入於河自河徂

亳韋昭云從河內徙都亳也此必盤庚後王有自亳遷於奄者又有自奄遷於鄴南之殷者故武丁卽

位時殷都仍在河北尋復徂亳蓋亦圮而遷焉。殷本紀曰武乙復去亳徙河北此卽紂都朝歌也武丁自鄴南復遷於亳至武乙則又自亳遷於朝歌淇水注引晉書地道記謂

武丁遷居沫邑蓋誤禹河行臨漳之東又明矣自此東北歷成安至肥鄉而合漳是爲北過降水也漳絳

至此并爲河矣。及河南徙漳，絳循河故道而下，故東川復有漳絳之目。水經注漳水自斥漳縣南至銅馬祠東，皆漢鉅鹿縣境也。昔殷王祖乙遷於邢，杜佑云：卽邢州，今爲順德府。蓋亦瀕河之地，故其後盤庚又圮而遷於亳，殷書序：祖乙圮於耿，作祖乙傳云：圮於相，遷於耿。殷本紀云：祖乙遷於邢，其說不同。按耿在漢河東皮氏縣，今爲河津縣地，傳直以圮爲遷，未安。從史記較長，抑或序圮於耿下，脫遷於邢三字，皇極經世云：祖乙踐位，圮於耿，徙居邢，此說是也。仲丁、河亶甲、盤庚皆爲遷事，作書：祖乙但圮而不遷，何用作書，其爲遷邢而作，無疑矣。禹河行鉅鹿之東，又明矣。以今輿地言之，河自濬縣西南折而北，歷內黃、湯陰、安陽、臨漳、魏縣，屬直隸大名府。成安、肥鄉、曲周，並屬廣平府。平鄉、廣宗至鉅鹿縣，並屬順德府。大陸澤在焉，此卽禹河北過降水至於大陸之故道也。

禹貢錐指

又北播爲九河 禹貢

北分爲九河以殺其溢 孔氏傳

釋水載九河之名云：徒駭、太史、馬頰、覆釜、胡蘇、簡、絜、鉤盤、鬲津。漢書溝洫志成帝時，河隄都尉許商上書曰：古說九河之名有徒駭、胡蘇、鬲津，今見在成平、東光、鬲縣界中，自鬲津以北至徒駭，其間相去二百餘里，是知九河所在。徒駭最北，鬲津最南，蓋徒駭是河之本道，東出分爲八枝也。商上言三河，下言三縣，則徒駭在成平，胡蘇在東光，鬲津在鬲縣，其餘不復知也。爾雅九河之次，從北而南，既知三河之處，則其餘六者，馬頰、太史、覆釜在東光之北，成平之南，簡、絜、鉤盤在東光之南，鬲縣之北也。其河填塞

時有故道。今河間、弓高以東。至平原、鬲津。往往有其遺處。孔氏疏。成平故城在今直隸河間府交河縣東。東光北。弓高故城在河間府阜城縣西南。故城在今東光縣東。鬲縣故城在今山東濟南府德州

禹貢九河故道。漢世近古。止得其三。唐人遂得其六。歐陽忞輿地記又得其一。或新河載以舊名。或一

地互為兩說。皆似是而非。無所依據。王應麟困學紀聞。

許商云。徒駭在成平。胡蘇在東光。鬲津在鬲縣。今德平、樂陵、齊河、濟陽、慶雲、海豐界中有土河。志以為徒駭。妄也。漳水不經此。安得有徒駭。且徒駭最北。豈反出鬲津之南哉。今東光、寧津、南皮、滄州、慶雲、海

豐界中。並有胡蘇河。元和志云。胡蘇河在饒安縣西五十里。寰宇記云。一名赤河。自臨津流逕饒安。無棣入海。漢志。東光縣有胡蘇亭。水經注云。清河東至東光縣西南。逕胡蘇亭是也。今寧津縣。本東光縣

地。其西有胡蘇亭。蓋即在東光者。齊乘以滄州南之大連澗為胡蘇河。得之。隋書。平原東有豆子航。通鑑云。豆子航負海帶河。地形深

阻。蓋在漢平原、勃海、河間三郡之交。鬲津最南最長。較諸河差有考據。今德州北有鬲津枯河。漢志。鬲

顧炎武肇域記云。即今滄州南之大連澗也。鬲津。北接吳橋縣界。元和志。鬲津枯河。南去將

以爲鬲津。通典。鬲縣故城在安德縣西北。元和志。鬲津。東逕陵縣北。北接吳橋縣界。元和志。鬲津枯河。南去將

枯河在德州安德南七十里。按唐德州治安德。今為陵縣。東逕陵縣北。陵縣二十里。金志。安德縣有鬲津河。按唐

將陵縣南至德州治五十里。其故城當在今陵縣北五十里。吳橋志云。古鬲津河在縣南里許。亦名吳川。又東逕德平縣北。去縣十五里。北接寧津縣界。又東逕樂陵縣北。北接南皮縣界。寰宇記。樂陵縣有鬲津枯河。在縣西三里。又東逕慶雲縣南。金志。無棣縣有鬲津河。其故

置西無棣縣。明永樂初。改今名。縣。又東北逕鹽山縣東南。新志云。鬲津河自慶雲北入縣界。又東北逕海豐縣西北。此元東

也。明永樂初。改今名。又東北入海。渤海在縣東北一百五十里。齊乘以濱州北士傷河爲鬲津。云卽漢時所輔求

代劉雄處。今接輔代雄處爲厭次津。在今武定州南。東漢大河之經流。士傷河在濱州北。蓋卽唐景福

後黃河所徙之道。自勃海縣西北六十里。東北流逕無棣縣東南六十里。又東北逕馬谷小山南。而東

注於海者。見寰宇記。非輔代雄處也。齊乘指此以爲鬲津。未審是否。據許商言。自鬲以北。至徒駭間。相去

二百餘里。則當在此地。海豐新志云。經縣西北五十里。又東北入海。則徒駭鬲津南北相距太狹。殆非

也。太史馬頰覆釜三河據爾雅次序。以許商言證之。當在成平之南。東光之北。通典云馬頰覆釜在平

原郡界。又云安德縣有覆釜河。按平原郡卽德州治。安德所領有蓇縣。寰宇記云馬頰河逕蓇縣界是

也。而又云篤馬河卽古馬頰河。人皆斥其謬。然唐自有馬頰河出澶州新豐縣界。東北流至平昌縣。合

篤馬河。二水合流。並得通稱。以篤馬爲馬頰。不可謂謬。謬在一古字。指爲九河之第三耳。元和志馬頰

河在安德縣南五十里。又在平昌縣南十里。久視二年開決。亦名新河。近志平原商河陽信界中。並有

馬頰河。皆唐之馬頰也。在鬲津之南。與九河無涉。太史河自昔無考。而明一統志云。在南皮縣北。此臆

說。滄州志又云。覆釜河在慶雲縣南二十里。卽鉤盤北派。亦不足信。齊乘以爲太史等河。在漳南清滄

二州之間。庶幾得之。元清州治會川。卽今青縣。滄州治清池。卽今滄州。簡、絜、鉤盤三河。據爾雅次序。以許商言證之。當在東光

之南。鬲縣之北。史記正義云。簡在貝州歷亭縣界。輿地廣記云。簡絜在臨津。金志云。南皮縣有潔河。按

唐歷亭縣。今東昌府恩縣是也。簡河在此。則出鬲津之南矣。大謬。慶雲新志以縣南篤馬河爲簡河。亦非。臨津今寧津。北與南皮接界。謂簡潔在此。理或有之。齊乘曰。滄州大連澱南。至西無棣縣百餘里間。有大河。沙河。蓋卽簡潔也。漢志平原有般縣。韋昭曰。音逋垣。反。師古曰。爾雅說九河。云鉤般。郭璞以爲水曲如鉤。流般桓也。今土俗用韋音。按般縣故城在今德平縣東北。縣南二十里。有盤河。後漢初平二年。公孫瓚破黃巾於槃河。又瓚與袁紹相攻。瓚引軍屯槃河。卽此。後魏志。般縣有故般河。水經注云。篤馬河自西平昌縣故渠川派東入般縣爲般河。蓋亦九河之一道也。通典。古鉤盤河在樂陵縣東南。元和志。陽信縣北四十里。有鉤盤河。寰宇記。樂陵縣東南五十里。有鉤盤河。金志。將陵縣有鉤盤河。近志。陵縣。德平。樂陵。商河。武定。海豐。陽信。霑化界中。並有鉤盤八枝。自鬲津而外。此河亦有可據。齊乘曰。東無棣縣。北有陷河。闊數里。疑卽鉤盤河。按此河自樂陵分爲南北二派。海豐舊志云。南派在縣南。名鉤盤河。東經霑化縣北。又東至久山鎮入海。新志云。北派在縣西北三十里。自慶雲流入。又東北經馬谷山前。抵土河口入海。今縣北盤河村。尙以此爲名。蓋北派卽齊乘所謂陷河也。或曰。陷河卽篤馬河之別名。許商云。在九河南。齊乘指此以爲古鉤盤。恐非。然商亦就上流言之耳。鬲津出鬲縣。篤馬出平原。鬲在平原之西北。故曰孫禁所欲開者。在九河南篤馬河。若其下流入海處。則商固未之悉也。篤馬首受大河。大河潰溢。縱其所之。遇水卽合。安知篤馬下流非卽鉤盤之故道乎。

禹貢錐指。

蔡傳引爾雅九河。六曰簡潔。爾雅本作絜。與簡各爲一河。河以一字名者。李巡曰。簡。大也。絜。苦也。河水多山石。治之苦絜。唐孔氏宋邢氏疏並同。卽朱子孟子集注亦曰。曰簡曰絜。然亦譌爲潔矣。至鄭康成言齊桓公塞河。蓋據尙書中候春秋寶乾圖之文云爾。蔡傳駁之。謂曲防。齊所禁。塞河宜非桓公所爲。亦是尋好話頭。其實葵丘五命。特以約束諸侯。躬自犯者多矣。奚有於河。唯于欽齊乘曰。河至大陸趨海。勢大土平。自播爲九。禹因而疏之。非禹鑿之而爲九也。禹後歷商周至齊桓時千五百餘年。支流漸絕。經流獨行。其勢必然。非桓公塞八流以自廣也。論最確。予因思齊桓公卒於襄王九年戊寅。至定王五年己未。甫四十二年。而周譜云。定王五年。河徙。水經注。周定王五年。河徙故瀆。蓋下流旣壅。水行不快。上流乃決。理所宜然。河之患始此矣。善乎朱子有言。禹治水。只是從低處下手。下面之水盡殺。則上面之水漸平。得之矣。闕若璩釋地餘論。

此
页
空
白

行水金鑑卷第五

河水

漳水自南宮縣故城西。又北過堂陽縣西。水經

衡水自堰分爲二水。其一水北出。逕縣故城西。其右水東北注。出石門。謂之長蘆水。蓋變引葭之名也。

酈注。元和志。堂陽縣長蘆水亦謂之堂水。在縣南二百步。縣因取名堂陽。今爲新河縣。其故城在南宮縣西北。衡水即漳水。又元和志。長蘆水在衡水縣南二百步。

又東北過扶柳縣北。又東北過信都縣西。水經

衡水又北逕昌成縣故城西。又逕西梁縣故城東。衡漳又東北逕桃縣故城北。合斯浚故瀆。斯浚水又

東入衡水。衡水又北爲袁譚渡。酈注。扶柳縣故城在今冀州西南信都縣即眞定府。冀州昌成縣故城在冀州西北。亦曰長蘆水。即濁漳水之下流也。西北去縣六十二里。

寰宇記。長蘆枯溝在州西二里。漳水在州西北六十里。

又東北過下博縣之西。水經

衡水又北逕鄒縣故城東。又右逕下博縣故城西。衡漳又東北歷下博城西。逶迤東北注。謂之九爭。西

逕樂鄉縣故城南。又東引葭水注之。酈注。鄒縣故城在今東鹿縣東。接深州界。元和志。衡漳水在鹿城縣南。深州東北。引葭即長蘆也。自此

以下。衡漳與長蘆互通稱。

又東北過阜城縣北。又東北至昌亭與擊池河會。水經

漳水又東北逕武邑郡南。又東逕武強縣北。又東北逕武隧縣故城南。白馬河注之。水上承擊池。東逕

樂鄉縣北。饒陽縣南。又東北右合張平口故溝。上承武強淵。淵之側有武強縣故治。衡漳又東南逕武

邑郡北。而東入衡水謂之交津口。衡漳又東逕武邑縣故城北。又逕東昌縣故城北。經所謂昌亭也。又

東北左會擊池。即漳故瀆謂之合口。酈注 此阜城當在今武邑縣界。今水經漳沱河。源出山西繁峙縣東北三十里。秦戲山。歷代州、崞縣、忻州、定襄、五臺、孟縣。北入真定府平山縣

界。逕靈壽縣至真定府城南。逕晉州過保定府境東鹿縣南三十里。達於深州。至阜城縣。沙水入焉。沙河在沙河縣治南。逕廣平府城五十里。下達雞澤縣界。洛水入之。洛河源在遼州太行山。至武安縣柏林里伏流至洛遠里復出。東逕

廣平府城北三十五里。至雞澤縣界。入於沙河。沙河又逕鉅鹿隆平二縣。至寧晉縣。匯為大陸澤。過翼州境西北三十里。至武邑縣北界二十里。為夾河。逕阜城縣西北為胡盧河。即衡漳之別名也。入於漳沱河。元和志。武邑縣長蘆

水北去縣三十二里。武強故城在武強縣西南二十五里。今縣南有武強故城二。一魏置。一西晉置。寰宇記衡漳在武強縣南五里。元和志。武隧故城在武強縣東三十一里。武邑故城當在今武邑縣界。縣志云漳河在縣西北二十里。樂鄉縣

廢。即今深州地。饒陽縣今真定府屬縣。東昌廢縣。在今武邑縣東。

又東北至樂成、陵縣別出北。水經

衡漳於縣無別出之瀆。縣北者乃擊池別水。分擊池故瀆之所纏絡也。衡漳又東逕弓高縣故城北。又

東北右合柏梁澁水。又東北右會桑杜溝。東南通清河。西北達衡水。春秋雨汎漳。澤、津、渚。今觀津城北。方二十里。盡為澤藪。蓋水所鍾也。又東逕董仲舒廟南。又東逕修市縣故城北。地理風俗記曰。循縣西

北有修市城。故縣也。又東會從陂。陂水南北十里。東西六十步。子午潭漲。瀏而不流。亦謂之桑杜。瀏從

北有修市城。故縣也。又東會從陂。陂水南北十里。東西六十步。子午潭漲。瀏而不流。亦謂之桑杜。瀏從

陂南出夾堤。東派逕循縣故城北。東合清漳。漳汎則北注。澤盛則南播。津流上下。互相逕道。從陂北出。東北分爲二川。北逕弓高城西。而北注柏梁澆。一川東逕弓高城南。又東北陽津溝水出焉。左瀆北入衡漳。謂之陽決口。衡水東逕阜城縣故城北。樂成縣故城南。酈注。樂成卽今河間府獻縣境。陵縣今山東濟南府屬。弓高見前。修市故城在今□□□□。卽今□□□□。觀津在武邑縣東南。阜城故城在今縣東二十二里。樂成故城在今獻縣東南。

又東北過成平縣南 水經

衡漳又東逕建成縣故城南。成平縣故城在北。又東右會楊津溝水。又東北逕建成縣左。入衡水。謂之楊津口。衡漳又東左會漳沱別河故瀆。又東北入清河。謂之合口。酈注。建成、成平二故城。並在今交河縣東。漢志成平縣有漳沱河。民曰徒駭河。又樂成縣漳沱別水首受漳沱河。東至東光入漳沱河。此漳沱河卽漳水。古之徒駭也。漳沱別河故瀆卽漳沱別水自樂成來者。志云至東先入漳沱河。蓋與成平接界處也。河水篇曰。大河故瀆東北至東光縣故城西。而北與漳水合是也。縣界清河。本西漢大河之經流。王莽時河徙。清河由此北會漳水。故酈元云清漳二瀆。河之舊道也。合口在今青縣南二里。接滄州界。又東北。澱水出焉。

又東北過章武縣西 又東北過平舒縣南 東入海 水經

清漳自章武縣故城西。枝瀆出焉。謂之澱水。東北逕參戶亭北。又逕東平舒縣故城南。又東北分爲二水。一水右出爲澱。一水北注漳沱。謂之澱口。清漳亂流而東入於海。酈注。章武。漢屬勃海郡。唐爲魯城縣。在滄州北一百里。東平舒故城在今大城縣界。淇水篇云。清河自濊邑北。又東北至泉州縣北。入漳沱。又東逕漂榆邑故城南。入於海。今靜海縣本漢章武平舒二縣地。縣北有漂榆城。清漳合流。經此入海。寰宇記云。御河自乾寧軍東北九十里入潮河。合流向東七十里。於獨流口入海。潮河卽界河也。縣東北九十里有小直沽。天津衛設焉。本漢章武縣地。元爲靜海縣之海濱鎮。明永樂二年。築城置衛。本朝改衛爲鎮。小直沽卽古沽水。後魏志。章武縣有沽水。水經云。沽水。東南至泉州縣與清河合。

東入於海是也。泉州今爲寶坻灤縣地。小直沽受南北諸水。東逕天津城北。又東南合大直沽而東注於海。漢志所云。河水東北至章武入海者也。海即勃海。元和志云。在魯城縣東九十里。今在靜海縣東北一百五十里。南接滄州。折而東北接寶坻縣界。禹貢之逆河。後世則爲勃海。亦謂之海也。參戶。漢縣。兼得章武地。宋爲乾寧軍。今爲青縣。縣南有參戶故城。即酈注所謂參戶亭也。元和志云。一名木門。城在長蘆縣西北四十里。青縣新志云。澹水東北流逕天津鎮東南十里。爲大直沽。地勢平衍。羣流漲溢。茫無涯涘。故得厥稱。長蘆縣即今縣南七十里衛河西岸之長蘆鎮也。

以今輿地言之。漳水自鉅鹿又北。歷南宮、新河、冀州。並屬直隸真定府。東鹿。屬保定府。深州、衡水、武邑、武強。並屬真

阜城、獻縣、交河、青縣、靜海。並屬河間府。大城、寶坻。並屬順天府。至天津鎮。屬河間府。注於勃海。即古徒駭河之故道也。

撰水經者。不知漳水即徒駭。而以王莽河爲禹河。故云。大河故瀆東北逕元城縣西北沙丘堰。至於大陸。北播爲九河。按漢元城縣故城在今大名府元城縣東沙麓之側。沙丘堰北去鉅鹿尙百餘里。謂播爲九河自此始。與經自大陸又北之文不合。唐人疑鉅鹿、廣阿東去平原太遠。故又以深州之陸

澤當禹貢之大陸。然自陸澤以東。南距鬲縣可三百里。禹河亦必不至此始分爲鬲津而南入鬲縣也。且古之九河。並東北出至章武、高城、柳縣之東。高城縣故城。在今鹽山縣南。柳縣故城。在縣東。合爲逆河。至碣石入海。及周定

王時。河徙自東光、南皮、浮陽絕八枝而北。合徒駭。漢人指此爲逆河。是九河之所同。故王莽改勃海郡曰迎河郡。南皮縣曰迎河亭。而其實非也。以意度之。徒駭大勢北行。亦迤東八枝。太史最北。宜最短。向

南則漸加長。鬲津最南最長。首受大河。當在南宮縣界也。要之九河所在。後人率多附會。其名爲某河者。未必即古之九河。不名爲某河者。又未必非古之九河。如澹水、浮水、無棣溝、篤馬河之類。馮遂云。九河今旣滅難明。

者。未必即古之九河。不名爲某河者。又未必非古之九河。如澹水、浮水、無棣溝、篤馬河之類。馮遂云。九河今旣滅難明。

班固云。自茲距漢。北亡八枝。酈道元云。城地並存。川瀆多亡。斯爲實錄。無事深求。近志雜亂者。勿論。卽如孔穎達。于欽準許商三河以爲言。亦未可盡信。禹貢雖指。

黃河自鞏洛以東。已出險就平。大伾以北。地勢益廣衍。大陸則又鍾水之區也。乘建瓴之勢。注沮洳之鄉。奔騰橫溢。必不能免。禹因而疏之。順其性之所便。從其地之所近。而九河以名。此在洺洞之際。最爲當機而扼要也。計初時。氾濫乍平。九河必勢均力敵。旣而橫流益殺。更復冬春消滅。九河之或盈或涸。或通或湮。亦理所必有。歷時旣久。後人但見安瀾之效。而忘其弭患之功。遂置九河於度外。壅遏逾遠。淫潦乘之。河於是起而發大難之端矣。凡九河之壞也。非一朝一夕之故。則九河之興也。抑豈僅一手一足之烈哉。故曰神禹。顧祖禹川瀆異同。

余嘗往來燕齊。西道河間。東履清滄。熟訪九河故道。蓋昔北流衡漳注之。河旣東徙。漳自入海。北流之漳。古徒駭河。歟。踰漳而南。清滄二州之間。有古河隄岸數重。地皆沮洳沙鹵。太史等河。當在其地。滄州之南。有大連澗。西踰東光。東至海。此非胡蘇河歟。澗南至西無棣縣百餘里間。有曰大河。曰沙河。皆瀕古隄。縣北地名八會口。縣城南枕無構溝。茲非簡潔等河歟。東無棣縣北有陷河。闊數里。西通德棣。東至海。茲非所謂鉤盤河歟。濱州北有士傷河。西踰德棣。東至海。茲非鬲津河歟。士傷河最南。比他河差狹。是爲鬲津無疑也。此本夏彝仲之言。蔡氏集傳乃曰。自漢以來。講求九河。皆無依據。祖王橫之言。引碣石爲證。

謂九河已淪於海。余案禹貢文。北過降水。至於大陸。又北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於海。大陸在邢。趙。深。三州之地。爾雅之廣河澤也。去海岸已數百里。又東至海中。始鉞九河。則大陸與九河相離千里。如是之遠。而絕無表志。不合禹貢之文。其不可信一也。王橫謂海溢出。浸數百里。而青兗營平郡邑。不聞有漂沒之處。而獨浸九河。其不可信二也。今平原迤北。清滄之間。雖爲樹藝。城邑相望。而地形河勢。高隱曲折。往往可尋。但禹初爲九。厥後或三或五。遷變多寡不同。必欲按名而索。故致後儒紛紛之論。蘇轍疏。黃河之性。急則通流。緩則淤澱。旣無東西皆急之勢。安有兩河並行之理。河不兩行。真千古名言。而禹却疏之爲九。或曰。禹第穿成九道。聽河自行其一耳。此妄談。豈有禹輕百姓力。一至此者。惟禹貢合注。頗得其解。夏氏引桓譚新論曰。河水濁。一石水。六斗泥。而民競引河。溉田。令河不通利。至三月桃花水至。則決。以其噎不泄也。可禁民勿復引河。夫引河且不可。況分爲九乎。然則禹之導爲九河也。何居。蓋河不可分。謂其上流耳。若入海之處。泄之愈速。則河愈通利。又何害哉。今九河之下。卽爲逆河。殆謂自此而下。卽海潮逆入矣。蓋名雖爲河。其實卽海也。海水內吞。九河外灌。不惟藉水力以刷沙。而海之潮汐。亦藉河力以敵之。禹之以水治水。所爲不可及也。又曰。要以入海之所。固宜分疏之。使速泄。下流速泄。則上流不壅。河之利也。若未及於海。則流分力弱。無以刷沙。適壅之矣。故曰。河不兩行。兩行且不可。況九河歟。

閻若璩四書釋地續。

同爲逆河入於海。禹貢

同合爲一大河。名逆河而入於勃海。孔氏傳。

康成云。下尾合名爲逆河。言相迎受。王肅云。同逆一大河。納之於海。其意與孔同。孔氏疏。

逆河者。既分爲九。又合爲一。以一迎八。而入於海。卽渤海也。蘇文忠公集。

逆、迎也。河分復合。以注於海。迎爲有所受之也。河入海處。舊在平州石城縣。東望碣石。漢武帝時。河徙

從頓丘南。東流入渤海。其後大風。逆河故處。皆漸於海。舊道堙矣。薛季宣書古文訓。石城縣。唐初析平州。盧龍縣地置。其故城在今直隸永平府灤州南

三十里。

逆河。世謂之渤海者也。逆河之地。比九河又特窪下。故九水傾注焉。雖其兩旁。當有涯岸。其實已與海

水相合。不止望洋向若而已。程大昌禹貢論。

禹河自碣石入海。此不言已見也。逆河。碣石。今皆淪於海。尚書記。

禹時河入海。蓋在碣石。地理志。碣石在北平驪城縣西南。計勃海北距碣石五百餘里。而河入勃海。蓋

漢元光三年。河徙東郡所更注也。而言禹時河入勃海。何哉。困學記聞。閻百詩云。按齊都賦。旁出爲勃。不

亦別有證乎。予曰。莫妙於太史公天官書。中國山川東北流。其維首在龍蜀。尾沒於勃碣。班固增其文曰。尾沒於勃海碣石。益明顯矣。

碣石之東爲滄溟。經之所謂海也。其西則逆河。後世謂之勃海。河渠書曰。同爲逆河。入於勃海。溝洫志同。

蓋漢人以勃海為海而不知其為逆河。遂謂逆河在南皮。浮陽。河自章武入海。不至碣石矣。章武、漢

屬勃海郡。郡治浮陽。即今之滄州。故孔疏云。郡北距碣石五百餘里。寰宇記。滄州東北至平州五百里。河入海處。遠在

碣石之南。禹行碣石不得入河。蓋遠行通水之處。北盡冀州之境。然後南迴入河。而逆上也。近世學者

皆宗其說。斥瓚道元之謬。是何也。碣石在盧龍縣南二十三里。離海七八十里。而河欲至此入海。則必

自今天津北行。歷寶坻界。轉東自豐潤。逕灤州。廢石城縣南。又東過盧龍縣南。而南入於海。取道迂遠。

地勢益高。無是理也。宋入憂河尾入契丹界。蘇子由曰。契丹之水皆南注於海。地形北高。河無北徙之道。故據導河無碣石之文。以為河不至碣石

入海。是殆未有以蘇薛程黃之解示之者也。誠知勃海即逆河。而碣石負海。當逆河之衝。則紛紛諸說

不攻而自破矣。漢志云。河自羌中積石山東北至章武入海。過郡十六。按水經注。黎陽以上。河水所過。有金城、天水、武威、安定、北地、朔方、五原、雲中、定襄、雁門、西河、上郡、河東、馮翊、河西、河內凡十六郡。黎陽以下。大河故瀆所過。有魏郡、東郡、清河、平原、信都、勃海。又六郡。共二十二郡。而班固云。過郡十六。殊不可曉。今考禹河所過。有魏郡、廣平、鉅鹿、信都、勃海。而無東郡。清河、平原。過郡凡二十一也。行九千四百里。以經言之。河乃自章武東出為逆河。逕驪城至壘縣

碣石山入海。又過郡二十一。右北平、遼西、井上二。為過郡二十三。行三百餘里也。自禹告成之年。下逮東周齊桓公之世。九

河亡其八枝。後數十歲為定王五年己未。當魯宣公之七年。而河遂東徙。凡一千六百六十餘歲。地

理志。勃海郡。莽曰迎河。南皮縣。莽曰迎河亭。溝洫志亦云。同為迎河。入於勃海。迎河即逆河。說者謂莽

多忌諱。改逆曰迎也。寰宇記云。迎河在清池縣西南二十三里。從南皮來。清池即浮陽。余初不解逆河

何以在此地。求之數月。始得其故。水經淇水注云。清河自東光縣西。又東北。右會大河故瀆。又東北。逕南皮縣故城西。又北。逕浮陽縣故城西。又東北。漳沱別瀆注焉。漳水注云。衡漳自成平縣南。又東。左會漳沱。別河故瀆。又東北入清河。謂之合口。蓋莽時。大河南徙。清河自東光縣西行。其故瀆。歷南皮浮陽。至成平。與漳水合。水經東漢時作。故指爲清河。實西漢大河之經流也。漢人以九河播自元城之沙丘。堰東。北至南皮浮陽縣西。仍歸大河。是謂同爲逆河云爾。不知禹河自成平東。逕二縣之北。未嘗由東光而北。歷其西。九河下尾。東北出。抵高城柳縣章武之東。同合爲一大河。以入海。南北廣二百餘里。東西長三百里。占地甚多。非逆河縱而九河橫。東流至二縣之西。爲逆河所截。而各注之也。總之。大伾以東。漢人不詳禹河之所經。而以北瀆爲禹河。禹河一差。則降水大陸。九河逆河無所不差矣。逆河以班志言之。似爲橫絕之河。而鄭王以爲迎受之河。其義較長。然終不能指言逆河在某地。至東坡始云。逆河卽勃海。薛士龍又因王橫之言。更定其義云。逆河皆漸於海。而後經旨乃大明。與鄭王之義亦甚協也。河之播而爲九也。勢至此不得不分。非禹有意分之也。其同爲逆河也。勢至此不得不合。非禹有意合之也。所以名逆者。鄭義盡之。自漢人以勃海爲海。而逆河無所容其地。唐人亦不明逆河在何處。徐堅初學記曰。逆迎也。言海口有朝夕潮。以迎河水。此義最優。至宋而謬論迭出。貽惑滋甚。林氏曰。王介甫謂逆河者。逆設之河。非並時分流也。其意以同爲逆河。句釋上文。播爲九河之義。如此則逆河卽

是九河矣。羅泌曰：聖人於冀堯間，逆設爲河，以防暴至之患。未至則不妨民耕，既至則不墮民舍。程秘曰：禹因地之形而逆設爲九河，凡河之道，則不建都邑，不爲聚落，不耕不牧，故謂之逆河。董鼎曰：格言云：逆河是開渠通海，以泄河之溢。秋冬則涸，春夏則泄，此皆踵介甫之謬。以九河爲逆河，而緣飾其辭也。陳師道曰：逆河者爲潮水所逆行千餘里，邊海又有潮河，自西山來經塘泊，按潮河一名界河，在今靜海縣西北，受滹沱，易巨馬三水。巨馬卽滹沱水。合御河，東至獨流口入海。此河在直沽口西，亦不得指爲逆河。明邱文莊濬又言：當於直沽入海之後，依禹貢逆河法，截斷河流，橫開長河一帶，收其流而分其水，以逆河爲橫絕之河，承西漢之誤。以上諸說，總由不知勃海卽逆河，而求逆河於勃海之外，遂愈求愈遠耳。大史公天官書曰：中國山川東北流，其維首在隴蜀，尾沒於勃碣。漢書天文志云：勃碣，渤海碣石。一行言山河兩戒，以河濟爲北紀，江淮爲南紀。由此觀之，禹河從勃碣入海，上應天文，下協地理。漢武帝所謂聖人作事爲萬世功，通於神明，恐難改更者也。殷本紀載湯誥之言曰：東爲江北爲濟，西爲河南爲淮，四瀆已修，萬民乃有居。四瀆之由來尙矣。爾雅：江河淮濟爲四瀆。四瀆者，發源注海者也。劉熙釋名曰：瀆，獨也。各獨出其所而入海也。自王莽時，河徙從千乘入海，而北去碣石遠矣。然猶未離乎勃海也。自金明昌中，河徙而河半不入勃海矣。元至正中，又徙而河全不入勃海矣。河南之濟久枯，河或行其故道，今又與淮渾濤而入海，淮不得擅瀆之名，四瀆亡其二矣。世習爲固然，恬不知怪，愚嘗爲杞人之憂，萬一清

口不利。海口愈塞。加以以淫潦。而河淮上流。一時並決。挾阜陵洪澤諸湖。衝蕩高堰。人力倉卒不能支。勢必決入山。鹽、高、寶諸湖。明隆慶四年。萬歷三年。淮挾湖水以東。兩決於高堰。山陽高寶興鹽諸境。悉爲巨浸。而淮南海口。沙壅更甚於曩時。怒不得泄。則又必奪邗溝之路。直趨瓜洲。南注於江。至通州入海。四瀆并爲一瀆。拂天地之經。奸南北之紀。可不懼與。欲絕此患。莫如復禹舊迹。然河之南徙。日以遠矣。濬、滑、汲、胙之間。無河。新鎮、獲嘉亦無河矣。賈讓、李垂之策。將安所用之。或曰。金温撒可喜。請於新鄉縣西。決河水使東北合清河。至清州柳口入海。其說不可行乎。曰。今新鄉流絕。欲自武陟之東。濬其故道。約一百三四十里。更於新鄉縣西決河使東北流。鑿生地五十餘里。勞費不訾。民何以堪。且滎陽以下。每決必潰右隄。未聞有決左隄而北者。疑此地北高南下。新鄉縣西之故道。去清河雖近。未必能導之使北也。然則河竟將若何。曰。封北以東。地勢南高而北下。河之北行。其性也。徒以有害於運。故遏之使不得北而南入於淮。南行非河之本性。東衝西決。卒無寧歲。故吾謂元明之治運。得漢之下策。而治河則無策。何也。以其隨時補苴。意在運而不在河也。設會通有時而不用。則河可以北。先期戒民。凡田盧冢墓。當水之衝者。悉遷於他所。官給其費。且振業之。兩岸之隄。增卑倍薄。更於低處創立遙隄。使暴水至。得左右游波。寬緩而不迫。諸事已異。然後縱河所之。決金龍。注張秋而東北。由大清河入於勃海。殊不煩人力也。蓋禹河本有可復之機。一失之於元封。再失之於永平。三失之於熙寧。至明昌以後。事無可爲。居今日而規復禹河。是猶坐談龍肉。

終不得飽也。河之離舊愈遠，則反本愈難。但得東北流入勃海，天文地理，兩不相悖，而河無注江之患。斯亦足矣。求如西漢之河不可得，即如宋之北流亦不可得，而況降水大陸之區也。嗚呼！禹河其不復

矣乎。禹貢錙指。

夏書曰：禹抑鴻水十三年，過家不入門，陸行載車，水行載舟，泥行蹈毳，山行即橋，以別九州。隨山浚川，任土作貢，通九道，陂九澤，度九山。然河舊衍溢害中國也尤甚。唯是為務，故道河自積石，歷龍門，南到華陰，東下砥柱及孟津，維汭至於大伾。於是禹以為河所從來者高，水湍悍，難以行平地，數為敗，乃斷二渠以引其河。索隱曰：斷，漢書作灑。史記舊本亦作灑，字從水。按章昭云：疏決為灑，字音疏。北載之高地，過降水，至

於大陸，播為九河，同為逆河，入於勃海。贊曰：禹貢曰：夾右碣石入於海。乃在碣石。武帝元光二年，河徙東郡。更注勃海。禹時不注勃海也。史記河渠書：浚同濬。說文：濬，深通川也。書堯典：封十有二山，濬川是也。書言濬川，總言之也。孟子言疏濬決排，分言之也。今之治水者，但知有隄築之能而已。浚則安能。陂，說文：阪也。一曰池也。禹貢：九澤既陂。四海會同，言治水功成也。風俗通義曰：陂者繁也。言因下鍾水以繁利萬物也。今陂皆以溉灌。夫中古之陂，以溉灌也。勝國之陂，以濟運也。後人不知此義，凡遇陂湖水櫃之處，盡請陞科，以致水無蓄蓄，潦則淹沒民田，旱則漕船阻滯，嗟乎陞科者，徒知聚斂耳，富國耳，而不知適所以病國且困民也。詳見略例。禹無釃渠之事，亦見略例。

釃二渠，引河北載之高地，過降水，至於大陸。此說不然。據經但言東過洛汭，至於大伾，北過降水，至於大陸。初未嘗有二渠之說。況禹之治水，欲使水由地中行，自高而決之於下流者也。今乃謂載之高，無是理也。據經之所載，既無二渠之說，則太史公何據而為此言。太史公嘗曰：九州山川，尚書近之矣。至

於言河流。則不知取正於書。而自爲此說何也。意者太史公未嘗得真孔氏古文書。其所傳本。或有異矣。今當以孔氏本爲正。尙書全解。釀當作灑。今本漢書作灑。傳寫之訛。

太史公。班孟堅。謂禹釀二渠以引其河。一貝丘。一潔川。李垂導河書曰。東爲潔川者。乃今泉源。赤河北出貝丘者。乃今王莽故瀆。而漢塞宣房所行二渠。蓋獨潔川。其一則漢決之。起觀城。入蒲臺。所謂武河

者也。曷補之。河議曰。二渠於禹貢無見。王應麟困學記聞。

河渠書曰。廐爲二渠。復禹舊跡。是以二渠出於禹也。及考之禹跡。河自龍門。至於大陸。皆爲一流。至秦

河決魏都。始有二流。子長蓋誤指秦時所決之渠。以爲禹跡也。張燧千百年眼。禹貢原無分渠之說。林氏所見極是。注云二渠。其一出貝丘。其一則潔

川也。然史漢皆言引河。不言引潔。何得遽以潔川實之。蓋周定王五年。河徙自宿胥口東行。潔川。太史公遂錯認爲禹之故迹。班氏從而附會之。注家既知二渠。一爲潔川。而又不能明正其非。均失之矣。

周定王五年。河徙。周譜見漢書溝洫志。

蔡傳。周定王五年。河徙。矜礫。矜礫不知在何處。按溝洫志。賈讓治河奏有滎陽漕渠。如淳曰。今礫谿口是也。師古曰。礫谿。谿名。卽水經所云沛水東過礫谿者。阿誰讀誤。本漢書以今爲令。又加石作矜。殊足使人噴飯。卽以礫谿言之。水經。濟水東至北礫谿南。東出過滎陽縣北。又東南。南礫谿水注之。酈元云。水出滎陽城西南李澤澤。澤中有水。卽古馮池。地理志曰。滎陽縣馮池在西南。是也。東北流歷敖山。南逕號亭北。又東北。過滎陽縣北。斷山東北。注於濟。世謂之礫石澗。卽經所謂礫谿矣。礫谿口卽南礫谿水

入濟處也。古之決口。皆在大伾之東。金元時所決漸西。至明天順中。河自武陟徙入原武。而獲嘉之流遂絕。變斯極矣。滎陽今爲滎澤縣。與獲嘉相對。周時河徙寧遠在此邪。唯漢平帝世。河浸汴。濟謂徙從礫谿口則可。然亦無礫谿之名也。此說當必有所本。頃閱王伯厚河渠考。引程氏曰。周時河徙礫谿。至漢又改向頓丘東南流。程氏疑卽大昌。及檢禹貢論。其第十一篇有云。周定王五年。河徙故瀆。漢元光三年。河水徙從頓丘東南流入勃海。却無礫谿字。又圖說葭蕩渠口辨。引如淳注。亦作今礫谿口。不作礫谿。則二字明係杜撰。絕無根據。誕妄乖謬。莫甚於此。而學者宗之。以王伯厚之淹博。亦不能正其失。而且累及於程氏。地理之學。談何容易。禹貢錐指。

周威烈王十三年。晉河岸傾。壅龍門。至於底柱。大事記。

春秋時。河患見史傳始於此。困學記聞。

行水金鑑卷第六

河水

秦始皇帝八年。河魚大上。史記秦本紀。秦隱曰。謂河水溢。魚大上平地。亦言遭水害也。

秦始皇帝二十二年。王賁攻魏。引河溝灌大梁。大梁城壞。史記秦本紀。

河溝者。鴻溝也。即漢志所謂狼湯渠。據水經注。陰溝本菴蕩渠。在浚儀縣北。自王賁斷故渠。引水東南出。以灌大

梁。謂之梁溝。於是水出縣南。而不逕其北。遂目梁溝爲菴蕩渠。亦曰鴻溝。浚儀故縣在今開封府西北。

即大梁城。魏所都也。自智伯引汾水以灌晉陽。世皆知水之可以亡人國。蘇代云。秦正告魏曰。決滎口。

魏無大梁。其後王賁竟用之以滅魏。按滎口水即職方之滎川。後世亦謂之濟水。水經注。濟水自陽武

縣故城南。又南逕封丘縣南。又東逕大梁城北。故亦可決之以灌也。賁所引是菴蕩渠。非滎瀆。然水不

同。而其地則總在大梁之北。王橫曰。秦攻魏。決河灌其都。決處遂大。不可復補。宜卻徙完平處。更開空

使緣西山足。乘高地而東北入海。迺無水災。則似謂賁所引者。大河之經流。蓋蘇代述秦告魏。又云。決

白馬之口。魏無黃濟陽。決宿胥之口。魏無虛頓丘。二口一在白馬。一在黎陽。王橫以是謂賁所引者在

此間。決處即白馬口。西山足。即宿胥口也。然史記明言引河溝。則非大河之經流亦審矣。水經注云。河水舊於白馬縣決。

通漢、濟、黃溝。故蘇代說燕曰：決白馬之口，魏無黃濟陽。竹書紀年：梁惠成王十二年，楚師決河水，以水長垣之外者也。按：黃即外黃。外黃城在今杞縣東北六十里。濟陽城在今蘭陽縣東五十里。去魏都尚遠，且蘇代所稱，皆秦恐喝之辭。未嘗實見諸行事。白馬之口，楚決，非秦決也。漢書敘傳曰：秦決南

年。蒙古決寸金淀灌趙葵軍。淀在城北二十餘里。明崇禎十五年，賊決朱家寨隄以灌城。寨在城西北十七里。其所

引者皆大河之經流也。與王賁地同而水異。嗚呼！不仁者之作俑，禍及萬世，而未有艾痛哉。禹貢維指。

漢文帝十二年冬十二月，河決東郡。漢書文帝本紀。史記河渠書、漢書溝洫志皆云：漢興三十有九年，文帝時，河決

當云漢興三十有五年也。

漢武帝建元三年春，河水溢於平原。漢書武帝本紀。

漢興三十九年，孝文時，河決酸棗，東潰金隄。正義曰：括地志云：金隄一名千里隄，在百馬縣東五里。於是東郡大興卒塞之，其後四十

有餘年，今天子元光之中，而河決於瓠子。東南注鉅野。正義曰：括地志云：鄆州鉅野縣東北大澤是。通於淮、泗，於是天子使汲

黯、鄭當時與人徒塞之，輒復壞。是時武安侯田蚡為丞相，其奉邑食鄆。索隱曰：鄆音輸。章昭云：清河縣也。鄆居河北，河

決而南，則鄆無水。菑、邑收多，蚡言於上曰：江河之決皆天事，未易以人力為彊塞，塞之未必應天，而望

氣用數者，亦以為然。於是天子久之不事復塞也。史記河渠書。

河決觀。徐廣曰：觀，縣名。屬東郡。梁楚之地，固已數困，而緣河之郡，隄塞河輒決壞，費不可勝計。史記平準書：河決東郡

漢書地理志：東郡有畔觀縣也。縣在今東昌府觀城縣界。

漢武帝元光三年春。河水徙從頓丘東南。流入勃海。師古曰。頓丘。丘名。因以爲縣。本衛地。地理志。屬東郡。今則在魏州界也。夏五月。河決濮陽。

汜郡十六。師古曰。濮陽。東郡之縣也。水所汎凡十六郡界。發卒十萬。救決河。起龍淵宮。漢書武帝本紀。通鑑考異曰。武紀云。東南流入勃海。按頓丘屬東郡。勃海乃在頓丘東北。恐誤。

因刪去入勃海三字。蓋誤以東南二字屬下讀也。河水徙從頓丘東南。是一句。

元光三年。河水決濮陽瓠子。溝洫志言之甚詳。而頓丘之決口。及入海處。與中間經過之地。皆不可得聞。今以水經注考之。北瀆初經頓丘縣西北。至是改流。蓋自戚城西決。而東北過其縣。東南歷畔觀。至東武陽。奪潔川之道。東北至千乘。入海者也。潔川狹小不能容。故其夏又自長壽津溢而東。以決於濮陽。則東南注鉅野。通淮泗。而北瀆之流微。潔川之水涸矣。及武帝塞宣房。道河北行。二渠則正流全歸北瀆。餘波仍爲潔川。頓丘之決口。不勞而塞。故志略之。程大昌以爲元光以後。河竟行頓丘東南。非也。漢世河兩決瓠子。一塞於武帝。再塞於王延世。河自是不復決。而南輒泛濫。入平原濟南。千乘。駸駸乎有向東之勢矣。禹貢維指。

自河決瓠子後二十餘歲。歲因以數不登。而梁楚之地尤甚。天子旣封禪。巡祭山川。其明年旱。乾封少雨。

天子乃使汲仁、郭昌發卒數萬人。塞瓠子決。於是天子已用事萬里沙。正義曰。括地志云。萬里沙在華州。接縣東北二十里。則還自臨

決河。沈白馬。玉璧於河。令羣臣從官自將軍已下。皆負薪。填決河。是時東流。漢書無流字。郡燒草。以故薪柴少。

而下淇園之竹以爲榵。如淳曰。樹竹塞水決之口。稍稍布插接樹之。水稍弱。補令密。謂之榵。以草塞其裏。乃以土壤之。有石以石爲之。天子旣臨河決。悼功之不成。

乃作歌曰。瓠子決兮。將奈何。皓皓盱盱兮。閭殫爲河。殫爲河兮。地不得寧。功無已時兮。吾山平。吾山平兮。

鉅野溢。魚沸鬱兮。柏徐廣曰。柏猶迫也。冬日延徐廣曰。延作正。道弛兮。離常流。蛟龍騁兮。方遠游。歸舊川兮。神哉沛。不封

禪兮。安知外。爲我謂河伯兮。何不仁。汜濫不止兮。愁吾人。齧桑浮兮。淮泗滿。久不反兮。水維緩。一曰。河水

湯湯兮。激潺湲。北渡迂兮。浚流難。舉長菱兮。沉美玉。河伯許兮。薪不屬。薪不屬兮。衛人罪。師古曰。東郡本衛地。故言此衛人

之罪。燒蕭條兮。噫乎。何以禦水。頽林竹兮。榿石菑。宣房塞兮。萬福來。於是卒塞瓠子。築宮其上。名曰宣房

宮。而道河北行二渠。復禹舊迹。而梁楚之地。復寧。無水災。史記河渠書。記云。四十有餘年。漢書作三十六歲。蓋自文帝十二年癸酉。至武帝元光三年己酉。是三十六

年也。金隄在今開州界。

漢武帝填河。告神玉册文云。洛水爲災。河決瓠子。墮損城隍。漂殘民物。皇帝欽聞。乃齊心罪已。減膳避

殿。命駕臨河。以閱災變。遂刑牲沉璧。以告陽侯。曰。朕聞天一生水。潤下爲德。澤及草木。以滋百穀。淮海

安流。帆檣和濟。汪洋之德。功侔天地。何乃逆流。洶湧橫溢。爲害淹沒。我田廬漂流。我黎庶遂致平疇。渥

野。化作鯨波。使我農氓廢畊。爰損百穀。朕之不德。上干天和。今乃責躬罪已。修德肆赦。少邀天眷。乃敕

司農出金。司空調役。下淇園之竹。以爲榿。沉嵩陽之石。以爲基。必使金隄永固。玉海安瀾。神維有靈。鑒

觀不爽。玉圖譜。古

漢武帝元封二年夏四月。祠太山。至瓠子。臨決河。服虔曰。瓠子隄名。在東郡白馬。蘇林曰。在郵城以南。濮陽以北。廣百步。深五丈。命從臣將軍以

下皆負薪塞河隄。作瓠子之歌。漢書武帝本紀。水經瓠子河出東郡濮陽縣北河注。縣北十里。即瓠子河也。漢陽即今東昌府濮州。白馬在今延津縣界。

瓠子河決。有蛟龍從九子自決中逆上入河。潰沫流波。凡數十里。西京雜記。

瓠子在雷澤。黃河故道。今呼為沙河。沙河西北。其口猶存。土人謂之瓠岡也。陳師道後山叢談。

是時方事匈奴。興功利。言便宜者甚衆。齊人延年上書。師古曰。史不得其姓。言河出昆侖。經中國。注勃海。是其地。執

西北高而東南下也。可案圖書觀地形。令水工準高下。開大河。上領出之。胡中東注之海。如此關東長無

水災。北邊不憂匈奴。可以省隄防備塞。士卒轉輸。胡寇侵盜。覆軍殺將。暴骨原野之患。天下常備匈奴而

不憂百越者。以其水絕壤斷也。此功壹成。萬世大利。書奏。上壯之。報曰。延年計議甚深。然河迺大禹之所

道也。聖人作事。為萬世功。通於神明。恐難改更。自塞宣房後。河復北決於館陶。分為屯氏河。師古曰。屯音大門反。而隋

室分析州縣。誤以為毛氏河。乃置毛州。失之甚矣。東北經魏郡清河。信都。勃海入海。廣深與大河等。故因其自然。不隄塞也。此開通

後。館陶東北四五郡。雖時小被水害。而兗州以南六郡無水憂。漢書溝洫志。

于真之西。水皆西流注西海。其東水東流。注鹽澤。索隱曰。鹽。水也。太康地記云。河北得水為河。塞外得水為海也。正義曰。漢書云。鹽澤。玉門關三百餘里。廣袤三四百里。其

水皆潛行地下。南出於積石山。為中國河。括地志云。蒲昌海。一名勃澤。一名鹽澤。玉門關在沙州壽昌縣西六里。鹽澤潛行地下。其南則河源出

焉。索隱曰。案漢書西南夷傳云。河有兩源。一出葱嶺山。一出于真。山海經云。河出崑崙東北隅。郭璞云。河出崑崙。潛行地下。至葱嶺山于真國。復分流岐出。合而東注。勃澤。已而復行積石。為中國河。勃澤即鹽澤也。一名蒲昌海。

西域傳云。于真州南山下。與郭璞注山海經不同。廣志云。蒲昌海在蒲類海東也。多玉石。河注中國。而樓蘭。姑師。邑有城郭。臨鹽澤。鹽澤去長安可五千

里。漢使窮河源。河源出于寘。其山多玉石。采來。天子案古圖書。名河所出山曰昆侖云。史記大宛傳

禹本紀。言河出昆侖。高二千五百餘里。日月所相避隱為光明也。自張騫使大夏之後。窮河源。惡睹所謂

昆侖者。故言九州山川。尚書近之矣。至禹本紀。山經所有。放哉。漢書張騫傳贊注六。放蕩迂闊。不可信也。

張騫及後使者。皆未嘗指于闐之山為昆侖。武帝自案古圖書以名之耳。故史云惡覩。禹貢維指。

匈奴之西。烏孫之南。南北有大山。中央有河。東西六千餘里。南北千餘里。東則接漢。阨以玉門。陽關。西則

限以蔥嶺。其南山東出金城。與漢南山屬焉。其河有兩源。一出蔥嶺。一出于闐。于闐在南山下。其河北流

與蔥嶺河合。東注蒲昌海。蒲昌海。一名鹽澤者也。漢書西域傳。水經。崑崙墟在西北。去嵩高五萬里。地之中也。其高萬一千里。河水出其東北。屈從其東南。流入於勃海。又

南入蔥嶺山。又西逕罽賓國北。又西逕月氏國南。又西逕安息。南河水與婁羅跋祿水同注雷耆海。又西逕四大塔北。又西逕陀衛國。北河水又東逕皮山國北。又東與于闐河合。南河又東逕于闐北。又東北逕扞彌國北。又東逕且末國北。

北河又東北流。分為二水。枝流出焉。北河自疎勒流逕南河之北。又東逕莎車國南。又東南逕溫宿國。又東逕姑墨國南。又東逕注賓城南。又東逕榜蘭城南。又東注於勃澤。即經所謂蒲昌海也。水積郡善之東北。龍城之西南。龍城故

大國。地方千里。皆為鹽而剛堅。故蒲昌亦有鹽澤之稱。其中河湍電轉。為際淪之脈。即河水之所潛而出於積石也。

宣帝地節中。光祿大夫郭昌使行河北曲三所。水流之執。皆邪直貝丘縣。師古曰。直。當也。恐水盛隄防不能禁。

迺各更穿渠。直東經東郡界中。不令北曲。渠通利。百姓安之。元帝永光五年。河決清河。靈鳴犢口。師古曰。清

鳴犢河。口也。而屯氏河絕。成帝初。清河都尉馮遂奏言。郡承河下流。與兗州東郡分水為界。城郭所居尤卑下。

土壤輕脆易傷。頃所以闕無大害者。以屯氏河通。兩川分流也。今屯氏河塞。靈鳴犢口。又益不利。獨一川

兼受數河之任。雖高增隄防。終不能泄。如有霖雨。旬日不霽。必盈溢。靈鳴犢口在清河東界。所在處下。雖令通利。猶不能爲魏郡清河減損水害。禹非不愛民力。以地形有執。故穿九河。今既滅難明。屯氏河不流行七十餘年。新絕未久。其處易浚。劉奉世曰。河不流行。不字宜爲水字。或衍不字。又其口所居高。於以分流殺水力。道里便宜。可復浚以助大河。泄暴水。備非常。又地節時。郭昌穿直渠。後三歲。河水更從。故第二曲間北可六里。復南合。今其曲執復邪。直貝丘。百姓寒心。宜復穿渠東行。不豫修治。北決病四五郡。南決病十餘郡。然後憂之晚矣。事下丞相御史。白博士許商治尙書。善爲筭。能度功用。師古曰。白。謂自於天子也。遣行視。以爲屯氏河盈溢所爲。方用度不足。可且勿浚。後三歲。河果決於館陶。及東郡金隄。泛濫兗豫。入平原。千乘。濟南。凡灌四郡。三十縣。水居地十五萬餘頃。深者三丈。壞敗官亭室廬。且四萬所。御史大夫尹忠對方略。疏闊。上切責之。忠自殺。遣大司農非調。師古曰。大司農名非調也。調均錢穀。河決所灌之郡。謁者二人。發河南以東漕船五百艘。師古曰。一船爲一艘。徙民避水。居丘陵九萬七千餘口。河隄使者王延世。使塞。華陽國志云。延世字長叔。犍爲資中人。以竹落。長四丈。大九圍。盛以小石。兩船夾載而下之。三十六日。河隄成。上曰。東郡河決。流漂二州。校尉延世。隄防三旬。立塞。其以五年爲河平元年。卒治河者。爲著外繇。六月。師古曰。以卒治河有勞。雖執役日近。皆得比繇。成六月也。著謂著於簿籍。惟延世長於計策。功費約省。用力日寡。朕甚嘉之。其以延世爲光祿大夫。秩中二千石。賜爵關內侯。黃金百斤。後二歲。河復決平原。流入濟南。千乘。所壞敗者半。建始時。復遣王延世治之。杜欽說大將軍王鳳。以爲前河決。丞相史楊焉言。延

世受焉術以塞之蔽不肯見今獨任延世延世見前塞之易恐其慮害不深又審如焉言延世之巧反不
如焉且水執各異不博議利害而任一人如使不及今冬成來春桃華水盛必羨溢有填淤反壤之害古師
曰反壤者水塞不通故令其土壤反還也如此數郡種不得下民人流散盜賊將生雖重誅延世無益於事宜遣焉及將作大

匠許商諫大夫乘馬延年雜作孟康曰乘馬姓也延世與焉必相破壞深論便宜以相難極商延年皆明計筭能商

功利足以分別是非擇其善而從之必有成功鳳如欽言白遣焉等作治六月迺成復賜延世黃金百斤

治河卒非受平賈者為著外繇六月蘇林曰平賈以錢取人作卒顧其時庸之平價也如淳曰律說平賈一月得錢二千漢書溝洫志

漢成帝建始四年秋大水河決東郡金隄師古曰金隄者河隄之名今在滑州界

冬十月御史大夫尹忠以河決不憂職自殺漢書成帝本紀

漢成帝河平元年春三月詔曰河決東郡流漂二州師古曰兗豫之地校尉王延世隄塞輒平其改元為河平漢書

成帝本紀

王尊為徐州刺史遷東郡太守久之河水盛溢泛浸瓠子金隄老弱奔走恐水大決為害尊躬率吏民投
沉白馬祀水神河伯尊親執圭璧使巫策祝請以身填金堤因止宿廬居堤上吏民數千萬人爭叩頭救
止尊尊終不肯去及水盛隄壞吏民皆奔走唯一主簿泣在尊旁立不動而水波稍卻迴還吏民嘉壯尊
之勇節白馬三老朱英等奏其狀下有司考皆如言於是制詔御史東郡河水盛長毀壞金堤未決三尺

百姓惶怨奔走。大守身當水衝。履咫尺之難。不避危殆。以安衆心。吏民復還就作。水不爲災。朕甚嘉之。秩尊中二千石。加賜黃金二十斤。漢書王尊傳。尊字子贛。高陽人。

漢成帝河平四年三月。遣光祿大夫博士嘉等十一人。行舉瀕河之郡。水所毀傷。困乏不能自存者。財振

貸。師古曰。巡行而舉其狀也。財與裁同。其爲水所流壓。死不能自葬。令郡國給構槨葬埋。已葬者與錢。人二千。避水它郡國。

在所冗食之。文穎曰。冗。散也。漢書成帝本紀。

漢成帝鴻嘉四年秋。勃海清河河溢。被災者振貸之。漢書成帝本紀。

鴻嘉四年。楊焉言。從河上下。患底柱隘。可鑄廣之。上從其言。使焉鑄之。鑄之裁沒水中。不能去。而令水益

湍怒。爲害甚於故。是歲勃海清河信都河水溢。溢灌縣邑三十一。敗官亭民舍四萬餘所。河隄都尉許商

與丞相史孫禁共行視。圖方略。禁以爲今河溢之害。數倍於前。決平原時。今可決平原金隄間。開通大河。

令人故篤馬河。章昭曰。在平原縣。至海五百餘里。水道浚利。又乾三郡水地。得美田且二十餘萬頃。足以償所開傷

民田廬處。又省吏卒治隄。救水歲三萬人以上。許商以爲古說九河之名。有徒駭胡蘇鬲津。今見在成平

東光鬲界中。師古曰。此九河之三也。徒駭在成平。胡蘇在東光。鬲津在鬲。成平東光屬勃海。鬲屬平原。徒駭者。言禹治此河用功極衆。故人徒驚駭也。胡蘇。下流急疾之貌。鬲津。言其順小。可鬲以爲津而渡也。鬲

與鬲同。自鬲以北。至徒駭間。相去二百餘里。今河雖數移徙。不離此城。孫禁所欲開者。在九河南。篤馬河失

水之迹。處執平夷。旱則淤絕。水則爲敗。不可許。公卿皆從商言。先是谷永以爲河中國之經瀆。聖王興則

出圖書。王道廢。則竭絕。今潰溢橫流。漂沒陵阜。異之大者也。修政以應之。災變自除。是時李尋、解光亦言。陰氣盛。則水爲之長。故一日之間。晝減夜增。江河滿溢。所謂水不潤下。雖常於卑下之地。猶日月變見於朔望。明天道有因而作也。衆庶見王延世蒙重賞。競言便巧。不可用。議者常欲求索九河故迹。而穿之。今因其自決。可且勿塞。以觀水執。河欲居之。當稍自成川。跳出沙土。然後順天心而圖之。必有成功。而用力寡。於是遂止不塞。滿昌、師丹等數言百姓可哀。上數遣使者處業。師古曰。謂安處之。振贍之。漢書溝洫志。

志言自塞宣房後。河復北決於館陶。分爲屯氏河。東北經魏郡。清河。信都。勃海入海。廣深與大河等。故因其自然。不隄塞也。元帝永光五年。河決清河靈鳴犢口。而屯氏河絕。成帝初。靈鳴犢口又不利。清河都尉馮遂奏言。郡承河下流。土壤輕脆。易傷。屯氏河絕未久。宜復浚以助大河。泄暴水。此思患豫防之道也。而博士許商行視。以爲方用度不足。且勿浚。後三歲。河果決館陶及東郡金隄。灌四郡三十二縣。遣王延世塞之。後二歲。河復決平原。流入濟南。千乘。又遣延世塞之。費更不訾。鴻嘉四年。勃海信都河水溢。溢灌縣邑三十邑。許商與丞相史孫禁。共行視。圖方略。禁以爲可決。平原金隄間。開通大河。令入故篤馬河。至海。五百餘里。水道浚利。此因利乘便之術也。而商以爲禁所欲開者在九河南。失水之迹。不可許。公卿皆從商言。又以谷永、李尋、解光等奏。竟止不塞。遺患八十餘年。至永平十三年而後已。嗟乎。商以治尙書善爲算稱。故丞相御史白遣行視。而其方略乃如此。欲省費而費益多。欲循九河之迹。

而九河不可復。經術竟何爲哉。故諺曰：以書御者，不盡馬之情。以古制今者，不達事之變。禹貢鑑

綏和二年，哀帝卽位，秋，詔曰：乃者河南潁川郡水出，流殺人民，敗壞廬舍，朕之不德，民反受辜，朕甚懼焉。

已遣光祿大夫循行舉籍，師古曰：舉其名籍也。賜死者棺錢，人三千，其令水所傷縣邑及它郡國災害什四以上，民

貲不滿十萬，皆無出今年租賦。師古曰：什四謂十分損四。漢書哀帝本紀

哀帝初，平當使領河隄，奏言：九河今皆寘滅。按經義治水有決河深川，師古曰：決、分泄也。深、浚治也。而無隄防壅塞之

文，河從魏郡以東北，多溢決，水迹難以分明。四海之衆不可誣，宜博求能浚川疏河者。下丞相孔光、大司

空何武，奏請部刺史三輔三河弘農大守舉吏明能者，莫有應書。漢書溝洫志：平當字子思，平陵人，以經明禹貢，使行河。哀帝卽位，徵光祿大夫，至

丞相·見平當本傳。

刑政修而河伯效順者上也。簡賢任能而用得其當者次也。禹之治水，曰：導曰濬，原無隄防壅塞之文。

朱子嘉平當之奏，故大書以美之。河志

平當使領河隄，奏按經義治水有決河深川，而無隄防壅塞之文。宋開寶之詔亦曰：朕每閱前書，詳究

經瀆，至若夏后所載，但言導河至海，隨山浚川，未聞力制湍流，廣營高岸。今之言治水者，計無出於隄

塞二事。箕子答武王之訪，首言鯀湮洪水，汨陳其五行，帝乃震恐，後世治河之臣，皆鯀也，非其人之願

爲鯀，乃教之使爲鯀也。是以水不治而彝倫斃也。日知錄

徐節孝先生言禹之治水。疏河浚川。未嘗有隄防堙塞之義。故鯀治水。績用不成。班固謂禹堙洪水。謬矣。隄防堙塞。蓋起於戰國。戰國之時。不仁者苟於利己。壅防衆川。而遺害鄰國。故齊與趙魏以河爲境。趙魏濱山。齊地卑下。齊乃築隄。去河二十五里。又諸侯之國。引河溉田。苟簡一時之利。而禹之故道。浸徙不復。漢興三十餘年。乃有河決之患。至武帝元光中。河決於瓠子。南注鉅野。通於淮泗。數塞數壞。當此之時。去古未遠。承文景之盛。求九河之道。復先王之法。豈不易哉。乃以二十年之憂。二十年之勞。卒爲隄防堙塞之計而已。雖復其渠。終不免決溢之患。遂令隨其地勢。東漸於海。使水行地上。而隄防竟作。遺害後世矣。上塞則下決矣。南塞則北決矣。今日塞。明日復決矣。今年塞。明年復決矣。此豈水之性也哉。其勢使然也。今濱河郡縣。歲治隄。其費不下萬計。及其大決。則所殘無數。其小決亦不免傷人禾稼。壞人屋廬。殺人性命。故戍卒聞戍河之命。必與其家聚哭。及其行。則父母妻子送之於道路。以爲生死之訣。豈不痛哉。戰國時。隄防皆去國數十里。以兩隄相去。則是不下五十里。其水勢尙得往還。不至迫隘。不至大暴。今之隄防。近者數百步。遠者不過數里。故其勢迫隘。不得息決。長河之濱。浩然之勢。積斗筭之土。以爲禦捍之具。是何異捧土而塞尾閭。以一杯水。救一車薪之火也。其說甚爲痛快。第其欲遵先王之法。求索九河故道而穿之。未免迂闊。夫當宋之時。九河其烏可復哉。唯如平當所奏。求能浚川疏河之人。而爲決河深川之事。九河雖不可復。而河患庶可少弭矣。河身高。運河身亦高。身既

高矣。而又日漸加築。運河隄之高也。幾與城埒。諺云。黃土接城頭。淮揚一旦休。吁。可畏哉。而況高堰去寶應高一丈八尺有奇。去高郵高二丈二尺有奇。高寶隄去興化泰州田高丈許。或八九尺。其去堰不啻卑三丈有奇矣。見潘宮保兩河議。老友周竹岡云。高堰原以障洪澤全湖之水。每每年將隄工加高一尺。則次年湖水亦必加高一尺。仍復漫隄而過。但湖水長至一丈二尺外。再欲加高。修防費大。此康熙二十二年之言也。四十年間。總河張公題奏龍門壩石工。原估九層。必須加砌五層。高出水面。方資捍禦。又於六壩全閉之後。公議修防之法。僉云。通共加鑲柴工。以七尺爲度。如六尺者加一尺。五尺者加二尺。以次第加高。出水面七尺。庶可捍禦風浪。卽此二年觀之。可見高堰之隄。益加而益高矣。今高寶運河沿隄。張公所樹木榜。及歷來碑碣之類。皆埋在土中。臨河市店。悉自隄頂層級而下。更可見一二十年間。運河身與隄亦日漸加高矣。夫以淮揚兩郡諸州縣之城郭田廬。億萬萬生靈。俱在釜底。吁。可畏哉。居今日而言行水。決河深川。事不可緩已。鄭元慶小谷口嘗裝。

此
页
空
白

行水金鑑卷第七

河水

待詔賈讓奏言。治河有上中下策。古者立國居民。疆理土地。必遺川澤之分。度水執所不及。大川無防水。小得入陂障。卑下以爲汙澤。使秋水多。得有所休息。左右游波寬緩而不迫。夫土之有川。猶人之有口也。治土而防其川。猶止兒啼而塞其口。豈不遽止。然其死可立而待也。故曰善爲川者。決之使道。善爲民者。宣之使言。蓋隄防之作。近起戰國。壅防百川。各以自利。齊與趙魏。以河爲竟。趙魏瀕山。齊地卑下。作隄去河二十五里。河水東抵齊隄。則西泛趙魏。趙魏亦爲隄。去河二十五里。雖非其正。水尙有所游盪。時至而去。則填淤肥美。民耕田之。或久無害。稍築室宅。遂成聚落。大水時至漂沒。則更起隄防以自救。稍去其城郭。排水澤而居之。湛溺自其宜也。今隄防陋者。去水數百步。遠者數里。近黎陽南。故大金隄。從河西西北行。至西山西南頭。迺折東與東山相屬。民居金隄。東爲廬舍。往十餘歲。更起隄從東山南頭直南。與故大隄會。又內黃界中有澤。方數十里。環之有隄。往十餘歲。大守以賦民。民今起廬舍其中。此臣親所見者也。東郡白馬故大隄。亦復數重。民皆居其間。從黎陽北盡魏界。故大隄去河遠者數十里。內亦數重。此皆前世所排也。河從河內北至黎陽。爲石隄。激使東。抵東郡平剛。又爲石隄。使西北。抵黎陽觀下。師古曰。觀、縣名。又爲

石隄使東北抵東郡津北。又爲石隄使西北抵魏郡昭陽。又爲石隄激使東北百餘里間。河再西三東。迫阨如此。不得安息。今行上策。徙冀州之民當水衝者。決黎陽遮害亭。放河使北入海。河西薄大山。東薄金隄。執不能遠。泛濫期月自定。難者將曰。若如此。敗壞城郭田廬冢墓以萬數。百姓怨恨。昔大禹治水。山陵當路者毀之。故鑿龍門。辟伊闕。析底柱。破碣石。墮斷天地之性。此乃人功所造。何足言也。今瀕河十郡。治隄歲費且萬萬。及其大決。所殘無數。如出數年治河之費。以業所徙之民。遵古聖之法。定山川之位。使神人各處其所。而不相奸。且以大漢方制萬里。豈其與水爭咫尺之地哉。此功一立。河定民安。千載無患。故謂之上策。若乃多穿漕渠於冀州地。使民得以溉田。分殺水怒。雖非聖人法。然亦救敗術也。難者將曰。河水高於平地。歲增隄防。猶尙決溢。不可以開渠。臣竊按視遮害亭西十八里。至淇水口。迺有金隄。高一丈。自是東地稍下。隄稍高。至遮害亭高五四丈。往五六歲。河水大盛。增丈七尺。壞黎陽南郭門。入至隄下。曰。然則隄在郭內也。水未踰隄二尺所。從隄上北望。河高出民屋。百姓皆走上山。水留十三日。隄潰二所。吏民塞之。臣循隄上行視。水執南七十餘里。至淇口。水適至隄半。計出地上五尺所。今可從淇口以東爲石隄。多張水門。初元中。遮害亭下。河去隄足數十步。至今四十餘歲。適至隄足。由是言之。其地堅矣。恐議者疑河大川難禁制。滎陽漕渠足以下之。如淳曰。今樂谿口是也。言作水門。通水流。不爲害也。師古曰。樂谿、谿名。卽水經所云。沸水。東過樂谿者。其水門但用木與土耳。今據堅地作石隄。執必完安。冀州渠首盡當印此水門。治渠非穿地也。但爲東方一隄。北行三百餘里。

入漳水中。其西因山足高地。諸渠皆往往股引取之。如淳曰。股。支別也。旱則開東方下水門。溉冀州。水則開西

方高門。分河流。通渠有三利。不通有三害。民常罷於救水。半失作業。師古曰。此。一害也。水行地上。湊潤上徹。民則

病溼氣。木皆立枯。鹵不生穀。師古曰。此二害。決溢有敗。為魚鱉食。此三害也。若有渠溉。則鹽鹵下隰。填淤加肥。師古曰。此。

一利。故種禾麥。更為秔稻。高田五倍。下田十倍。師古曰。此二利。轉漕舟船之便。此三利也。今瀕河隄吏卒。郡數

千人。伐買薪石之費。歲數千萬。足以通渠成水門。又民利其溉灌。相率治渠。雖勞不罷。民田適治。河隄亦

成。此誠富國安民。興利除害。支數百歲。故謂之中策。若乃繕完故隄。增卑倍薄。勞費無已。數逢其害。此最

下策也。漢書溝洫志。

賈讓治河三策。古今稱之。其上策放河使北入海。是即禹之故智也。今妨運道。已不可行。其中策謂據

堅地作石隄。開水門。旱則開東方下水門。溉冀州。水則開西方高門。分河流。然自漢至今。千數百年。盡

中州大名之境。率為河所淤。泥沙填委。無復堅地。而河流不常。與水門每不相值。或并水門而衝決。淤

漫之。濬治無已。所溉之地。一再歲而高矣。西方地高。水安可往。使讓復作。或亦不可行矣。丘文莊謂古

今無出此策。蓋身未經歷。非定論也。惟宋任伯雨曰。河流混濁。淤沙相半。流行既久。迤邐淤澱。久而必

決者勢也。或北而東。或東而北。安可以人力制哉。為今之策。正宜因其所向。寬立隄防。約攔水勢。使不

至大段漫流。此則治水者所當審也。賈讓云。隄防之制。起自戰國。然勢不能廢。蓋雖不能禦異常之

水。河底甚高。水易漲溢。且自三門下視中

而尋丈之水。非此卽泛濫矣。

城郭市鎮民居。多濱河故也。

但不宜近河。而宜遠

爾。歷觀宋元迄今。隄防形址斷續橫斜。曲直殊可駭笑。蓋皆臨河爲隄。河旣改而隄卽壞。爾已擇屬吏

之良者。上自河南之原武。下迄曹單沛。上於河北岸七八百里間。擇諸隄去河最遠且大者。

去河四五十里。及二三

十里者。及去河稍遠者。

一二十里。及數里者。

各一道內。缺者補完。薄者幫厚。低者增高。斷絕者連接。創築務俾七八

百里間。均有堅厚大隄二重。已經接合。創築蔡家口上下。及曹單八里灣侯家林百餘里。餘當極力完

成。雖費不恤。自茲苟非異常之水。北岸固可保無虞矣。

劉天和問水集。

或問。馴曰。賈讓有云。土之有川。猶人之有口也。治土而防其川。猶止兒啼而塞其口。故禹之治水以導。

而今治水以障何也。無乃止兒啼而塞其口乎。馴應之曰。昔白圭逆水之性。以鄰爲壑。是謂之障。若順

水之性。隄以防溢。則謂之防。防之者。乃所以導之也。河水盛漲之時。無隄則必旁溢。旁溢則必泛濫。而

不循軌。豈能以海爲壑耶。故隄之者。欲其不溢。而循軌以入於海也。譬之嬰兒之口。旁潰一癰。久之成

漏。湯液旁出。不能下咽。聲氣旁泄。不能成音。久之不治。身且槁矣。何有於口。故河以海爲口。障旁決而

使之歸於海者。正所以宣其口也。再考之禹貢云。九澤旣陂。四海會同。傳曰。九州之澤。已有陂障。而無

決潰。四海之水。無不會同。而各有所歸。則禹之導水。何嘗不以隄哉。弗之考耳。問者曰。隄以防水。似矣。

水高隄高。不將隆隄於天乎。馴曰。若謂隄之外卽水耶。隄外爲岸。岸下爲河。平時水不及岸。隄若贅疣。

伏秋異常之水。始出岸而及隄。然或三日。或五日。或七日。或旬日。卽復落歸於漕。馴隄成之後。逾十年矣。未嘗有分寸之加。何須隆之於天也。或問馴曰。賈讓有云。今行上策。徙冀州之民。當水衝者。治隄。歲費且萬萬。出數年治河之費。以業所徙之民。且以大漢方制萬里。豈其與水爭尺寸之地哉。此策可施於今否。馴應之曰。民可徙也。歲運國儲肆百萬石。將安適乎。問者曰。決可行也。馴曰。崔鎮故事可考也。此決最大。越三四年而深丈餘者。僅去口一二十丈間。稍入坡內。止深一二尺矣。蓋住址陸地。非若沙淤可刷。散漫無歸之水。原無漕渠可容。且樹椿基礫。在在有之。運艘僥倖由此者。往往觸敗。豈可恃爲運道。且運艘經行之處。雖裏河亦欲築隄。以便牽挽。乃可令之由決乎。然則讓中策。所謂據堅地作石隄。開水門。旱則開東方下水門。溉冀州。水則開西方高門。分河流。何如。馴曰。河流不常。與水門每不相值。或併水門而淤漫之。且所溉之地。亦一再歲而高矣。後將何如哉。矧旱則河水已淺。難於分溉。潦固可泄。而西方地高。水安可往。邱文莊謂古今無出此策。夫乃身未經歷耶。劉中丞問水集中言之甚詳。蓋名言也。惟宋任伯雨曰。河流混濁。淤沙相半。流行既久。迤邐淤澱。久而決者勢也。爲今之策。止宜寬立隄防。約攔水勢。使不大段湧流耳。此卽馴近築遙隄之意也。故治河者。必無一勞永逸之功。惟有救偏補弊之策。不可有喜新炫奇之智。惟當收安常處順之休。毋持求全之心。苛責以最難之事。毋以東濕之見。強制乎叵測之流。毋厭已試之規。遂惑於道聽之說。循兩河之故道。守先哲之成矩。便是行

所無事。舍此他圖。卽孟子所謂惡其鑿矣。潘季馴河防一覽。

賈讓三策。明臣邱濬謂古今治河。無出此策。而近有詆其謬者。是二者皆過也。夫論古人者。必論其世。毋泥其所言。平其心。毋逞其所快。然後吾之論。爲不易之論。而天下服之。蓋讓之策。乃專爲西漢之世。黎陽、東郡、白馬間。數受河患而言。未嘗全爲治河立論也。考黎陽卽今濬縣。東郡白馬。卽今滑縣。冀州之民。當水衝者。卽濬滑二郡之民。貪近河肥饒。沿金隄而築室廬者。非統言冀州全境之民也。繕完故隄。增卑倍薄。爲下策者。卽濬滑二邑。曲防遏水。使百里之間。河再西而三東之隄。非專謂隄防爲下策也。夫河一折。卽一衝。衝卽成險。彼時百里之間。而河凡五衝。其患安得不烈。故讓欲徙其當衝之民。廢其曲防之隄。而別爲徑直之石隄。三百里。東河以北入海耳。夫讓欲東河。而仍用隄。隄而必以石。石而至於三百里。彼之倚隄以治河也。亦至矣。後世不考其時。不詳其地。或欲遵而行之。或欲辭而闢之。不亦過乎。或曰。潘季馴嘗辨之矣。然則潘之言。非歟。曰。何可盡非也。其上策。徙冀州之民。辯之曰。民可徙。四百萬之歲。運將安適乎。蓋漢不行運。而明行運。然未嘗以之闢讓也。其中策。多張水門。早開東方。漑冀州。澇開西方。放河流。辯之曰。澇固可洩。而西方地高。水安可往。蓋旣傍西山作隄。則東卑而西亢可知。其言是也。至若曰。河流不常。與水門每不相值。或并水門淤漫之。夫讓所謂水門。卽今之閘壩涵洞也。河流雖不常。能淤漫。然卽季馴治河。何以不廢閘壩涵洞耶。又曰。旱則河亦淺。無以分漑。則又不然。

蓋讓所云溉。亦止言冀州石隄三百里間耳。黃河挾萬里之源。合秦、晉、豫三州之水而至冀。安得冀州一旱而河卽淺。此一時逞快之論。非通論也。又辯甘州以下濁流不能溉田。亦不可以闢讓。今平心而論之。若所云疆里土田。必遺川澤之分。使秋水得有所休息。左右游波寬緩而不迫。誠萬世之至言。無古今之分。南北之異者也。其他所言。則宜於古者。未必宜於今。宜於北者。未必宜於南。何也。前世土滿而人稀。民易徙。後世當水衝者。往往通都大邑。其可徙乎。濬滑以上。西薄大山。地堅而多石。故能據堅地作石隄。今自開歸以至海口。惟徐邳近山岡。餘皆浮沙曠土。地安得堅。石安從取。雖三里亦不能。況三百里乎。且季馴嘗言。河南土最鬆。禹導河止經河南一郡。故當時之水。不甚濁。今河南開歸河全經之。又距禹三千餘年。流日久。土日鬆。故水愈濁。由此言之。西漢去今千七百年。距禹猶未遠。又河未南徙。則其水亦未必如今日之濁。或尙可引渠而溉田。亦未可知。若今則但能開涵洞。引黃以淤窪。已善矣。安能通渠而引溉哉。然則爲今之策。亦惟有擇老土。築堅隄。束河使不他徙。建閘壩。置涵洞。保隄使不內潰而已。舍此以外。別無奇謀異見矣。故曰。讓之三策。自爲西漢黎陽東郡白馬間言。未嘗全爲治河立論也。鑒古而不膠於古。不亦善乎。自禹貢而後。言治河者。始於賈讓之三策。然卽讓之言。有不能概行於讓之時者何也。地形水勢。隨處不同。讓所言。乃據黎陽東郡百里間之情形而言。使移而行之。徐兗中州之境。則已有大謬不然者。而況欲舉千百年以前之論。而行之於千百年以後之河道。則

亦天下之愚人而已矣。夫治河以衛民也。徙民非細事也。在上世土滿人稀。故殷辟河患。至五遷其國。都而不以爲難。後世人民稠庶。今自開歸。以至徐邳而下。皆通邑大都。萬無可徙之理。蓋當時黃河從黎陽東郡間北流入海。其地東薄金隄。西逼大山。唯此二邑之中。百餘里間。爲必經之地。而其民貪其近河沃饒。競作室廬。居住其間。又近山多石。互爲石隄。更相抵遏。束河於其中。所謂百里之內。再西三東者是也。夫河自底柱以東。其勢方澎湃而思逞。而咽喉之路。頓值迫束如此。是以抑於北。則潰而南。瓠子一決而汎郡十六。注鉅野。通淮泗。東郡一決。而灌四郡三十二縣。居地十五萬頃。凡西漢二百年間。河患大抵皆在北二邑間。雖使大禹復生於此時。亦未有不徙民而放河北流者。安得不以爲上策哉。況所謂當水冲者。亦不過金隄左右。及環內黃隄與東邑白馬。故大隄之居民。戶多不過以千數計耳。豈若今日一大村落鎮市。動以萬計乎。今不察時勢。動言賈讓上策。在徙冀州之民。考西漢冀州該今直隸山西二地。其民當不下數千萬戶。使讓果欲徙其民。不知處斯民於何地。兼山西處太行之右。與河全不相涉。不知讓亦何事而欲盡徙之。而讓乃以爲上策。且千百年以來。亦遂無有非之者何也。蓋今人亦但順讀其書。曰其上策。當徙冀州之民。而忘其下猶有當水衝之語。故也。且卽記有當水衝者一言。而忘其但卽濬滑二邑曲防居住之民故也。請得而斷之曰。賈讓徙民在西漢之時。在黎陽東郡之地。真上策也。若時非西漢。地非黎陽東郡。豈特非上策。是爲無策。至若隄防者。治河之要務。自西

漢以迨元明。治河之臣。未有用隄防而能道河使行者。近代潘季馴最稱治河能臣。而其終身所守。唯是築隄以束水。束水以刷沙。二語耳。而今之空談局外者。輒曰此賈讓所謂下策也。夫讓誠以築隄爲下策。則前不當云據堅地作石隄矣。是讓誠以築隄爲下策。則必用疏用浚。又不當云爲築非穿地也。但爲東方一隄北行三百餘里。入漳水矣。詳讓所言。則其築隄以束水之旨。實與季馴同也。蓋隄防之言。乃大概之言。施之得其當。則爲束水以導河。施之失其當。則爲壅土以遏河。齊作隄以遏河之入海而自利。此曲防之隄也。趙魏作隄以遏河。此防患之隄也。皆非以束水導河也。故葵丘之會曰。無曲防。白圭爲隄。障水以注鄰國。則孟子闢之。故讓以爲隄防之作。近起戰國。蓋疾其以隄防爲民害耳。今若不問隄防之是與非。而但以隄防爲是。則是葵丘之載書可無戒。而白圭之功。果愈於禹也。若但以隄防爲非。則是太原岳陽可無修。而九澤可無陂也。今黃河自滎澤而東。水常高於地。開封河面且高於內地者丈餘。掘地旣不能。築隄又以爲下策。而不是。汎漫無束之河。何從而入海哉。蓋西漢之世。文辭朴略。不甚分疏。使人意會。今人亦但順讀其書。曰繕完故隄。增卑倍薄。勞費無已。數逢其患。此策最下。而忘其所謂故隄者。乃卽百里之間。再西三東。濬滑二邑之民。曲防遏水之隄也。今使於雲梯關一帶。築南北隄一道。遏絕河流。人從而非之曰。治土而防其川。猶止兒啼而塞其口。吾忿然而與之爭。曰。隄防治河之要務。爾安得而非之。不亦大可笑乎哉。亦請得而斷之曰。濬滑二邑。百里之間。再西三東。

之故隄。真下策。而讓所議。起淇口。至漳水。石隄三百里。放河入海之隄。真上策也。若其中策。多開漕渠。張水門。早開東方。溉冀州。澇開西方。放河流。潘季馴雖常辨之。然距今千七百年。其地形既不知何如。其河流清濁。可溉與否。即季馴所言。已自有前後不同者。不敢妄為論也。新輔治河書。

莽始建國三年。河決魏郡。泛清河以東數郡。先是莽恐河決。為元城冢墓害。及決東去。元城不憂水。故遂

不隄塞。漢書王莽傳。元和志。王翁孺墓在元城縣東二百步。元后之祖也。

王莽時。徵能治河者。以百數。其大略異者。長水校尉。平陵關並。師古曰。桓譚新論云。並。字子陽。材智通達也。言河決。率常於平

原東郡左右。其地形下而土疏惡。聞禹治河時。本空此地。以為水猥盛。則放溢。少稍自索。師古曰。索。盡也。雖時

易處。猶不能離此。上古難識。近察秦漢以來。河決曹衛之域。其南北不過百八十里者。可空此地。勿以為

官亭民室而已。大司馬史長安張戎。師古曰。新論云。字仲功。習漑灌事也。言水性就下。行疾則自刮除成空。而稍深。河水重

濁。號為一石水而六斗泥。今西方諸郡。以至京師東行。民皆引河渭山川水。溉田。春夏乾燥。少水時也。故

使河流遲貯。淤而少淺。雨多水暴。至則溢決。而國家數隄塞之。稍益高於平地。猶築垣而居水也。可各順

從其性。毋復灌漑。則百川流行。水道自利。無溢決之害矣。御史臨淮韓牧。師古曰。新論云。字子台。善水事。以為可略於禹

貢九河處穿之。縱不能為九。但為四五宜有益。漢書漑志。

穿渠引水。非古也。自溝洫之制廢。而灌漑之事。興利於田。而河則病矣。關中引水。溉田。自鄭國渠始。及

漢武時用鄭當時言穿渠引渭以漕且溉南山下用番係言引汾溉皮氏汾陰下引河溉汾陰蒲坂下又用嚴熊言引洛溉重泉以東爲龍首渠宣房既塞用事者益爭言水利朔方西河河西酒泉皆引河及川谷以溉田關中則有靈軹渠成樂國漳渠六輔渠白渠皆溉田各萬餘頃它小渠及陂山通道者不可勝言故戎以爲言蓋河水多泥急則通利緩則淤澱今滎陽之下既有鴻溝華陰以上復有諸渠分水太多則河流日遲存身日高故水暴至不能容漢人知此者鮮唯戎知之馮異錄指

大司空掾王橫

師古曰橫字平中琅邪人見儒林傳中讀曰仲

言河入勃海勃海地高於韓牧所欲穿處往者天嘗連雨東北

風海水溢西南出寢數百里九河之地已爲海所漸矣禹之行河水本隨西山下東北去周譜云定王五年河徙則今所行非禹之所穿也又秦攻魏決河灌其都決處遂大不可復補宜郤徙完平處更開空師古曰空猶穿也使緣西山足乘高地而東北入海迺無水災沛郡桓譚爲司空掾典其議爲甄豐言凡此數者必有一是宜詳考驗皆可豫見計定然後舉事費不過數億萬亦可以事諸浮食無產業民空居與行役同當衣食衣食縣官而爲之作迺兩便師古曰言無產業之人端居無爲及發行力役俱須衣食今縣官給其衣食而使修治河水是爲公私兩便也可以上繼禹功下除民疾王莽時但崇空語無施行者漢書溝洫志

王橫所稱西山卽賈讓所謂放河使北西薄大山者高地卽史遷所謂至大伾引河北載之高地者也皆在黎陽大伾一名黎陽東山則上陽三山爲黎陽西山可知矣杜佑曰西山者太行恆山也今接太

行在輝縣屬衛輝府西東距濬縣屬大名府可二百里又東北則在林縣與臨漳同屬彰德府西東距臨漳可一百五

十里恆山在曲陽縣屬真定府西北南距鉅鹿屬順德府可四百里至濬縣則八百餘里其禹河所行在唐

衛相洺邢冀深瀛滄諸州之境安得隨二山之足而東北去乎杜說非是程大昌云禹河自澶相以北

皆行西山之麓又云古河在貝冀以及枯降之南率皆穿西山踵趾以行今接灋非禹河所經自黎陽

以行西山之麓不始於相貝冀界中亦更無西山踵趾殊不可解也或曰水性就下載之高地是拂其

性也疑遷與橫之言爲妄余曰高地非謂高於河之上流也賈讓云淇水口金隄高一丈自是東地稍

下隄稍高至遮害亭高四五丈因欲決是隄放河使北入海則亭北之地固下於河矣其曰高地者特

以大伾之東地益卑以彼視宿胥口則宿胥口之地較高耳高地對上文平地而言非謂高於河之上

流也讀者其可以辭害意乎王橫云禹河隨西山下東北去其言有可證者十五書序河壘甲居相

相城在今安陽屬彰德府內黃屬大名府二縣界而其後爲河所圯證一也楚語武丁自河徂亳注云從河

內徙都亳河內卽鄴南殷墟自河徂亳蓋亦爲河所圯證二也史記殷本紀祖乙遷於邢其後盤庚又

自邢遷於亳下篇曰今我民用蕩析離居罔有定極蓋亦爲河所圯鉅鹿界明有禹河證三也殷去夏不遠其所

居相殷在漢魏郡界邢在鉅鹿界詩衛風曰河水洋洋北流活活河至大伾山西南折而北逕朝歌之東

故謂之北流證四也禮記王制曰自東河至於西河千里而近蓋西河自華陰折而東爲南河又東至

大伾折而北。是爲東河。計所行不滿千里。故曰千里而近。若漢河則東過大伾山南。至白馬縣今滑縣境。

之長壽津。始折而北。西去宿胥口。又一百五六十里。則爲千里而遙矣。證五也。史記衛世家。封康叔爲

衛君。居河淇間。故商墟。商墟卽古朝歌城。在今濬縣西南。淇縣東北。淇水逕其西。河水逕其東。是爲河

淇之間。故淳于髡曰。王豹處於淇。而河西善謳。證六也。戰國策。蘇代曰。決宿胥之口。魏無虛。頓丘二邑

在今濬縣西南。酈道元云。宿胥故瀆。受河於頓丘縣。遮害亭東。黎山西。證七也。橫言使緣西山足。乘高

地而東北入海。泗無水災。小谷口。按胡氏篤信河渠書禹斷二渠之說。乃據賈讓之言。以證北載高地之確。予特以王橫之言。改入之。讓橫所見略同。亦可爲證。據賈讓言。遮害

亭東。地益下。則黎陽西山之足。實爲高地。證八也。漢書溝洫志。賈讓云。決黎陽遮害亭。放河使北入海。

西薄大山。東薄金隄。大山卽王橫所謂西山。證九也。敘傳曰。商竭周移。正指定王五年事。固已知武帝

所道。非禹舊迹。證十也。地理志。鄴縣有故大河在東。苟非隨西山。下東北去。安得至鄴。證十一也。孫炎

曰。大鹿。鉅鹿北。廣河澤。河所經。蓋此澤本禹河之所匯。故亦名廣河。證十二也。水經注。漳水北逕祭陌

西。俗巫爲河伯娶婦。祭於此陌。蓋鄴本有河。故以河伯惑人。證十三也。杜佑曰。漳水橫流至肥鄉縣界

入河。曾旼曰。河自大伾折而北流。漳水東流注之。地形南北爲從。東西爲橫。河從而漳橫。故謂之橫。漳

證十四也。李垂曰。自汲郡東。推禹故道。出大伾。上陽三山之間。復西河故瀆。證十五也。愚以漢時漳水

自平恩以下。爲禹河故道。亦有可證者五。漢書地理志。漳水東北至阜城。入大河。又澹水東至文安入

大河。滹沱東至參戶。合滹沱。別從河東至文安入海。是水經所敘漳水。自成平以下。至章武入海者。在西漢時猶爲大河。證一也。又成平縣有滹沱河。民曰徒駭河。與許商所言正合。蓋漳水自東昌縣會滹沱河。又東逕弓高阜城。至成平。世遂謂之滹沱。然漳故徒駭也。土俗猶能識之。不言滹沱。仍曰徒駭。證二也。水經濁漳注曰。鬲般峙其東北。徒駭瀆聯漳絳。則漳絳卽徒駭之上流。通爲一川。證三也。唐書地理志。清池縣西五十里。有徒駭河。西隄是浮陽參戶之漳水。亦古徒駭。證四也。齊乘曰。河昔北流。衡漳注之。河旣東徙。漳自入海。安知北流之漳。非古徒駭河歟。證五也。無徵不信。庶乎其免矣。

禹貢錐指
高地對上文

平地。是發前人所未發。臚明先生作錐指時。寓吳閩僧舍。時予亦寓吳。先生以禹河隨西山東北去十五證示予曰。此辨證古事無踰此者。予甚聽之。今錄其書。宛如昨日之兩人晤語矣。

行水金鑑卷第八

河水

河水自遮害亭南。又東。右逕滑臺城。水經

有三重中小城。謂之滑臺城。舊傳滑臺人自修築此城。因以名焉。城卽故鄭廩延邑也。下有延津。今時

人謂此津爲延壽津。酈注林氏據尙書。以爲禹當日無疆二渠之事。胡牖明獨信之。謂禹疆一渠。自黎陽宿胥口

城故白馬縣治。今在滑縣西南。卽唐滑州治也。北直黎陽。相距三十里。

又東北過黎陽縣南。水經

黎侯國也。晉灼曰。黎山在其南。河水逕其東。其山上碑曰。縣取山之名。取水之陽以爲名也。今黎山之

東北。蓋黎陽縣之故城也。竹書紀年。梁惠成王十三年。鄭釐侯使許息來致地。平丘戶牖首垣諸邑。及

鄭馳地。我取枳道與鄭鹿。鄭鹿卽是城也。今城內有故臺。尙謂之鹿鳴臺。又謂之鹿鳴城。濟取名焉。故

亦曰鹿鳴津。又曰白馬濟。東南有白馬城。衛文公東徙。渡河都之。故濟取名焉。河水舊於白馬縣南決。

通濮。濟黃溝。故蘇代說燕曰。決白馬之口。魏無黃濟陽。金隄旣建。故渠水斷。尙謂之白馬瀆。故瀆東逕

鹿鳴城南。又東北逕白馬縣之涼城北。又東南逕濮陽縣。散入濮水。所在決會。更相通注。以成往復也。

酈注 黎陽故城在今滏縣東北。漢溝漚志。賈讓奏言。河從河內北至黎陽為石隄是也。

自津東北逕涼城縣。水經 涼城在滑縣西南。劉宋置。北齊併入白馬。

又東北逕伍子胥廟南為長壽津。水經

述征記曰。涼城到長壽津六十里。河之故瀆出焉。漢書溝漚志注。二渠。一則潔川。則今所流也。一則北

瀆。王莽時空。一作塞。故世俗名是瀆為王莽河也。酈注 河至此與潔別行而東。北入海。水經謂之大河故瀆。

水經。東漢人所撰。凡稱故瀆者。皆時已無水。戚城以下。東光以上。河水不至。又無他水行其中。孟康所

云。王莽時遂空者。唯此耳。故謂之大河故瀆。其自長壽津以西。至宿胥口為東漢見行之河。則鉞入河

水。東光以北。至章武時。為清河漳水之所行。則鉞入清河漳水。並不列大河故瀆。禹貢錐指。

故瀆東北逕戚城西。水經

春秋哀公二年。晉趙鞅率師納衛太子蒯聩於戚。宵迷。陽虎曰。右河而南。必至焉。今頓丘魏國縣西戚

亭是也。為衛之河上邑。酈注 杜預云。是時河北流過元城界。戚在河外。晉軍已渡河。故欲出河右而南。今開州西一有戚城。

又逕繁陽縣故城東。水經 故城在今內黃縣東南。繁水之陽。繁水即春秋之澶淵。杜預云。在頓丘縣南。亦謂之浮水。

北逕陰安縣故城西。水經 故城在今清豐縣北。通典。頓丘縣北有陰安城。寰宇記云。王莽河在頓丘縣北十里。

又東北逕昌樂縣故城東。水經 故城在今南樂縣西北。元和志。王莽河西去昌樂縣十六里。

又東北逕平邑郭西。水經

竹書紀年。晉烈公四年。趙城平邑。酈注。今南樂縣。北有平邑故城。

又東北逕元城縣故城西北。而至沙丘堰。水經

史記曰。魏武侯公子元食邑於此。故縣氏焉。縣北有沙丘堰者。不遵其道。曰降。亦曰潰。堰。障水也。酈注
水經此文曰。至於大陸。北播爲九河。酈注云。播爲九河自此始。及齊桓霸世。塞廣田居。同爲一河。故
自堰以北。館陶。瘦陶。貝丘。鬲。般。廣川。信都。東光。河間。樂成。以東。城地並存。川瀆多亡。今按水經以王莽
河爲禹河。故以沙丘堰爲禹迹。推其意似謂古河本東行。禹作此堰以障之使北。而九河自此播焉。不
遵其道。是爲降水。唐人云。河自貴鄉縣界分爲九道。宗此說也。然禹河不經元城。此堰必非禹所作。黃
文叔云。今澶州臨河有絳隄。自黎陽入。北至恩州。清河。歷亭皆有之。然則降水者。自元城以北。隄竭之
水是也。蓋以堰爲絳所。或曰。元城爲戰國魏地。北與趙接壤。賈讓云。隄防之作。近起戰國。雍防百川。
各以自利。齊與趙魏以河爲竟。趙魏瀕山。齊地卑下。作隄遏水。使西泛。趙魏亦爲隄以防之。沙丘
堰者。疑趙所作。以障水。使不得北。而注於齊魏。所謂以鄰國爲壑者也。禹貢錐指。史記趙世家。蕭侯十八
年。齊魏伐我。我決河水灌之。惠
文王十八年。王再之衛東陽。決河水伐魏氏。以趙地高而齊魏卑也。水經清水注引爲季長曰。晉
地自朝歌以北。至中山爲東陽。朝歌以南。至軹爲南陽。東陽。春秋晉地。戰國屬衛。後屬趙。

河之故瀆。自沙丘堰南分。屯氏河出焉。水經

大河故瀆北出爲屯氏河。逕館陶縣東。溝洫志曰：自塞宣房後，河復北決於館陶縣，分爲屯氏河。其故瀆又東北，屯氏別河出焉。屯氏別河故瀆又東北，逕信成縣。張甲河出焉。地理志曰：張甲河首受屯氏別河於信成縣者也。張甲故瀆北絕清河於廣宗縣。又東北至脩縣，會清河。屯氏別河自信成城南，東北至繹幕縣南，分爲二瀆。其北瀆東北至陽信縣故城北，而東注於海。南瀆自平原城北，首受大河故瀆東出，亦謂之篤馬河。東北至陽信縣故城南，東北入海。屯氏河故瀆，東逕靈縣北，又東北逕鄒縣，與鳴犢河故瀆合。地理志曰：河水自靈縣別出爲鳴犢河者也。按屯氏河自館陶東北至章武入海，過郡四，行千五百里。屯音豚。通典：魏州治貴鄉元城二縣，貴鄉有大河故瀆，俗曰王莽河。元和志：王莽河西去貴鄉縣三里，古堰今名愜山，在縣西九里。成帝時河決，王延世募人益運土塞河之處，以其愜當人情，故謂之愜山。蓋卽沙丘堰也。元和志：王莽河在館陶縣東四里。禹貢錐指：愜山在今大名府北，今館陶縣西。有館陶故城，信成縣卽今清河縣。廣宗縣卽今廣宗縣，修縣卽今景州。繹幕縣在今平原縣界。陽信縣故城在今慶雲縣界。靈縣在今博平縣界。鄒縣卽今夏津縣。貴鄉縣卽今大名縣。元城縣卽今大名府治。今冠縣西有冠氏縣故城。隋析館陶縣地爲冠氏縣。元和志：王莽河北去縣十八里。

河水故瀆東北逕發干縣故城西，又屈逕其北。水經：今堂邑縣西南五十里，有發干故城。寰宇記：王莽河在堂邑縣北十里。

又南逕貝丘縣故城南。水經：故城在今清平縣西南。寰宇記：王莽河在清平縣南十八里。

又東逕甘陵縣故城南。水經

又東逕艾亭城南。又東北逕平晉城南。又東北逕靈縣故城南。別出爲鳴犢河。故瀆。又東逕鄒縣故城。

東。鄒注。甘陵故城在今清河縣東南。風俗記曰。甘陵故城直東二十里。有艾亭城。蓋近今博平縣界。平晉城未詳。疑當在博平縣北。寰宇記。王莽河在博平縣北十八里。靈縣故城在博平縣東北四十里。高唐州西南二十里。漢志。

鳴犢河東北至蓀。入屯氏河。鄒縣故城在今平原縣西南五十里。

又東逕平原縣故城西。而北絕屯氏三犢。北逕繹幕縣故城東北。西流逕平原鬲縣故城西。水經

地理志曰鬲津也。鬲注。括地志。平原故城在平原縣東南十里。元和志。王莽枯河在縣南五里。蓋本在其北。縣徙而北。故水出其南。屯氏三犢。謂屯氏河及屯氏別河之南北二犢也。寰宇記。繹幕故城在平

原縣西北二十里。鬲縣故城在今陵縣北。左傳。靡奔有鬲氏。卽其國也。陵縣本安德。唐德州治。州西五十里。有長河故城。州北五十里。有將陵故城。元和志。王莽枯河在長河縣東五里。又在將陵縣西四十里。長河卽今德州治。將陵

在州東北。州志云。古黃河在州東南二十餘里。今謂之黃河崖。

又北逕修縣故城東。又北逕安陵縣西。水經

本修之安陵鄉也。地理志風俗記曰。修縣東四十里。有安陵縣故縣。又東北至東光縣故城西。而北與

漳水合一水分。鬲注。修縣故城在今景州南。修音條。一作蓀。括地志云。俗名南條城。在今蓀縣南十二里。安陵故城在今吳橋縣西北。

大河自宿胥口徙流。至成平合。漳水復歸禹河故道。又東北歷浮陽。參戶。平舒。至章武入海也。以今輿

地言之。瀋縣。滑縣。開州。內黃。清豐。南樂。大名。元城。並屬直隸大名府。冠縣。館陶。堂邑。清平。並屬山東東昌府。清河。屬直隸廣平府。

博平。高唐。並屬東昌府。平原。德州。並屬山東濟南府。景州。吳橋。東光。交河。滄州。青縣。靜海。天津。並屬直隸河間府。北接大成。寶坻。並屬順天府。

諸州縣界中。皆周定王五年至西漢末大河之所行也。定王五年。歲己未。下逮王莽始建國三年。辛未。

而北瀆遂空凡六百七十二歲。禹貢維指。

漢明帝永平十二年夏四月遣將作謁者王吳修汴渠自滎陽至於千乘海口。汴渠即蕩蕩渠也。汴自滎陽首受河。故謂石門在滎陽山北

一里。過汴以東。積石為隄。亦號金隄。成帝陽嘉中所築也。漢書明帝本紀。千乘即今濟南府濱州。曹玉珂曰。千乘北去碣石將千里。河之入海漢之不同於禹貢者如此。

漢明帝永平十三年夏四月汴渠成。辛巳行幸滎陽。巡行河渠。乙酉詔曰。自汴渠決敗六十餘歲。加頃年以來。雨水不時。汴流東侵。日月益甚。水門故處。皆在河中。漭濩廣溢。莫測圻岸。蕩蕩極望。不知綱紀。今竟豫之人。多被水患。乃云縣官不先人急。好興它役。又或以為河流入汴。幽冀蒙利。故曰左隄。則右隄傷。左右俱彊。則下方傷。宜任水執所之。使人隨高而處。公家息壅塞之費。百姓無陷溺之患。議者不同。南北異論。朕不知所從。久而不決。今既築隄。理渠絕水。立門。河汴分流。復其舊迹。陶丘之北。漸就壤墳。故薦嘉玉絜牲。以禮河神。東過洛汭。歎禹之績。今五土之宜。反其正色。濱渠下田。賦與貧人。無令豪右得固其利。庶繼世宗瓠子之作。因遂度河。登太行。進幸上黨。壬寅。車駕還宮。後漢書明帝紀。

河汴分流。復其舊迹。胡寅曰。世言隋煬帝開汴渠。以幸揚州。據此則自漢時已有汴渠矣。臣按河。即黃

河汴。乃汴渠也。蓋昔河汴隄壞。則汴水東與河合。日月彌廣。而為兗豫民害。今隄既成。則河東北入海。

而汴東南入泗。是分流復其故迹也。丘濬大學衍義補。

初平帝時。河汴決壞。未及得修。建武十年。楊武令張汜上言。河決積久。日月侵毀。濟渠所漂數十許縣。修

理之費其功不難。宜改修隄防。以安百姓。書奏。光武卽爲發卒。方營河功。而浚儀令樂俊復上言。昔元光之間。人庶熾盛。緣隄墾殖。而瓠子河決。尙二十餘年。不卽擁塞。今居家稀少。田地饒廣。雖未修理。其患猶可。且新被兵革。方興力役。勞怨旣多。民不堪命。宜須平靜。更議其事。光武得此。遂止。後汴渠東侵。日月彌廣。而水門故處。皆在河中。竟豫百姓怨歎。以爲縣官恆興他役。不先民急。永平十二年。議修汴渠。乃引見景。問以理水形便。景陳其利害。應對敏給。帝善之。又以嘗修浚儀。功業有成。乃賜景山海經。河渠書。禹貢圖。及錢帛衣物。夏。遂發卒數十萬。遣景與王吳水經注作吳。修渠築隄。自滎陽東至千乘海口千餘里。景乃商度地勢。鑿山阜。破砥績。直截說文截本字。溝澗。防遏衝要。疎決壅積。十里立一水門。令更相洄注。無復潰漏之患。景雖簡省役費。然猶以百億計。明年夏。渠成。帝親自巡行。詔濱河郡國。置河隄員吏。如西京舊制。景由是知名。王吳及諸從事掾史。皆增秩一等。景三遷爲侍御史。十五年。從駕東巡狩。至無鹽。帝美其功績。拜河隄謁者。賜車馬縑錢。建初七年。遷徐州刺史。明年遷廬江太守。郡界有楚相孫叔敖所起芍陂稻田。景乃驅率吏民。修起廢蕪。教用犂耕。由是墾闢倍多。境內豐給。後漢書王景本傳。景字仲通。樂浪謁郡人。顯宗朝。用著輿將作謁者王吳共修浚儀渠。吳用景

塢流法。水乃不復爲害。後景以侍御史卒官。

成帝建始四年。河決館陶。入平原濟南千乘。河平二年。又決平原。入濟南千乘。雖兩經修塞。而水道猶存。王莽時。河決魏郡。泛清河。以東數郡。卽平原濟南千乘也。蓋自元城循此道東出館陶東武陽。絕深

水而東北至高唐。又絕漯水東北至千乘入海也。水經所敘長壽至委粟之道。皆在東郡界中。殊不合。常深以爲疑。今按永平十三年詔云。自汴渠決敗六十餘歲。蓋河自平帝世行汴渠東南入淮。亦行濟瀆東北入海。與後世南北清河之分派。幾相類矣。歲月逾甚。滎陽以下。正流漸微。迄於永平。莽時館陶決口亦必淤淺。故王景治河。棄而不用。河汴旣分。遂從漯川導河至東武陽。始合莽時故道。此武陽之西所以異也。然史稱景鑿山開澗。防遏衝要。則其間多所變更。卽武陽以東。豈盡與莽時同哉。東漢之河。起自始建國三年。亦言其大略而已。王景修渠築隄。自滎陽東至千乘海口千餘里。則其所治者。卽東漢以後大河之經流也。而史稱修汴渠。又曰汴渠成。始終皆不言河。蓋建都洛陽。東方之漕。全資汴渠。故惟此爲急。河汴分流。則運道無患。治河所以治汴也。自平帝後。汴流東侵。日月益甚。建武十年。陽武令張汜上言。時濟亦決敗。水經河水注載王景事。在滎陽潰蕩渠下。太子賢曰。汴渠卽蕩蕩渠也。則河水當從此決入。然滎陽以下。南岸山脈已盡。地平土疏。隨處可以決入。不獨石門渠口也。濟隧亦通河。至於岑造八激隄。而其流始絕。莽時河入濟南千乘。則侵濟處更多。故築隄自滎陽至千乘海口千餘里。永平十三年詔曰。河汴分流。復其舊迹。陶丘之北。漸就壤墳。十五年。景從駕東巡。至無鹽。帝美其功。陶丘今定陶。無鹽今東平。皆濟水所經之地。二渠旣修。則東南之漕。由汴入河。東北之漕。由濟入河。舳舻千里。輓輸不絕。京師無匱乏之憂矣。武帝雄才大略。足以有爲。若移其征伐四夷神僊土木之費。以復禹

河故道當亦無難。而竟不及此。則以疎於討論。執北瀆爲禹河故也。及哀平之世。人始有知禹河之所經者。賈讓請決黎陽遮害亭。放河使北入海。王橫請徙河緣西山足。乘高地東北入海。意皆欲復禹河故道。而國祚阽危。事不可爲矣。永平上距平帝時。僅六十餘歲。故道豈遽堙滅。而王景治河。唯從事汴濟。蓋當時所急在運道。就其利便者爲之。不暇遠圖耳。史稱景鑿山阜。截溝澗。防遏衝要。疏決壅滯。十里立一水門。費以百億計。財力之充裕若是。向使講求禹河故道而復之。則河流歸北。汴濟不勞而治。功施到今。五代以降。潰溢橫流之禍。可以免矣。惜乎其不及此也。河雖徙自周定王時。而東光以下。至章武入海。猶是徒駭之故道。至王莽時始改從千乘入海。而景遂因之。禹迹蕩然無存。君子於此。有遺憾焉。或曰。景卽以復禹河爲難。王莽河新絕未久。豈不可復乎。曰。不可。漳水之東。王莽河之西。既有清河。又有屯氏。河屯氏。別河張甲。河鳴犢。河等瀆。津渠交絡。冰碎瓦裂。若導河行此。不久卽敗。景商度地勢。然後興工。不復禹河。則必用新河。固已籌之熟矣。禹貢錙指。

漢和帝永元十年。春三月壬戌。詔曰。隄防溝渠。所以順助地理。通利壅塞。今廢慢懈弛。不以爲負。刺史二千石。其隨宜疏導。勿因緣妄發。以爲煩擾。將顯行其罰。後漢書和帝本紀。

漢安帝元初二年。春正月。詔修理西門豹所分漳水爲支渠。以溉民田。史記。西門豹爲鄴令。發人鑿十二渠。引水灌田。所鑿之渠。在今相州鄴縣西。二月辛酉。詔三輔。河內。河東。上黨。趙國。太原。各修理舊渠。通利水道。以溉公私田疇。後漢書安帝本紀。順帝陽嘉中。自汴口以東。

緣河積石爲堰。通古准口。見前水經注。

漢桓帝永興元年秋七月河水溢。後漢書桓帝本紀。

漢靈帝光和六年秋金城河溢。水出二十餘里。後漢書五行志。先是建寧中。增修汴隄石門。以遏渠口。見前水經注。

河水自涼城縣長壽津。東逕鐵丘南。水經

春秋左傳哀公二年衛太子登鐵丘望見鄭師杜預曰在戚南河南有龍淵宮武帝元光中河決濮陽

發卒塞決河起龍淵宮蓋武帝起宮於決河之傍龍淵之側故曰龍淵宮也。鄭注元和志鐵丘在衛南縣東南本漢濮陽縣地在今開

州西南。

司馬彪不志河渠東漢以後無可考據賴有水經注存其所敘當時見行之河有可徵者爲備錄之。

禹貢維指。

東北流逕濮陽縣北爲濮陽津。水經

故城在南與衛縣分水城北十里有瓠河口有金隄宣房堰。鄭注濮陽故城在今開州西南二十里瓠子水注云王景治渠築隄防遏衝要瓠子之水絕而

不通唯溝澮存焉。

又東北逕衛國縣南又東逕郵城縣北。水經漢東郡有畔觀縣世祖更名衛國今觀城縣地及清豐之南境開州之北境皆是郵城縣故城在河南十八里今在濮州東二十里。

又東北逕范縣之秦亭西。水經

春秋經書築臺於秦者也。酈注 今范縣東南。有范縣故城。

又東北逕委粟津。水經

大河之北。即東武陽縣也。酈注 襄字記。觀城縣東南六十七里有委粟城。蓋與津相近。東武陽即今朝城縣。

左會浮水故瀆。水經

故瀆上承大河於頓丘縣而北出。東逕繁陽縣故城南。故應劭曰。縣在繁水之陽。張晏曰。縣有繁淵。春

秋襄公二十年。經書公與晉侯齊侯盟於澶淵。杜預曰。在頓丘縣南。今名繁淵。澶淵即繁淵也。亦謂之

浮水焉。酈注 頓丘縣在今清豐縣西南二十五里。繁陽縣故城在今內黃縣東六十里。今開州城南五里。有澶淵城。

東絕大河故瀆。又東北至東武陽縣東入河。又有漯水出焉。水經

漯水上承河水於武陽縣東南。西北逕武陽新城東。曹操為東郡所治也。酈注

又東北逕東阿縣北。河水於范縣東北流為倉亭津。水經

東阿縣城北門內西側阜上。有大井。其巨若輪。深六七丈。歲嘗養膠以貢天府。本草所謂阿膠也。故世

俗有阿井之名。述征記曰。倉亭津在范縣界。去東阿六十里。魏土地記曰。津在武陽縣東北七十里。津

河濟名也。酈注 漢東阿故城在今陽穀縣東北。范縣即今范縣。倉亭津在縣西北。

又東北過荏平縣西北。逕礪礪城西。水經

述征記曰：歸礪。李云當作礪礪。津名也。自黃河泛舟而渡者，皆為津也。魏立濟州治此，即故在平縣也。應劭曰：在、山名。縣在山之平陸，故曰在平也。酈注：今在平縣南有濟州故城，即古礪礪城。縣西二十里有漢在平故城。

又東北逕四瀆津。水經

津西側岸，臨河有四瀆祠。東對四瀆口，河水東分濟，亦曰涉水，受河也。然自河入濟，自涉入淮，自淮達

江，水徑週通，故有四瀆之名。酈注：通典：盧縣東有漢臨邑故城，盧縣今為長清縣。四瀆津當在縣界臨邑故城東北。

又東北過楊墟縣東，商河出焉。水經：此上下相接處，不與水經相符，從錐指也。

地理志曰：楊墟，平原之隸縣也。城在高唐城之西南，經次於此，是不北也。商河首受河，亦漯水及澤水

所潭水也。淵而不流，世謂之清水。自此雖沙漲填塞，厥迹尚存。歷澤而北，俗謂之落里坑。逕張公城西，

又北，重源潛發，世謂之落里坑，亦曰小漳河。商漳聲相近，故字與讀移耳。酈注：元和志：漢鴻嘉四年，河水泛溢，河隄都尉許商鑿此河通

海，故以商為名。商河行大河之南，漯水之北。

河水又東逕高唐縣界。水經

河水於縣漯水注之。水自城東北逕東武陽縣故城南，應劭曰：縣在武水之陽，然則漯水亦或武水也。

漯水又北逕聊城縣故城西，城內有金城，周匝有水，南門有馳道，絕水南出，自外泛舟而行矣。東門側

有層臺秀出，魯仲連所謂還高唐之兵，卻聊城之衆者也。酈注：水經：漯水又東北逕清河縣故城北，又東北逕文鄉城東南，又東北逕博平縣，右與黃溝同注川澤。

又東逕文鄉城。又東南逕王城北。黃溝。又東北逕左與潔水隱覆。勢鎮河陸。東出於高唐縣大河右。迤東注潔水矣。潔水。又東北逕援縣故城西。又逕高唐縣故城東。又東北經潔陰縣故城北。又東北逕著縣故城南。又東北逕崔氏城北。東南逕東朝陽縣故城南。又東逕漢徵君伏生墓南。又東逕鄒平縣故城北。又東北逕建信縣故城北。又東北逕千乘縣二城間。又東北爲馬常坑。又東北逕楊墟縣東。商河出焉。商河又北逕平原縣東。又逕安德縣故城南。又東北逕昌平縣故城南。又東逕般縣故城南。又東逕樂陵縣故城南。又東逕柘鄉縣故城南。沙溝水注之。商河又東北逕馬嶺城西北。而流屈。而東注。南轉逕城東。又東北逕富平縣故城北。又分爲二水。南水、謂之長聚溝。北水、世謂之白溝。注云。東北流注於海矣。

又東北逕高唐縣故城西。水經

京相璠曰。本平原縣。齊之西鄙也。大河逕其西而不出其東。經言出東。誤耳。酈注。城在今禹城縣西四十里。本齊高唐邑。齊趙以河爲

竟。威王曰。吾臣有盼子者。使守高唐。則趙人不敢漁於河。卽此河也。

又北逕張公城。臨側河湄。水經

有津焉。名之曰張公渡。酈注。張公城今在平原縣南六十里。

又北逕平原縣故城東。水經

地理風俗記曰。原博平也。故曰平原矣。縣故平原郡治矣。晉灼曰。齊西有平原河。河水北過高唐縣。卽平原也。故經言河水逕高唐縣東非也。按地理志曰。高唐平原也。高唐潔水所出。平原則篤馬河導焉。

明平原非高唐。大河不得出其東。審矣。酈注。故城在今縣南。

又左逕安德城東。而北爲鹿角津。東北逕般縣。樂陵、柘鄉、厭次。縣南爲厭次河。水經。今陵縣治。卽安德故城。縣東南有故鹿角關。以津爲名。

與臨邑縣接界。般縣故城在今德平縣東北。樂陵故城在今樂陵縣界。枋櫛故城在今商河縣西北。厭次故城在今武定州東。本富平。後漢改曰厭次。

又逕潔陰縣故城北。水經。此北潔陰縣也。潔水下注云。北潔陰城。伏琛謂之潔陽城。當在今青城縣界。潔水之北。

又東北潔沃津。水經。孫云。潔沃誤。漢志。千乘郡有溼沃縣。按說文本作溼。或省作潔。後又轉為潔字也。

潔沃縣故城南。地理風俗記曰。千乘縣西北五十里。有大河。河北有潔沃城。故縣也。酈注。今蒲臺縣。東有潔沃故城。

又東逕千乘城北。水經。

伏琛所謂千乘北城也。酈注。今高苑縣北有千乘故城。未知是北城否也。

又東北逕利縣城北。水經。本作黎城縣北。今據濟水經文改正。彼注云。地理志。齊郡有利縣。晏謨曰。縣在齊城北五十里。今博興縣東有利縣故城。

又東分為二水。枝津東逕甲下城南。東南歷馬常坑注濟。水經。濟水注云。濟水東北至甲下邑南。東歷琅槐縣。千乘縣二城間。又東北為馬常坑。亂河枝流。而入於海。即此水也。甲下蓋亦千乘縣地。

又東北過甲下邑。又東北入於海。水經。

禹貢夾右碣石入於河。山海經。碣石之山。繩水出焉。東流注於河。河之入海。舊在碣石。今川流可導。非禹瀆也。周定王五年。河徙故瀆。故班固曰。商碣周移也。漢武帝元光二年。河又徙東郡。更注勃海。是以漢司空掾王橫言曰。往昔天嘗連北風。海水溢西南。出侵數百里。故張君云。碣石在海中。蓋淪於海水也。昔燕齊遼曠。分置營州。今城屆海濱。海水北侵。城垂淪半。王橫之言。信而有徵。碣石入海。非無證矣。

禹貢夾右碣石入於河。山海經。碣石之山。繩水出焉。東流注於河。河之入海。舊在碣石。今川流可導。非禹瀆也。周定王五年。河徙故瀆。故班固曰。商碣周移也。漢武帝元光二年。河又徙東郡。更注勃海。是以漢司空掾王橫言曰。往昔天嘗連北風。海水溢西南。出侵數百里。故張君云。碣石在海中。蓋淪於海水也。昔燕齊遼曠。分置營州。今城屆海濱。海水北侵。城垂淪半。王橫之言。信而有徵。碣石入海。非無證矣。

禹貢夾右碣石入於河。山海經。碣石之山。繩水出焉。東流注於河。河之入海。舊在碣石。今川流可導。非禹瀆也。周定王五年。河徙故瀆。故班固曰。商碣周移也。漢武帝元光二年。河又徙東郡。更注勃海。是以漢司空掾王橫言曰。往昔天嘗連北風。海水溢西南。出侵數百里。故張君云。碣石在海中。蓋淪於海水也。昔燕齊遼曠。分置營州。今城屆海濱。海水北侵。城垂淪半。王橫之言。信而有徵。碣石入海。非無證矣。

禹貢夾右碣石入於河。山海經。碣石之山。繩水出焉。東流注於河。河之入海。舊在碣石。今川流可導。非禹瀆也。周定王五年。河徙故瀆。故班固曰。商碣周移也。漢武帝元光二年。河又徙東郡。更注勃海。是以漢司空掾王橫言曰。往昔天嘗連北風。海水溢西南。出侵數百里。故張君云。碣石在海中。蓋淪於海水也。昔燕齊遼曠。分置營州。今城屆海濱。海水北侵。城垂淪半。王橫之言。信而有徵。碣石入海。非無證矣。

禹貢夾右碣石入於河。山海經。碣石之山。繩水出焉。東流注於河。河之入海。舊在碣石。今川流可導。非禹瀆也。周定王五年。河徙故瀆。故班固曰。商碣周移也。漢武帝元光二年。河又徙東郡。更注勃海。是以漢司空掾王橫言曰。往昔天嘗連北風。海水溢西南。出侵數百里。故張君云。碣石在海中。蓋淪於海水也。昔燕齊遼曠。分置營州。今城屆海濱。海水北侵。城垂淪半。王橫之言。信而有徵。碣石入海。非無證矣。

〔禮注〕河水入海處。當在甲下邑之東北。馬常坑之北。按元和志。海在勃海縣東一百六十里。今分屬利津縣。即古千乘海口。利津。金析唐蒲、臺、勃海三縣置。本漢漯沃縣地。蓋南與千乘縣共此海口也。

以今輿地言之。滑縣、開州、並屬直隸大名府。觀城、濮州、范縣、朝城、並屬山東東昌府。陽穀、屬山東兗州府。茌平、屬東昌府。禹城、平原、陵

縣、德平、樂陵、商河、武定、青城、蒲臺、並屬山東濟南府。高苑、博興、並屬山東青州府。利津、屬濟南府。諸州縣界中皆東漢以後大

河之所行也。禹貢錐指。

此
页
空
白

行水金鑑卷第九

河水

河自底柱以下五戶已上其間一百二十里有一十九灘魏景初二年二月帝遣都督沙丘部監運諫議大夫寇谷帥工五千人歲常修治平河岨底柱一十九灘水流迅急勢同三峽晉泰始三年五月武帝遣監運大中大夫趙國當有姓氏原闕都匠中郎將河東樂世帥衆五千餘人修治河灘事見五戶祠銘雖世代加功水流湍濟濤波尙屯及其商舟是次鮮不踟蹰難濟故有衆峽諸灘之言水經注

晉泰始七年六月大霖雨河洛伊沁皆溢晉書後又載六年事並同宋書亦載之未知孰是

是年沒民舍千九百餘家秋稼千三百餘頃河南通志

華嶠奏浚導河渠巡禹之舊迹置都水官事多施行晉書華嶠本傳

傅祗爲滎陽太守自魏黃初大水之後河濟汎溢鄧艾常著濟河論開石門而通之至是復浸壞祗乃造

沉菜堰至今竟豫無水患百姓爲立碑頌焉晉書傅祗本傳

河自龍門東注橫被中國每漂決所漸害重災深隄築之功勞役天下且關洛高塏地少川源是故鎬鄠潦溢咸入禮典漳釜鄭白之饒溝渠沾溉之利皆民命所祖國以爲天溝洫立志亦其宜也世殊事改於

今可得而略。宋書

宋元嘉十八年夏五月甲申。河水泛溢。害居人。南史

冀定數州。頻遭水患。楛上疏曰。比定冀水潦。無歲不饑。幽瀛川河。頻年汎溢。豈是陽九厄會。百六鍾期。故以人事而然。非爲運極。昔魏國鹹鳥。史起晒之。茲地荒蕪。臣實爲恥。不揆愚瞽。輒敢陳之。計水之湊下。浸潤無間。九河通塞。屢有變改。不可一準。古法皆循舊隄。何者。河決瓠子。梁楚旣危。宣房旣建。水還舊迹。十數年間。戶口豐衍。又決屯氏兩川。分流東北數郡之地。僅得支存。及下通靈鳴。水田一路。往昔膏腴。十分病九。邑居凋離。墳井毀滅。良由水大渠狹。更不開瀉。衆流壅塞。曲直乘之所致也。至若量其逶迤。穿鑿涓澮。分立隄塌。所在疏通。預決其路。令無停蹙。隨其高下。必得地形。土木參功。務從便省。使地有金隄之堅。水有非常之備。鉤連相注。多置水口。從河入海。遠邇逕□□□。瀉泄此波澤。九月農罷。量役計功。十月昏正。立匠表度。縣遣能工。磨畫形勢。郡發明使。籌察可否。審地推岸。辨其脈流。樹板分崖。練厥從往。別使案檢。分部是非。瞰睇川原。明審通塞。當境修理。不勞役遠。終春自罷。未須久功。卽以高下營田。因於水陸。水種秔稻。陸藝桑麻。必使室有久儲。門豐餘積。其實上葉禦災之方。亦爲中古井田之利。卽之近事。有可比倫。江淮之南。地勢洿下。雲雨陰霖。動彌旬月。遙途遠運。唯用舟艫。南畝畬菑。微事耒耜。而衆庶未爲饑色。黔首罕有饑顏。豈天德不均。致地偏罰。故是地勢異圖。有茲豐餒。臣旣鄉居水際。目覩荒殘。每思鄭白。

屢想王李。夙宵不寐。言念皇家。愚臣丹款。實希効力。有心螢爝。乞暫施行。使數州士女。無廢耕桑之業。聖世洪恩。有賑饑荒之士。艱宰深笑。息自一朝。臣之至誠。申於今日。詔曰。頻年水旱爲患。黎民阻饑。靜言念之。曷不遑食。鑒此事條。深協在慮。但計畫功廣。非朝夕可合。宜付外量。聞事遂施行。楷用功未就。詔還追罷。魏書崔楷傳。楷、明帝孝。罷。魏書崔楷傳。楷、明帝孝。罷。魏書崔楷傳。楷、明帝孝。罷。

北齊河清元年四月河溢河南通志

唐高祖武德七年治中雲得臣自龍門引河溉田六千餘頃唐書

唐太宗貞觀十一年九月丁亥河溢壞陝州河北縣毀河陽中潭幸白司馬坂觀之賜瀕河遭水家粟帛

唐書河陽卽今懷慶府孟縣地。後魏太和中築北中城。東魏元象元年。又築南城。及中潭城。是爲三城。中有河橋。晉杜預造。魏爾朱榮之亂。及爾朱世隆再亂。與高歡宇文泰相持。皆以三城河橋爲拒守攻戰要津。唐襲王世充河陽城。焚河橋。又以舟師襲世充回洛城斷河陽橋。又九節度之師潰於相州。郭子儀以朔方軍斷河陽橋。其險要如此。金大定中州治以河患。因於故城北十五里築新城。徙治焉。曰上孟州故城。曰下孟州。予於己亥客懷孟。從下州放棹南歸。問所謂三城河橋無有也。其故迹亦不可得而見矣。

唐高宗永徽五年六月河北大水十月齊州黃河溢唐書五行志

唐高宗永淳二年七月己巳河溢壞河陽橋唐書五行志舊唐書云瀕河陽城。

唐武后如意元年八月甲戌河溢壞河陽縣唐書五行志唐書稱弘道二年誤。五行志又稱長壽元年重見。

唐武后長壽二年五月癸丑棗州河溢壞居民二千餘家唐書五行志

唐武后聖歷元年秋，黃河溢。唐書·河南通志·作中宗嗣聖十六年，卽是年也。嗣聖無十六年。

唐元宗開元五年六月壬午，鞏縣暴雨連月，山水泛溢，毀郭邑廬舍七百餘家，人死者七十二。汜水同日

漂壞近河百姓二百餘家。舊唐書元宗本紀。

唐元宗開元十年六月，博州棣州河決。唐書五·行志。八月丙申，博棣等州黃河隄破，漂損田稼。舊唐書元宗本紀。

唐元宗開元十四年秋大水，河南河北尤甚。河及支川皆溢，懷、衛、鄭、滑、汴、濮人，或巢或舟以居，死者千計。

唐書五·行志。

八月河決衛州。唐書元宗本紀。

唐代宗大歷十二年秋大雨水，河南尤甚，平地深五尺。河溢。唐書五·行志。

唐德宗建中元年冬，黃河溢。唐書德宗本紀。

唐德宗貞元二年六月，河溢。唐書五·行志。

唐憲宗元和七年正月，振武河溢，毀東受降城。唐書五·行志。

唐憲宗元和八年十二月丙午，以河溢浸滑州羊馬城之半，滑州薛平、魏博田宏正，徵役萬人於黎陽界

開古黃河道，南北長十四里，東西闊六十步，深一丈七尺，決舊河水勢，滑人遂無水患。舊唐書憲宗本紀。

薛平、田宏正鑿河十四里，經黎陽山東，會於故瀆，名曰新河。唐會要。

薛平授鄭滑節度使。始河溢瓠子，東泛滑，距城纔二里許。平按求故道，出黎陽西南，因命其佐裴宏泰往請魏博節度使田宏正，宏正許之。乃籍民田所當者，易以它地，疏導二十里，以醜水悍，還墾田七百頃於河南。自是滑人無患，入爲左金吾衛大將軍。唐書薛平傳。

衛州汲郡黎陽縣有白馬津，一名黎陽關，有大岨山，一名黎陽山，有新河。元和八年，觀察使田宏正及鄭滑節度使薛平開長十四里，闊六十步，深丈有七尺，決河注故道。滑州遂無水患。唐書地理志。

唐時黃河不聞有決溢之患。薛平治河一事，此外史無所紀。蓋河朔地，天寶後久屬藩臣，而事不聞朝廷。汴河亦不聞有疏通之事。唯鄭畋集載爲相時，汴河淀塞，請令河陽節度使於汴口開導，仍令宣武

感化節度使嚴帖州縣，封閉公私斗門。感化，卽徐州也。宋敏求春明退朝錄。

蕭倣拜義成軍節度使，滑州瀕河，累歲水壞西北防。倣徙其流遠去，樹隄自固，人得以安。唐書蕭倣傳。

魏晉南北朝，河之利害不可得聞。而唐少河患。閻百詩云：其說有二。一、程子曰：漢火德多水災，唐土德少河患。一、宋敏求曰：唐河朔地，天寶後久屬藩臣，縱有河事，不聞朝廷。故一部唐書所載者，僅滑帥薛平、蕭倣二事耳。渭按伊川之意，欲明宋多河患，以火德故。然東漢亦火德，而河患絕少，何也？且禹功既壞，河行未久，輒復徙，遠者數百年，近者或百餘年，或數十年，獨東漢之河垂千歲而後變，則王景之功不可誣也。豈皆德運爲之哉？肅代以後，強藩跋扈，並帝制自爲，次道云：縱有河事，不聞朝廷是也。而愚

更有說焉。河災羨溢。首尾互千里之外。非一方可治。當四分五裂之際。爾詐我虞。唯魏滑同患。故田宏正從薛平之請。協力共治。否則動多掣肘。縱有溢決。亦遷城邑以避之而已。此河功所以罕紀也。據史

所書。謂唐少河患。亦未為篤論。禹貢錙指

唐文宗太和二年夏。河決。壞棣州城。唐書五行志

唐文宗開成三年夏。河決。浸鄭滑外城。唐書五行志

唐宣宗大中十二年。大水汎徐、兗、青、鄆。而滄地積卑。中立自按行。引御水入之毛河。東注海。州無水災。

唐書杜中立傳

唐僖宗乾符五年秋。大霖雨。河溢。唐書五行志

唐昭宗大順二年。二月辛巳。河陽河溢。壞人廬舍。舊唐書景福二年。河徙從勃海北至無棣縣入海。唐書五行志

唐昭宗乾寧三年。四月。河圯於滑州。朱全忠決其隄。因為二河。散漫千餘里。唐書五行志

梁朱友貞龍德三年。段凝以唐兵漸逼。乃自酸棗決河東注於鄆。以限唐兵。謂之護駕水。決口日大。屢為

曹濮患。唐同光二年。命婁繼英塞之。未幾復壞。五代史補

華溫琪。夏邑人。仕梁。歷絳、棣二州刺史。時棣州苦河水為患。溫琪徙新州以避之。民賴全活者甚衆。

河南通志

唐李存勖同光二年八月河溢。五代史。

是年七月壬寅梁所決河連年為曹濮患。甲辰命右監門上將軍婁繼英督汴滑兵塞之未幾復壞。

同光三年春正月庚戌詔平盧節度使符習治酸棗遙隄以禦決河。是年自六月甲午雨罕見日

星江河百川皆溢凡七十五日乃霽。通鑑

唐李嗣源天成四年十二月庚申修治河北岸宣差左衛上將軍李承約祭之張敬詢為滑州節度使

長興初敬詢以河水連年溢乃自酸棗縣界至濮州廣隄防一丈五尺東西二百里。通鑑

晉石敬瑭天福四年八月己亥朔河決博平。五代史。

晉天福六年九月辛酉滑州言河決。考異曰薛史紀載九月辛酉滑州河決而不載庚午濮州決高祖實錄載庚午濮州奏而不載辛酉滑州決五代會要及志皆云天福六年九月決滑

州兗濮州界皆為水漂溺史匡翰傳亦云天福六年白馬河決按辛酉滑州河已決則下流皆涸濮州無庚午再決之理蓋滑州河決漂沒及濮州耳通鑑

晉石敬瑭天福六年九月丁丑河決中都入於沓河。十月河決滑濮鄆澶州。五代史。

是年河決滑州東汎濮州民為水所漂溺詔所在發舟救之。山東通志。

是年河決濮陽之觀城界楚里村隄。閩詠目遊四海記。

晉石敬瑭天福七年三月歸德軍節度使安彥威塞決河於滑州。五代史河決滑州命彥威塞之彥威出私錢募民治隄見彥威本傳。

是年三月己未梁州節度使安彥威奏到滑州修河隄時以瓠子河漲溢詔彥威督諸道運民自豕韋

之北築堰數十里給私財以犒民民無散者竟止其害以功加邠國公詔於河決之地建碑立廟通鑑

晉石重貴開運元年六月丙辰河決滑州環梁山入於汶濟五代史

是年六月丙辰滑州河決詔大發數道丁夫塞之既塞帝欲刻碑紀其事中書舍人楊昭儉諫曰陛下

刻石紀功不若降哀痛之詔染翰頌美不若頌罪己之文帝善其言而止通鑑

滑州河決侵汴曹濮單鄆五州之境環梁山合於汶水此全河南徙之始也梁山在今壽張東平之間

汶水自東北來與濟水會於梁山之北而決河水瀾浸潰溢環梁山會於汶則宋之梁山灤矣穀山筆

羊使君晉開運二年守博州河溢城沒使君祝天冀免生民墊溺願以身代山東通志

晉石重貴開運三年夏六月己丑河決魚池秋七月河決楊劉朝城八月辛酉河溢歷亭九月河

決澶滑懷州癸卯河決臨黃冬十月河決衛州丙寅河決原武五代史

開運三年秋七月河決楊劉西入莘縣四十餘里自朝城北流莘縣在魏州之東朝城在魏州東南相去四十里九月丙辰河決

澶州臨黃臨黃春秋衛河上之邑漢為東郡觀縣後魏置臨黃縣唐屬澶州宋端拱元年省臨黃入觀城縣通鑑

梁晉河上之師德勝楊劉各有南北二城跨河而守皆河津要地也晉人初據德勝為梁人所敗東守

楊劉王彥章段凝以十萬之師百道進攻迄不能拔而大河之險已入於晉矣德勝在濮州境內晉史

云德勝口澶州地也澶州舊治頓丘天福中徙州跨德勝津已而又作浮梁於上是為澶州河橋矣楊

劉在東阿北境可六十里。黃河舊隄隱隱可見。墟里人煙久成聚落。而二城之迹則不可考矣。夫合兩國之衆集百萬之師。一旦化爲榛莽平蕪。蒼茫無迹。盛衰興亡。皆如幻化。亦足慨矣。穀山筆

漢劉承祐乾祐元年夏四月戊子河決原武。五月乙亥河決滑州魚池。五代史通鑑注。魚池地名。河決之後謂之魚池口。

漢劉承祐乾祐三年六月癸卯河決原武。五代史。

五代漢河決鄭州。盧振請修汴河兩岸立斗門以備旱澇。目遊四海記。史云河決原武。原武屬鄭州。

周廣順二年十二月丙戌河決鄭滑遣使行視修塞。通鑑。

周廣順三年春正月庚午帝以河決爲憂王峻自請往行視許之。九月己亥義成節度使白重贊奏

塞決河通鑑

周郭威廣順中重贊爲義成軍節度在鎮日河屢決重贊親部丁壯塞大程六合二隄詔書褒美。宋史白重贊傳。

周祖親征兗州以通爲在京右廂都巡檢時河溢灌河陰城命通率廣銳卒千二百浚汴口又部築河陰

城創營壁未幾拜保義軍節度觀察留後世宗卽位以深冀之間有胡盧河東西橫互數百里隄塌非

峻不能扼契丹奔突顯德二年命通與王彥超復治之功未就契丹至通出兵迎擊退之遂城李晏口爲

靜安軍四旬而完六年春詔通河北按行河隄因發徐宿宋單等州民浚汴渠數百里。宋史韓通傳。

世宗征淮南爲前軍都監從征關南還會塞澶淵決河命欽祚領禁兵護役因命督治澶州城。宋史田欽祚傳。

周世宗顯德初大決東平之楊劉宰相李穀監治隄自陽穀抵張秋口以遏之水患少息然決河不復故道離而為赤河宋史河渠志河大決齊鄆發十數州丁壯塞之命穀領護刻期就功宋史李穀傳

顯德元年春正月庚寅詔前登州刺史周訓等塞決河先是河決靈河魚池酸棗陽武常樂驛河陰六

明鎮原武凡八口九域志滑州北馬縣有靈河鎮魚池亦在滑州界酸棗津在大梁東北陽武在鄭州河陰在孟州之北五月戊辰河自楊劉至於博州百二十里連年東潰分為二派匯為大澤瀰漫數百里又東北壞

古隄而出古隄前代所築以防河者河屢徙故古隄在平地灌齊棣淄諸州至於海涯漂沒民田廬不可勝計流民采菰稗捕

魚以給食朝廷屢遣使者不能塞十一月戊戌帝遣李穀詣澶鄆齊按視隄塞役徒六萬三十日而

畢通鑑是年十一月河隄成河自楊劉東潰分為二派匯為大澤瀰漫數百里灌棣淄漂沒田廬民捕魚以

食李穀按視役徒六萬三十日畢工朱子綱目

穀之治水也順水性而非塞障也且工止一月故綱目書成以美之河志

周顯德二年謀伐唐因浚儀故隄疏導之東至泗上四年疏汴水北入五丈河五年浚汴口導河流達

於淮江淮舟楫始通目遊四海記

楊澈年十六父思進為鎮趙從事會昭慶令缺使府命澈假其任時河決鄰郡府督役甚急澈部徒數千

經大澤中多蘆葦。令采刈爲筏。順流而下。既至。執事者訝以後期。俄而葦筏繼至。駭而問之。澈以狀對。乃更嗟賞。建隆初。舉進士。宋史楊澈傳。

唐新舊二史。五代史。皆不志河渠。事多缺略。今按唐有河北道。河南道。以河畫界。其自大伾以東。河北。衛。魏。瀘。博。德。棣。滄。七州。河南。滑。濮。濟。齊。淄。五州。皆瀕河郡也。謹摭元和志。寰宇記。所載各縣界之黃河。

略爲銓次。以補史志之闕。黃河自汲縣南。胙城縣北。汲縣即今河南衛輝府治。胙城縣在府東三十五里。東北逕靈昌縣北。又東北

逕白馬縣北。其北岸則黎陽縣。靈昌東北至滑州七十里。其廢址在今直隸大名府滑縣西南。元和志。黃河在靈昌縣北十里。白馬。滑州治。元和志。州城即古滑臺城。河去外城二十步。黎陽西南

至衛州一百二十里。又東逕頓丘縣南。又東逕清豐縣南。其南岸則濮陽縣。頓丘。澶州治。元和志。黃河在縣五里。其故城在今大名府清豐縣西。元和志。黃河在縣南五十

里。濮陽東至山東濮州八十里。元和志。黃河北去縣十五里。又東逕臨黃縣南。其南岸則鄆城縣。臨黃西至澶

其故城在今山東東昌府觀城縣東南。元和志。黃河南去縣三十六里。鄆城。濮州治。其故城在今濮州東二十里。元和志。黃河在縣北二十一里。又東北逕朝城縣東。其東岸則范縣。朝

西北至魏州一百里。其故城在今東昌府朝城縣西。元和志。黃河在縣東二

十九里。范縣西南至濮州四十里。其故城在今東昌府范縣東南二十里。又東逕范縣北。其北岸則武水縣。武

東北至博州六十里。其故城在今東昌府治聊城。又東逕陽穀縣北。其北岸則聊城縣。陽穀縣屬山東兗州府。東南

縣西南。元和志。黃河在武水縣南二十二里。又東逕陽穀縣北。其北岸則聊城縣。至鄆州七十五里。元和志。

本屬濟州。天寶十三年。濟州爲河所陷沒。以縣屬鄆州。黃河在縣北十二里。聊城。博州治。元和志。又東逕平

陰縣北。又東逕長清縣北。其北岸則平原縣。安德縣。德州治。其故城在今陵縣界。元和志。黃河南去縣十八里。

里。今濟南府長清縣。東北至齊州八十里。元和志。本屬濟州。貞觀十七年。廢濟州。縣屬齊州。黃河北去縣十五

又東逕臨邑縣北。今濟南府臨邑縣。南至齊州六十里。元和志。黃河在縣北七十里。又東逕臨濟縣北。臨濟西南至齊州一百二十里。元和志。黃河在縣北八十里。今為濟南府濟陽縣地。

又東北逕鄒平縣西北。鄒平東南至淄州一百二十里。元和志。黃河西北去縣八十里。按唐鄒平故城在今濟南府齊東縣界。其北岸則滴河縣厭次縣。至棗州八

十里。元和志。黃河在縣南十八里。滴音商。今屬濟南府。厭次棗州治。其故城在今濟南府武定州。東四十餘里。元和志。黃河在縣南三里。自此以下有新舊二道。舊東北逕蒲臺

縣南。又東北入海。蒲臺西北至棗州七十五里。今為濟南府蒲臺利津二縣地。元和志。黃河西南去縣七十三里。海在縣東一百四十里。海畔有一沙阜。高一丈。周二里。俗呼為鬪口淀。是濟水入海之處。海湖與

濟相觸。故名。景福後。自厭次縣界決而東北流。逕勃海縣西北。又東北至無棣縣東南。而東注於海。勃海縣州七十里。其故城在今濟南府濱州東。寰宇記云。黃河在勃海縣西北六十里。景福二年後。河水移道。無棣縣西北至滄州一百二十里。其故城在今濟南府海豐縣西。接慶雲縣界。寰宇記云。黃河在無棣縣東南六十里。東北流逕馬谷小

山而東入海。蓋即景福之改流也。馬谷小山在海豐縣東南。昭宗景福。上距李吉甫撰志之年。約六十餘歲。以今輿地言之。濬縣、清豐、觀城、聊城、平原、陵縣、商河、

齊東、武定、蒲臺、利津。南接滑縣、開州、濮州、范縣、陽穀、茌平、平陰、長清、臨邑、濟陽。後徙經濱州、海豐。不入蒲臺、利津。諸州縣界中。皆唐歷五代以迄

宋初。黃河之所行也。自王莽始建國三年辛未。河徙。由千乘入海。後五十九歲。為後漢明帝永平十三

年庚午。王景治河功成。下逮宋仁宗景祐元年甲戌。有橫隴之決。又十四歲。為慶歷八年戊子。復決於

商胡。而漢唐之河遂廢。凡九百七十七歲。禹貢錐指。

黃河。今西蕃朶甘思南鄙曰星宿海者。其源也。四山之間有泉。近百泓。匯而為海。登高望之。若星宿布列。

故名。流出復瀦。曰哈刺海。東知曰赤賓河。合忽闌也。里朮二河。東北流為九渡河。其水猶清。騎可涉也。貫

山。中行。出西戎之都會。曰闊即。曰闊提者。合納憐河。所謂細黃河也。水流已濁。繞昆侖之南。折而東注。合

山。中行。出西戎之都會。曰闊即。曰闊提者。合納憐河。所謂細黃河也。水流已濁。繞昆侖之南。折而東注。合

乞里馬出河。復繞昆侖之北。自貴德西寧之境。至積石。經河州。

此處有誤。見卷首禹貢錐指。

過臨洮。合洮河東北流。至

蘭州。始入中國。北繞朔方北。地上郡。而東經三受降城。豐東勝州。折而南。出龍門。過河中。抵潼關。東出三

門。集津為孟津。過虎牢。而後奔放平壤。吞納小水。以百數。勢益雄放。無崇山巨礪。以防閑之。旁激奔潰。不

遵禹蹟。故虎牢迤東。距海口三二千里。恆被其害。宋為特甚。始自滑臺大伾。嘗兩經汎溢。復禹蹟矣。一時

姦臣建議。必欲回之。俾復故流。竭天下之力。以塞之。屢塞屢決。至南渡後。貽其禍於金源氏。由不能順其

就下之性。以導之故也。河入中國。行太行西。曲折山間。不能為大患。既出大伾。東走赴海。更平地二千

餘里。禹迹既湮。河并為一。特以隄防為之限。夏秋霖潦。百川衆流所會。不免決溢之憂。然有司所以備河

者。亦益工矣。黃河隨時漲落。故舉物候為水勢之名。自立春後。東風解凍。河邊人候水。初至。凡一寸。則

夏秋當至一尺。頗為信驗。故謂之信水。二月三月。桃華始開。冰泮雨積。川流猥集。波瀾盛長。謂之桃華水。

春末蕪菁華開。謂之榮華水。四月末。壘麥結秀。擢芒變色。謂之麥黃水。五月瓜實延蔓。謂之瓜蔓水。朔野

之地。深山窮谷。固陰沍寒。冰堅晚泮。逮乎盛夏。消釋方盡。而沃蕩山石。水帶礮腥。併流於河。故六月終旬

後。謂之礮山水。七月菽豆方秀。謂之豆華水。八月莢亂華。謂之荻苗水。九月以重陽紀節。謂之登高水。十

月水落。安流復其故道。謂之復槽水。十一月十二月。斷冰雜流。乘寒復結。謂之蹙凌水。水信有常。率以為

準。非時暴漲。謂之客水。其水勢凡移欲橫注。岸如刺毀。謂之劄岸。漲溢踰防。謂之抹岸。壅岸故朽。潛流漱

行。水金鑑 卷九

一三五

其下謂之塌岸。浪勢旋激。岸土上潰。謂之淪捲水。浸岸逆漲。謂之上展。順漲謂之下展。或水乍落。直流之中。忽屈曲橫射。謂之徑箭。音叫。張衡西京賦。曰望窳窳以徑廷。水猛驟移。其將澄處。望之明白。謂之披白。亦謂之明灘。湍怒略渟。勢稍汨起。行舟值之多溺。謂之薦浪水。水退淤澱。夏則膠土肥腴。初秋則黃滅土。頗爲疏壤。深秋則白滅土。霜降後。皆沙也。舊志。歲虞河決。有司常以孟秋預調塞治之物。稍芟薪柴。槌檝竹石。芟索。竹索。凡千餘萬。謂之春料。詔下瀕河諸州。所產之地。仍遣使會河渠官吏。乘農隙。率丁夫水工。收采備用。凡伐蘆荻。謂之芟。伐山木榆柳枝葉。謂之梢。辨竹糾芟爲索。以竹爲巨索。長十尺至百尺。有數等。先擇寬平之所。爲埽場。埽之制。密布芟索鋪梢。梢芟相重。壓之以土。雜以碎石。以巨竹索橫貫其中。謂之心索。卷而束之。復以大芟索繫其兩端。別以竹索自內旁出。其高至數丈。其長倍之。凡用丁夫數百。或千人。雜唱齊挽。積置於卑薄之處。謂之埽岸。既下。以檝臬閔之。復以長木貫之。其竹索皆埋巨木於岸。以維之。遇河之橫決。則復增之。以補其缺。凡埽下。非積數疊。亦不能遏其迅湍。又有馬頭鋸牙木岸者。以蹙水勢。護隄焉。緣河諸州。孟州有河南北。凡二埽。開封府有陽武埽。滑州有韓房二村。憑管石堰。州西魚池。迎陽。凡七埽。舊有七里曲。埽復廢。通利軍有齊賈蘇村。凡二埽。澶州有濮陽。大韓。大吳。商胡。王楚。橫隴。曹村。依仁。北岡。孫陳。大固。明公。王八。凡十三埽。大名府有孫村。侯村。二埽。濮州有任村。東西北。凡四埽。鄆州有博陵。張秋。關山。子路。王陵。竹口。凡六埽。齊州有采金山。史家。渦。二埽。濱州有平河。安定。二埽。棣州有聶家。梭隄。鋸牙。陽成。四埽。

所費皆有司歲計而無闕焉。宋史河渠志。志中所言。孟秋預備春料。及會官吏。乘農隙。率丁夫收采。何其仁至而義盡也。其掩掃之法。亦甚周密。

宋太祖建隆元年十月壬午。棗州河決。壞厭次。商河二縣居民廬舍田疇。宋史五。行志。是年。河決公乘渡口。壞

臨邑城。三年。移治孫耿鎮。宋史地理志。

建隆二年。孟州河決。河南通志。

宋太祖建隆四年八月。齊州河決。宋史五行志。

宋太祖乾德元年春正月丁巳。修畿內河隄。宋史太祖本紀。

宋太祖乾德二年。遣使案行。將治古隄。議者以舊河不可卒復。力役且大。遂止。但詔民治遙隄。以禦衝注

之患。其後赤河決東平之竹村。七州之地。復罹水災。宋史河渠志。

宋太祖乾德三年七月。開封府河決。滄陽武。河中府孟州。並河水漲。孟州壞中潭軍營民舍數百區。河壞

隄岸石。又溢於鄆州。壞民田。淄州。濟州。並河溢。害鄒平。高苑縣民田。宋史五行志。八月癸卯。河決陽武縣。已未。

鄆州河水溢沒田。九月辛巳。河決澶州。宋史太祖本紀。是年秋。河決澶州。命重贊督丁壯數十萬塞之。宋史韓重贊傳。

乾德三年秋。大雨霖。開封府河決陽武。又孟州水漲。壞中潭橋梁。澶亦言河決。詔發兵治之。宋史河渠志。

時諸國尙未一統。正用兵之際。不遣丁夫。而以兵治河。宋之重農惜民。有可嘉者。河志

宋太祖乾德四年六月甲午。東阿縣河溢。損民田。甲辰。觀城縣河決。壞居民廬舍。注大名。又靈河縣隄壞。

水東注衛南縣境。及南華縣城。七月。滎澤縣河南北隄壞。八月。淄州清河水溢。壞高苑縣城。溺數百家。及

鄒平縣田舍。宋史五 閏月乙丑。河溢入南華縣。宋史太祖本紀 八月丙辰。滑州河決。壞靈河縣大隄。詔殿前都指

揮使韓重贇。馬步軍都軍頭王廷義等。督士卒丁夫數萬人治之。被泛者蠲其秋租。宋史河渠志

此合兵民而同治之者。是年。潘美方用兵南漢。或以兵之不足。而始用丁夫歛。河志

宋太祖乾德五年正月。帝以河隄屢決。分遣使行視。發畿甸丁夫繕治。自是歲以為常。皆以正月首事。季

春而畢。是月詔開封大名府鄆。澶滑孟濮齊淄滄棣濱德博懷衛鄭等州長吏。並兼本州河隄使。蓋以謹

力役而重水患也。宋史河渠志 八月甲申。河溢入衛州城。民溺死者數百。宋史太祖本紀

宋太祖開寶元年六月。河溢。壞民田廬舍。宋史五行志

宋太祖開寶二年七月。下邑縣河決。宋史五行志

宋太祖開寶三年春正月癸丑。增河隄。十二月癸巳。增河隄。宋史太祖本紀

宋太祖開寶四年六月乙酉。河決原武。汴決穀熟。七月癸亥。汴決宋城。宋史太祖本紀 六月。鄆州河及汝清河皆

溢注東阿縣及陳口鎮。壞倉庫民舍。鄭州河決原武縣。宋史五行志 十一月。河決澶淵。泛數州。官守不時上言。

通判司封郎中姚恕棄市。知州杜審肇坐免。宋史河渠志 杜審肇出知澶州。太祖以審肇未嘗歷郡務。乃命司

封郎中姚恕通判州事。以左右之。未幾。河大決。東匯於鄆。濮數郡。民田罹水害。太祖怒其不即時上言。遣

使案鞠。遂論恕棄市。審肇免官歸。宋史杜審肇傳。開寶初。河決澶州。命守忠副。潁州團練使曹翰護役。河決遂塞。

宋史安守忠傳。

宋太祖開寶五年正月。詔曰。應緣黃汴清御等河州縣。除準舊制種藝桑棗外。委長吏課民別樹榆柳。及土地所宜之木。仍案戶籍高下定爲五等。第一等歲樹五十本。第二等以下遞減十本。民欲廣樹藝者聽其孤寡惻獨者免。是月。澶州修河卒。賜以錢鞵役夫。給以茶。三月詔曰。朕每念河渠潰決。頗爲民患。故署使職以總領焉。宜委官聯佐治其事。自今開封等十七州府。各置河隄判官一員。以本州通判充。如通判闕員。卽以本州官充。五月。河大決濮陽。又決陽武。詔發諸州兵及丁夫凡五萬人。遣潁川團練使曹翰護其役。翰辭。太祖謂曰。霖雨不止。又聞河決。朕信宿以來。焚香上禱於天。若天災流行。願在朕躬。勿延於民也。翰頓首對曰。昔宋景公諸侯耳。一發善言。災星退舍。今陛下憂及兆庶。懇禱如是。固當上感天心。必不爲災。六月下詔曰。近者澶濮等數州。霖雨薦降。洪河爲患。朕以屢經決溢。重困黎元。每閱前書。詳究經瀆。至若夏后所載。但言導河至海。隨山濬川。未聞力制湍流。廣營高岸。自戰國專利壅塞故道。小以妨大。私而害公。九河之制遂隳。歷代之患弗弭。凡搢紳多士。草澤之倫。有素習河渠之書。深知疏導之策。若爲經久。可免重勞。並許詣闕上書。附驛條奏。朕當親覽。用其所長。勉副詢求。當示甄獎。時東魯逸人田告者。纂禹元經十二篇。帝聞之。詔至闕下。詢以治水之道。善其言。將授以官。以親老固辭歸養。從之。翰至河上。親

督工徒未幾。河決皆塞。宋史河渠志五月丁亥。河南北淫雨。澶滑濟鄆曹濮六州大水。六月己丑。河決陽武。八

月。衛州河溢。宋史太祖本紀五月。河決澶州。六月。河又決開封府陽武縣之小劉村。宋史五行志

宋祖之言。千載下猶見其敬天憂民之忱。洵得治河之本者。曹翰之言。雖近於諛。原非虛美。其後河決皆塞。果如翰言。逸人之書。未經赴闕上陳。而帝自聞之。其時朝廷訪賢求言。廣咨博詢。可謂無微不至矣。書雖不傳。然帝善其言。必與詔書導河濬川未聞力制湍流之旨相合。授官力辭。眞逸人也。河志

宋太祖開寶六年春正月癸酉。修魏縣河。宋史太祖本紀鄆州河決楊劉口。懷州河決獲嘉縣。宋史五行志

宋太祖開寶七年六月壬寅。安陽河溢。壞民居。宋史太祖本紀

宋太祖開寶八年五月。濮州河決郭龍村。六月辛亥。澶州河決頓丘縣。宋史五行志

行水金鑑卷第十

河水

宋太宗太平興國二年六月孟州河溢壞溫縣隄七十餘步鄭州壞滎澤縣寧王村隄三十餘步又漲於

澶州壞英公村隄三十步宋史五七月癸未河決滎澤頓丘白馬溫縣閏月己酉河溢開封等八縣害稼

宋史太宗本紀秋十月河決孟州之溫縣鄭州之滎澤澶州之頓丘皆發緣河諸州丁夫塞之又遣左衛大將軍

李崇矩騎置自陝西至滄棣案行水勢視隄岸之缺亟繕治之民被水災者悉蠲其租宋史河渠志

宋太宗太平興國三年正月命使十七人分治黃河隄以備水患宋史河渠志正月辛丑浚廣濟惠民及蔡三

河治黃河隄宋史太宗本紀五月懷州河決獲嘉縣北注宋史五行志是年夏河決滎陽詔守素發鄭之丁夫千五百

人與卒千人領護塞之宋史翟守素傳十月滑州靈河縣河塞復決命西上閣門使郭守文率卒塞之宋史河渠志

宋太宗太平興國四年八月甲戌宋州河決宋城縣九月己卯衛州河決汲縣壞新場隄九月澶州河漲

宋史五行志九月己卯河決汲縣宋史太宗本紀

宋太宗太平興國五年五月徐州白溝河溢入州城宋史五行志

是年懷州河決河南通志

宋太宗太平興國六年。河中府河漲。陷連隄。溢入城。壞軍營民舍。鄜、延、寧三州。並河水漲。溢入州城。壞軍營倉庫廬舍。宋史五李神祐為南作坊副使。太平興國六年。滑州治河防材葦未具。命神祐馳往垣曲。伐

薪蒸四百萬。以濟其用。宋史李神祐傳。

宋太宗太平興國七年。六月。河決臨邑縣。十月。河決懷州武陟縣。害民田。宋史五行志 本紀以臨邑作臨濟。武陟作武德。並誤。七月。

河決范濟口。宋史太宗本紀。是年河大漲。蹙清河。凌鄆州城。將陷。塞其門。急奏以聞。詔殿前承旨劉吉馳往固之。

宋史河渠志。袁廓知鄆州。會河決。溢入城。浸居人廬舍。至冬月。結為冰。廓大發民鑿取。以竹輿輿出城。散積之。

使者至。謂其有略。致水不入城。乃以狀聞。拜監察御史。宋史袁廓傳。

宋太宗太平興國八年。五月。河大決滑州韓村。泛澶、濮、曹、濟諸州民田。壞居人廬舍。東南流至彭城界。入

於淮。詔發丁夫塞之。隄久不成。乃命使者按視遙隄舊址。使回條奏。以為治遙隄不如分水勢。自孟抵鄆。

雖有隄防。唯滑與澶最為隘狹。於此二州之地。可立分水之制。宜於南北岸各開其一。北入王莽河。以通

於海南。入靈河。以通於淮。節減暴流。一如汴口之法。其分水河。量其遠邇。作為斗門。啓閉隨時。務乎均濟。

通舟運。溉農田。此富庶之資也。不報。時多陰雨。河久未塞。帝憂之。遣樞密直學士張齊賢乘傳詣白馬津。

用太牢加璧以祭。十二月。滑州言決河塞。羣臣稱賀。宋史河渠志。六月。陝州河漲。壞浮梁。鄜州河水漲。溢入城。

壞官寺民舍。八月。徐州清河漲丈七尺。溢出。塞州三面門以禦之。是年自夏及秋。開封浚儀、酸棗、陽武、封

丘、長垣、中牟、尉氏、襄邑、雍丘等縣河水害民田。宋史五蟠知京城陸路發運司事。會河決韓村。大發丁夫。

塞之。命蟠調給其餉。未幾。河塞。宋史劉蟠傳先是盧多遜貶趙普罷相。其夏。河決韓村。尋復塞。且獻河平頌曰。

天祚我宋。以君兆民。配天成休。惟堯與隣。粵有大水。昏墊下人。非曰聖祚。孰究孰度。蔽賢者退。壅澤者罪。

我防大患。河豈云敗。逆遜遠役。姦普屏外。聖道如隄。崇崇海內。帝曰守文。是塞是親。調爾衛兵。程是蒸民。

民以盡力。臣以勤職。役云其終。河以之塞。唐堯懷山。實警神德。漢武宣房。實彰令式。我塞長河。融流惠澤。

明明聖功。萬代成則。太宗覽之。有逆遜姦普之語。召宰相謂曰。胡旦獻頌。詞意悖戾。朕自擢於甲科。歷試

外任。所至無善狀。知海州日。爲部下所訟。獄已具。會大赦。朕錄其材而捨其過。尙令在近列。又領史職。乃

敢恣胸臆。狂躁如此。其亟逐之。卽貶殿中丞商州團練副使。宋史胡旦傳

宋太宗太平興國九年春。滑州復言房村河決。帝曰。近以河決韓村。發民治隄不成。安可重困吾民。當以

諸軍代之。乃發卒五萬。以侍衛步軍都指揮使田重進領其役。又命翰林學士宋白祭白馬津。沉以太宰

加璧。未幾。役成。宋史河渠志三月丁巳。滑州河決。旣塞。帝作平河歌。賜近臣。蠲水所入州縣今年租。宋史太祖本紀八

月。延州南北兩河漲溢。入東西兩城。壞官寺民舍。孟州河漲。壞浮梁。損民田。宋史五行志是年。河決。壞民田。命

監察御史索湘與戶部推官元玘同按行。宋史索湘傳

宋太宗淳化元年。孟州河漲。宋史五行志

宋太宗淳化二年三月詔長吏以下及巡河主埽使臣經度行視河隄勿致壞墜違者當實於法宋史河渠志

閏月河水溢四月河水溢六月河水汴水溢宋史太宗本紀京兆府河漲陝州河漲壞大隄六月乙酉河溢於浚

儀縣壞連隄浸民田上親臨視督衛士塞之辛卯又決於宋城縣博州河漲壞民盧舍亳州河溢東流汎

民田盧舍泗州招信縣河漲宋史五行志是年宋州河決成務上言河水所經地肥澱願免其租稅勸民種藝

從之宋史柴成務傳趙孚知開封府司錄參軍事受詔與殿中侍御史柴成務供奉官葛彥恭殿直郭載行視黃

河分南北岸按行復遙隄以紓湍決孚言治遙隄不如分水勢於是建議於澶滑二州立分水之制時決

河未平重惜民力而寢焉宋史趙孚傳

宋太宗淳化三年十月上津縣河水溢壞民舍宋史五行志罕知霸州會河溢壞城壘罕以私錢募築民咸德

之宋史丁罕傳

宋太宗淳化四年九月澶州河漲衝陷北城壞民舍官署倉庫民溺死者甚衆十月澶州河決水西北流

入御河浸大名府城宋史五行志十月河決澶州陷北城壞盧舍七千餘區詔發卒代民治之是歲巡河供奉

官梁審上言滑州土脈疏岸善隕每歲河決南岸害民田請於迎陽鑿渠引水凡四十里至黎陽合大河

以防暴漲帝許之宋史河渠志郭贄超拜工部侍郎淳化中知澶州坐河決免所居官宋史郭贄傳高弁爲邢州鹽

鐵判官河決澶州請弛隄防縱水所之可省民力且以扼契丹南向議寢知陝州宋史高弁傳淳化中昌言復

知天雄軍。大河貫境。豪民峙芻菱圖利。誘姦人潛穴隄防。歲仍決溢。昌言知之。一日。隄吏告急。命徑取豪家。厝積以給用。自是無敢爲姦利者。屬澶州河決。流入御河。漲溢浸府城。昌言籍府兵負土增隄。數不及千。乃索禁卒佐役。皆偃蹇不進。昌言怒曰。府城將墊。人民且溺。汝輩食厚祿。欲坐視耶。敢不從命。斬衆股。慄赴役。不浹旬。城完。太宗手詔褒諭之。召拜給事中。參知政事。宋史趙昌言傳。愚按宰輔表。趙昌言於淳化四年十月丁丑。自知大名府加給事中。參知政事。

趙賀補臨胸主簿。賀有幹才。知州寇準具知賀。淳化中。調丁壯塞澶州決河。衆多逸去。獨賀全所部而歸。臨胸父老張樂迎賀。準使由譙門過。曰。旌賀之能也。改大理評事。宋史趙賀傳。淳化中。守正擢高陽關副都。明年護浚惠民河。塞澶州決河。就命知州軍。宋史孔守正傳。

宋太宗淳化五年。正月。滑州言新渠成。帝又案圖命昭宣使羅州刺史杜彥鈞率兵夫計功十七萬。鑿河開渠。自韓村埽至州西鐵狗廟。凡十五餘里。復合於河。以分水勢。宋史河渠志。右領軍衛上將軍周景。歷事唐。漢。周。習水利。嘗浚汴口。導鄭州郭西水入中牟渠。修滑州河隄。累遷至是官。宋史周景傳。嗣宗以祕書丞通判澶州。並河東西植樹萬株。以固隄防。宋史王嗣宗傳。

宋太宗至道二年。七月。鄆州河漲。壞連隄四處。閏七月。陝州河漲。宋史五年志。三年四月。河決鄆州。詔徙州城。太宗本紀。

宋眞宗咸平元年。七月。齊州黃河泛溢。壞田廬。宋史五年志。

宋眞宗咸平三年五月河決鄆州王陵埽浮鉅野入淮泗水勢悍激侵迫州城命使率諸州丁男二萬人塞之踰月而畢始赤河決擁濟泗鄆州城中常苦水患至是霖雨彌月積潦益甚乃遣工部郎中陳若拙經度徙城若拙請徙於東南十五里陽鄉之高原詔可是年詔緣河官吏雖秩滿須水落受代知州通判兩月一巡隄縣令佐迭巡隄防轉運使勿委以他職又申嚴盜伐河上榆柳之禁宋史河渠志是年河決鄆州王陵埽遣承翰護塞時議徙鄆州以避河患又詔承翰與工部郎中陳若拙乘傳規度徙於舊治之東南

宋史闔承翰傳

宋眞宗咸平五年六月惠民河漲溢軍營

宋史五行志

王濟改鹽鐵判官車駕巡師大名調丁夫十五萬修黃

汴河濟以爲勞民詔濟馳往經度還奏省十六七張齊賢時爲相以河決爲憂因對并召濟見齊賢請令濟署狀保河不決濟曰河決亦陰陽災沴宰相苟能和陰陽弭災沴爲國家致太平河之不決臣亦可保齊賢曰若是則今非太平耶濟曰北有契丹西有繼遷兩河關右歲被侵擾以陛下神武英略苟得其人可以馴致今則未也上動容獨留濟問邊事宋史王濟傳

宋眞宗景德元年九月澶州言河決橫隴埽四年七月又壞王八埽

又見五行志

並詔發兵夫完治之

宋史河渠志

九月乙巳河決澶州遣使具舟濟民給以糧餉

宋史眞宗本紀

石知顥掌親王諸宮事景德中自京抵泗遣徒治

河隄命總其役初計工累月及是浹日而畢上面加褒諭授入內都知

宋史石知顥傳

李遵勗出知澶州。會河水溢。將壞浮梁。遵勗督工徒。七日而隄成。遷昭德軍節度觀察留後。宋史李遵勗傳。

宋眞宗大中祥符三年。九月。河決河中府白浮梁村。宋史五十月。判河中府陳堯叟言白浮圖村河水決

溢。爲南風激還故道。明年。遣使滑州。經度西岸。開減水河。九月。棣州河決聶家口。宋史河渠志。

宋眞宗大中祥符四年。八月。河決通利軍大名府御河溢。合流。壞府城。害田人多溺死。九月。河溢於孟州

溫縣。宋史五行志。

宋眞宗大中祥符五年。正月。河決棣州聶家口。宋史五行志。棣州請徙城。帝曰。城去決河尙十數里。居民重遷。

命使完塞。旣成。又決於州東南李民灣。環城數十里。民舍多壞。又請徙於商河。役興踰年。雖扞護完築。裁

免決溢。而湍流益暴。壩地益削。河勢高民屋殆踰丈矣。民苦久役。而終憂水患。八年。乃詔徙州於陽信之

八方寺。著作佐郎李垂上導河形勝書三篇。并圖其略。曰。臣請自汲郡東。推禹故道。挾御河較其水勢。

出大伾。上陽。太行。三山之間。復西河故瀆。北注大名西。館陶南。東北合赤河。而至於海。因於魏縣北析一

渠。正北稍西。逕衡漳。直北下。出邢。洺。於夏書過洺水稍東。注易水。合百濟會朝河。而至於海。大伾而下。黃

御混流。薄山障隄。勢不能遠。如是則載之高地而北行。百姓獲利。而契丹不能南侵矣。禹貢所謂夾右碣

石入於海。孔安國曰。河逆上此州界。其始作自大伾西八十里。曹公所開運渠東五里。引河水正北稍東

十里。破伯禹古隄。逕牧馬陂。從禹故道。又東三十里。轉大伾西。通利軍北。挾白溝。復西。大河北。逕清豐大

名。西歷洹水。魏縣東暨館陶。南入屯氏故瀆。合赤河而北。至於海。既而自大伾。西新發故瀆。西岸析一渠。正北稍西五里。廣深與汴等。合御河道。逼大伾北。卽墜壤析一渠。東西二十里。廣深與汴等。復東。大河兩渠分流。則三四分水。猶得注澶淵舊渠矣。大都河水從西。大河故瀆。東北合赤河而達於海。然後於魏縣北發御河西岸。析一渠。正北稍西六十里。廣深與御河等。合衡漳水。又冀州北界。深州西南三十里。決衡漳西岸。限水爲門。西北注滹沱。潦則塞之。使東漸勃海。旱則決之。使西灌屯田。此中國禦邊之利也。兩漢而下。言水利者。屢欲求九河故道而疏之。今考圖志。九河並在平原而北。且河壞澶滑。未至平原而上已決矣。則九河奚利哉。漢武捨大伾之故道。發頓丘之暴衝。則濫兗汎齊。流患中土。使河朔平田。膏腴千里。縱容邊寇。劫掠其間。今大河盡東。全燕陷北。而禦邊之計。莫大於河。不然。則趙魏百城。富庶萬億。所謂誨盜而招寇矣。一日伺我饑饉。乘虛入寇。臨時用計者實難。不如因人足財豐之時。成之爲易。詔樞密直學士任中正。龍圖閣直學士陳彭年。知制誥王曾詳定。中正等上言。詳垂所述。頗爲周悉。所言起滑臺而下。派之爲六。則緣流就下。湍急難制。恐水勢聚而爲一。不能各依所導。設或必成六派。則是更增六處河口。悠久難於隄防。亦慮入滹沱漳河。漸至二水淤塞。益爲民患。又築隄七百里。役夫二十一萬七千。工至四十日。侵占民田。頗爲煩費。其議遂寢。宋史河渠志。垂字舜工。聊城人。咸平進士。

是年春。河決棣州聶家口。詔免棣州民物入城市者稅一年。免棣州租十之三。山東通志。

宋真宗大中祥符六年六月保安軍積雨河溢浸城壘壞廬舍判官趙震溺死又兵民溺死凡六百五十人八月河決澶州十月濱州河溢於定鎮宋史五行志

宋真宗大中祥符七年詔罷葺遙隄以養民力八月甲戌河決澶州大吳埽役徒數千築新隄亘二百四十步水乃順道宋史河渠志

十一月乙酉濱州河溢於定鎮宋史五行志

是年詔棣州經水流民歸業者給復三年山東通志

宋真宗大中祥符八年京西轉運使陳堯佐議開滑州小河分水勢遣使視利害以聞及還請規度自三

迎楊村北治之復開灤河於上游以泄其壅溢詔可宋史河渠志七月坊州河溢民有溺死者宋史五行志

宋真宗大中祥符九年九月癸卯雄霸河溢宋史真宗本紀禹珪移澶州會河隄決溢禹珪率徒塞之宰相王旦

使兗州還言其狀優詔褒之宋史張禹珪傳按宋史宰相表王旦自景德三年爲相至天禧元年七月免且進位太保爲兗州太極觀奉上寶冊使則禹珪治河當在是年間

宋真宗天禧元年燁爲右正言會歲饑河決滑州大興力役饑殍相望燁請策免宰相以應天變宋史劉燁傳

宋真宗天禧三年六月河決滑州城西南漂沒公私廬舍歷澶州濮鄆濟單至徐州與清河合浸城壁不

沒者四版明年旣塞六月復決於西北隅宋史五行志六月乙未夜滑州河溢城西北天臺山旁俄復潰於城

西南岸摧七百步漫溢州城歷澶濮曹鄆注梁山泊又合清水古汴渠東入於淮州邑罹患者三十一卽

遣使賦諸州薪石榷檉芟竹之數千六百萬發兵夫九萬人治之宋史河渠志滑州河決泛澶濮鄆齊徐境遣

使救被溺者卹。八月丁亥，滑州又決。宋史真宗本紀

張惟吉爲殿頭，高陽關路走馬，承授公事，護塞滑州天臺埽。

役遷西頭供奉官。

宋史張惟吉傳

是年，守恩爲入內押班，河決滑州，命爲修河鈐轄，郊祀召爲行宮使，復還本任。

四年春，河復故道，遷文思院使。

宋史鄆守恩傳

王貽永知徐州，河決滑州，徐大水，貽永作隄城南以禦之，改衛州。

團練使。

宋史王貽永傳

城爲河北轉運使，天禧中，河決澶淵，城視役河上，隄墊數里，衆皆奔潰，而城獨留，自若。須。

臾，水爲析去，衆頗異之。遷工部郎中，城復右諫議大夫，會河決，徙知滑州，總領修河，旣而以歲饑罷役，城。

言病民者，特棹芻耳，幸調率已集，若積之經年，則朽腐爲棄物，後復興工，斂之，是重困也，乃再詔塞河，河。

平，擢樞密直學士。

宋史寇瑊傳

芻棹經年朽腐，重斂困民之言，何其痼癩闔閭之至也。今之治水者，當三復斯言。

宋真宗天禧四年二月癸未，滑州決河塞。

宋史真宗本紀

羣臣上賀，上親爲文，刻石紀功。是年，祠部員外郎李。

垂又言疏河利害，命垂至大名府，滑、衛、德、貝州，通利軍與長吏計度，垂上言，臣所至並稱黃河水入王莽。

沙河，與西河故瀆，注金赤河，必慮水勢浩大，蕩浸民田，難於隄備，臣亦以爲河水所經，不無爲害，今者決。

河而南，爲害旣多，而又陽武埽東，石堰埽西，地形汙下，東河泄水，又艱，或者云，今決處漕底坑深，舊渠逆。

上，若塞之，旁必復壞，如是，則議塞河者，誠以爲難，若決河而北，爲害雖少，一旦河水注御河，蕩，易水，逕乾。

寧軍，入獨流口，遂及契丹之境，或者云，因此搖動邊鄙，如是，則議疏河者，又益爲難，臣於兩難之間，輒畫。

一計，請自上流引北載之高地，東至大伾，瀉復於澶淵舊道，使南不至滑州，北不出通利軍界，何以計之。

臣請自衛州東界。曹公所開運渠東五里。河北岸凸處。就岸實土墜引之。正北稍東十三里。破伯禹故隄。注裴家潭。逕牧馬陂。又正東稍北四十里。鑿大伾西山。醜爲二渠。一通大伾南足。決古隄。正東八里。復澗淵舊道。一通通利軍城北曲河口。至大禹所導西河故瀆。正北稍東五里。開南北大隄。又東七里。入澗淵舊道。與南渠合。夫如是。則北載之高地。大伾二山。雕股之間。分酌其勢。浚瀉兩渠。匯注東北。不遠三十里。復合於澗淵舊道。而滑州不治自涸矣。臣請以兵夫二萬。自來歲二月興作。除三伏半功外。至十月而成。其均厚埤薄。俟次年可也。疏奏。朝議慮其煩擾。罷之。初。滑州以天臺決口。去水稍遠。聊興葺之。及西南隄成。乃於天臺口旁築月隄。六月望。河復決天臺。下走衛。南浮徐濟。害如三年而益甚。帝以新經賦率。慮殫困民力。卽詔京東西河北路經水災州軍。勿復科調丁夫。其守扞隄防役兵。仍令長吏存恤而番休之。宋史河渠志。

宋眞宗天禧五年正月。知滑州陳堯佐以西北水壞城。無外禦。築大隄。又疊埽於城北。護州中居民。復就鑿橫木。下垂木數條。置水旁以護岸。謂之木龍。當時賴焉。復並舊河開枝流。以分導水勢。有詔嘉獎。宋史河渠志。

天禧中。河決。起知滑州。造木龍以殺水勢。又築長隄。人呼爲陳公隄。宋史陳堯佐傳。李若谷爲京東轉運使。

會河決白馬。調取芻楛。同列盧士倫協三司意。趣刻擾州縣。而若谷寬之。士倫不悅。搆於朝。徙知陝州。天聖初。判三司戶部勾院。累遷太常少卿。集賢殿修撰。知滑州。河齧韓村隄。夜馳往督兵爲大埽。至旦。隄完。

以右諫議大夫知延州。州有東西兩城。夾河。秋夏水溢。岸輒圯。役費不可勝紀。若谷乃制石版為岸。押以巨木。後雖暴水不復壞。轉給事中。參知政事。以太子少傅致仕。宋史李若谷傳。若谷字子淵。豐縣人。舉進士。補縣尉。歷知遼州。真宗朝。累遷度支員外郎。出

為轉運。

宋仁宗天聖元年五月甲戌。命魯宗道按視滑州決河。八月乙未。募民輸芟塞滑決河。宋史仁宗本紀。高繼勳

以建雄軍節度使知滑州。河水暴溢。齧隄岸。繼勳雖老。躬自督役。露坐河上。暮夜猶不輟。水乃殺怒。滑人

德之。宋史高繼勳傳。

天聖初。議塞滑州決河。以君平習知河事。命以左侍禁簽書滑州事。兼修河都監。既而河未

塞。召同提點開封府界縣鎮公事。以嘗護滑州隄有功。特遷內殿崇班。君平以京師數罹水災。請委官疏

鑿近畿諸州古溝洫。久之稍完。遂詔畿內及近畿州縣長吏。皆兼管勾溝洫河道。復為滑州修河都監。君

平有吏材。尤明於水利。自議塞河。朝廷每訪以利害。河平。君平且死。論者惜之。宋史張君平傳。李渭官太常博士。

會河決滑州。天聖初。上治河十策。參知政事魯宗道奉詔行河。奏渭換北作坊副使。與張君平並為修河

都監。未幾皆罷。宋史李渭傳。

冲遷太常博士。河決棗州。知天雄軍寇準。請徙州治河。命冲往按視。還言徙州動

民。亦未免治隄。不若塞河為便。遂以冲知棗州。自秋至春。凡四決。冲皆塞之。就除殿中侍御史。準為樞密

使。卒徙州信陽。而冲坐守護河隄過嚴。民輸送往來隄上者。輒榜之。為使者論奏。徙知襄州。冲復上疏論

徙州非便。著河書以獻。為京西轉運。塞滑州決河。權知滑州。參知政事魯宗道總河事。用太常博士李渭

策欲盛夏興役。冲言徒費薪楫。困人力。雖塞必決。遂罷知河陽。

宋史孫冲傳

是年以滑州決河未塞。詔募京東

河北陝西淮南民輸薪芻。調兵伐瀕河榆柳。調溺死之家。

宋史河渠志

梅摯進

龍圖閣學士。知滑州。州歲備河。調丁壯伐灘葦。摯以疲民。奏用州兵代之。河大漲。將決。夜率官屬督工。徒

完隄。水不為患。詔獎其勞。

宋史梅摯傳

崔立通判許州。會滑州塞決河。調民出芻楫。命立提舉受納。立計其用

有餘。而下戶未輸者。尚二百萬。悉奏弛之。知江陰軍。屬縣有利民港。久廢。立教民復治。既成。溉田數千頃。

及開橫河六十里。通運漕。累遷太常少卿。

宋史崔立傳

宋仁宗天聖五年七月丙辰。發丁夫三萬八千。卒一萬一千。緡錢五十萬。塞滑州河決。十月丙申。滑州言

河平。

宋史仁宗本紀

是年塞決河。轉運使五日一奏河事。十月丙申。塞河成。以其近天臺山麓。名曰天臺埽。宰臣

王曾率百官入賀。十二月。濬魚池歸減水河。

宋史河渠志

郭諮知濟陰縣。建言澶滑隄狹。無以殺大河之怒。故

漢以來。河決多在澶滑。且黎陽九河之原。今若引河出沒子山下。穿金隄與橫隄合。以達於海。則害可息。

詔本道使者共議。弗合。

宋史郭諮傳

諮知濟陰。史不記其年。當在此時。諮之議甚善。惜當時未及舉行。以致澶滑

擢通判鎮戎軍。知諫院。歐陽修言。諸方田法。簡而易行。詔諮均蔡州上蔡縣稅。以母憂去官。用丞相呂夷簡薦。起為崇儀

副使。提舉黃、御河隄岸。時富弼使契丹。諮入對。陳大水禦戎之要。詔與楊懷敏、鄧保信行河。其議決黎陽大河下與

胡盧漳沱後唐河以注塘泊。混界河。使東北抵於海。上溢鶴鵲陂。下注北當城。南視塘泊界。截虜疆東至海口。西接保塞唯保塞、正西四十里。水不可到。請立堡砦。以兵戍之。詔儲用興役。會契丹約和而止。

宋仁宗天聖六年八月乙亥。河決澶州王楚埽。凡三十步。

宋史河渠志

宋仁宗天聖七年六月河北大水壞澶州浮橋。宋史五張觀以資政殿學士尙書禮部侍郎知相州徙澶

州河壞孫陳埽及浮梁州人大恐或請趨北原以避水患觀曰太守獨去如州民何乃躬率卒徒增築之

隄完水亦退徙鄆州。宋史張觀傳姚仲孫權知澶州河壞明公埽絕浮橋仲孫親總河役隄上埽一夕復完權

知大名府夜領禁兵塞金隄決河是歲澶魏雖大水民不及患進禮部郎中。宋史姚仲孫傳韓綜通判鄆州天雄

軍會河溢金隄民依丘塚者數百家綜令曰能濟一人予千錢民爭操舟楫以救已而丘塚多潰呂夷簡

自北京入相薦爲集賢校理。宋史韓綜傳

宋乾德至淳化中屢疏黃河運道天聖七年高弁高繼密等上黃河諸埽圖玉海

宋仁宗天聖八年始詔河北轉運司計塞河之備良山令陳曜請疏鄆滑界糜丘河以分水勢遂遣使行

視遙隄。宋史河渠志康德輿爲閣門祇候河齧陽武埽詔德輿完築歷開封府西路都巡檢兼領埽事改巡護

開封府等六州黃河隄岸天聖中使夏州遷內殿崇班河陰兵馬都監建沿汴斗門以節水會積雨汴水

將溢德輿請自京西導水入護龍河水不得溢歷知原州。宋史康德輿傳

宋仁宗明道二年徙大名之朝城縣於杜婆村廢鄆州之王橋渡淄州之臨河鎮以避水。宋史河渠志

宋仁宗景祐元年七月甲寅河決澶州橫隴埽。宋史仁宗本紀肅之監大名軍資庫大河溢府檄修冠氏隄功就

弗擾民悅之請爲宰爲御河催綱橫隴之決使者檄護金隄滿歲無河患通判澶州。宋史李肅之傳

宋仁宗康定元年九月甲寅滑州大河泛溢壞民廬舍宋史五行志

宋仁宗慶歷元年詔權停修決河自此久不復塞而議開分水河以殺其暴未興工而河流自分有司以

聞遣使特祠之三月命築隄於澶以扞城宋史河渠志陳執中拜集慶軍節度使同平章事判大名府河決

商胡走大名程琳欲為隄不果成而去執中乘年豐調丁夫增築二百里以障橫潰以吏部尚書復拜同

平章事宋史陳執中傳按陳執中同平章事在慶歷五年

宋仁宗慶歷八年六月癸酉本紀丙子河決澶州商胡埽決口廣五百五十七步乃命使行視河隄宋史河渠志

張燾提點河北刑獄攝領澶州七日而商胡決燾拯溺救饑所全活者十餘萬猶坐免數年復提舉河東

又為陝西都轉運使蒲津浮橋壞鎮牛皆沒水中燾以策列巨木於岸以為衡繩石其杪挽出之橋復其

初加龍圖閣學士知成都府宋史張燾傳李璋知澶州護塞商胡會河漲訛言水且至璋據廳事自若人心乃

安河亦不溢徙曹州觀察使仁宗賜忠孝李璋字賜之宋史李璋傳惟吉為入內都知商胡決為澶州修河都

鈐轄轉運使施昌言請亟塞崔嶧以為歲災民困役宜緩命惟吉按視言河可塞而民誠困財用不足宜

少待之從其議遷如京使宋史張惟吉傳賈昌期判大名兼河北安撫使時河決商胡埽昌期請復故道不從語

在河渠志六塔功敗濱棣德博民多水患昌期振救之甚力內侍劉恢往視還言河決趙征村與帝名嫌

為不祥時皆謂昌期使之以搖當國者宋史賈昌期傳沈立簽書益州判官提舉商胡埽采摭大河事迹古今利

病爲書曰河防通議治河者悉守爲法歷京西北轉運使都水方輿六塔河召與議立請止修五股等河及漳河分殺水勢以省役從之加集賢修撰知滄州宋史沈立傳

慶歷中決北都商河久之未塞三司度支副使郭申錫親往董作凡塞河決垂合中間一埽謂之合龍門功全在此是時屢塞不合時合龍門埽長六十步有木工高超者獻議謂埽身太長人力不能壓埽不至水底故河流不斷而繩纜多絕今當以六十步爲三節每節埽長二十步中間以索連屬之先下第一節待其至底穴壓第二第三舊工爭之以爲不可云二十步埽不能斷漏徒用三節所費當倍而決不塞超曰第一節水信未斷然勢必殺半壓第二節止用半力水縱未斷不過小漏耳第三節乃平地施功足以盡人力處置三節既定卽上二節自爲濁泥所淤不煩人功申錫主前議不聽超說是時賈魏公帥北門獨以超之言爲然陰遣數千人於下流收渡流埽既定而埽果流而河決愈甚申錫坐謫卒用超計商河方定沈迺夢溪筆談

宋仁宗皇祐元年二月甲戌河北黃御二河決並注於乾寧軍宋史五是年移滑州會河溢魚池埽且決

希亮悉召河上使者發禁兵捍之廬於所當決吏民涕泣更諫希亮堅臥不動人比之王尊宋史陳希亮傳

宋仁宗皇祐三年七月辛酉河復決大名府館陶縣之郭固口五行志四年正月乙亥塞郭固而河勢猶

壅議者請開六塔以披其勢宋史河渠志周沆擢天章閣待制河北轉運使李仲昌建六塔河之議以爲費省

而功倍。詔沆行視。沆言近計塞商胡。本度五百八十萬工。用薪芻千六百萬束。纔用功一萬。薪芻二百萬。均一河也。而功力不相侔如是。蓋仲昌先爲小計。以來興役爾。況所規新渠。視河廣不能五之一。安能容受。此役若成。河必汎溢。齊博濱棣之民。其魚矣。旣而從初議。河塞復決如沆言。又徙河東轉運使。宋史周沆傳。蔡挺爲開封府推官。提點府界公事。部修六塔河。用李仲昌議。塞北流入於六塔。一夕復決。兵夫菱楫漂溺不可計。降知滁州。言者以爲輕。乃貶秩停官。宋史蔡挺傳。魏瓘知廣州。召還。糾察在京刑獄。議者請開六塔河。塞商胡北流。宰相主其說。命瓘按視。還奏以爲不可塞。宋史魏瓘傳。燕度知滑州。滑與黎陽對境。河埽下臨魏都。霖潦暴至。薪芻不屬。度曰。魏實爲河朔根本。不可坐視成敗。悉以所儲菱楫禦之。埽賴以不潰。復爲戶部判官。宋史燕度傳。張擇行爲大理寺丞。初石亭縣掾。檄將陵塞決河。衆或登舟以濟。擇行獨以爲不可。皆笑其怯。旣而舟果覆。擇行坐隄上。董役埽卒不潰。宋史張擇行傳。

吳昌碩畫集

上海圖書社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6 1441B

